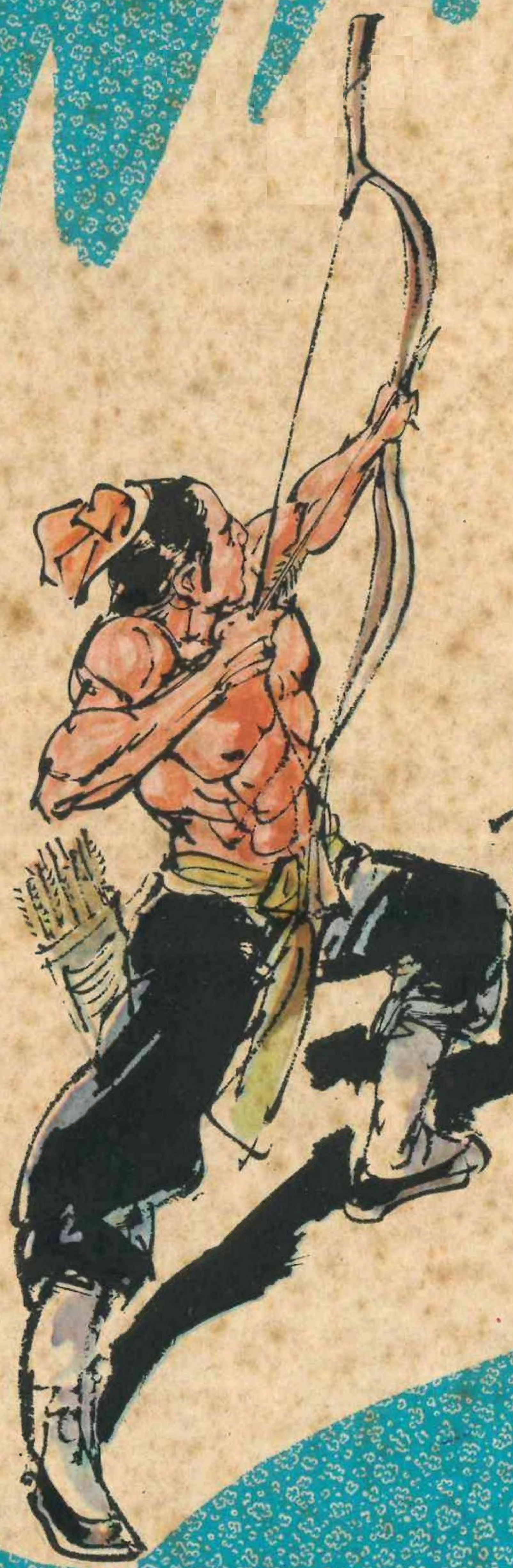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十八羅漢 馬雲·著

據說十八羅漢是佛祖得道的弟子，原本只有十六人，但宋朝時候有人在十六羅漢像中加繪二人，於是湊成十八羅漢。本故事所述既非古畫，亦非古董，而是我們生活中的現實故事，一如過去各位所喜愛的鐵拐俠盜故事一樣，充滿了緊張刺激，驚險而又富有人情味。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十八羅漢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金屬斗室 脂粉陷阱
黑色世界 地搖天動
龍騰虎躍 湖海翻波
新潮黑幫 神出鬼沒

馬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烈婦殲仇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上▶

白光突飛來 洞房驚巧變.....南宮吟雲 35

九幽迷宮 (一月完中篇俠情連載) ◀二▶

九幽魔爪舞 無憂山莊危.....獨孤紅 49

陰陽谷 (風流三劍故事之一)

誤將毒果作蟠桃.....諸葛青雲 58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大豪傑

金釵鬥劍客 壯士護嬰孩.....秦紅 42

刀客

驅虎吞狼計 移花接木謀.....慕容美 66

金縷衣

擬伸俠義手 反蒙不白冤.....東方英 72

流浪兩匹狼

壺中藏日月 阱底走蛟龍.....蕭逸 78

無影毒神

劍堡母子會 密林生死爭.....蕭塞 84

神眼遊龍

除奸究惡剪 先斬後奏權.....臥龍生 93

武俠世界

第77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機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四八四五七八號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藝創作小說 名作家 嚴沁 心血結晶

刻劃了各階層的人心百態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她的？
誰能阻擋？

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

忙嗎？



經已出版

鈴的失風落
嚴沁



淚滴滴
冬綠 4.00
清藤絲 4.00
夜雲輕 4.00
愛絲絲
扣人心弦使人不忍釋卷！



漢羅十八

雲·文
令·圖



金屬斗室

脂粉陷阱

迷你女賊林愛莉忽然去了加拿大。她的父母是加國移民，死了之後的遺產問題，至今還未辦妥。這可能是許多政府的共同毛病，納稅人不能欠政府一分一毫，過期一日也要罰款坐牢。

相反，如果政府欠納稅人的，他們却可以一拖再拖。你催他們嗎？他們可以有千百個藉口，甚至無動於中。

舉個例，銀行破產，政府依例為他們清盤，拍賣物業，以清還所欠存戶的款項。本來市民依賴銀行，只不過信賴政府的銀行管理條例，但現在銀行不幸倒閉了，身為客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這一清盤竟然一拖又是十多年。

十年人事幾番新，有些人死了，有些新生命已是十多歲的大孩子，但政府交還銀行客戶的金錢，却是十多年前的百份之幾。升斗小市民真的是欲哭無淚！

不過這只是政府與市民之間金錢往來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例，

簡直多至不勝枚舉。

林愛莉當然還以為她的出生地的官僚政府如此，想不到天下烏鴉一樣黑，竟然在她雙親死後數年後的今日，才接到有關遺產的消息。

林愛莉是接到加國親友的急電，才啟程飛往溫哥華市的。

本來呂偉良這個時候亦可以同行，但他却没有興趣再去遊埠，這令到較為接近他的人都難免會感到驚奇。因為較早時他確實有過渡假計劃的，為甚麼這時候却賴着不走呢？

甚至他的愛徒阿生也問：「師父，為甚麼你不跟愛莉姐一齊到加拿大去？反正你也想到外地走走，就當作旅行好了！」

呂偉良反問道：「你不是本來也有個渡假計劃的嗎？為甚麼現在又取銷了？」

「我不同你，我有任務在身。」阿生忽然又嘆氣道：「師父，不怕對你說吧，我本來打算辭職的！」

「甚麼？辭職？」呂偉良睜大了雙眼，令到阿生不敢抬起頭來！

「我不是厭倦工作，只是不喜歡刻板式的生活。」

「我知道你想幹甚麼，想像我過去一樣，規畫資金，喜歡怎樣便怎樣，是不？」呂偉良嘆了一口氣：「阿生，時代不同了，這個政府雖然有太多令我們看不過眼的地方，但是廣大市民仍然須要他們加以照顧。正因為他們太過低能，所以我們不應該與他們為難，相反還要站在他們這一邊，與罪惡份子宣戰。特務的工作太有意義了，無論如何，這個時候你不能辭職！」

「是的，我也知道對你說起你必然反對。不過你放心吧，我目前還未獲得處長的批准，甚至連原來的假期也一併取銷了！」

「是不是有特別任務？」

「是……」阿生欲語還休地，說不下去！呂偉良了解到阿生的職位與工作，有許多高度保密的事情，阿生是不應該對外人提及的，即使是較低級的下屬，亦往往在出發行動之後才知悉該次行動的目標。何況呂偉良還是個外人呢！

雖然任如重慶長極之相信呂偉良的為人，但是，上司如果真的要阿生保密，呂偉良也希望阿生絕對服從他的上司！

時間已是晚上十時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齊離開了「飛鏢俱樂部」，出到停車場，他們分別登上了自己的汽車，開進市區裏去。

本來師徒二人就是分別駕駛着自己的汽車而來的，他們約好在俱樂部裏共進晚餐。在那裏聊天，練靶，直至現在！

車子開入市區後，師徒二人又分道揚鑣！呂偉良不知道阿生是否返回特務總部去，但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不曾在這個時候返回家中去！

「找個人？」道友呆了一呆！

呂偉良掏出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和一張二吋的半身照片。

道友見錢眼開，目不轉睛地瞪住張大鈔！呂偉良却把照片遞到他的視線內，路燈照耀下可以看見那是一名二十歲不到青年人。

呂偉良問道：「見過這個人嗎？」

道友迷惑地怔了一怔：「你想找他嗎？」

「是的，找到他，報酬是一百元！」呂偉良又取出一支原子筆來，在鈔票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道友接過照片再三端詳，說道：「我也許可以替你找他！」

說完，這條伙伸手過來想把鈔票取去！豈料呂偉良把手一揚：「嘶」的一聲，鈔票立即分為兩半，道友又是一呆！

呂偉良輕輕一笑：「拿去吧！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有確實消息時，你自然可以取得另外這半張鈔票，反正我這半張也沒有甚麼用的呢！」

道友拿着那半張百元鈔票，瞪住呂偉良的背影，直至他往後走進一家酒吧裏去為止！

一名大漢不知從那裏閃了出來，走到道友身邊問道：「甚麼事？」

道友如夢初覺地急忙把手中的東西收藏起來，但是給大漢一手捉住了他的手腕！

道友極力掙扎，但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及得上那大漢的氣力！

大漢一手把鈔票和照片奪了過來，瞥了一眼，驚奇地問：「他是警察嗎？」

「我不知道！」道友喃喃地說：「但是，我從未聽過警方會用一個跛足的人做警察。」

道友說：「想我代找照片中的那人。」

「跟我走！」大漢命令道！

特務組織是國際性的，因此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總部裏辦公！阿生就算在這個時候回到他的辦事處去，也絕不出奇！

呂偉良獨自駕車開入紅燈區！

紅燈區是聲色犬馬的地方，尤其是由晚上開始，直至凌晨的一段時間，實在熱鬧非常。

呂偉良停好車之後，剛拄杖下車，還未鎖好車門，就有人上來兜搭：「先生，要不要找個姑娘談心？」

呂偉良瞥了那傢伙一眼，只見他面青唇白，年紀才不過三十左右，已是瘦骨嶙峋，不問可知，又是個毒品的受害者！

呂偉良笑道：「這個時候，我才不會冒這種險！」

「先生，你放心吧，沒有人敢到這裏來搗蛋的，一切保證安全！」

「你拿甚麼保證？」呂偉良故意地說：「誰不知道這一陣子反貪污運動風行？相信你們老板也省同一大筆保護費。」

「先生，你也知道這裏數十年來如一日，把戲人人會變，只不過我們的政府特別擅長而已。即使這裏有人被抓到警局去，也決不會是我和你，最多上頭迫得緊時，找幾名替死鬼回去，那你放心吧！」

呂偉良指指前面一間酒吧，說道：「我在那裏等你，把姑娘帶來過過目，可以嗎？」

那名道友立即顯得有點不耐煩地，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心裏好像在說：「你這破子想不到也這麼揀飲揀食，有姑娘肯陪你也不過看錢份上而已！」

但是，他却没有說出口。

呂偉良看得出他的神態，拍拍那道友的肩膊道：「算了，剛才我也只不過跟你開玩笑而已。我不是來尋开心的，只想找個人，能幫我忙嗎？」

道友問：「到那兒去？」

「見大哥去！」

道友無奈奈何，只好跟那大漢一齊走！在酒吧裏，呂偉良正與一吧娘舉杯對飲。

吧娘徐娘半老，脂粉搽得又紅又白，倒有點像日本玩具。

她咬著香煙，笑口盈盈，雖然沒有人曉得她們內心是苦是甜，呂偉良對她却有一份尊重，他不是那種輕佻的男人，同時亦了解到這個社會每一種行業的存在必有它的因素。

這吧娘叫徐芝，可能也是藝名而已。呂偉良今晚是第二次會見她，第一次是前兩晚。這是指最近以來！

呂偉良呷了一口酒之後問道：「有他的消息嗎？」

「還沒有。」徐芝說。

呂偉良道：「你似乎沒有切實幫過我。」

徐芝苦笑道：「他到底是誰？」

「朋友的兒子。」呂偉良說：「有人在這區見過他。你也在這一區混了不少日子，相信一定認識不少人，問題只是有沒有誠心幫幫我。」

「你似乎在迫我提前報恩！」徐芝呷了一口酒。

「我自問對你沒有甚麼恩惠。」

「不！你幫我還過高利貸，對付過大耳窿的威嚇，也為我女兒找到了學校……」

「那算不了甚麼，只是朋友的幫忙。」

徐芝瞪住呂偉良說：「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我敬仰你。但是，這件事恐怕我幫不了你。這一區的人太複雜了，我整天躲在這裏，很少出到門口以外，凌晨時份才回家休息。你可以想像得到，我能知道多少？」

「有人見過他嗎？」

「你給我的照片，我也交給一名當家來喝」

酒的黑道中人看過。」

「他怎麼說？」
徐芝又呷了一口酒：「他叫我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可能惹來麻煩。他是這兒的熟客，而且上了年紀。他自承未見過照片中的小史，但是，我覺得他有幾句話很忠於朋友道義。」

「他對你怎麼說？」
「他說現在時代不同了，散兵遊勇太多，萬一惹麻煩上身，以他在黑道中混了大半輩子，恐怕亦無能為力來為我消災解難。」

「這種情形我也了解，他口中所說的散兵遊勇，大概是指目前的黑社會阿飛沒有組織。」
呂偉良苦笑一下：「不過無論如何，我也當我已幫了你！算了！喝酒！」

二人又把話題扯歪，繼續碰杯共飲！
呂偉良很少喝下這麼多的酒，徐芝也很少這麼開懷暢談。

當呂偉良離開酒吧，正是午夜時份。
呂偉良剛想掏出車匙之際，突然有人走過來，呂偉良定神一看，又是那個道友！
道友笑得很勉強，他對呂偉良說：「你要找的人我總算替你找到了。」

「他在那裏？」呂偉良問道。
道友指指那邊：「跟我走吧！」
那道友說完就快走，但給呂偉良一手搭穩了他的肩膀，沉聲說道：「你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一個架步裏。」道友喃喃地說。
「你為甚麼渾身發抖？」呂偉良直覺地感到不妙。

「沒有，沒有啊……」
「那是甚麼架步？」
「色情架步！」道友力持鎮定地說：「我化了好大工夫才為你找到他！」
呂偉良向馬路那邊望過去，只見霓虹光管

招牌五光十色的，令人目不暇給。

呂偉良問：「是那一間？」

「就是那邊那間甜心酒帶。」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我跟你去！」
於是道友先行一步，呂偉良拄杖尾隨其後！

走了一段行人道，橫過馬路時，仰頭已可以看到「甜心酒帶」的招牌。
酒帶設在二樓，道友走到梯間就停步對呂偉良說：「你自己上去吧，他就在二樓那間酒帶中做領班——女孩子的領班！」

「不！你也要陪我一齊上去！」呂偉良抓住道友那脆弱的手臂！
「何必一定要我去？我會給你害死的。」
道友苦苦哀求道。

「老實說，我懷疑你在對我說謊！」呂偉良叮實那道友說。
道友在發抖，呂偉良抓住他的手臂，可以直接地感覺到。

道友無可奈何，只有陪著呂偉良登上二樓，推開那扇漆上「甜心酒帶」的玻璃門，一陣陣刺耳的音樂在昏暗的環境下傳播開來！低價香水的氣味，夾雜在香烟的煙霧裏，加上空氣不流通，使人置身其間，就有一種窒息感覺！

一名大班持著手電筒過來：「兩位嗎？先生，請！請過來這邊坐！」
呂偉良抓住那道友的手臂，對那班女領班說道：「我們是來找人的，不是尋开心的！」

「找人？」大班呆了一呆！
道友立即說道：「是的，找小史——史泰啊！」
大班「哦」然一聲，又亮著手電筒引路：「請過來這邊坐坐，讓我替你把他找來！」

呂偉良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與道友併肩走過去！
身後事。呂偉良乘機說道。
外面果然亮起了燈光！

同時亦傳來議論紛紛。有人說：「快打開門把道友安弄出來！」
但又有入反對說：「不！他死不了的，打開門會讓那賊子也溜掉！」

「放心吧！他破了一條腿！又不是三頭六臂！」
另一個又說：「是的，轉了那麼久，他也會頭昏眼花的。」
於是有人過來把鐵門開了！從動作中分析，呂偉良可以想像到，外面加了一些鐵門之類的東西！難怪這斗室就像個鐵桶一樣！

呂偉良已無暇理會到其方面去，他揀著鐵門被人拉開的一刹那間，急忙出其不意地把鐵杖往前一探，左撩右撥，連發幾招！
二名首當其衝的大漢分別應聲倒地，但其人却分持武器，在吆喝聲中衝上！

呂偉良是個苦練過武功的人，身手固然敏捷，體格也十分強壯，否則，那斗室中的轉動，早已令他不省人事了。但現在他卻有如出柙猛虎，勇不可當！四五名大漢把他團團圍住，却無法迫近其身！

鐵杖舞得虎虎生風，忽兒行雷閃電，忽兒龍飛鳳舞，三支鐵尺兩把三角鏢完全失去了作用，莫說未能傷及呂偉良肌膚，甚至找不到空鏢進攻！

即使如此，呂偉良也了解到目前的處境，他知道拖下去，吃虧的一定是他自己，因此，他一邊反抗，一邊思量闖出重圍之計。

燈光照耀下，這裏顯然是「一層樓宇，大約有過千呎地方！」
門口那邊關上了鐵門，走廊可能是通往後座去的，只有一列彩色簾幕遮下的窗口可供突圍之用。但是，窗口是否有鐵枝阻攔？由於

道友低聲對呂偉良說：「我沒有騙你吧？大概可以讓我走了！」

「不！呂偉良仍然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何必這麼焦急？難道忘了那半張百元鈔票了麼？」
說話間，大班已用電筒指示：「二位，請進去坐一會，我立刻替你將小史找來！」

呂偉良在電筒光圈籠罩下，只見那間小房只有方寸之地，一張訂製的沙發椅，大概不足三英尺闊，僅可坐兩個人。此外便是由牆上伸出的角木板，上面放了一個烟灰缸。

呂偉良抓住那道友一齊進去！他有一個感覺，就是這傢伙似乎越來越感到不安！此中很明顯地，蘊藏著一項陰謀在內！
不過，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出生入死，犯難冒險已不知凡幾，對眼前的一切自然也處之泰然！

呂偉良剛在那沙發上坐下來，道友就想走！但呂偉良的動作比他更快！一手又把他抓住，拉了回來！讓他坐在身旁。

就在這一刹那間，「卡察」一聲，有些物件在移動，呂偉良機警地伸出鐵杖探向門簾那邊！
這間小房本來只有一度布簾掩遮門口，但這時却不知從何而來多了一度門，因此當呂偉良人還未站起之前，急忙以鐵杖往前一探，便撞到了一種金屬似的聲浪，發出了「轟隆」一聲，令到處處於斗室中的人，為之震耳欲聾，那盞小紅燈也隨即熄滅！

呂偉良匆匆站起來，仰頭往上望，但見一片黑暗，甚麼也不見！
呂偉良順手把鐵杖朝頭頂一伸，又是一種金屬的反响！
他心裏為之大吃一驚！原來他們已處於一個金屬製成的牢籠中！

驚人的掩飾，根本無法可以知道實際情形。憑剛才在街上未進屋時的觀感，以及升降機似的金屬斗室上升時的情形去推測，窗口應該有鐵製的簾花，而且也一定不會有能讓他由那兒躍下街中。同時酒帶既是二樓，升降機似的金屬斗室既然上升，那麼，這裏起碼也是三樓才對！

由三樓躍下街中，即使有更好的身手，也不敢保證安全。何況窗口的設備如何，呂偉良根本就不得而知，所以他不敢冒險！
既然無路可逃，又不能拖得太久，呂偉良就只有速戰速決！

呂偉良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身是個傷殘人士，當然也不會以傷殘別人身體為樂事，但是，眼前他面對的是一班來歷不明的歹徒，好容易肯定他們是不懷好意的，所以他在被迫的情形下，只有施展高招絕式，務求儘快把戰鬥結束！

在連串「鏗鏘」的鐵器交響聲中，又有二名大漢受傷，跌得東歪西倒的！鐵杖依舊舞得有如雪花飛舞，五名大漢竟一籌莫展！
突然之間，有人喝了一聲：「住手！」

聲音來自走廊那邊，刺耳非常，五名大漢都呆住了，呂偉良也只好停手！
各人的視線都集中到走廊那邊，只見一個中年單眼男子，在四名彪形大漢的護衛下，正由裏面走過來！

單眼男子態度冷靜，咬著一支用象牙烟咀套住的香烟，打量著呂偉良，說：「果然好身手！」
呂偉良冷冷地說：「過獎了！」

單眼男子又含怒地罵那五名打手：「飯桶，五個人十隻手竟然敵不過一個殘廢的人，還不快些給我滾！」
五名大漢正想由走廊退回去，又給單眼男

地板輕輕震盪了一下，一種機械的音响好像由頭頂上面傳來！這種感覺是許多人都有過的，就像電梯正在上升中！

呂偉良心裏才明白，這裏原來是一座活動的機關！

他一手又把那道友揪住，沉聲喝問：「你到底在玩甚麼把戲？」
道友抖聲說：「不關我事，是他們叫我把你引到這裏來的。」

「他們？」呂偉良問道：「他們是誰？」
「就是大難才他們，他看見我手中的照片——就是你給我的那張。」道友說，「他們要用剛才的方法引你到這兒來！」

「你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嗎？」
「我不知道，總之是惡人，我們也要時常考教他們。」道友說。
呂偉良還想問下去，但是，「卡察」一聲，那陣輕微的馬達聲停頓了，就像升降機完全停止下來一樣！

四周仍然是黑暗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呂偉良再用鐵杖四下裏探索了一番，只可以證明這是一具金屬製品，十足一座小型的升降機，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沒有燈光，按掣以及通風系統！
道友啞啞不語，呂偉良也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突然間有光線透進來，一幅鋼牆之上洞開了一個丁方一尺左右的小窗，中間有鐵枝隔著。
呂偉良和那道友現在更加像處身於牢籠中！一種有如水銀燈的燈光透射進來，令到呂偉良不但看不見外間事物，甚至睜不開雙眼！

「你是甚麼人？」一個聲如洪鐘的人在外面發出了第一句問話！
「你該知道的！」呂偉良說。
外面的人道：「如果我知道，我就不會把

子一聲喝住：「道友安呢？難道就這樣讓他死在這裏麼？」
五名打手這才過去把金屬斗室中的道友抬了進去！

呂偉良看見四名護衛那單眼男子的保鏢，其中有一人把手插進衣袋之內，看情形他可能有一支手槍，而且正扳住機掣在戒備中！
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只好靜觀其變！

單眼男子的臉上開始掛上一絲陰森的微笑！他瞪住呂偉良問道：「你可是私家偵探？」
「不！我不是私家偵探。」呂偉良說。
「那麼，為甚麼你也在找小史？」單眼男子把一張照片拿了出來！

「他是我朋友的兒子，這有甚麼不對？」
「可能你是對的！」單眼男子翻過照片後面，讀出上面寫上的字跡：「史泰，十八歲，身高五呎四吋，髮黑，皮膚黝黑！」他又仰頭問呂偉良：「這些資料是你朋友供給的？」

「是的。」呂偉良又問：「你把他收藏在甚麼地方？」
「你以為我會嗎？」
「當然否則你何必用這種手段對我？」

單眼男子笑了：「你完全猜錯了，我們何必要把他收藏起來！可能是我的手下們魯莽，也可能是你不夠合作吧！」
呂偉良故意問：「我應該與你們合作？」

「是的，因為我們也要找尋這個人！」
呂偉良這一回真的是呆住了！
「為甚麼你們也要找他？」呂偉良不禁怔怔地問！

「你想知道嗎？」單眼男子問。他的態度好整以暇，吸了一口烟之後又說：「假如剛才你的態度合作，大家都可以省同一口氣！」
呂偉良仍然充滿了疑惑，無法了解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去！
呂偉良擔心那道友就此死去，高聲叫了出去！

外面那男子的聲音又得意洋洋地說：「怎麼？肯合作了吧？」

呂偉良道：「你先把這道友放了出去再說，他已經暈到！我擔心你們會鬧出人命！」
那人果然呆了一呆：「怎麼？道友安暈倒了？」

「何止昏倒，我看你們也該為他準備一下

「不但我們要找史泰，還有人要找這傢伙！」單眼男子又說：「漢巧大難才看見你和道安談及這照片中的事，所以你就引起了我的興趣！現在該輪到你告訴我，關於小史的背景了。」

「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你和其他人何故也要找小史呢？」呂偉良說。

「你似乎有點不分賓主。」

「這是不意思？」

「可不是嗎，在這裏，你是賓，我是主，你應該先答覆我的問題。」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你是我的人客，你也太過不尊重我了。其實史泰也沒有甚麼特殊背景，他父親是我的朋友。」

「你憑甚麼要進這裏找他？」

「有人在紅燈區見過他。」

「你的情報倒也準確。」單眼男子若有所思地說：「史泰確實進我的地盤裏來，但是，你可知道他在這裏做了一些甚麼事？」

「我怎麼知道？」呂偉良順口說：「希望不是打劫就好了！」

「就是打劫！」單眼男子僅有的一隻眼睛睜得大大的。

呂偉良又是一呆！他完全想不到這就是答案，剛才他只不過懷着半開玩笑的心情搭訕地說，想不到那傢伙一隻怪眼差點兒噴出了火！

「那狗娘養的，一定是吃了豹子胆！」單眼男子咬牙切齒地說：「小史是被我手下認出的數名青年小子之一。他們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否則，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動我們腦筋？」

呂偉良在極度驚呆中問道：「就是打劫這酒窖？」

單眼男子怪眼一翻：「他媽的！這裏有甚麼給他劫的？我們損失的數目在十萬元以上，你想他甚麼地方有那麼多錢？」

他一再提醒在座的探員，該去洗手間的便快些去，否則，當宣佈了這次任務內容之後，任何人也不能再離開這裏獨自行動！

有經驗的探員自然曉得，這是防止有人做「內奸」，把消息洩漏！

但是在另一方面，身為這裏主人的任如重和阿生二人，以及其餘八名國際特務，他們却了解到這裏的安全性十分可靠！絕不可能讓他們有機會與外間互通消息。

時間是深夜十一時半。

一名特務開始將會議室的大門關上！

夏維探長開始報告此次任務的內容，涉及一宗國際性的販毒勾當，這是來自國際特務的消息。據說有人準備於今晚午夜把大批毒品由泰國運來，約好在公海交貨。

反毒組陳警官對屬下探員表示，他們不但要緝毒，還要找出幕後主持人是誰，否則反毒工作永遠收不到實際效果！

陳警官是新近才調到這部門任主管的，據說是警方進行大革新的一部份。

這次警方似乎真的有意整頓風紀，當地報界稱之為「大地震」！唯一不受影響的，大概是總部的夏維探長，至於其他分區探長，已有不少在不久之前宣告「提前退休」！

「家醜不外揚」，警方有許多視為「內部整頓」的事本不想給外人知道的，但是，向來愛管閒事的記者們，偏偏要替他們作「免費宣傳」！大概市民們也都希望他們真正正正的演一齣好戲吧！

現在各人明白了此行任務之後，便進行分組，每組八個人，分別由任如重、阿生、夏維和陳警官等四個人率領。

特務八人，除了任如重和阿生之外，每一組都有二名特務在內。

武器是最新式的，包括了手提機槍和手榴彈。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雖然早已退出了湖海，但對三教九流中的社會，相當了解。因此他說：「大概是閣下主持的地下賭場被劫吧？」

「對！」單眼男子瞥了呂偉良一眼，「你也知道我們撈偏門的有個規矩，就是到我們地下賭場博彩的人，一切損失均由我們負責。所以，這次損失在十萬元以上，絕不誇大！」

呂偉良笑說：「想不到像你們這樣惡，居然也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單眼男子眼角一揚，不可一世地說：「不怕老實告訴你，如果小史那班小鬼讓我們抓獲，他們可能變得比你更慘！」

「斬了他們一條腿？」呂偉良問。

「不！不是用刀斬，只是用銀針把他四肢的筋挑了出來，再用剪刀剪斷。那時候，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將會變成甚麼模樣？」

「終身殘廢！」呂偉良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對了，終身殘廢！」單眼男子冷然一笑道：「所以我說，他們可能比你更慘了！」

呂偉良久歷江湖，自然明白江湖中的人有他們的規矩，尤其是黑道中人，手段更為殘酷！這單眼男子所講的自是實話。

因此，呂偉良也更替史泰擔心！

史泰為甚麼會淪為囚徒，而且還被劫到地下賭場去？呂偉良一時之間還想不出道理來。

最直覺的解釋可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史泰和他的一班朋友根本不曉得甚麼江湖忌諱，所以才會犯到黑勢力包庇的地下賭場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肯定地下賭場的人就是他嗎？」

「說起來應該感謝你的幫忙，雖然不是你存心幫我們，但歸根究底還是你的照片幫了我們。」

單眼男子說：「首先是昨天徐芝帶了你交給他的照片到處去查問，於是我們賭場的人就是他嗎？」

彈，還有M一六自動步槍。此外每人都配備了手電筒，手槍和無線電話機等等。

訊號彈和照明彈也帶了不少，一切儀器俱由特務組供應！

離開了會議室之後便分批出發！

阿生所率領的一組人，乘坐偽裝成漁船的快艇向公海出發！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時份了。

任如重領導的一組，則乘快艇直駛燈塔。快艇是燈塔人員上班常用的，目的自然是避人耳目。

陳警官的一組乘汽車直駛郊區碼頭，那兒準備好船隻。

夏維探長帶領八個人，分乘二架輕型直升機，飛往一處小島，那小島可以監視公海上的一切。

阿生的行動最直接，他不時用無線電與其三組人員連絡。

公海上散佈了不少作業的漁船，探員們分別用紅外線望遠鏡監視海面上一切活動。

情報指出公海上的交易時間是凌晨五點之前，現在已是四點過後！

公海上風平浪靜，附近並沒有海上巡邏隊出現，照理確是作奸犯科的人最理想的好地點。海面上的視線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黑漆一片，實際上只是深灰色的，當然不會看得清楚，但也不是一無所見。在紅外線望遠鏡的幫助下，却能目睹一切。

任如重由燈塔方面通知阿生，一艘可疑船隻開始駛向附近海域！

陳警官也通知阿生，一艘機動帆船正以高速開出公海，可能就是他們要跟踪的接應船隻！

阿生示意各人小心戒備。

不久之後，一艘貨輪果然停在附近海面，若有所待。

真一個巡邏船出照片中人正是劫匪之一，然後今晚大難才又看見你交到道安手中的照片，同樣又是一個。因此這件事更加引起了我們的興趣，請你到這裏來，查問個明白！」

「請我到這裏來，真動聽啊！」呂偉良苦笑了一下，「道安受了你們的擺佈，把我帶到酒窖中來，等以為出現在眼前的盡是千嬌百媚的小姐，想不到却原來都是惡氣十足的打手！」

「今晚的事，是我手下們做得魯莽，回頭我會責罰他們！」單眼男子又說：「你老兄身手不凡，今晚算我有眼不識泰山。下次有機會請到酒窖來玩玩，我會吩咐他們免費供給你所喜歡的小姐！」

呂偉良道：「還有下次麼？這一次我差點連命也掉了！」

呂偉良回頭一看，那個金屬製的斗室仍然在搖晃，他忍不住說：「很巧妙的設計，樓下那間酒窖，也算得是最香豔的脂粉陷阱啊！」

「釣魚當然要魚餌和魚鈎的，對嗎？」單眼男子笑了，「像那輩年青匪徒，分了贓款之後，大概遲早也會到酒窖這種地方來尋消遣，所以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但是，那班渾蛋剛才不應該用來對付老兄你！」

單眼男子說到這裏，又重新打量着呂偉良，伸出右手來跟呂偉良握手：「老兄尊姓大名？讓我們交個朋友好嗎？」

但是呂偉良却没有伸出手去，冷冷地說：「在下姓呂，暫時還沒有與你交朋友的打算，也沒有這種資格！」

單眼男子顯然想不到呂偉良有這種反應！他的面色登時變得紅一陣又白了一陣！

一名保鏢搶前一步，就要有所行動，但是呂偉良的冷靜態度，大有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的氣概，根本就沒有把那傢伙看在眼內！

那一邊，一艘機動帆船正以高速開出公海，可能就是他們要跟踪的船隻！

阿生示意各人小心戒備。

不久之後，一艘貨輪果然停在附近海面，若有所待。那一邊，一艘機動帆船正朝那方駛去！兩者之間以燈號連絡。阿生令人將燈號翻譯下來，那是表示：「一切順利！」

阿生仍然按兵不動，只是以無線電與其他三組人連絡好。

夏維探長領導的二架輕型直升機，這時也開始向那處海域上空飛去！

阿生看見機動帆船開始靠近神秘小貨輪。貨輪上的人正以非常迅速的動作將數大袋物件扔下機動帆船之上。這一切情形盡在監視中。

任如重在無線電通話機中問：「看見甚麼動靜嗎？阿生。」

阿生說：「他們正在把毒品搬運，但是，這是公海，我們應該怎麼辦？」

「忍耐一下，待他們駛入本市水域之後才動手吧！」任如重命令着！

夏維探長在直升機之上也接到了消息，知道雙方的交收經已完成了！

陳警官一組人在當地水域之上佈防，以防另外還有船隻接應！

阿生在紅外線望遠鏡中看得一清二楚，機動帆船上的甲板上，有人影幢幢，他們正把數袋物件搬入船艙中，那些一袋袋的東西不問可知，必是毒品。阿生告誡各探員，切不可輕舉妄動，沒有他的命令不准開槍！

機動帆船開始回航了！

那艘神秘小貨輪也開動了，它的航線似乎是在開往鄰埠去的！

阿生隱約看見天空上面有直升機出現，他用無線電通話機與夏維探長連絡！

夏維探長指揮直升機凌空監視，同時通知

單眼男子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急忙喝道：「不准動手！站住！」

那保鏢「呼」一聲說：「此人太無禮，為甚麼不讓我教訓教訓他？」

單眼男子道：「無禮的是你！還不快些開門讓呂老兄進去？」

呂偉良又是另一次感到意外。事前他想不到這個顯然大有來頭的頭頭子會這樣對待他。那保鏢不敢違抗命令，乖乖的把鐵門打開，外面還有一重鐵閘，呂偉良就由那兒走了出去！

單眼男子也走到了門前，說了一聲：「再見！」

呂偉良回頭瞥了他一眼：「後會有期！」

任如重、阿生、夏維探長以及警方反毒組的高級警官們，正集中在特務組的秘書總部之內，候命出發！

這次的任務是絕對保密的，真正知道任務內容以及目的地的，只有四個人，他們就是特務處長任如重、行動隊長阿生、當地警方的夏維探長，以及反毒組組長陳警官。其他人等則在等候着「最後指示」！

照以往一般習慣，這是表示這次任務不但十分重要，最高當局也擔心消息外洩，走漏了風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被召到特務秘書總部集合的探員們，每個人的心中難免都會感到奇怪！雖然有些探員過去也試過執行一些機密任務時，同樣是出發前才知道任務內容和目的地的，但在記憶中從未與特務組聯合行動，也未試過在這裏集合。為數超過三十人，集中在特務秘書總部的會議室之內。

夏維探長是當地警方這一邊的最高負責人

陳警官他們戒備！

阿生等人所乘的偽裝漁船開始跟踪那艘機動帆船。機動帆船的速度極高，阿生他們的偽裝漁船幾乎無法追得上！

阿生在與直升機上的夏維探長連絡中，知道現在已開始進入當地水域，換句話說，這兒已經不再是公海，當地警方隨時有權採取行動，而不會發生任何麻煩。

阿生他們雖然在國際特務，但是在公海上執行任務到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正因為如此，所以任如重才會對阿生作出了指示。

夏維探長知會陳警官，叫他們打出燈號，示意那艘機動帆船停航！

任如重率領一批探員乘快艇由燈塔趕來包圍！阿生下令全速航行，希望能及時追得上那艘機動帆船！

陳警官令探員打出航海燈號，示意疾駛中的機動帆船停止開行，接受警方檢查，但是，機動帆船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往前衝！

陳警官立即通知夏維探長，夏維下令開槍示警！

一名探員向天開了幾槍，但是，機動帆船仍然全速開行，根本沒有理會他們！

夏維探長立即下令投下訊號彈和照明彈，令到機動帆船無所遁形。

海上分三路包抄，照理對方是無法可以逃得掉的！

照明彈把附近一帶海域照得如同白晝！機動帆船上面的人眼看前路無路，後有追兵，已開始將速度減慢了！

天空上兩架直升機越飛越低，海面上三艘船艇越迫越近！

機動帆船突然有人穿上了救生衣躍入海中，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之內，「轟隆」一聲，機動帆船不知怎的，竟然發生爆炸！

夏維探長指揮直升機凌空監視，同時通知

海面上一片通紅！

直升機機師心受牽連，急忙把直升機高飛，避過了火災！

任如軍在無線電話機中問阿生：「是不是有人開槍向他們射擊？」

阿生說：「我們這邊沒有人開槍，相信陳警官他們也沒有！似乎聽不到槍聲。」

機動帆船上好像只有一個人及時躍入海中，但是由於爆炸來得頗突然，那人是否也同時受傷或死亡，暫時還不知道！

陳警官等人本來已作好了準備，如果機動帆船不聽命令，繼續前進的話，便向他們開火射擊！豈料還未開槍，機動帆船便發生爆炸！任如軍他們的快艇與阿生和陳警官等人的船隻會合了。

那艘機動帆船仍然在燃燒，海面上火光熊熊！

波光閃動中，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一個人正在海水中載浮載沉！

阿生令人把那人救了起來，他雖然穿上了救生衣，但卻傷痕處處——果然是他採取行動——躍入海中去，遲了一步，所以船上的爆炸令他受了傷！當時他大概只離帆船不及一丈遠，以爆炸的威力如此猛烈，受傷是難免的。

阿生一邊叫人為他展開裹傷止血，一邊向這男子問口供！

陳警官的船隻在公海中四處巡邏，看看有沒有其他傷者。

夏維探長再度指揮直升機低飛，同時通知總部派人來接後！

任如軍則從旁監視一切，他擔心還有其他接應船隻出現！

阿生問那傷者：「你叫甚麼名字？」

「火勝——劉火勝！」那傷者氣喘喘說。

「水上人家嗎？」阿生又問。

「是的，水上人家。」

「為甚麼你要跳海？」

「我無意中看見船上船底有點不妥。」

「有甚麼不妥？」

「我……不知道，總之，我覺得它可能發生爆炸，所以，先跳海逃生，想不到……」

阿生道：「你們剛才從貨輪上接過的，到底是不是軍火還是毒品？」

「你應該知道的，否則你們又怎麼會來這裏？」

「是毒品嗎？」

劉火勝點點頭！

「為甚麼會爆炸？是不是毒品中還藏了軍火？」

「不可能的。」劉火勝道，「不怕對你說吧，可能有人在船上放了計時炸彈。」

「甚麼？計時炸彈？」阿生呆了一呆！

劉火勝深深抽了一口氣：「剛才我所講，船底有點不妥，就是可能有計時炸彈！」

「為甚麼你不通知船上的人？」

「我怕來不及了！」

「你可以把計時炸彈扔入海中。」

「當我發覺的時候，根本拆不掉！時間上已經到了，我只好自己逃命！」

阿生道：「你很不幸運，但現在你必須和我們合作，把一切實情說出來！」

劉火勝嘆氣說：「沒有甚麼好說的，我只是一艘家，其他一概不得而知！」

夏維探長由直升機的繩梯爬下來，落在甲板上，他顯然也急於要知道唯一生還者的情形如何！

西區一條極富地方色彩的老街道上，有一幢十分寬大的宅！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就讓我想想辦法！」

「趙二虎又說：『不過，我忽然又有另外一個想法，會不會我們組織上有問題？』」

「你真糊塗！」趙二虎瞪住他弟弟說：「這件事還有誰知道？除了我你二人之外，其他的都死了！」

「是的，但是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吸收不少新人入伙，會不會因此而出毛病？」

「不可能吧？」趙二虎怔了一怔！「新人怎會知道我們的秘密？」

「希望只是我的直覺，獨眼龍在東區開設的地下賭場最近就被發現！」

趙二虎說：「地下賭場被發現，奇在他們那幫年青匪徒竟然知道什麼時候賭客最多，以及賭場銀庫之所在！」

「你的意思是：狂龍幫裏面，也可能有內鬼？」

趙二虎說：「是的，獨眼龍一個手下對我這樣說過。所以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的組織內，是否可能也有內奸？」

「喂……趙二虎東張西望沉思着，最後又抬起頭來說：『你先去安排一下今晚我和石廣見面談談的事，其他的事容後再談！』」

趙二虎於是離開了那間古老大屋！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正在錄取劉火勝的口供，他被認為是最重要證人之一。

特別病房外面突然有人發生口角，夏維探長叫助手辛尼出去查看發生了什麼事。

辛尼剛走出病房門口就認出警探石廣，而警探正與一名守衛在門外的特警議論！

石廣是探目身份，他當然認得辛尼，他向辛尼投訴說：「豈有此理，我是來這裏當班的，這傢伙到底是什麼人？」

這是一間古老大屋，有花園陽台，到處充滿了古色古香的陳設。

屋內大廳之上，當眼處懸掛了一幅巨大的老虎皮，虎頭還是張牙舞爪的！

坐在一張仙桃椅上的，是個五十不到的高大男子，他正滿面怒容！

大廳上還站了好一些人，都是男人，但沒有一個人敢坐下！

坐在仙桃椅上的就是猛虎堂幫主趙大虎——西區黑色世界裏的風雲人物！

站得較近趙大虎的，是他的胞弟趙二虎！

趙大虎是剛剛接到了一個不愉快的消息之後，發了一輪脾氣，空氣才變得如此沉悶的！

「大哥！」趙二虎終於把場面改變過來，「我有這件事有些古怪！」

趙大虎瞪他一眼：「甚麼古怪？」

「一直以來，我們都非常順利，這次不但失手，還損失了五個弟兄，會不會有內奸？」

趙二虎說：「損失一批貨不成問題，就是事情太古怪了！」

趙大虎生氣地說：「為甚麼警方會知道得這麼清楚？為甚麼船會爆炸？」

「爆炸的原因很多，船的馬達太舊，速度開得太快時不堪負荷，也有可能發生爆炸的！」

趙大虎說：「聽說，警方在現場救起了一個人，是唯一的生還者，相信他一定最清楚了。」

「他有沒有電話來？」趙大虎忽然問他弟弟。

「還沒有。」趙二虎忽然又說：「會不會是他出賣我們？」

趙大虎沉吟道：「不可能吧，他不知道我們這次的交易！」

電話響了起來！

趙二虎聽了之後，回來對趙大虎說：「是虎。」

辛尼解釋道：「石探目，算了，這是探長的意思，這裏暫時由特警組負責，你可做另外一些工作。」

石廣怔了一怔：「我本來放假的，但高探目有病要求我代替他到此當班，想不到……」

「好了，別再囉嗦，走吧！」辛尼不耐煩地說，「你可以下班了！」

石廣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醫院！

他剛出到醫院門口，就有一輛街車駛近他身邊，把他接走！

街車是偽裝的，司機並非別人，就是趙二虎。

石廣當然認得他是誰，否則他也不會如此有默契地坐上這架車來！

趙二虎說：「大哥想見你！」

「我知道他想知道醫院裏的消息，所以我設法代替一位同事到那兒去當班。」

石廣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醫院裏全由特警負責把守！」

「特警？」

「是的，就是國際特警組，他們是這次和警方合作緝毒的成員。」

石廣又問：「老大找我有什麼事？」

「加薪給你。」

「加薪？」

「是的，難道你不高興嗎？」

石廣輕輕嘆了一口氣，苦笑道：「我有些擔心！」

「你擔心什麼？」

「可不是嗎？我按月領了你們的高薪，但是，我的貢獻實在有限！」

「只要你盡了能力，忠心為我們服務，你何必慚愧？」

趙二虎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也知道，我們警方內部剛剛整頓過，我只是僥倖而已！」

他打來的，生還者是劉火勝！」

「現在甚麼地方？」趙大虎問。

「他說，已經送往醫院急救！」

趙二虎道：「他又說，劉火勝被救起時，穿上了救生衣的！」

「這是表示甚麼？」

「表示他們可能知道船上有事，可能發生爆炸，否則又何必穿上救生衣？」

「喂，是的，二弟你說得對了！」

趙大虎又問：「他還有甚麼話對你說？」

「警方要澈查這件事，這當然是難免的。」

趙二虎道：「這次行動保衛工作做得十分嚴密，所以他無法事前通知我們，他因此而感到非常抱歉！」

「他有份參加是次行動嗎？」

「沒有！」

趙二虎說：「所有消息都是他從同事處打聽來的！」

「想辦法通知他來見我！」

「大哥，這一陣子，風聲很緊，別冒險了，除非我們準備犧牲他！」

趙大虎霍然站了起來，右手握拳擊在左掌之上，苦苦沉思着！

情形很明顯，猛虎幫兼營販毒生意，特警組與當地警方昨夜破獲的「交易」，就是屬於他們的。同時從趙二虎口中，也可以聽得出他們在警局內有個好細，剛才用電話通知他們的那個「他」，就是他們的人！

趙大虎在默然沉思中轉進後堂去！

趙二虎吩咐一些人去進行日常的工作之後，也到了後面去！

在後面一個房間裏，趙大虎正在瞪住牆上一塊掛飛鏢用的圓靶！

這是趙大虎的「書房」，但看上去實在不大相稱了。這一邊放了一張書桌，後面是書架，那一邊却在牆上掛了一些刀劍，以及那個圓靶！

趙二虎笑了笑：「不是我們誇口，你跟我們合作，比任何人更安全可靠，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均能保持機密。例如你老兄在我們這裏受薪，在我們組織裏，根本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你意思是：只有你們兄弟二人知道？」

「是的。」趙二虎道：「所以無須擔心你的上司會知道。」

「喂……石廣心理作用地往後張望。」

趙二虎開玩笑地道：「怎麼？你擔心有人跟蹤我們嗎？」

「是的，好像有人跟蹤似的。」

「別生人半生胆吧！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輛街車是偽裝的。」

趙二虎回頭又問石廣：「你打算到那兒去？我可以像普通街車一樣，送你一程——」

「我可以下班了！」

石廣道：「你先送我返警局一次，我交代一下就可以走了！」

「那麼我等你呢！」

趙二虎把車子開到警局門口，讓石廣下了車。石廣像一般街車乘客一樣，示意他等候！

然後急急步入警局中去！

趙二虎拿起無線電話機，與他大哥趙大虎取得連絡！

趙大虎在無線電對講機中吩咐趙二虎：「把他搬到北郊去，我立即乘我的汽車來會他！你只要把街車朝住露天茶座方面駛去就行！」

趙二虎答應了話。

不久，石廣果然又由警局中出來，他重新登車之後，街車便朝北郊開去。

「所以目前形勢來說，你更加要跟我們合作！」

「這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已升為探目，下一步是什麼？」

「高級探目。」

「再下一步呢？」

「分區探長！」

「你想成為分區探長嗎？」

「當然想！」石廣說，「誰不想升官發財？」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啊！」

「你的意思可是：往日可以用『銀彈政策』，對嗎？」趙二虎笑道。

「是的，但現在整頓過之後，一切要憑真本領去爭取機會！」

「也就是說：要有所表現，對了吧？」趙二虎笑了，「石廣，你幹了不少日子了，難道還不知道演戲這一回事嗎？」

「你的意思是叫我做案？」

「不，不必做案。只要你等一會兒對大哥說出你的意願，我們就有辦法，助你升官發財！」

「我怕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呢！」

「事在人為而已！石廣。」

街車朝北面開到郊區去！

馬路上有許多車輪來往，儘管全世界都在鬧汽油荒，但這都市汽車還是多得要命！

石廣不知道是否他自己心理作祟，他一直覺得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其實街道上面人多擠，有些汽車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現在跟在後面的一輛，未必就是一直跟住他們的。

到了郊區公路，還是那麼多車。

趙二虎看見一輛熟悉的車子停在一處路邊，那就是他大哥的座駕，想不到他的行動如此迅速，竟然比他更先到郊區！

趙二虎一邊把車子停下來，一邊說：「你下車吧，到大哥的汽车裏去！」

石廣只好推開車門，下了車！

趙大虎的汽车裏一共有三個人，除了他本人之外，有一名保鏢坐在他身邊，另一名是司機！

趙大虎親自推開後面的車門，讓石廣坐到他身邊去，然後才吩咐司機開車。

車子依舊朝北面駛去。

北郊公路越往北行，岔路便越多，因此有些小路上，根本就沒有車行走，這正好是趙大虎所要求的談話環境！

石廣則剛好相反，越往人少的地方，他越感到有點心驚胆戰。

趙大虎說：「劉火勝的傷勢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石廣說：「我正設法去查，可能傷得很重。」

「這次我們損失很大！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嗎？」

「沒有。」

趙大虎把一疊鈔票遞過去：「這是你的，把它收下吧。」

石廣一邊把鈔票塞入口袋中，一邊回頭張望，赫然發現一輛汽車跟在後面。

這是岔路小路，很少有車輛駛入！石廣還以為是趙二虎的街車，但看清楚之後，那是一輛黑色房車，却不是街車。

石廣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趙大虎也發覺了，他命令司機把車子開得較慢，而且盡量向路旁靠邊走，意思是讓對方爬頭。但是，那黑色房車也慢下來。

趙大虎索性叫司機停車，但是，後面的神秘房車卻停得更遠！石廣心感不妙，他對趙大虎說：「看來我們上當了！」

趙大虎道：「不要作賊心虛！這些事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做警探難道沒有朋友嗎？只

要你冷靜點，一切將成過去！」

「老實說，我懷疑是我的上司派來的。」

「上司派來又怎麼樣？」

「萬一是反貪污部的人……」

「有什麼證據？」趙大虎說：「只要你把鈔票暫時交還我，我相信他們也沒奈何！」

石廣無奈奈何，惟有把那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交給趙大虎。

趙大虎又說：「你是在聽警探，你有權調查任何可疑人物的。現在我們把車子開回去，看看他們又怎麼說吧！」

汽車掉了頭，由岔路上拐兩個彎便可以回到北郊大道。趙大虎於是對石廣道：「看來是你顯顯威風的時候了！」

石廣並非真的為了顯威風，只為解開這個謎底，明白對方的來頭。於是他在趙大虎叫人停車的時候，他果然下車去。

就在車門打開的一剎那間，那輛黑色神秘房車的事突然出現了一些黑得發光的東西。當石廣發覺那是一些槍桿時，已經來不及拔出他自己的手槍。

「格格格……」一陣手提機槍的怒吼，令到石廣和趙大虎等人完全來不及防備。

轉眼之間，四個人就此倒斃在血泊中。

黑色世界 地搖天動

在醫院的特別病房之內，劉火勝已渡過了危險時期，他正接受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的盤問。

劉火勝獲得了夏維的保證，所以他表現得十分合作。

根據劉火勝的口供說：他和他的弟弟同是「猛虎堂」的幫眾！因此，他們的船隻常常受到黑勢力的保護，但也時時受到利用。

當晚，就是奉命到公海去，接載一批價值過百萬元的毒品。

劉火勝又說：當時他發覺船底有時鐘「的答」的聲音，於是揭開一塊地板查看，赫然看見裏面有一枚計時炸彈。

但是，炸彈無法移動，好像用螺絲固定在船底上一樣。

再細看時間，竟然與他的手表差不了一分鐘！

當時劉火勝大吃一驚，本來想找着他的弟弟以及通知其他人，但是，時間太急促了！

一分鐘，一分鐘試問能做些什麼？

一分鐘只能讓他急忙地穿上一件救生衣。

一分鐘的最後一秒，便是他開始離開甲板時的一剎那間。

他的身體幾乎仍然停留在海面上的空間的時候，已聽到了一聲「隆隆」的巨響。

他悲痛欲絕，當時並未昏迷過去，因此他知道全船只有他一個人倖免於難。

他同時也明白：炸彈不可能是警探放進去的。警探是合理的執法者，何必用到這種殘酷手段？現在他們就為了證據問題而傷透了腦筋！試問又怎麼會把大好證據毀滅？

劉火勝的思想弄清楚了之後，便覺得只有跟警方合作，才可以保全生命，以備將來有機會為他的弟弟報殺身之仇。

夏維探長既然知道了來龍去脈，於是一邊派人去找猛虎堂幫主趙大虎，一邊加強保安措施。因為劉火勝允許作警方證人，所以警方必須保證他的安全。也正因為這樣，夏維探長才會要求任如重派出大批特警到醫院中來。

夏維並非不相信他的下屬，只是覺得特警更可靠。再加上警方頻頻問人手不足，所以請求特警協助，道理就更充分了。

可是，當夏維探長和阿生剛剛離開特別病房，並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夏維回頭又問分區探長和警官：「石探目佩槍沒有失去吧？」

「還好沒有失去！」分區探長說，「趙大虎的口袋中也懷有近萬元現鈔，可見此事並非劫殺，目的也不是為了奪槍！」

夏維探長沉默下來，他感到無限迷惑。如果劉火勝早說出趙大虎或猛虎堂的名字，警方也許能早點把趙大虎找到，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

但現在一切看來都似乎太遲了。

將近黃昏時，警探才在西區找到趙二虎。

趙二虎好像還不知道他的兄長出了事，因此，當警探找到他的時候，他還若有所恃地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你沒有犯罪。」警探說，「起碼眼前沒有證據可以控告你。」

「那你找我幹嗎？」

「我找到你弟弟去認屍啊！」

「認屍？」趙二虎面上的表情立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他的內心已感到不妙，果然又聽到警探說：「有人在郊區公路上被人亂槍掃死，死者之中有一個可能是你的兄弟！」

趙二虎整個兒呆住了。

他的腦袋彷彿被人轟了一下，呆在那裏好像頓然之間失去了知覺。

他知道眼前這位警探不會說謊，因為很少人知道他大哥在郊區公路上。

警探又對他說：「現在你應該告訴我，到底你大哥約了什麼人？」

趙二虎茫然地說：「我不知道！」

警探也無可奈何，事實上他並未犯上任何罪名，只有帶他到殯房去。

趙二虎在警探的汽车裏，怔怔地問：「我

何故有警探被殺？」

到了現場之後，他們才發覺數輛公路巡邏車已封鎖了現場，大批警方人員正在現場上展開例行的偵查工作。

一輛半新不舊的汽車，車身一旁彈痕累累，簡直有如蜂巢一樣。

車內，躺了三條屍體，血漬多到流出車外，令人有點毛骨悚然。

車外倒斃在近車門外的，就是石廣——一名在職的高級探目。

夏維探長的助手認出他，不久之前還到過醫院，準備接班的，後來幸尼告訴他，醫院中的警衛工作由特警去負責，他才離去。

夏維沉吟道：「既然不是當值，大概不會是正在執行任務吧？」

阿生却問：「車子是誰的？車內三個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嗎？」

一位高級警官答：「車內三個死者是西區猛虎堂人馬，其中一人還是幫主，車子也是屬於趙大虎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堂口之爭！」

阿生又問：「石廣的行為如何？」

另一位分區探長搭訕道：「他是一名在職的高級探目，正在接受我們的調查！」

「紀律調查嗎？」阿生說。

分區探長點頭道：「是的，你也許知道，我們警方正進行整頓紀律，我們一些同事已被解上法庭。」

夏維觀察着現場的情形說：「他可能正在執行任務，慘遭池魚之殃！」

「你的意思可是：他正向趙大虎調查一些什麼，於是被人伏擊嗎？」阿生問夏維。

夏維探長道：「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解釋？」

「但是，他的車子呢？」阿生問。

「你冷靜點，一切將成過去！」

「老實說，我懷疑是我的上司派來的。」

「上司派來又怎麼樣？」

「萬一是反貪污部的人……」

「有什麼證據？」趙大虎說：「只要你把鈔票暫時交還我，我相信他們也沒奈何！」

石廣無奈奈何，惟有把那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交給趙大虎。

趙大虎又說：「你是在聽警探，你有權調查任何可疑人物的。現在我們把車子開回去，看看他們又怎麼說吧！」

汽車掉了頭，由岔路上拐兩個彎便可以回到北郊大道。趙大虎於是對石廣道：「看來是你顯顯威風的時候了！」

石廣並非真的為了顯威風，只為解開這個謎底，明白對方的來頭。於是他在趙大虎叫人停車的時候，他果然下車去。

就在車門打開的一剎那間，那輛黑色神秘房車的事突然出現了一些黑得發光的東西。當石廣發覺那是一些槍桿時，已經來不及拔出他自己的手槍。

「格格格……」一陣手提機槍的怒吼，令到石廣和趙大虎等人完全來不及防備。

轉眼之間，四個人就此倒斃在血泊中。

房的時候，突然有個高級探目由那邊走過來。

「探長，剛接到總部報告，據說北郊一條公路上發生了一宗槍擊事件。」高級探目道。

「我們的人追捕劫匪呢，還是捉偷車賊？」夏維問道。

阿生在旁也以為是常見的警探或警員開槍捉賊事件。

但是那高級探目道：「不！不是我們的人開槍，據巡邏車的初步報告，是手提機槍，而且，死者多至四個人！」

這一來，當堂把夏維等人嚇呆了。

他們自然明白，當地警方人員，甚至特警也一樣，要不是像公海緝毒一類的大規模行動，是不會出動手提機槍的。一般警員或者便衣警探，只不過配帶一支手槍而已。

但是，如果是大陣仗的行動，他們二人一定獲得通知的。因為夏維是總部探長，阿生則是國際特警當地的行動隊長。

因此，夏維和阿生均感迷惑不已。

他們立即駕車馳往現場查究。

沿途上，夏維還急不及待地，用無線電話向總部的連絡中心查詢。

阿生，就坐在夏維身旁，當然聽得一清二楚。

一位當值警官對夏維說：「公路巡邏車不知有沒有攔截，據說四名死者之中，有一名是我們的人！」

「你說什麼？」夏維差點兒以為聽錯了。

「他們報告說，四名被機槍射死的人之中，有三個倒斃在一輛汽車之內，一個倒斃在車門外的，是一名便衣警探！」

夏維知道自己並未聽錯，因此整個人呆了下來！

司機拉响了警號，加速開往郊區。

阿生也覺得一切事情來得既突然，又奇怪

大哥怎樣出事的？」

警察一邊開車，一邊說：「你看見就會明白！」

趙二虎更加感到迷惑。

警察又說：「你與我們不合作，我們只好循例通知你。其實你一定知道你大哥的行踪，這點我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趙二虎以為這是某種暗示，苦笑道：「兄弟，我不會難為你的，只要你把真相告訴我，你一定會得到不少好處的。」

「我不想落井下石，否則你可能會被控行賄！」警察說：「我只想知道趙大虎生前約了什麼人，並非想賺你的航線錢！」

趙二虎又是一呆。

他很少看見這種情形，他以為此時此地有錢就任何事情都有商量，想不到却碰得一鼻子灰。

趙二虎到了殮房之後，果然發覺他的大哥和三名手下死得極之可怖。

他悲憤交集，泣不成聲。

警察向夏維維交代了一通。

夏維維走到趙二虎身邊說：「除非你不想我們為你大哥報仇，否則，你一定相信跟警方合作是最上算的事。」

趙二虎喃喃地說：「這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想知道，事實上我也想知道此事真相！」

「案發時你在什麼地方？」夏維維問道。

「在家中。」趙二虎說。

「有證人嗎？」夏維維問他。

趙二虎搖了搖頭，說道：「我獨自兒在讀書！」

夏維維幾乎忍不住破口大罵：「誰會相信這種人會躲在家中讀書？簡直見鬼！」

「信不信由你！」趙二虎說完想走！

辛尼在旁把手一攔：「趙二虎，你不說出

實情，你可能會後悔！」

「我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你們再留難我，我只好通知我律師。」趙二虎不屈不撓地說！

夏維維與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瞪住他離開殮房！

阿生由那邊走過來！夏維維喃喃自語地說：「當口之爭，還是猛虎幫內鬥？」

阿生道：「趙氏兄弟是老派黑社會，保守的黑人物講義氣，照理不可能是兄弟鬩牆！我倒擔心外地派人到本市殺人滅口。」

「外地派人來？」夏維維呆了一呆！

「國際性的毒品買賣，自然涉及外地的毒販。」阿生又說：「既然警方抓到一名嫌疑人物，對方會想到事情可能有麻煩。萬一再加上過去雙方在合作上有過利益上的衝突，於是一切不幸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夏維維回頭吩咐辛尼：「派人暗中監視趙二虎！」

辛尼於是跑到外面去！

阿生道：「除非劉火勝說謊，否則，趙二虎是唯一的線索！」

「是的，我們絕對不能放過他！」夏維維探長說：「我有一個預感，一轟動天動地的黑幫惡鬥，可能就此揭開了序幕！」

呂偉良正在一名商人史可畏的家中。

史可畏是在「飛鏢俱樂部」中認識的朋友，史可畏就是這人的獨生子。

自從史可畏失蹤之後，他曾經報警，但警方要做的工作似乎太多，那裏有空為他找兒子？於是他才找着呂偉良。

呂偉良不是神仙，但他向來樂於助人，只要他喜歡這個人，無論任何困難的事，他都會一口答應下來，然後盡力而為！

不過，經過紅燈區一役之後，呂偉良心裏

感到不妙，所以他不得不跑到這位小商人的家中來。

他問史可畏：「令郎是否常營外宿？」

「不！他很少去到天亮才返家，最夜也不過一兩點，所以我才着慌，心裏感到可能有事發生！」史可畏想想又說：「即使夜歸，他也不會打電話回來，叫我們別擔心。但這一次，竟然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又問：「你以為他會不會跟朋友做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史可畏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你到發現了一些什麼？」

「有人見到他連羣結黨去打劫，」呂偉良說，「你覺得有可能嗎？」

「絕對不可能！」史可畏毫不考慮地說，「他受過高等教育，也有個崇高理想，怎麼會幹出這種下流的勾當？」

「你認為打劫是下流的勾當？」呂偉良笑了笑！

史可畏這時才想起呂偉良是一位俠盜。這雖然是過去的事，但也可能會開罪了朋友。因此他說：「除非像閣下過去一樣劫富濟貧，否則打劫善良人家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呂偉良說：「我不知道他是否劫富濟貧，但是，他並非正當人家，而是與朋友們去劫地下賭場！」

「劫地下賭場？」史可畏吃驚地睜大了雙眼，「就是被市民稱為『大檔』的地方？」

「是的。」呂偉良說道，「我可能害了令郎。」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為你給我的半身照片，給地下賭場的打手見到了，他們認得規矩之中，其中有令郎在！」呂偉良又說：「本來這也無關重要，令郎他們既然不化裝，不蒙面，大概也不會担

心人家認出他們的真面目。問題却是：他們因此查出了令郎的背景。坦白說，我現在並不擔心令郎的安全，反而擔心閣下夫婦二人的安全問題。」

「你擔心黑社會的人，會找上門來？」

「有可能的。據說，他們的損失款項在十萬元以上。」

史可畏道：「然則，你以為我們應該怎樣做？」

「最好先報警！」呂偉良說，「我今天就是為了這件事而來。」

「我現在已是六神無主，你認為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

呂偉良說着，站了起來，拄杖走到了電話機旁！

但是，他剛拿起聽筒，心裏就感到不妙！他是个老江湖，遭遇過各式各樣的人物，也目睹不少可怕的事情發生，剛才他聽得出聽筒中根本毫無聲音，電話線顯然被人割斷了。

住慣這裏的人自然都認得聽筒中的幾種不同音調，例如有人搭錯錢，對方電話正在使用中等等，但呂偉良剛才根本未撥號碼！

最正當的音調是一種電流的聲浪，但現在呂偉良完全聽不到一點兒聲音！

呂偉良剛轉身來，便發覺史可畏呆若木雞！

史可畏的視線望向門際，他的妻子史太太站在那裏，背後有個男人手持利刀要脅她！呂偉良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到他應該怎樣做！

後面有另外二名男子入來，迅速把門掩上了！史太太顯然是被他們要脅着，用自備門匙開了門入來的。

那大漢的利刀就架在史太太的咽喉之間，

這就是令到呂偉良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之一。

「進去搜搜看！刀疤五！」持刀威脅着史太太的人命令着！

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大漢進入後面去！

另一名手持利刀的大漢過來搜呂偉良的身，看看是否有武器！

呂偉良本來可以一舉擊倒他，但是，他却不能把史太太置之不顧。

他壓着着，看着那大漢去搜查史可畏！從他們三個人的默契行動可以看出，這次入屋的行動是相當有計劃的。

史可畏一家人住在一個不足八百呎的住宅單位內，後面只有二間睡房。

那刀疤男子很快就由走廊出來，對持刀要脅着史太太的男子說道：「我在裏面找不到其他人！」

「那小子呢？」

「不見！」

「嘿！會不會躲了起來？」

刀疤五道：「洗手間，衣櫃等處都搜過了，鬼影也沒有一個。」

「有沒有後門？」

「這是新樓，沒有後門。」

呂偉良故意問道：「你們是不是要找尋史太太？」

「是的。」似是首領的大漢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呂偉良笑道：「你告訴我的。」

「我幾時告訴過你？」大漢道。

「你不是說，要找那個小子嗎？這裏最小就是史太太！」呂偉良說。

史太太抖聲說道：「到底我兒子做錯了什麼事？」

「你先說出史太太所在，我回頭再把實情對你說。」要脅着史太太的人說：「這件事非同小可

，如你們不合作，就不要怪我們手段毒辣！」

史可畏不願向呂偉良，他不敢多講說話，一切似乎都要看呂偉良的，這也難怪，許多人在這種場面中也會感到張惶失措！

呂偉良當然了解史可畏的心情，可惜現在他也想不出一個脫身之計。主要還是因為史太太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呂偉良試探地說：「你一定很久不見史太太了，否則，你當然知道他的近況吧！」

「這是什麼意思？」持刀要脅史太太的人說。

呂偉良道：「史太太好幾天已沒有回家！」三個大漢半信半疑地，互相交換着眼色！

呂偉良乘機又說：「我們已經報了警，絕對不會騙你！」

「你們可是他朋友？」史太太抖聲問道。我們才沒有這種朋友。」她背後的大漢生氣地說：「我們要宰了他！」

史太太渾身一凜，不由自主地問：「他有什麼開罪了你們？」

「你想知道嗎？」後面那持刀的大漢說：「跟我們走吧！」

呂偉良暗吃一驚，忙說道：「你們可是狂龍幫的弟兄？」

三名大漢六目交投，持刀的詫異地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見過你們首領獨眼龍，我答應過替他找到史太太的。」呂偉良又說：「你們也許等得不耐煩，其實我一直馬不停蹄地到處找他！」

「你認識獨眼龍？」

「是的，我們在甜心酒樓樓上見過面。你不信可以回去問他！」

三個人又在交換眼色，呂偉良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持刀男子說：「史太太為什麼會失蹤，你們

可知道嗎？」

「如果我們知道，相信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呂偉良說。

持刀男子冷然一笑：「你們知道的，只是伴作不知罷了！」

「不怕對你坦白說，獨眼龍可能認錯人。」呂偉良故意這樣說道。

「我不知道他是否認錯，但我們就自信不會認錯人了。」大漢說。

「你們不是獨眼龍的人？」呂偉良驚奇地問。

大漢道：「不！我們不是狂龍幫的。」

「那麼，閣下是那方面的朋友？」呂偉良又問。

大漢笑了笑：「如果你想知道，就跟我走吧！」

呂偉良感到事情不妙！

二名大漢向他逼進！

持刀大漢作勢說：「你們乖乖的跟我走一次，否則這女人先見血！」

史太太急得淚水直淌！

史可畏道：「要去就讓我們夫婦二人跟你去好了，呂偉良先生是我朋友，你切不可難為他！」

持刀大漢道：「我們不會難為任何人，只要你們別作怪！」

二名大漢開始示意呂偉良和史可畏二人跟他們一起走！

史可畏又哀求道：「此事與我朋友無關，請你們放過他吧！」

持刀大漢說：「你們不是要知道我們何故找小史嗎？跟我們回去一次，不會化費太多時間的。只要你們別反抗，一定不會有事。」

呂偉良對史太太夫婦說：「我們就跟他們去一次，你們不必擔心，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

不會有事的，放心吧！」

三名大漢於是押着三個人離開了史家！持刀大漢十分機警，似乎看透了呂偉良的心理，因此只對史太太嚴密監視，他把手穿進史太太的臂彎裏，刀子藏在衣服之內。

他警告着呂偉良和史可畏：「如果你們兩個之中，有任何一人輕舉妄動的話，這位太太將會死得不明不白。因此，即使等會兒到街上遇見警察，也不要作出任何暗示！」

呂偉良說道：「你放心好了，我們不會反抗的，我只希望你們冷靜一點，不會有事發生，我們只求和平解決，以及知道此事的真相而已！」

六個人落到街上，一輛大房車就停在路旁！三名大漢示意呂偉良等人登車，然後迅速開車離去！

呂偉良以為在途中可能被綁上雙眼，但那三名大漢並沒有用這種手段對待他們！

史太太在流淚，呂偉良和她的丈夫史可畏都在安慰着她！

持刀大漢一直在旁監視，用刀指住她的腰間，也正因為如此，呂偉良才乖乖的聽他們的指揮，否則他早已發覺了！

持刀大漢看見史太太哭得如此傷心，也忍不住說道：「你哭也沒有用，誰叫平日不好好管教你的寶貝兒子？」

史太太抖聲問道：「阿泰一直很乖很聽話，他到底有什麼開罪了你們？」

「何止開罪！他簡直跟我們搗蛋！」持刀大漢生氣地說。

呂偉良從獨眼龍口中已知道史太太與其他

械劫地下賭場，想不到又有另外一幫人要找他

到底史太太在外面結識了一些什麼人？他為什麼又會變成這樣？呂偉良真想不通！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但這些日子以來，他

已很少跟江湖上的人來往。尤其是近年以來，一則因為他不時幫助好朋友夏維維長慶破奇案，二則因為他加入了國際特種組織，江湖上的人更加不敢過份接近他！因此，湖海中的變化，呂偉良也知得較少。

不過，由於呂偉良畢竟是個江湖好漢，過去也曾幫過不少人，所以許多人對他仍然敬畏三分。

自從那晚在紅燈區被「金屬斗室」囚禁過之後，他脫險後曾向江湖上的人查明那個單眼男子的來頭，所以他知道那地區現在是「猛龍幫」的勢力範圍。而昨晚他會過的單眼男子，就是幫主獨眼龍！

呂偉良現在坐在汽車裏，雖然如坐針氈，却又想不到什麼脫身之計。

他想：史泰是否加入了另一個犯罪組織？他真的是太不懂世途險惡，怎麼可以開罪黑道中人？現在獨眼龍四下裏派人找他，眼前這一班人也要找他。到底他和他的朋友在幹什麼？

思想間，汽車已經停下來了！

這是一幢有車庫的洋房，外派一派豪華。呂偉良故意像大狗里出城一樣，四下裏張望。他真不敢相信，像這種認為「高尚住宅區」的地方，竟然住著這種惡氣十足的人！

到底這住宅的主人是誰？不但呂偉良心裏感到迷惑，就是史氏夫婦也在忖測着：他們的兒子到底會開罪了這班人？

從對方毫無忌憚這一點看，相信這花園洋房的主人可能是個正當人家吧？——呂偉良心裏在想。

他們三個人被押進屋內。

屋內陳設豪華，簡直是個千萬富豪格局！一名大漢由走廊轉進去，二名留在客廳中監視住呂偉良等人！

呂偉良打趣地問：「你們老闆一定是個十

分有來頭的人。是不？」

那大漢瞥了他一眼：「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何必多問？」

片刻，數名彪形大漢陪着一個中年男子由裏面走出來。中年男子咬烟斗，穿睡袍，顯然是這裏的主人！

他打量三人一遍，回頭非常留意呂偉良。呂偉良無法猜測他那種目光，只好含笑點頭。

「坐吧！」中年人擺擺手，「三位不要客氣，隨便請坐好了！」

史氏夫婦感到有點意外，不敢坐！

但是站在他們身旁的大漢却說：「老闆叫你們坐，為什麼不坐？」

史氏夫婦誠惶誠恐地，坐了下來！

呂偉良是最先坐下來的一個。他久歷江湖，這種場面一生也見過不少。有些人喜怒無常，有些人一分鐘之前還禮貌周周，笑口盈盈，但一分鐘後可能揮刀殺人！這種事絕不出奇！

呂偉良留心着分站在中年人身旁的大漢們，憑他的眼光，發覺其中一些人可能有槍！

他無法猜測這班人的身份。

中年人噴了一口烟，說道：「三位是史泰的親人麼？」

曾經持刀要脅史太太的大漢說：「不！那破子只是他們的朋友，這兩個是史泰父母！」

中年人分別打量了他們一遍，道：「你們一定很想知道我為什麼這樣急要找史泰吧？」

史太太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我兒子開罪了你？」

中年人冷冷地笑了：「他有胆有色，但是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把你們帶走？其實今天的後果，他是想像得到的。」

史可畏道：「他是不是又做什麼壞事？」

中年人苦笑道：「是否壞事，要看有站在

什麼立場。例如在座這位呂老兄，他過去也做過不少相當富貴的事，官方就認為是壞事，貴民以為是好處啊！」

呂偉良心裏又吃了一驚！他們並未通姓名，他怎會知道自己姓呂？而且還知道他過去的事跡，相信一定又是江湖中的人。

近年來呂偉良雖然已經收了山，但是他的大名曾經震震江湖，因此有人認識他，他却不出奇！

「閣下貴姓？」呂偉良很有禮貌地問。

「小姓楊。」中年人也答得很斯文，「我沒有猜錯吧，閣下是呂偉良先生，鼎鼎有名的大名曾經震震江湖，因此有人認識他，他却不出奇！」

「你過獎了！」呂偉良只好硬住頭皮答。

他不知道是否做錯，但形勢迫使他不得不承認的。他當然希望對方另眼相看，但是有時有許多事情根本無法預料。

中年人說：「史泰幾時淪為匪的？」

「楊先生，你是說，阿泰又回到這裏來了？」史可畏道。

中年人說：「不是這裏，是我名下的珠寶公司。你們要看看非林底片？」

呂偉良在這一剎那間，想起了一件關於近日發生的劫案新聞。

他急問道：「閣下可是山羊珠寶公司的老闆？」

「是的，我就是楊雄。」中年人道，「我在朋友處聽過閣下過去的事跡，希望史泰不是你的弟子就好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那裏有這種福氣？」

史可畏問道：「你拍下了我兒子打劫的過程？」

楊雄冷冷地說：「是的，否則，我怎會查出他叫史泰？」

「報了警麼？」呂偉良故意問道。

楊雄冷冷地說：「我這就帶你去看看。」

「報了警又怎麼樣？」楊雄嘿嘿地說，「就算讓他們找到了史泰等人，相信我損失的珠寶也不會全部尋回！」

「你似乎太不相信警方！」呂偉良含著地笑了，說道：「我好像在報紙上看過，警方正在加緊調查此案！」

「每宗案發生之後，他們都裝成非常重視的樣子。」楊雄做了一個不屑的表情，「其實不是我存心小賄他們，只怕他們有心無力！」

呂偉良問：「底片有沒有交給警方？」

「沒有。」

「為什麼？」

「我不相信他們有辦法把匪徒抓住！非林底片是秘密拍攝的，他們就算要交出，我也得自己保留一份。」楊雄又說：「我要自己把劫匪逐一找到，嘿！看看他們，是否吃了豹子胆！」

呂偉良看得出他在生氣！他說：「報紙說你們損失三十萬元的珠寶，是不？」

「不！是三百萬！」楊雄瞪了呂偉良一眼：「三十萬是保險公司負責的。」

呂偉良睜大了雙眼：「三百萬？你不是開玩笑吧？楊先生？」

楊雄冷冷地說：「誰跟你開玩笑？如果只損失三十萬，傷筋動骨是保險公司，不是我！」

「警方知道嗎？」

「我不管他們是否知道，但我要用我的辦法把他們抓回來！」

史氏夫婦志忑不安。他們可以看得出，眼前這姓楊的，並非一個正當商人，萬一史泰落入他們的手中，差不多可以肯定，不會交給警方，大概是由他自己處理。

呂偉良似乎明白了，這楊雄表面是一位珠寶商，大概是走私的！否則，為什麼報紙說「山羊珠寶公司」只損失三十萬，而他現在親口

承認的數目，竟然會大了十倍？

史可畏只是一個小商人，他誇大當然不可能是為了向他要求賠償！

呂偉良故意說：「三百萬這數目可不小，為什麼你不投保？」

「生意上的秘密，有時你們外人很難明白的。」楊雄說，「我已懸紅十萬元，把史泰這班人找回來，你有興趣嗎？」

「可能有的。」呂偉良說，「找到之後，你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先看珠寶是否全都找回。」

「正如你剛才所說，即使讓警方把他們找回，亦無必可以全部失物找回的。」

楊雄冷冷地說：「嘿！那就難說。如果失物損失太大，我勸你們為他準備好後事吧！」

「你的意思：你要用私刑對付他？」

「是的，不怕對你說，珠寶不是我一個人的，江湖上許多朋友相信我，才和我合夥，現在出了事，叫我如何交代？」

「不報警，又有人合夥。那麼……」

楊雄不等呂偉良說完，就說道：「老兄過去也是江湖中人，難道還不明白江湖上的規矩麼？」

呂偉良同情地點點頭：「是的，我非常了解閣下的處境！」

史可畏耳聞目睹，也了解到個中情形。他說：「我只是個小商人，要我賠償閣下的損失，實無可能，但是，父母愛子之心，相信像你這年紀的人，一定了解。你可否給個時間我，讓我們設法把他找回來，然後帶來見你？」

楊雄笑道：「你們想離開這裏麼？」

呂偉良暗吃了一驚！

楊雄又說：「假如你們能離開這裏半步，相信不出半小時之內，警方就會來這兒找我問話。」

史可畏道：「那好極了，你現在不必再為史先生和史太太的安全擔心，我覺得他們留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得多！」

史可畏道：「放心吧！我們不會報警。」

史太太也飲泣着說：「是的，我們一定守諾言，呂先生可以作證！」

「他是你們的朋友，當然幫着你們。」楊雄道，「所以，即使難為你們，也要委屈一下了。」

「不！請你……」史太太在哭聲中被人自沙發椅上揪起！

史可畏也被另外二名大漢拉了起來！

呂偉良立刻就要有所行動，但是，他身旁一名大漢突然放出了一支手槍，冷冰冰的槍管指住了他的腦門，令他不敢妄動！

楊雄沉聲對呂偉良說：「呂老兄，千萬別迫我手下動手！」

呂偉良說：「這件事本來就與我無關，但是，同樣亦與史先生和史太太無關，你們何必如此？」

楊雄說道：「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情，我不想開罪你，但我必須向相信我的友人們交代！假如老兄是我，相信也會這樣做！」

「不！一人做事一人當，史先生和史太太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除非你認為他們是接匪人！」呂偉良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不是接匪人，我一時還不知道。」

楊雄說：「不過，把他們二人留下來，却可以達到二項目的，第一，可以保證他們不報警，第二，可以促使你為朋友盡點力！」

呂偉良怔怔地問：「這是甚麼意思？」

「我的用意很明白：你老兄可以自由離去，但不能報警，否則，後果由你負責！」

「我不是輕易求警方幫助的人，你大可以放心！」

楊雄道：「那好極了，你現在不必再為史先生和史太太的安全擔心，我覺得他們留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得多！」

史可畏道：「那好極了，你現在不必再為史先生和史太太的安全擔心，我覺得他們留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得多！」

史可畏道：「那好極了，你現在不必再為史先生和史太太的安全擔心，我覺得他們留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得多！」

「但是，我不妨提醒你，你這樣做，反而更易引起警方的注意。」呂偉良說，「這並非由於我，而是由於史家的親友會感到無限驚奇，報警總是難免的事！」

楊雄笑道：「不會的，我做事情很周到。當你們離開史家時，我已派人安排好一切，祇要你們老兄守諾言，保證明天以後，人們祇以為史氏夫婦去了旅遊！決不會有人報警。」

呂偉良心裏一凜，原來一早他已有計劃，怪不得他如此鎮定！

不過，無論如何，能够讓他獲得自由，總好過三個人一齊被囚在這裏。

於是呂偉良說：「為了證明我決不報警，你須不須要派人跟蹤我？」

楊雄一陣格格大笑！

他終於說道：「如果你報警，就失了鐵拐俠盜的風格！我相信你，所以，看來我亦無須派人監視你！」

「你真大方！」呂偉良笑了笑！

「過獎了！」楊雄把手一攤，做了一個姿勢，「你可以隨便離去，但是，不要忘記史先生和史太太，警察和金錢的力量，再加上閣下的友情，都不可以把他們解救，除非把史泰交給我！」

呂偉良道：「我會盡力而為的，你等我消息好了。」

「史先生和史太太在我這裏，保證吃得好，但是，現在在百物飛騰，希望你不要叫我虧本太就太好了！」楊雄幽默地一笑！

呂偉良道：「我也怕他們不好意思住下去，我會儘快把史泰找來的，放心吧！」

楊雄示意他的手下把呂偉良送出去！

史氏夫婦則被數名大漢帶走！呂偉良投鼠忌器，一點辦法都沒有！

史氏夫婦則被數名大漢帶走！呂偉良投鼠忌器，一點辦法都沒有！

晚上八時左右。

在紅燈區一間桌球室內，數名青年正在玩得非常開心！

突然間有四名不速之客闖了進來！他們的年紀都在十八至二十二之間。

一個穿黑色棉領羊毛衫的，好像是四名青年阿飛的首領！

他走到櫃檯前，向一個女職員道：「還有柏嗎？」

「先生，對不起，都滿了！」女職員說：「除非你肯遷就一下，等一會兒吧！」

「好的，我們就等一會兒！」穿黑衣的青年回頭向他的同行者打個眼色。

其他三個人很有默契地，跟着他走向球桌那邊去。

球桌祇有幾張，但都租出去了，所以，實際上他們祇能一邊等一邊欣賞別人的球技！

不過，有些人是極不歡迎外人在旁觀戰的，就像有人玩牌時不喜觀別人站在身後或身旁一樣。何況這四個飛型青年還是口舌招尤之流！他們不但批評別人的打法，還對那些記分小姐評頭品足，說這個胖又說那個瘦！

這一桌正有三名年紀與他們差不多的青年正在打球，他們固然看不過眼，也聽得耳根發癢。於是三個打個眼色，手持桌球棒，一齊衝了上去——大喝一聲，就朝那四名阿飛迎頭痛擊！

但是，四名飛型青年反應快得出奇，要不是他們受過極高深的武功訓練，就是有備而來。祇見他們不約而同地一齊躍過一旁，三枝桌球棒同時都落了空！

三名青年本來就是狂龍幫的殺手，身手本來不弱，起碼在這個地頭裏，他們不知痛毆過多少生事的人。但是現在竟然為之遜色不少！

三名黑色青年剛回轉身來，突然幾團白光

三名黑色青年剛回轉身來，突然幾團白光

三名黑色青年剛回轉身來，突然幾團白光

於是有人不禁要問：這一次警方的行動何故如此神速？

有人遇劫，致電緊急報警之後，三十分鐘未有警察來到！

也有人投訴，火警發生之後，消防車久久未來。即使來到了，也遲遲不開喉灌救！

但是這一次何故未有人報警，警車和消防車竟會不約而同地趕來？

後來查問之下，才知道早在數分鐘之前，警方和消防當局已經分別接獲報告，說這裏一幢樓宇發生大火！

但是計算一下時間，數分鐘之前，這裏根本沒有任何事發生！

有經驗的人立刻明白過來，後巷賭檔是遭人暗算的，有人一邊在賭檔內放火，一邊在數分鐘之前悄悄報了警！

事情既然發生了，警方當然要採取行動。後巷既然不屬於任何大廠家、大商號，一向「奮不顧身、英勇無比」的消防員們，當然也趕好大開水喉去救火了。

新聞記者們最敏感的，凡是有事發生的地方，似乎總少不了他們！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也最令到一些人感到尷尬。因為有了他們的眼睛、攝影機和原子筆，警車上的警察更加落力「盯梢」，何況除了記者之外，還有無數的街坊羣衆呢！

於是這種情形之下，記者們大概祇能這樣寫道：在一場火警中，警方無意中破獲一處地下賭檔……

但是熟悉內情的市民，一定會開後抵阻而笑！

大火終於被撲滅了。

後巷的雜物中發現一些碎片，由於火警之前有人聽到爆炸聲，警方初步懷疑那是一種燃燒彈。

照過去的習慣，他什麼事首先會跟師爺商量，但今晚還沒有。

師爺不敢問，因為他知道老闆的脾氣，這個時候擾亂他的恩潮，可能會被他臭罵一頓！

陸用終於說話了。

他對師爺道：「最近沒有有人在各賭檔鬧事？」

「沒有。」師爺乘機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媽的，各賭檔不約而同，都有些怪事發生，分明有人搗蛋！」陸用道。

「後巷賭檔火警之外，還有那裏出事？」

「地牢賭檔發現計時炸彈，還好及時發覺，但現在已被迫停業，因為警察正在附近辦案，好容易會順手牽羊的。」

師爺和其他手下現在才較為明白，原來第一個電話就是向陸用報告地牢賭檔出事的。那麼，第二個電話又是誰打來的？

後來那個電話顯然極不友善。

師爺道：「是不是又有人賜教？」

陸用沉思道：「是，有人要坐地分肥！」

「誰這麼大胆？」

「沒有說明白，但是，很明顯的，後巷賭檔和地牢賭檔，都是他們的傑作！」

「什麼來頭？」

「暫時未知！」陸用又說：「我擔心總部也有人混了進去，所以暫時離開一陣，叫他們小心搜查一下，是否也置了炸彈！」

現在各人才明白，原來陸用與總管耳語一番，就是吩咐他應付一切。

陸用又對司機說：「到海傍去！」

司機把車子開往海傍，他應該知道陸用的意思，因為海面上的一艘船隻，也開設了一個賭檔，一般認為最安全的。

消息立即傳到陸用的耳中。

陸用是野鹿幫幫主，當時他正在一個賭檔之內巡視「業務」！

這賭檔是最豪華的，設於一幢高價樓宇之上，佔地數千英尺！

賭客之中有不少是豪門闊婦，更有外來遊客和本地富商！

這裏沒有一元、五元或十元的籌碼，起碼也是一百元一枚的，大至一萬元的也有，由此亦可以想像得到注碼之大！

陸用看見這地下賭場「業務繁盛」，正為之高興不已之際，却想不到傳來這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

令到陸用震驚的原因，並非由於後巷賭檔被炸，即使是在往常的日子裏，他為了讓警方有所「交代」，亦往往安排了一些「替身」讓警方去拉去鎖！

至於火警，也不足以令陸用震驚，因為後巷賭檔設備簡陋，任它燒也燒不了多少錢，何必為此而不安？

令陸用感到無限震驚的，就是警方的初步調查結果：有人放燃燒彈！

「誰幹的？」陸用的第一個反應如此，第一句問話也如此！

他的手下說：「暫時未查出，但看佈局，分明有人存心搗蛋！」

「我們有一些仇家？」陸用怔怔地問他身旁的一位師爺。

師爺統管幫內大小事務，有時確實比較幫主更為清楚得多！

師爺當時答道：「最近我們的人會為了爭奪二名帶女，與東區的狂龍幫發生過爭執，但是，結果我們忍讓了，照計不可能得寸進尺的。」

陸用下了車，衆人也隨後而來。

陸用正走向哨站問一個手下：「這裏沒有事吧？」

「沒有。」

就在這時，一艘接駁小艇剛好靠岸，一些人客垂頭喪氣地棄舟登陸，不問可知，這批鳥倦知還的賭徒又是洗袋而回。

一名巡警走進哨站小亭，看見幫主陸用顯得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

巡警道：「幫主，怎麼你會知道的？」

「什麼事？」陸用已經意識到有事情發生了，「是不是……」

「船上發現計時炸彈！」巡警說：「我本來想上岸向你報告的，想不到你來了！」

陸用呆了一陣。

又是計時炸彈，到底是何方神聖的所為？

陸用怔怔地問：「現在怎麼樣了？」

「已將它投入海底去！」巡警道：「總管認為這是較安全的……」

豈料話猶未完，海面下突然「轟隆」一聲，一條水柱沖向半天，足有數丈。

哨站中的人無不吃了一驚。

海面下的船隻當然更加吃驚不小，還好附近未見有船艇出事！

陸用喃喃自語道：「好大的威力！」

巡警也抹了一把汗：「還好那個電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什麼電話？」陸用回頭問道。

「有人通風報訊，否則我們不會查出船上吧？」

「喂……」陸用想了想，又問師爺：「這有甚麼人有嫌疑的？」

師爺眉頭一皺，說道：「有個不爭氣的，在中區扒了人家的銀包，失主是山羊幫的人，那個不長進的幫衆當時承認了是我們這裏的人。但是，銀包當堂尋回了，照計不可能尋仇到本區來吧！」

陸用順口罵道：「他媽的！真丟臉！」

忽然有人走過來，附耳跟陸用說了幾句，只見陸用匆匆走進一間辦公室去！

陸用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聽筒，面色一直在變——由紅變青，由青變白！

他的手下們站在一旁，看見他的手在發抖，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放下電話聽筒時，手下們也沒有人敢開口問他什麼事！

他雙眼在冒火，他的牙齒在咬得格格地作響。

他視線集中在地板上，他顯然在沉思。突然間，他把手用力一拍！登時把室內的人都嚇得呆住了！

他隨即也站起來，走向門旁。

那人說道：「姓陸的，小心聽着，你們野鹿幫也惡得太久了！」

「你是誰？」

「猜着看！」

陸用生氣地說：「老子沒有這份閒情！」

「你就快有了，因為在牢中簡直沒有事情可做，除非法官判你入苦工監！」

放計時炸彈。

「是電話通知你們的？」

「是的，但他沒有說出姓名。」

「奇怪！誰呢？」陸用又是呆了一陣。

龍騰虎躍 湖海翻波

陸用剛率領衆手下準備登車離去之際，另一輛汽車却停在附近。

那是一輛卡車，不似是警車，但野鹿幫的人已加以戒備。車上跳下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狂龍幫主獨眼龍，他正朝陸用走過來。

兩幫幫主是互相認識的。

陸用若有所思地說：「希望不是湊巧就好了，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獨眼龍笑了笑：「希望老兄不介意，我的車子一直在跟蹤你！」

陸用呆了一呆：「你跟蹤我？」

「是的，由閣下的總部開始。」

「這是什麼意思？」

「小弟的檔口被人踢盤，可能是貴幫的人做的，但沒有證據。」獨眼龍道。

「你怎麼想到我們這邊來？」

「前幾天，貴幫一些人企圖拉走我們兩個女孩子，這事你大概也知道了。」

陸用哼了一聲說：「當然，你的人還毆傷了我二名幫衆！」

「那是他們先惹事，老兄難道不明白江湖上的規矩麼？」

「我當然明白，不過你太過欺人太甚！」

「不見得吧！」獨眼龍冷然一笑，「其實我們之間的界限已分得十分清楚。」

「是的，這是上屆大會決定的，我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今晚的事又如何解釋？」

「他媽的！你……你這算是什麼？」

「算是教訓你又怎麼樣？」那人說道：「你的賭檔每年賺了不少錢，怎麼可以獨吃？獨吃難長久，所以你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你想怎麼樣？」

「坐地分肥！」

陸用咬咬牙，道：「好的，有種的便來拿吧！」

「有日子的，等着瞧好了！」那人又慢條斯理道：「但我們不是一次的拿，也不強迫你，要你乖乖的自己拿出來！」

「嘿！你的本事真大！」

「也許是的，人家沒有本事，你不是每晚付出一大筆錢嗎？」

「你說什麼？」

「地下賭場不合法是人盡皆知的事，你付錢給穿制服的人，也是人盡皆知的事，那班傢伙除了收規之外還有什麼本領？」

「豈有此理！你……」

「哈哈……」那人突然一陣格格大笑，他就在笑聲中掛了錢！

陸用把聽筒擱回原位，又是用力一拍，辦公桌那塊玻璃差點碎了！

他又叫出了一句「豈有此理」，便衝出辦公室去。

他的保鏢們不知發生何事，只好跟出去。外面還是客似雲來。

陸用跟這裏的總管不知說了一些什麼，便匆匆離開了賭場。

數名手下尾隨着陸用，他們都以爲他登上汽車之後有所行動。但是，他只對司機說：「隨便兜幾個圈！」

衆手下都感到莫名其妙。

車子行進中。

陸用沉思着，他可能受到困擾，但他一直

「今晚什麼事？」

「我的桌球室被四個飛型青年搗毀了！他們可能是貴幫的人。」

陸用面色一沉：「有證據嗎？」

「找到那四個臭飛時，自會明白。」

「那麼，你先找到他們再說吧！」

陸用說完就想登車而去。

但是，獨眼龍一聲喝住：「慢着。」

這是相當沒有禮貌的，尤其是對方是幫主地位，在衆目睽睽之下，怎可以被被人這麼喝令站住？因此，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陸用回頭瞪了獨眼龍一眼：「獨眼龍！你這算是怎樣的？」

「我提醒你，回去好好的教訓那四個小醜，同時別讓他們露面。否則，給我找到他們時，你可能沒有話說啊！」獨眼龍狠厲地說。

陸用爲了今晚各處賭檔紛紛出事，已經一肚子牢騷，那裏還聽得下這口氣？

只見他突然「呸」一聲，朝地上吐了一把涎沫，隨口叫了一聲：「他媽的獨眼龍你實在欺人太甚了！獨眼龍，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

兩幫人馬早已劍拔弩張，現在看見情勢發展至此，明知惡鬥難免，於是海傍之上，二幫黑色人物，展開了一場混戰。

海傍哨站用無線電話向賭船求援，賭船上下的打手紛紛乘快艇趕來登岸助陣。

獨眼龍的武功在江湖上是有名的，他的手下有不少是他授以武功的，所以狂龍幫的人數雖少，却是有備而來，打得生龍活虎，一點也不見得吃虧。

正當雙方殺得難分難解之際，那邊却傳來陣陣警車聲。

黑幫人物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每於大混戰之際，不論誰勝誰負，總要不落入警方手

中。現在既然傳出陣陣「嗚嗚」的警車聲，他們雙方便自動罷手，紛紛退回原來汽車裏去。

轉眼之間，兩幫人已走得一清二白。其實警方並非接到任何報告是涉及集體毆鬥的，只是不久之前海面上的神秘爆炸發生之後，曾有船家登岸報警。

警方當初也不理會，但另外一些船家也登岸要求警方調查，到了這時候他們才派人來！

但是這時候的海面上，却是一片黑暗，剛才一聲爆炸之後雖然一度波瀾洶湧，不過轉眼之間已歸於平靜，現在更是什麼也看不出。

警方固然不知道海面上突然發生爆炸是由於一顆計時炸彈投入海底而引致，就是那些船家也不知道內情，難怪一向迷信的水上人家紛紛報警求查。

無論如何，警方已經在無意中阻止了一場黑社會生死鬥。

雖然這是暫時性的，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否則，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惡鬥下去的結果會怎麼樣？沒有人知道。

陸用悻悻然回到野鹿幫的一處秘密巢穴。他非常生氣，一連串的意外已經令他志志不安，想不到獨龍幫在這個時候來找他算賬。

其實獨龍幫的未必就是野鹿幫的人。陸用打了一個電話。

他要找猛虎幫的趙二虎，他與趙氏兄弟是好友，但大虎已經被人亂槍射殺！

陸用在電話中對二虎說：「大哥的喪事辦妥了嗎？」

「警方還不准領回屍體！」二虎喪氣地說，「看來他們還要查明這件案子！」

「二虎，算了！」陸用安慰他說，「人死不能復生，這些事以後慢慢再去想吧！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帮你！」

「陸先生，謝謝你，你已盡朋友責任！」

「我們是兄弟，我跟大虎是三十年朋友，我肯替你長大！」

「是的。」二虎喃喃地說。

「我們出來宵夜好嗎？」

「宵夜？」二虎忽然又問道：「有什麼事嗎？」

「沒有，只是閒聊，我怕你一個人悶在家裏想得太多了！」

「不！我不想見人！」二虎嘆了一口氣，他不知道陸用是有用心的，只以為他真的只是為了吃宵夜，所以他又說：「我還是出去了！」

「那麼，我來陪你，這個時候，你一定睡不著的，可不是嗎？」

「好吧！」二虎終於感到感情難却，「請過來喝杯酒！」

陸用掛上了電話。

師爺是唯一最了解陸用心意的人，他不難想像得到：在這個時候，陸用那裏會有閒心去找人聊天？尤其是像他這種人，更不會好心地去陪一個喪了兄長的黑道行家。

然則，剛才那個電話的目的何在？

師爺於是說道：「老闆想連絡猛虎堂來對付狂龍幫嗎？」

「是的！」陸用直認不諱。

師爺沉吟着！

陸用又說：「獨龍幫實在欺人太甚！」

師爺道：「我擔心這樣做不大好！」

「為什麼？」

「一則違反了大會宣言！二則，猛虎堂剛死了幫主。」

「他媽的！到了這個時候，還守什麼諾言？難道讓獨龍幫刺眼毛嗎？」陸用氣憤憤地說，「老實說吧，我正懷疑各處架步的炸彈，

是狂龍幫的人做的！」

「既然如此，我以為應該通知章伯！」

「召開大會？」

「是的，召開緊急大會。」師爺說，「如果放炸彈在我們賭檔的人是狂龍幫的人，那麼，各幫人馬會幫我們主持公道的！」

「無論如何，讓我先去見見二虎再說。」

師爺卻不過陸用，於是一行人等，又離開了那個巢穴。

他們出到街上，正擬登車之際，突然之間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駛過來。

陸用的保鏢非常機警，急忙在警告聲中將他們主人推倒地上，躲在一輛汽車後面。

「砰砰砰！」一連三槍，子彈由頭頂上飛過，射在已經停止營業的一家店舖的櫺窗上，於是又發出了一連串的玻璃破碎聲。

神秘汽車一陣風似的開走了。

一名保鏢抬頭想看看車牌號碼，可惜來不及了！

陸用等人急忙登車。

「快些追！」陸用急得呱呱叫。

司機明知不可能讓他們達到目的，還是追了過去。因為對方開得太快，而他們的車子還要由路旁慢慢開出來。

路旁的汽車停得密密麻麻的，很難一下子就開走。退後開前已化了不少時間，那裏還可以追得及正在疾馳中的神秘汽車？

追了兩條街，各人耳畔已隱約聽到了警車聲，大概是有人報了警。

陸用想起剛才出門時的情景，猶有餘悸！要不是他的保鏢手急眼快，這時他已是槍下之鬼。那時他乘的不是自己汽車，而是運屍車。

「還用問嗎？當然是他！」陸用憤憤然說。

「你是指獨龍幫？」師爺道，「難道他真

的不顧一切？」

「我擔心警方可能正在到處找我，所以我一則來看看你，二則避避風頭。」他說道這裏，又深深地嘆了口氣：「較早時，我還兩次遭到別人的偷襲，有命來見你，已經是奇跡！」

「誰？誰要對付你？」趙二虎關心地問。

陸用道：「第一次在海傍，帶人向我挑戰的，是獨龍幫！」

「東區的人？」

「是的，狂龍幫特住人多勢衆，我差點栽在他的手裏！」陸用又說：「第二次是同機發生在昨晚，就在我來你這裏之前，剛離開架步門口開車疾馳而過，向我開了三槍！還是我的手下機警，及時將我推倒地上避過了，否則，現在恐怕已經不能與你坐在這裏談天了。總之，我已走到絕路了！」

趙二虎道：「別說得那麼灰心，一切事情自有解決辦法！」

「除非老弟肯助我一臂之力，否則，以我這個人平時以和爲貴，向來以和氣生財爲大前提，實在沒有可能對抗狂龍幫！」

「你說得對，和氣生財，我們都是同道中人，何必殘殺？」趙二虎苦笑一下，說道：「目前我也被人欺到面門來了，那有資格助你一臂之力。看來我們該分開兩件事處理，你有你去找章伯談談，希望與狂龍幫和平解決。現在我急於要做的事，就是找出殺死我大哥的兇手！」

陸用其實對趙氏兄弟並不同情，也不關心，他祇不過企圖連絡各幫會，令到狂龍幫孤立而已。現在聽了趙二虎這麼說，心裏難免感到失望！

趙二虎忽然又問：「你說有人企圖向你開槍，記得是那一類槍械？」

「你的意思是指……」

「手槍呢，還是手提機關槍？」

「所以我才說他欺人太甚！」陸用回頭又問一名手下：「看到車牌嗎？」

「看不見！」手下說，「開得太快了。不過，記得那是一輛黑色的舊平治汽車。」

「這也有用，我們就查查狂龍幫是否也有這種牌子的黑色房車吧！」陸用對他的手下說，「如果是他們幹的，嘿！老子就非跟他拚過不可！」

師爺頭腦十分冷靜，他對陸用說：「老闆，我以為你還是聽我勸！」

「你要我怎麼做？」

「不要去找二虎！」

「你是說……」

「去找章伯吧！」師爺又說：「這次緊急大會一定要開的！」

陸用沉思着。

他向來對師爺言聽計從，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師爺事實也爲他策劃不少大計，包括了各賭場的營業方針等等。

陸用此刻雖然也較爲冷靜下來，但是他仍然堅持着說：「還是先去找找二虎，我說過的事怎可以推翻？回頭再去找章伯好了。」

章伯是江湖上的老前輩，目前當地的黑幫能相安無事，章伯也曾出過不少力。

當地黑幫有過一次大衝突，後來全仗章伯這位黑道老前輩出面調解，此後才把區份劃分清楚，各有所屬，互不侵犯。

在那次黑幫大會中，各幫各堂的首領均親自列席。任臨時主席的，正是章伯！

此後章伯無形中便是黑幫大會的秘書長，各幫各派如有什麼事，就會先去找章伯。

章伯已經將近七十歲了，但仍然精神奕奕，看上去也不過六十左右。

章伯有許多門徒，在當地黑社會中，地位崇高，幾乎可以說一句：沒有人不尊敬他的。

「是手槍！」陸用這時才有點恍然大悟，「你以為是殺你大哥的那一幫嗎？」

「是的，我正要找那班人算賬，如果你有他們的消息，請告訴我！」

「那當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他們。」

趙二虎正要說話，電話响了！

出乎意料之外，是黑社會中的元老章伯打來的！

章伯說有人要求召開緊急大會，他要趙二虎在凌晨四點到虎鎮去！

趙二虎呆了一呆：「爲甚麼這樣緊急？」

章伯道：「有許多事情必須及時解決，否則一場大屠殺即將開始！」

趙二虎也像其他黑道中人一樣，對章伯非常尊重，但是聽了剛才這番說話之後，他不禁問道：「章伯，是不是因爲獨龍幫與野鹿幫的誤會？」

「那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章伯在電話中說，「最近以來許多堂口紛紛出事，這一次會議必須趕快召開，否則後果很難想像！」

「好吧！我一定依時到！」

「凌晨四點，舍下。記得嗎？」

「記得，章伯。」趙二虎又說：「陸大哥也在這裏，你要找他嗎？」

「當然要通知他，叫他聽電話吧！」章伯說。

「請你等一等！」趙二虎放下聽筒，把陸用叫來聽電話。

陸用對章伯說：「本來我正想找你談談，就是爲了開會的事。」

「我知道，你不必多說了。」章伯道，「準時四點，在虎鎮我的家中，讓大家都面談談吧！」

「好的，我一定到！」

電話掛斷了！

陸用終於到了他的手下們到了西區——這是猛虎幫的勢力範圍！

趙二虎早已知道陸用會來，所以吩咐出去。因此，當野鹿幫的人進入西區時，他們既不阻難，也不會感到奇怪。

趙二虎心情不佳是必然的事，他大哥——

一個人如此得人尊敬，當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起碼就要有他的條件。而章伯不止徒衆多，過去也顯赫一時。

原來當地有過一個時期，幾乎完全由黑社會統治，當時警方力量薄弱得很，任何難題，若非黑道中人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就會一籌莫展。

當時章伯是黑社會中頭目的頭目，警方固然要尊重他，黑道中人更加尊重他。

章伯爲人很重義氣，這正是黑道中的傳統美德。所以任何人有困難，首先會去找章伯！加上他爲人面面俱到，不容易開罪別人，凡事以別人的利益爲大前提，所以朋友們對他更是肅然起敬！

章伯的朋友之中，有些是軍政界裏面的要員，更有不少大商家，所以講到面人，是十分够的。

有了這種種原因，再加上他在黑社會中的地位，以當時警方的力量如此薄弱，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敬畏他？

近年來章伯退出了江湖，本來不想過問黑道中的事，但是，他却不願看見流血的場面，因此不得不負起排除各幫糾紛之責。

還好目前各幫幫主都相當敬重他，有些是他的門生，有些是他看顧他們長大的，所以各幫主對這位老人家不能以常理去猜測。

若以常理去猜測，黑社會中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目中無人的，但是章伯的超然地位，簡直令人爲之驚奇不已。

陸用終於到了他的手下們到了西區——這是猛虎幫的勢力範圍！

趙二虎早已知道陸用會來，所以吩咐出去。因此，當野鹿幫的人進入西區時，他們既不阻難，也不會感到奇怪。

趙二虎心情不佳是必然的事，他大哥——

趙二虎被人用手提機關槍掃死，陪葬的除了二名幫家之外，還有一名探目石廣。

連日來他簡直是寢食不安，要不是陸用是另一幫的幫主，他也懶得應酬他。

陸用見了趙二虎之後，照例安慰了幾句。然後問道：「警方有兇手的消息嗎？」

趙二虎也是個粗人，一句「他媽的」，把眼睛一睜：「警方如果有這種本領，天下就太平了！他們只懂得天天纏住我和我的手下左問右問，却不去找出殺我大哥他們的兇手！」

「不會有麻煩吧！二虎。」

「有什麼麻煩？我又沒有犯法，難道他們敢抓我進去麼？」

陸用又問：「你有沒有派人去查查誰這麼兇狠？」

「當然有！」趙二虎咬牙切齒地說：「老子如果查出他是誰，老子一定跟他拚了！」

「會不會是行家？」陸用別有用心，他是故意這麼說的。

「行家？」二虎回過頭來，瞪住陸用問：「難道你有什么消息？」

「不！我那裏有消息！」陸用苦笑聲肩，「其實說起來我也有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這是什麼意思？」

「今晚我的架步紛紛出事。」

「什麼事？」

「一個被燃燒彈炸毀，另兩個發現計時炸彈。」陸用說。

「誰幹的？」

「天曉得！」

趙二虎呆了半晌。

他忽然又回過頭來問陸用：「難道你以爲與我們有關？」

「不！不！你千萬別誤會！」陸用忙說道

陸用想不通，到底是否獨眼龍先發制人，要求召開緊急集會？

無論如何，祇要章伯通知一聲，各幫會沒有一個會拒絕出席的。

陸用剛要告訴趙二虎，電話又再響起來！趙二虎過去接聽，他一邊聽一邊支吾着，面色有點古怪！但是他沒有對陸用提及是誰打來的。

陸用走了！

趙二虎看着腕表，回頭對他的手下說：「小心準備傢伙！我們立即就要去會一個人。」他的手下不知道他要會的是甚麼人，總之，要準備武器同往，大概總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

三輛汽車，載了將近二十個人，浩浩蕩蕩地開往南區去！

途中，趙二虎把形勢告知他的手下：「等一會兒我們可能中了人家的詭計，也可能是真的有一個人將情報向我提供！」

原來那個電話是一個警方線人打給趙二虎的。趙二虎自他兄長死後，現在已是一幫之主，自然對這一類特殊人物十分了解。

凡是警方線人往往都會引起各方面的懷疑，這一類俗稱為「鬼頭仔」的，由於不時把有關罪惡的情報向警方提供，以博取一份金錢的報酬！所以黑社會中人對他們首先在心理上就有點憤恨！

但是，無可否認的，他們的訊息最多！故此趙二虎才會相信了那個電話。

不過，趙二虎的兄長既然被人暗算，他不得不提高警覺，這也是難免的事。

現在趙二虎首先令兩車先行，安排他的手下到目的地佈防，以防不測，然後他才帶了四名心腹手下一處地盤去！

那處地盤位於南區一條僻靜的街道！

趙二虎的手下扮成各式人等，首先在附近一帶埋伏！

趙二虎和他的手下們到了那地盤時，却是靜悄悄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地盤是暫時停工的！

這是一個投機世界，當股票暴漲時，建築公司大量拆舊建新，但是年來股票陷入低潮，不少地盤就這樣空着！

趙二虎的先頭部隊向他報告說：「我們查過了，附近並沒有人埋伏，這裏甚至連看門人也沒有。大概他還未到吧！」

趙二虎看着腕表，喃喃自語般道：「如果他敢騙我，我要剝了他的皮！」

準備提供情報的人，當然是趙二虎以前認識，否則他才不會這麼輕易就相信下來。那個充警方線人的人叫陳立康，綽號「鬼頭立」。

鬼頭立立在電話中對趙二虎說，他有一份十分珍貴的情報，正準備向警方提供。但是由於他知道趙二虎四下裏懸出暗紅收購這一類消息，所以他才會打電話給趙二虎。

趙二虎聽出的暗紅是五萬大元，收購一切有關殺他大哥趙大虎的消息！

五萬元的確是一個吸引的數字，難怪鬼頭立會「優先」向趙二虎提供！但是，約好的時間已經過了十分鐘，還不見鬼頭立到這兒來！

鬼頭立立在電話中一再強調必須準時，而且要現鈔五萬大元，更強調消息絕對準確，否則日後可以「原銀奉還」！

正因爲他說得如此真實，趙二虎才會更加相信，更加重視！

將近十二時了，比約好的時間已經過了十分鐘。

趙二虎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示意各人撤退！

但是，就在這一刻間，有個人影匆匆忙忙地在街口那邊過了過來！

趙二虎吃了一驚！因爲他已經認得出，那是他的一名手下小柯！

小柯匆匆跑過來向趙二虎說：「不好了！他……他被人刺傷，倒在那邊路旁！」

雖然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是鬼頭立，但趙二虎仍然問道：「你說誰被人刺傷？」

「阿立——鬼頭立。」小柯說話時氣急敗壞，顯得非常緊張。

趙二虎幾乎不等他說完，便攆進汽車裏去！他急得忙叫司機開車到街口那邊去！

乘車當然比走路快，趙二虎轉眼已到了街口那邊！

趙二虎佈置在此的手下除了小柯之外，還有其他二名打手！這時他們看見趙二虎來了，知道一定是接到小柯的通知，於是手指那邊！

趙二虎帶住手下到路旁，祇見一個人倒在血泊中，正奄奄一息！

一名手下在旁向趙二虎交代說：「我們由那邊巡過來，本來是擔心有人埋伏在這一帶，想不到却發現了他，用電筒一照，才知道是阿立這傢伙！」

趙二虎聽了下來，隱約可以聽到鬼頭立立喃喃自語地說話。

趙二虎用電筒照射了他一遍，祇見他遍體鱗傷，情形已是命不久矣！因此他把握時間問道：「阿立，是我，我是趙二虎，你認得我嗎？我在地盤等了很久，想不到你在這裏遇襲，快些告訴我，你有甚麼消息？說吧！讓我為你報仇！」

鬼頭立氣若游絲，低聲一字一字的吐了出來：「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趙二虎怔了一怔，「這是甚麼意思？阿立，你再說一次吧！」

「他……他們……殺了……你大哥……和……」

我……鬼頭立拚了最後一口氣，但終於再無法再支持下去！他死了！

趙二虎呆在一旁！

小柯等人也來了。趙二虎問小柯：「附近有甚麼可疑人物嗎？」

「沒有。」小柯說，「看來他已經受傷了很長的時間，你瞧！地上的血，流到了坑渠去了！二哥，依我看，我們還是快些走吧！否則，萬一有警方人員經過，他們一定以為我們是殺人兇手！」

趙二虎覺得也是道理，於是率領手下急急忙忙離開了現場！

凌晨四點！

虎鎮外面停了數十輛大大小小的汽車，分別屬於黑社會中各幫會的。

有名貴的勞斯萊斯，也有坐數十人的大旅遊巴士。

每一個幫會的人，都帶了多名打手而來，好像擔心有人暗算他們的首領一樣！

但是，進入一幢古老大屋的，祇有十個人，他們分別屬於當地五大幫會——東區的狂龍幫、西區的猛虎堂、南區的天王幫、北區的野鹿幫以及中區的山羊幫等。

當地黑社會每一次開這種「高峯會議」，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例，就是每幫幫主之外，祇帶一名心腹保鏢進入會場。

以往每一次開會，各幫首領祇帶數名心腹前來，除了一名限入會場之外，其他人均須留在外面，不會全數進入內面。

但是，今晚顯得有些例外，而且場面似乎也顯得相當緊張。

有些帶了過百名打手前來，簡直像是參加集體的鬥毆！

會場的地點，也就是黑社會元老派的章伯

的住所。這班人過去已不祇一次地在這裏聚會過，主持會議的都是章伯！

最重要的一次黑色世界會議，是把全市劃分成五大區。由於要劃地區界線，足足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才能獲得各幫會的同意！

他們毋須簽字，也沒有甚麼所謂「宣言」，所謂「條約」！

總之他們都秉承洪門的精神——守諾言、重信義！說過的事，一定認賬，決不反悔！惟一可以見得到的，祇有一幅市區地圖。

這地圖是最後決定界線的，劃分得一清二楚。五幫幫主同意將它保存在章伯手中。然後每幫人將自己的界限記起來！

那一次富有紀念性的會議，令到紛爭頻頻的黑色世界開始安定了一個時期。想不到若干年後的今日，似乎又故態復萌！

最近以來，各幫會之間，爾虞我詐，屬下的青年人常常爲小事而生爭執，彼此間似乎有

了積怨一團，動輒就開片——集體鬥毆！

最混亂的時期，也就是警方最忙碌的時期，幾乎一天之內要出動數次之多。也正因爲警方覺得黑社會爲患太大，於是決心把這輩趕盡殺絕！

但是，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甚麼都講法律，別說無証無據，即使有事實存在，祇要有法律條可走，警方也從不干涉！

不過正所謂官字兩個口，警方既然有此存心，自然令到黑色世界裏陣腳大亂。當時的黑社會中人爲了讓警方知道他們的潛力厲害，每一個月做一件大案，令到警察們不能不請教他們！

所謂大案，當然不是一般犯罪案件，而是令人驚奇而又震動的，例如領事館中有大批名貴珠寶失竊，這會引起外交問題，警方想讓它永遠變成懸案也不可能！於是唯有找錢人！

無奈所有錢人都是三教九流中的人，他們

早已受到告誡，不得向警方提供消息，否則會死無葬身之地。因此，警方的破案率，登時又陷於低潮！

有經驗的警察都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唯有默認黑社會的存在，祇要他們不攪事，實行「雙眼開，雙眼閉」政策！

試過持續了一年，每一個月必有一宗大案，而且十分有秩序地，輪流在各區份之內發生。

有些案件還涉及人命，令到警方爲之疲於奔命！

後來還是由黑社會元老章伯出面，與當時警方一名高級官員暗談，提出一連串似是而非的問題：例如章伯對警官說，如果趕絕黑社會，他們將被迫出外避難，因爲他們這輩本來就是不學無術之流，有些更有案底，一般僱主都不請有案底的人工作。

警方高層負責人當時也考慮過，覺得章伯言之成理，一個人總要生活的，當被趕到走投

無路時，祇有冒險爲非作歹！

以其明搶明劫，不如就變開關眼閉，讓他們分開地區悄悄覓食！只要他們不出來擾亂治安，他們開賭、包娼、甚至販毒，只要不太過份猖獗，警方也決定容忍！

如此一來，果然之間，市面安靜了一個時期。

另一方面，章伯就着手召集各幫各派的堂口，到他家中商談分區管轄制度，希望他們能約束屬下幫衆，與警方和平共處！

那一次會議，也就是當地黑社會中的歷史性會議！此後他們幾乎每一個月都集中在章伯家中，見面一次。而章伯的地位也相等於秘書之流。同時各幫幫主又同意，凡有意外事件發生，只要有一幫幫主提出要求，便由章伯召集緊急會議！

現在五大幫的幫主都到齊了，局勢顯得內弛外張！因爲外面的幫衆都在戒備中，這可能是他們幫主的主意，否則又何必帶來了這許多人？

但是，五大幫主在章伯面前，却顯得頗爲輕鬆，甚至五個保鏢也在開會前，有講有笑！

章伯終於把五位幫主請到會議桌來，宣佈開會理由！

原來要求召集會議的，竟然不是狂龍幫的獨眼龍——陸用曾懷疑他先發制人，實行「惡人先告狀」！但是，要求章伯召開緊急會議的，竟會是南區天王幫幫主藍天霸！

顧名思義，天王幫是實力相當，自視甚高的一個大幫會。藍天霸也是五個幫主之中最精明能幹的一個，他不但武功高強，爲人也十分機靈！

天王幫最鼎盛時期，幫衆多達六七萬人，可見勢力雄厚！

藍天霸所統轄的南區，也是五個區份之中



鬼頭立斷續地告訴趙二虎殺死趙大虎的是十八羅漢。

，最廣闊的一區。

由於藍天霸武功一流，所以他的門人大部份是他的徒弟，即使不是直接，也是間接的，例如徒弟所教出來的徒弟！

藍天霸的父親就是「天王拳」的始創人，天王霸之取名，也自然與此有關。

也許就是因為尚武精神的關係，南區的武館也多如牛毛！

不過，藍天霸對於徒弟的管教也很嚴，不許他們出去鬧事！

天王霸既是黑社會一個組織，他們的收入當然也是不合法的。同時亦正如其他幫會一樣，依靠包娼、開賭、販毒等非法勾當，作為主要收入。單是南區的字花廠，便超過十間！由於入息豐厚，人多勢衆，所以一般人都羨慕天王霸，認為他們是最安定的一個幫會。

但是，想不到今天晚上的會議竟會是藍天霸提出召開的！難怪其他四個幫主都感到有些意外的驚奇了！

藍天霸首先十分圓滑地，說出了他此次要召集緊急會議的理由。

他是個十分機靈的人，說話自然也非常之有分寸。他告訴大家，最近南區發生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怪事，例如音樂廳神秘失火，劫殺案層出不窮，以及字花廠被爆炸等等，無一不是令到他們震驚，警方頭痛的大案！

但是，奇就奇在一切案件都做得十分乾淨，不但警方找不到線索，就是天王霸幫衆這麼多，竟然也在事後無法查出端倪！

一直等到今晚，一件奇事發生了！

據說：有個青年人到南區一間音樂廳光顧，召了一位小姐陪坐談心。

音樂廳是昔日小舞廳的變相色情場所，裏面是一間一間的小房間，又黑又細，只播放一些殘舊唱片，藉以掩蓋了那些房間內傳出的男女嬉笑聲！

那青年人在黑暗中固然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是那個女郎也看不清楚他的模樣。這也難怪，房間內的小紅燈已經熄滅，有些客人也往往把它關掉，然後在黑暗中摸索！

在這種音樂廳做的女郎，絕大部份受到黑社會的控制，她們早已把自己當作機器一樣，那裏還有精神留意到客人的一切？

等到那人走了，她才發覺客人遺下一個雞皮紙製成的大信封，裏面備着一些東西！她追出去，想還給客人，但那青年人說，那不是他的！

女郎沒有辦法，只好將那包東西交到櫃面去！

領班的以為只是一盒普通物件，拆開一看，却嚇了一跳！

原來信封之內藏着的，是一盒錄音帶。本來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他們音樂廳也常常用這種東西播音樂。

令到他們大吃一驚的，就是盒子上的一些字跡：——

「小心！爆炸！」

下面用較小的字體寫上：「送給天王幫幫主藍天霸，聞人切勿亂開，否則死而無怨！」

音樂廳的人這時當然不敢亂動，因為他們不是軍火專家。

主管的只好打電話向藍天霸報告！

藍天霸聞訊立即派人到音樂廳將那盒錄音帶攜回總部研究！結果發覺那些字跡只是一種惆悵，根本沒有炸藥或者爆炸裝置在內！

那麼，這是甚麼意思？作用何在？任何人也會在這種情形下想到，一定是聲帶中的錄音可能就是關鍵之所在！

藍天霸用錄音機將聲帶播放了一次之後，

「是的，你怎麼知？」楊雄回過頭來問。

「別問我，先聽聽他的照片再說吧！」楊雄果然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照片來！

楊雄接過照片，只瞥了一眼，立即就說：「對了，就是他啊！」

在座的人無不驚奇！

章伯首先問道：「阿龍，你怎會有他的照片？」

「我一間賭檔被劫，這小子有份參加。」

楊雄又說：「前些日子有個賊子拿了這照片到紅燈區找人，據說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他失蹤幾天了，一直未見返家。賭檔的人肯定就是他！」

楊雄說道：「你所講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就是那個賊子！」

「呂偉良？」章伯怔了一怔！「他怎麼會捲入這漩渦呢？」

楊雄道：「我剛才說過了，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目前我已把史氏夫婦收攏起來，作為人質，要脅呂偉良代我把史泰找回來！」

「他拐了多少珠寶？」座上有人問。

楊雄道：「三百萬，但只有十份之一買了保險，所以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放過他！」

「又是私貨嗎？」獨眼龍笑了！「我沒有那麼大的損失，只損失了十多萬元鈔票，我覺得給人刺了眼睛，而且照這情形推測，桌球室發生的事情，也是那班傢伙做的。然則，我要向陸老兄道謝了！」

野鹿幫幫主陸用真想不到獨眼龍肯在衆人面前表現得這麼大方！

陸用道：「事實上我屬下的賭場也紛紛出事，被人爆炸和放計時炸彈，我正要去查明這件！」

「看來他們是爆炸專家。」獨眼龍說，「桌球室的爆炸，事後經警方軍火專家證明，是

果然不出所料，裏面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直呼藍天霸的名字，同時提出了一連串的警告！

那人指責天王幫幫主非作歹，同時又直認連日以來發生在南區的事，都是他們做的，目的是要向天王幫施下馬威！

那人的口氣很大，聽得藍天霸為之生氣不已。但是，回想一下連日來所發生的怪事，却又極之配合，因此不得不相信此人大有來頭，絕非志在惆悵而已！而是有計劃的行動！

藍天霸現在就在各幫幫主和章伯面前，將聲帶再放一次！

那口氣大有如吃了洋蔥頭一樣的男子說道：「藍天霸，你小心點聽着！天王幫在南區作惡多端，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由現在起，南區要易主了，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我們先讓你們知道一些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力量，已出現的事實包括了：爆炸字花廠、焚燒音樂廳以及讓你們的外國狗馬公司，往往在賽事當日電話突然全部失靈，讓你們的外國公司無生意可做……等等，都是我們做的，相信吃過了苦頭的你們，大概不會再懷疑這是假的吧？」

聲帶播到這裏，室內鴉雀無聲，四個幫主七目交投——因為狂龍幫主的獨眼龍只有一隻眼睛，所以四個人只有七隻眼！

藍天霸目的只想各人先了解一點來龍去脈，而章伯則在較早時聽過了這聲帶，否則他也不會計為事態嚴重，召開了這一次緊急會議！所以他們二人反而不會表露出驚異之色！

聲帶中的聲音又說道：「現在說話要轉入正題了，你們一定會問：到底是何方神聖如此斗胆？讓我代表我們的弟兄在此說個明白，我們是個新組織，主要成員共十八個人，所以我們又稱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趙二虎心裏忽然吃了一驚，因為鬼頭立死前曾提及這名堂！

有人將一些充滿烈性炸藥的偽裝桌球混在其中，只要用力一碰，就會發生爆炸！」

「我們一處後巷賭檔是給燃彈破壞的！」

「陸用說道：「此外幾處賭檔不約而同，都發現了計時炸彈，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麼看來，他們倒大有來頭！」趙二虎道：「既有手提機槍，又有炸藥炸彈，嘿！」

在座的人都知道，趙二虎是給手提機槍射殺的。因此章伯說道：「你這一連串不幸的事件，都歸咎於十八羅漢嗎？」

「這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大有可能！」趙二虎說：「可惜鬼頭立死了，否則，我們可能知道更多！」

「老二言之有此！」楊雄說道：「如果史泰與十八羅漢有關，這些事情倒還有點線索可尋，否則，以後的情形很難想像！」

「你把史泰的父母收攏在什麼地方？」趙二虎問。

「在一個秘密地方！」楊雄說：「如果各位認為須要我把他交出來！但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趙二虎問。

「不能把他們虐待或者殺死，即使證明史泰就是十八羅漢之一。」楊雄道：「因為我答允過呂偉良，不能虐待他們，他才肯為我去找史泰回來！」

五大幫會目前的幫主之中，最年輕的還是趙二虎，他死後自然也就成為「猛虎幫」幫主。他只有三十八歲，四十未到。但其餘四名黑頭頭最少也四十多歲，甚至楊雄已年過半百。因此，他們往往把趙二虎為「老二」。

事實上趙二虎對江湖上的事情固然不及他大哥清楚，在其他方面了解也不深！難怪他現在就對楊雄說：「也是你才這麼笨，去相信一個賊子，萬一他報警，問你如何是好？」

楊雄還未答話，章伯已經代他答了！

聲帶中的男子又說：「不過我們的人多到你們難以置信，所以我誠懇地忠告你們，切勿存輕敵之心，否則你們會大大吃虧。現在我勸你們快快離開此地，否則你們的人必然會死得不明不白！說話講完了，三日之內，如果你們還留在南區為非作歹，別怪我們手段殘酷，勿謂言之不先！」

以後就是一陣陣「沙沙」作響的錄音，沒有錄進甚麼。也就是說，聲帶只有這麼多的話！但即使如此，也足以令到在座的人為之震驚不已！

五大幫會當中最有勢力的黑色組織，雖然當地三山五嶽人馬之多，達到令人難以置信境地，當口的名稱也多到令人無法記憶。但是，無論用的是甚麼名堂，歸根究底也是屬於這五大幫會統轄的！

因此，在座的「五巨頭」，也就是代表了當地全體黑勢力。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力量自然也可以想像得到，想不到現在竟會有人敢在老虎頭上捫虱！難怪他們都呆了一陣！

章伯開始說話了。

他對五位幫主說：「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訴，都是懷疑別幫越界覓食的，但現在大家聽了這聲帶，相信總也可以明白了吧？」

五位幫主默然無言。事實上在未到虎頭之前，他們每個人的內心的確充滿了疑慮，否則也不會每個人都帶了這許多打手來！

不過這也難怪的，最近以來，各區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多得，每一宗都好像是另一個區份的同道中人幹的！不過既無證據，自然不能大興問罪之師！

這一次緊急會議總算是開得合時，最低限度可以讓五大幫會的首領面對面的坐下談談！否則這像這樣下去，只怕大家都在心裏猜測是對方存心搞蛋，到頭來可能引發一場大混戰！

章伯笑道：「老二，你完全不了解呂偉良的為人，他是江湖上的奇人，他不會依賴幫方的。大概楊老弟要幫他的時候，一定佔盡了上風，否則他不輕易屈服！」

楊雄道：「我們用綁架方式，把史氏夫婦自家中綁走，當時呂偉良剛好在此！」

「我勸你儘可能避免開罪他！」章伯說道：「這個人雖然不喜歡處處依賴幫方，但是他有個徒弟阿生是國際特警，還有個女朋友林愛莉，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迷途女賊！」

「我知道。」楊雄說：「但我已告訴過他，我的損失太大，親友們相信我，然後才與我合伙，現在損失這麼大，我如何交代？我也答應過他，只要他不報警，保證不傷害史氏夫婦。」

章伯道：「據我所知，以呂偉良的為人，他未必會報警，但可能設法先把他夫婦救出去。除非你用槍，否則我擔心你的手下十個八個未必是他的對手！」

趙二虎有點不相信地怔了一怔：「一個賊子果真如此厲害？」

「我說得一點也不誇張！」章伯說：「他只有三十多歲，年紀與你相差不多三兩年，老二，說起來不怕開罪你，他雖只有一條腿，但高過你許多，無論在名氣或者武功方面——」

陸用也說：「是的，老江湖對這賊子最熟悉，他不怕強權，不怕官威，但却又不是我們這種人。總之，他有一套！」

趙二虎道：「別把話扯歪了，目前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步驟對付十八羅漢的威脅？」

獨眼龍道：「是的，這才是最要緊的，看事情的發展，十八羅漢可能是一個新組織，一股新勢力，要逐步向我們滲透——腐蝕！」

「是的，他們的最終目的，一定是接管我們目前的地位！」陸用說道：「否則又何必用得到

他爭先問道：「到底是什麼影片？」

「我珠寶行被劫，我隱藏起來的自動攝影機偷拍了當時的過程，其中一個年青人的身份給我查出了，他叫史泰……」

豈料楊雄話未講得完，獨眼龍却急不及待地說：「不是一個十八歲的新潮青年？」

「因為他死前曾說，他和我大哥同是被十八羅漢殺害的！」趙二虎說道：「我一直不知道十八羅漢何所指，但聽了剛才那聲帶之後，更覺我也明白他們是一幫人。」

山羊幫幫主楊雄一直想說話，但他沒有機會，因為總是別人先說了。

狂龍幫幫主獨眼龍插咀道：「有人見過這什麼十八羅漢嗎？」

「我可能見過！」楊雄終於說了：「不過不是親眼見，是影片中見過！」

在座的人不約而同地問：「他是明星？」

「不！不是明星主演的影片，是在下偷攝的記錄影片。」楊雄說。

最關心這件事的，當然是趙二虎，因為他急於要他大哥找出被殺的真相和答案，因此他爭先問道：「到底是什麼影片？」

「我珠寶行被劫，我隱藏起來的自動攝影機偷拍了當時的過程，其中一個年青人的身份給我查出了，他叫史泰……」

豈料楊雄話未講得完，獨眼龍却急不及待地說：「不是一個十八歲的新潮青年？」

「是的，你怎麼知？」楊雄回過頭來問。

「別問我，先聽聽他的照片再說吧！」獨眼龍果然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照片來！

楊雄接過照片，只瞥了一眼，立即就說：「對了，就是他啊！」

在座的人無不驚奇！

章伯首先問道：「阿龍，你怎會有他的照片？」

「我一間賭檔被劫，這小子有份參加。」

楊雄又說：「前些日子有個賊子拿了這照片到紅燈區找人，據說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他失蹤幾天了，一直未見返家。賭檔的人肯定就是他！」

楊雄說道：「你所講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就是那個賊子！」

「呂偉良？」章伯怔了一怔！「他怎麼會捲入這漩渦呢？」

楊雄道：「我剛才說過了，史泰是他朋友的兒子，目前我已把史氏夫婦收攏起來，作為人質，要脅呂偉良代我把史泰找回來！」

「他拐了多少珠寶？」座上有人問。

楊雄道：「三百萬，但只有十份之一買了保險，所以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放過他！」

「又是私貨嗎？」獨眼龍笑了！「我沒有那麼大的損失，只損失了十多萬元鈔票，我覺得給人刺了眼睛，而且照這情形推測，桌球室發生的事情，也是那班傢伙做的。然則，我要向陸老兄道謝了！」

野鹿幫幫主陸用真想不到獨眼龍肯在衆人面前表現得這麼大方！

陸用道：「事實上我屬下的賭場也紛紛出事，被人爆炸和放計時炸彈，我正要去查明這件！」

「看來他們是爆炸專家。」獨眼龍說，「桌球室的爆炸，事後經警方軍火專家證明，是

果然不出所料，裏面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直呼藍天霸的名字，同時提出了一連串的警告！

那人指責天王幫幫主非作歹，同時又直認連日以來發生在南區的事，都是他們做的，目的是要向天王幫施下馬威！

那人的口氣很大，聽得藍天霸為之生氣不已。但是，回想一下連日來所發生的怪事，却又極之配合，因此不得不相信此人大有來頭，絕非志在惆悵而已！而是有計劃的行動！

藍天霸現在就在各幫幫主和章伯面前，將聲帶再放一次！

那口氣大有如吃了洋蔥頭一樣的男子說道：「藍天霸，你小心點聽着！天王幫在南區作惡多端，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由現在起，南區要易主了，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我們先讓你們知道一些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力量，已出現的事實包括了：爆炸字花廠、焚燒音樂廳以及讓你們的外國狗馬公司，往往在賽事當日電話突然全部失靈，讓你們的外國公司無生意可做……等等，都是我們做的，相信吃過了苦頭的你們，大概不會再懷疑這是假的吧？」

聲帶播到這裏，室內鴉雀無聲，四個幫主七目交投——因為狂龍幫主的獨眼龍只有一隻眼睛，所以四個人只有七隻眼！

藍天霸目的只想各人先了解一點來龍去脈，而章伯則在較早時聽過了這聲帶，否則他也不會計為事態嚴重，召開了這一次緊急會議！所以他們二人反而不會表露出驚異之色！

聲帶中的聲音又說道：「現在說話要轉入正題了，你們一定會問：到底是何方神聖如此斗胆？讓我代表我們的弟兄在此說個明白，我們是個新組織，主要成員共十八個人，所以我們又稱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趙二虎心裏忽然吃了一驚，因為鬼頭立死前曾提及這名堂！

有人將一些充滿烈性炸藥的偽裝桌球混在其中，只要用力一碰，就會發生爆炸！」

「我們一處後巷賭檔是給燃彈破壞的！」

「陸用說道：「此外幾處賭檔不約而同，都發現了計時炸彈，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麼看來，他們倒大有來頭！」趙二虎道：「既有手提機槍，又有炸藥炸彈，嘿！」

在座的人都知道，趙二虎是給手提機槍射殺的。因此章伯說道：「你這一連串不幸的事件，都歸咎於十八羅漢嗎？」

「這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大有可能！」趙二虎說：「可惜鬼頭立死了，否則，我們可能知道更多！」

「老二言之有此！」楊雄說道：「如果史泰與十八羅漢有關，這些事情倒還有點線索可尋，否則，以後的情形很難想像！」

「你把史泰的父母收攏在什麼地方？」趙二虎問。

「在一個秘密地方！」楊雄說：「如果各位認為須要我把他交出來！但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趙二虎問。

「不能把他們虐待或者殺死，即使證明史泰就是十八羅漢之一。」楊雄道：「因為我答允過呂偉良，不能虐待他們，他才肯為我去找史泰回來！」

五大幫會目前的幫主之中，最年輕的還是趙二虎，他死後自然也就成為「猛虎幫」幫主。他只有三十八歲，四十未到。但其餘四名黑頭頭最少也四十多歲，甚至楊雄已年過半百。因此，他們往往把趙二虎為「老二」。

事實上趙二虎對江湖上的事情固然不及他大哥清楚，在其他方面了解也不深！難怪他現在就對楊雄說：「也是你才這麼笨，去相信一個賊子，萬一他報警，問你如何是好？」

楊雄還未答話，章伯已經代他答了！

會做！

牠悄悄下了車之後，便溜到附近路旁去！沒有人會特別去注意一隻在路旁的狗，還以為牠是附近一些人家養的！

呂偉良隨即把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已經說過「多利」，只要牠找到史氏夫婦的下落，就可以回家去！而不必牠設法營救，更不可驚動了任何人！

呂偉良既然肯定史氏夫婦不會被囚在楊雄家中，他卻了解到史氏夫婦開始時是被囚在這花園洋房裏的，所以他才會把「多利」餵到那兒去，叫他從那兒開始，利用牠那靈敏的嗅覺，追查下去！

另外一項特別裝置就是：呂偉良利用了阿生設計的電子儀器。這種可以傳播音響的電子儀器當然不是阿生發明的，只是經阿生動手加以改良。

那是一個指頭般細小的電子咪高峯，呂偉良把它安放在「多利」頸部的皮圈之內。呂偉良告訴「多利」，如果牠遇到任何危險，可以狂吠，那樣呂偉良汽車內的收音器就可以收到這吠聲！開車趕來營救！

呂偉良放下「多利」之後，匆匆離去，是為了避免引人注意！

事後他把汽車停在附近街道上！扭開收音器，聆聽着「多利」身邊的一切音響。因為那電子咪高峯十分敏感，所以即使隔了幾條街，還很清楚！

從音響中分析，「多利」已竄進了楊雄的花園洋房裏去！

因為呂偉良記得他被楊雄要脅時，曾經見到楊雄住宅的花園中有一些雀鳥飼養！現在傳來的音響正是那些雀鳥的叫聲！

呂偉良不得不佩服「多利」身手敏捷，的確稱得上「寶刀未老」！

追來，呂偉良暗叫不妙！但是他這種擔心很快就解除，因為電單車越過了牠，追向了前面！

可能是另有其事，呂偉良心裏想。但想也未嘗想得完，電單車越過了黑色小房車，示意他停下來！

呂偉良也急忙停車在路旁監視！看情形這位警員剛才不知從那裏看見了黑色小房車爬了人家的頭，那在交通規則上是犯規的！

交通警員捉這例駕駛不是奇事，呂偉良本身亦試過身受其苦，因為這些警員十分「盡忠職守」，往往，在一些路口不為人注意的地方，伺機而動。剛才相信也是這樣。

奇就奇在呂偉良現在竟然可以聽到他們互相交談的聲音！照計呂偉良距離他們只有半條街位那麼遠，少說也有二三百碼。呂偉良又不是順風耳，怎麼可以聽到他們交談的情形？

呂偉良後來才發覺，那是車中電子儀器所傳出的音響！那麼，剛才有人詛咒了一句，當然也是儀器中傳出來的！

呂偉良渾身興奮了一陣，不由自主地讚嘆着「多利」行動機警！

是的，他早該想到了，聲音傳來如此清楚，而傳音的儀器就帶在「多利」的身上，當然「多利」已登上了那黑色房車之內躲藏了。

交通警員抄了牌之後，讓那山羊幫的人把小房車開走！

呂偉良又繼續跟踪他！

他現在知道「多利」在前面的車輛內，心情當然不同了。因為必要時「多利」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這是他想像不到的。

車子到了北郊公路之後不久，開始轉入一條僻靜的分岔小路！

呂偉良把汽車停在附近，因為他知道前面不遠處有屋，而且有「多利」在，他即使不

呂偉良很有耐性，他一直在等待着！

「多利」不經不覺進了屋內足足超過了一小時，但是看來仍然沒有甚麼發現！

呂偉良的情緒亦由興奮而變得失望！看來他要用到最後一個辦法了。他心目中的最後辦法就是，求助於江強！

江強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私家偵探，與呂偉良是好朋友，所以呂偉良在他的偵探社內，也掛了一個「顧問」的名銜！

但是，呂偉良這個人有時很奇怪，他不輕易去求助於別人。尤其是他知道私家偵探辦案時的手續問題，如果不合適的時候，可能被當地警方吊銷執照的！

不過現在看情形非要把江強找來不可了。因為「多利」似乎還毫無進展。從傳回來的音響分析，「多利」一直在屋內東奔西竄！

江強私家偵探服務社有許多探員，而且擁有的儀器十分新式，只要呂偉良肯打個電話，江強一定會立即伸出援手！

但是，呂偉良却知道江強這些日子以來，忙得不可開交。

別以為偵探社只辦理一些找尋離婚證據之類的案件，他們也接辦尋人的失蹤案件，以及追尋失物等等案件。

正是由於警方人手不足，破案率大大減低，所以許多便寧願掏腰包，化錢去請私家偵探代查失物和尋人。

近來這一類案件無日無之，有時一日之內，多達十多個，警方懸案如山積！所以江強偵探社便生意滔滔！

既然江強忙到這個田地，試問一向不喜歡向人求助的鐵樹俠盜，又怎會輕易去找他來幫忙？

何況呂偉良也知道江強一向十分尊重他，無論他多忙，只要是呂偉良的事，他會做下一

跟得太接近，也不會失了對方之所在！

呂偉良和「多利」相會於道旁，當時已是深夜時份，附近鬼影也不多一個。

呂偉良帶着「多利」摸到別墅附近，只見別墅重門深鎖，從室內透出的燈光，隱約可以看見一輛黑色小房車停在門前。

別墅所有的窗門均有鐵枝裝上，要由窗戶入去是不可能的。

呂偉良是開鎖專家，他本來可以由後門入去的，但前後門均在內加了一條橫門——可以以窗戶窺望得見的。新式的門鎖，再由內面加上了一條橫門，這的確是萬無一失的，起碼眼前就令到呂偉良完全沒有辦法可想。

也許是因為這是郊區，太過僻靜的關係，他們對門戶不能不小心。

呂偉良在四下裏巡視，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屋子四周的環境，想個辦法救史氏夫婦出來。但是，別墅四周根本沒地方可讓呂偉良進去。

沒有辦法，他只好與「多利」在屋外等待着機會的來臨。一直就這樣等到天亮。

門終於開了。

呂偉良本來可以闖進去跟他們硬碰的，但是，二名大漢均有武器在身上，一個帶刀，一個佩槍。呂偉良為了史氏夫婦的安全，不得不小心行事！因此，他必須等到一名打手出到戶外，然後才令「多利」引開他的視線，從後面用鐵杖把他擊昏。

他帶着「多利」摸近門前，當時另有一名打手就在大廳中。

呂偉良看見他腰間雖然有物，相信那是一支手槍，所以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他突然折返屋內，可能他以為屋外有個同伴，決不會有人摸入來的。所以，就讓呂偉良有機會闖了進去。

等到那傢伙再出來時，呂偉良又賜了他一

切不理，親自處理呂偉良吩咐下來的事。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呂偉良才更加不好意思向他求助！

但是，萬一「多利」此行失敗又如何呢？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奇蹟竟然就在那時候出現了！

收音儀器中傳出一種聲音，是撥動電話號碼盤的聲音！

然後有人聲傳出！雖然經過無線電波的傳播，聲音往往變了質，但是，電子儀器的敏感度高，音質變化也就越少。

這是阿生用特製組的電子器材配製改良的，所以收音效果極佳。

呂偉良聽得出，那是楊雄的聲音！楊雄不知在跟誰講電話，呂偉良只聽到他說：「你立即開車回來，我要你替我到別墅去一次！」

聽這語氣，對方可能是他的手下之一。呂偉良感到意外的興奮！

別墅！是的，楊雄這處有錢，當然有別墅在郊區，以供渡假之用！

史氏夫婦會不會就在那郊區別墅之內？呂偉良當時這樣想！

他把車子開到路旁可以看見楊宅門口的地方，停在那兒監視着！

不久之後，果然看見一輛黑色小房車由外面開了回來，駛入楊宅內！

傳音儀器中聽得更清楚了，因為呂偉良的汽車已經較為接近楊宅。

楊雄的聲音說：「把這些食物搬到別墅去，交給阿芬。」

「是的，老板。」一個男子大概就是剛才開車入去的人！

楊雄又說：「叫阿芬好好照顧他們，但是

杖，把他擊昏。就是如此這般，呂偉良用耐性和機智戰勝了他們，把史氏夫婦救了出來。

呂偉良沒有帶他們到警局去，却帶了他們回到家裏來。史氏夫婦非常感激呂偉良，但是，他們的兒子史泰至今仍然沒有下落。

呂偉良斟兩杯酒，給他們每人一杯定驚。他正想請他們怎樣報答，報警嗎？還是送他們回家中去？

呂偉良還不知道當地黑社會世界中起了變化，五大幫會中人正在手忙腳亂之際，他擔心楊雄又會派人對付史氏夫婦。

呂偉良左思右想，終於決定通知阿生，讓國際特警去對付這班人。

有史氏夫婦這對「人質」在楊雄手中，呂偉良才長首長尾，現在他們安全了，當然無須再害怕什麼了。呂偉良剛與阿生通完了那個電話，外面便傳來「多利」的吠聲。

他覺得事有蹊蹺，因為他聽慣了愛犬的叫聲，這是絕不尋常的叫聲。

但是，為了史氏夫婦不再陷入壞人手中，呂偉良不得不步步為營。

他把後門關牢，再小心跑到前面去觀看，但是，外面又靜下來。「多利」不再吠了！為什麼？

呂偉良認為太突然，難道「多利」出了事？他不由得大驚起來。

憑過去的經驗，「多利」剛才的狂吠聲，表示有陌生人出現。

提醒阿勝別讓他們離開別墅一步，你留在那裏，暫時不必你做其他工作，小心監視史氏夫婦明白嗎？」

「明白了，老板！」

然後有人把一些物件搬進車後的行李箱內，又有人開關車門聲！

這一切效果表示出，那人快要開車了！「多利」一定就在停車的地方附近，否則聲音不會這麼清楚！

不久，開門聲響，那輛黑色小房車又開了出來！呂偉良也把汽車開動，決定跟踪他！因為從窺聽到的結果，呂偉良現在幾乎可以以百分之一百肯定下來，史氏夫婦就被人囚禁在別墅之內。

但是，「多利」怎麼辦？呂偉良不能再等他回來了。否則，他可能失去了黑色小房車的下落！

不過，呂偉良還是把傳音的儀器扭開着，沒有關上！

小房車向北郊開去，呂偉良一步不放緊！突然間儀器中傳來一陣怪聲：「他媽的，真的是胆小鬼！」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望向前面，看見那黑色小房車正加油爬頭，越過一輛中型房車。

呂偉良當然也急急跟了過去，因為他不知道對方是否發現了他，而企圖擺脫跟踪！

他想了，即使被對方發覺，呂偉良也不會讓他輕易擺脫。甚至必要時他會趕上去，把車內的人制服，強迫他帶自己去楊雄的別墅中去！

但是，一陣警車聲響，令到呂偉良登時又呆了一呆。

一輛電單車由交通警員駕駛，從後面急急

聲音却在不同的角度傳來。

顯然的，對方不止一個人。

呂偉良又再僵呆下來。但是，經過一移動之後，他卻可以看見了躲在那邊屋角的人，那是一個持着一支手提機槍的年青人。

「小心點！否則你可能會被亂槍掃死！」那人高聲說。

呂偉良不敢再存修望了。

站在他面前的人過來搜查他。

然後又對他說：「背轉身，進去！」

呂偉良被押入屋內，史氏夫婦的面色難看極了，他們真想不到，剛獲得自由才不足數小時，看來又要失去了自由。

緊隨在後面入來的，是另三個年青人。他們的行動十分有默契，樓上樓下搜了一遍，屋頂屋後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才把呂偉良與史氏夫婦等三人帶走。

他們被押上外面停放着的一輛偽裝雪糕大卡車，匆匆離去。

大卡車外面漆上了一家雪糕公司的商標和名字，但內裏却有如一個會客室的佈置，到處鋪了人造皮和乳膠。大概防止車輛太快時，車內的「貴賓」會暈車頭吧？車內有沙發，有椅子，車頂有抽氣設備，一切十分的講究。

呂偉良等人進來之後，車門立即關閉。有人示意他們在沙發上坐下來。

呂偉良問道：「你們是何方神聖？」

但是，那大漢含著地笑了：「楊雄？不是山羊那班傢伙？」

「是的。」呂偉良心裏又感到不妙。

聽那大漢的口吻，對方不會是楊雄派來的人，否則不會說出這番話來！

大漢果然笑道：「我們比他們強得多了，什麼那什麼堂已經太落後了！」

呂偉良感到出奇地問：「你們不是黑社會嗎？」

「你何必多問？」大漢又說：「好好休息一下，不須十分鐘，你會明白一切的。」

呂偉良只好不作聲。

他在沙發上默默沉思。

他想起那晚的說話，據說史泰曾與一班年青人械鬥賭場。

「你們是史泰的朋友？」呂偉良終於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此語一出，車內各人都把視線集中過來。

史氏夫婦更是驚喜交集，因為史泰就是他兒子。

那大漢瞥了呂偉良一眼：「你是史泰的什麼貴親？」

「貴度？」呂偉良呆了一呆。

「貴度就是史泰！」大漢問史可畏，「他是你什麼人？」

「救命恩人！」史氏夫婦不約而同地說。

大漢與其他二名槍手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偉良一遍。

他們可自正在內心懷疑：有沒有攔路？這破子一被拐棍可以把他夫婦救出來？

史可畏問：「阿泰——我兒子在那裏？」

「我們的秘密總部。」大漢又說：「你們還有什麼人留在這裏？」

「沒有。女工早已走了！」史可畏說。

「那好極了，你可以暫時住在我們總部之內！」那大漢道。

史可畏說：「為什麼要住在你們的秘書總部內？」

大漢瞪了他一眼：「你們苦頭還吃得不够嗎？山羊那班人還要對付你們的！」

史可畏埋怨道：「還不是你們這輩豬朋狗友害了我的兒子麼？你們為什麼要去打劫？你們現了人家那麼多珠寶人家當然要對付你！」

「他媽的，你……你敢罵人！」那大漢十分生氣。他舉起巨靈之拳，就要打來！

但是，身旁一名青年一手格開他：「阿氏多，別魯莽！」

大漢原來叫阿氏多，這是個什麼名字？呂偉良真想不到。他可能是外族人，否則，名字決不會叫「阿氏多」這麼古怪。

阿氏多憤怒地瞪了史可畏一眼。

把阿氏多勸開的青年人又說：「別忘記了，他是史泰的父親！」

其實「貴度」這名字也是史氏夫婦頭一次聽到。這名字聽起來也古怪，可能是英文譯音之類，例如什麼羅拔，佐治……等等。

阿氏多示意車內槍手在旁小心監視，他自己則轉到前面去了。

車子不久就停下來，阿氏多由車頭司機位旁邊跳了下來。

他把車後的門打開，讓各人魚貫下車。

呂偉良看見這是一處地牢停車場，裏面停了一些大小車輛。回頭一看，入口處是一條斜路，大門口已經緊閉上了。

從斜路傾斜的角度可以推想得出，這的確是一個地牢停車場。呂偉良在記憶中，似乎還是第一次到了這種不見天日的停車場來。因此他也無法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阿氏多示意各人走到電梯門前去等候，這大漢的火氣似乎下了一些。

內！那大漢道。

史可畏說：「為什麼要住在你們的秘書總部內？」

大漢瞪了他一眼：「你們苦頭還吃得不够嗎？山羊那班人還要對付你們的！」

史可畏埋怨道：「還不是你們這輩豬朋狗友害了我的兒子麼？你們為什麼要去打劫？你們現了人家那麼多珠寶人家當然要對付你！」

「他媽的，你……你敢罵人！」那大漢十分生氣。他舉起巨靈之拳，就要打來！

但是，身旁一名青年一手格開他：「阿氏多，別魯莽！」

大漢原來叫阿氏多，這是個什麼名字？呂偉良真想不到。他可能是外族人，否則，名字決不會叫「阿氏多」這麼古怪。

阿氏多憤怒地瞪了史可畏一眼。

把阿氏多勸開的青年人又說：「別忘記了，他是史泰的父親！」

其實「貴度」這名字也是史氏夫婦頭一次聽到。這名字聽起來也古怪，可能是英文譯音之類，例如什麼羅拔，佐治……等等。

阿氏多示意車內槍手在旁小心監視，他自己則轉到前面去了。

車子不久就停下來，阿氏多由車頭司機位旁邊跳了下來。

他把車後的門打開，讓各人魚貫下車。

呂偉良看見這是一處地牢停車場，裏面停了一些大小車輛。回頭一看，入口處是一條斜路，大門口已經緊閉上了。

從斜路傾斜的角度可以推想得出，這的確是一個地牢停車場。呂偉良在記憶中，似乎還是第一次到了這種不見天日的停車場來。因此他也無法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阿氏多示意各人走到電梯門前去等候，這大漢的火氣似乎下了一些。

一幹！那個司機和保險，都是趙大虎的心腹，過去作惡多端，也死得合時！」史泰又說：「不過，我們因為人多，意見分歧，當然也可能會做錯事！」

這時候，有人入來，是一名青年人，帶了四名槍手。青年人對史泰說：「貴度，你過來，我有事對你說！」

二人離開呂偉良等人，到外面去了，只留下四名槍手在監視呂偉良和史氏夫婦。

呂偉良故意伸了一個懶腰，站了起來，槍手沒有阻止他！

呂偉良又往杖走近窗，發覺街上有警車出現，他心裏立即明白過來！原來剛才那青年人把史泰叫了出去，並非沒有原因的。

但是，呂偉良却不動聲色。

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座中。呂偉良很機巧地向四名槍手搭訕，但是他們却不作聲。

呂偉良故意作稱便急，要到洗手間去，目的無非想到外面去看情況如何！因為萬一警方的前來包圍，「十八羅漢」又有所恃，不肯投降的話，他們便好容易變作「人質」！

但是槍手却攔住門口，不准呂偉良出去。其中一名槍手指指那邊，原來室內一角也有個洗手間。呂偉良只好進去。

他關上了洗手間的門之後，又憑窗下隙，只見街上人羣畢集，警車停在馬路上，有熱鬧的人紛紛仰首上望。

這是二十二樓，街上的人當然未必見到呂偉良。但是，假如他們知道「十八羅漢」這組織擁有這許多槍械和彈藥時，相信一定沒有心情看得這麼輕鬆。警員在把人羣驅散，但人們似乎無事可做，非留下來看看不可似的，有些人還在跟警員吵咀，真是難明！

呂偉良把視線移向高，當觸及一些天台時，他却嚇呆了！原來一些天台之上已駐了全副武

電梯把各人搬上最頂一層——二十二樓，才停了下來。

「這是什麼地方？」史可畏不禁問道。

阿氏多說：「跟我過來你就明白了！」

出了電梯之後，轉進一條走廊，再推開一

度門，裏面便是一間大辦公室——就像一個大企業機構中的經理辦公室一樣，陳設豪華，氣派講究，光綫也非常充足。

出現在各人面前的，是一個老成持重的青年人，雖然呂偉良只見過照片，未見過真人，也認得出他就是史泰。

史泰大模大樣地，一把將兒子抱入懷中，吻着，擁抱着。史泰拍拍母親的背部，安慰她幾句，然後過來招呼他父親和呂偉良。

史泰伸出手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說道：「我雖然未見過你，但此時聽父親提起你，知道你是一位大俠士！」

「過獎了！」呂偉良四下裏張望一番，像大鄉里出城一樣。

史泰又說：「我很野性，時時到外面走動，所以你每次到舍下作客都見不到我，但你一定想不到，你心目中那最厭惡的孩子，會幹下驚天動地的一番！」

這一番話絕不簡單，其實呂偉良對史可畏一家人認識不深，只知道他有個兒子。要不是這次史可畏求呂偉良助一臂之力找回他兒子，他甚至連史泰的樣子怎樣也不清楚。

「什麼驚天動地的一番？」史泰終於代呂偉良發問了。

史泰笑道：「我們一班朋友組織成一個集團，專門對付非作歹的。這都是受了呂俠士的影響。我過去時時聽父親講及他現富貴資的故事，十分敬仰。剛巧有一班大學的同學，也覺得這是有十分意義的事，所以「十八羅漢」的組織，就此成立！」

裝的警員，他們分據天台各處，隱約還有沙包和機關槍的影子！呂偉良一時之間，真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好！要逃走嗎？那是不可能的。

那麼，只好留下下來。但是，萬一雙方交火，這裏勢必玉石俱焚，呂偉良等人也只好做了人家的陪葬品！

天上有幾架直升機出現，有人在用擴音器高聲廣播，但是呂偉良無法聽到他們到底在說一些什麼，只聽到軋軋作響的機聲。

外面突然傳來人聲，呂偉良把耳朵貼住了門板，但很快又靜下來！呂偉良心裏奇怪，開門出去看看，辦公室內完全沒有人。

四個槍手和史氏夫婦都不見了。

呂偉良大吃一驚，衝到入口處伸手拉門，但門在外面反鎖了。

呂偉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用力撞門，但門十分穩固，動也不動！

呂偉良又往杖到窗，看見警車之處，還有十字車和消防車。消防車上有雲梯，而且正逐漸升高中。街上的人被警員驅離現場，但街頭街尾仍然聚集了不少人。

呂偉良焦急之下，想推開窗門，就有見對面天台有個警員舉槍瞄準。呂偉良急忙伏下。

「砰砰砰」連三槍，子彈擊得窗口的玻璃四分五裂。呂偉良心裏生氣，這條伙一定是未經訓練的，怎可以隨便開槍？

隨即又有人用擴音器招降。

呂偉良伏在地上，毫無辦法。

桌上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呂偉良在地毯上爬過去，他不敢抬頭，他擔心又引致對面天台的警員開槍。

他小心把電話取下，對方說：「叫你們的首領聽電話吧！」

呂偉良不禁問：「你是誰？」

「警方的夏維探長！」

「十八羅漢？」史可畏呆了一呆。

「是阿，父親！」史泰說：「我是發起人之一，我們有十八個首領，稱為十八羅漢！」

呂偉良道：「十八羅漢是佛祖得道的了，你們也可謂自視甚高！」

史泰發聲問：「這是替天行道，與佛祖得道也沒有什麼分別！」

呂偉良這時才恍然大悟：「貴度——你是借用了十八羅漢的佛號！」

「是的，我的全名是：貴度羅拔羅漢尊者。」史泰又說：「剛才帶你們入來的，是另一位羅漢：阿氏多尊者。」

「如果你們真的對付黑社會，當然不錯。」呂偉良說：「但是你們別忘記，黑社會的勢力潛入各階層，而且手段非常殘酷！」

「我當然比誰都了解，我本身就是個黑社會！」史泰回憶着說：「我求學時期已被人賜入會，按月交上會費！」

史氏夫婦呆了一陣。

史泰道：「阿泰，你……你到現在才講出來，為什麼？」

「我還有許多事情不敢對你們講！事實上我也沒有多少時間能見到你們。」史泰嘆氣說：「我在學校時被黑社會的人迫我討錢，有些同學還被迫吸毒，更有些女同學被他們迫上青樓——作應召女郎，總之他們討厭極了！」

史可畏說：「你幾時加入黑社會的？」

「好幾年了。」史泰說。

史氏夫婦呆了一陣。

他們到了這時候才如夢初覺，他們後悔對兒女不夠關心。

他們也像許多父母一樣，以為兒女長大成人了，便完成了責任，却不知道這個社會充滿了罪惡陷阱，做兒女的由於入世未深，隨時都有可能墮進這些陷阱中去。

呂偉良登時如獲大赦。

他說：「先叫你的手不要胡亂開槍，我是呂偉良啊！」

夏維探長一怔：「你怎麼會在裏面？」

「很難解釋，我被入反鎖在這裏。」呂偉良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和特務組正包圍一幢辦公大廈，我們查出那是新黑幫十八羅漢的總部，你可以幫我嗎？」

「我幫得你多了，探長。」呂偉良苦笑道：「現在我要你進來救救我！」

「我們不知道你在哪一層樓？」

呂偉良記得電梯號是二十二樓，於是照實說了。夏維道：「我們試用直升機降落！」

呂偉良提醒道：「不妨同時用雲梯由窗口爬入，起碼被子彈射穿的窗口，裏面就只有我一個大概不會遭到反抗！」

夏維沒有掛斷電話，他一邊指揮，一邊用電話與呂偉良連絡，以收應外合之效。

警方的行動並未遭反抗，那是由於史氏夫婦的苦勸，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呂偉良總算有驚無險，但是，史泰落入警方手中之後，却遭判五年監禁，史氏夫婦也覺得無話可說。

「十八羅漢」被特務組和警方破獲，事後傳說：是當地五大黑幫提供的情報，他們用了借刀殺人之計。但是，五大黑幫之中，也有不少首領人物落網。

但是否從此天下就太平？天曉得！（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 毒網擒龍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馬雲著

史泰面色一沉：「為什麼？」

「殺趙大虎和那串同的探目是應該的，但是，不該殺了其他人！」呂偉良說：「因為有些人加入黑社會是迫不得已的！」

「我當然知道，有些人不滿政府，不滿警察，有些則被黑社會中人逼迫，像我們十八羅漢一樣，不少也是被迫透不過氣來，才決心

白光突飛來 洞房驚巧變

文藻芳好不容易送走了這一羣鬧洞房的惡客，兩扇後院門一關，登時和亂鬧開的前院，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時正初夏，月華如水，繁星滿天，花園中盛開的花朵，散發着沁人清芬，牆腳下低吟的虫聲，合奏着夏夜小唱，一切都顯得分外美妙，和諧……

他心裏充滿了無比的歡悅，因為今晚正是他的「洞房花燭夜」，加以新娘的天生麗質，不知贏得多少人的讚美，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他興奮！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他失去了平日那種文縐縐的書卷氣，回房時，腳步異常的輕快，像一陣風般。

洞房中佈置得金壁輝煌，兩支兒臂粗般的大紅喜燭，吐着明亮的光，燭芯上，結着豆大一顆火花，這是喜的象徵，然

而……

新娘仍然嬌首低低，默然地坐在床沿，文藻芳闖上房門後，笑嘻嘻的走了過去，低聲道：「玉雯，賀客都散了，你也累了一天，又沒吃，怕都餓壞了，快去喝兩杯舒暢舒暢，咱們也好早點安歇。」

新娘黎玉雯羞澀地低聲一笑，盈盈站了起來。

她人本嬌艷，這低聲一笑，更加百花盛放，文藻芳不禁看得一呆。

「芳哥，你怎麼啦？」黎玉雯忸怩地輕推了文藻芳一下，嬌聲說。

「啊？」文藻芳回過頭來，捉住黎玉雯纖手，在兩手掌心，半笑半認真地道：「玉妹，妳實在太美了，尤其是方才低聲一笑，那份美，絕非任何詞彙可以形容，藻芳真不知那世修得這等福，能娶得玉妹為妻！」

妹為妻！」

黎玉雯嬌羞地白了文藻芳一眼，輕笑道：「瞧你，都是夫妻啦，還說這些個幹嗎。」

文藻芳一聲微嘆道：「愚兄是有感而發，玉妹如小謫塵凡的仙子，能一親香澤，雖死亦無憾了！」

黎玉雯急急以玉手去掩文藻芳的嘴唇，嬌嗔道：「芳哥，今夜是咱們的大喜日子，你幹嗎要說這些喪氣話！」

說着，雙眼一紅，已是盈盈欲泣。

文藻芳見狀大驚，忙陪笑道：「愚兄的無心之言，老天爺是不會計較的，玉妹也千萬別放在心上。」

黎玉雯點點頭輕聲吟道：「天佑善人，逢凶化吉！」

酒菜已涼，兩人只是應酬，便寬衣解帶，携手入羅幃，共效于飛之樂。

「金針刺破桃花蕊，不敢高聲暗皺眉！」這一雙新人，都是初經人事，片刻的痛楚後，才苦盡甘來，漸漸進入佳境。

「芳哥，」黎玉雯嬌喘吁吁的妮聲說道：「當初，我真擔心爹不會答應我們的婚事呢。」

文藻芳也喘着氣道：「為什麼？」

「因為你是書香門第，爹見雖致仕在家，過去也是四品黃堂，而爹只不過是一名跑馬賣解，出乖露醜的繩妓……」

「玉雯，我不准妳再說這些話！」他用力往下壓了壓，接着頭一低，兩片火燙的嘴唇蓋住了黎玉雯的櫻唇，丁香暗吐，兩舌交接，登時只覺下模糊不清的「嗯」之聲。

正當兩人纏綿方殷，欲仙欲死之際，一道白光，迅如閃電般透窗而入，文藻芳連「哎呀」之聲都未叫出口，身軀猛地一震，便死在黎玉雯的肚皮上面。

這真是晴天霹靂，只震得黎玉雯怒火全消，她雖是個年僅二九，初經人事的小女人，究竟是曾經常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雖然心如刀割，神智反愈清醒，她輕輕移開文藻芳屍體，很快的穿着整齊，一揮手，雙燭齊滅，急自床頂取下寶劍，抖手將劍鞘向窗戶擲去，人却以劍護胸，自房門衝了出去。

房外，夜涼如水，連個人影也沒有，但窗門上却粘着一張白紙，她撕了下來，藉着月色一看，只見上面潦潦草草寫着：「獨享美色，應受天譴」八字，沒有署名，却畫了柄喪門劍代表。

她渾身顫抖得很厲害，兩眼佈滿紅絲，却没有半滴淚水，呆呆的出了會神，驚地銀牙一咬，嬌靨上籠罩一片殺機，恨聲道：「果然是他鎮平那個淫賊，黎玉雯如果不得他碎屍萬段，替藻芳報仇，誓不為人！」

她重又回到房裏，未再燃點蠟燭，藉着自窗紙上透進來的月色，查看文藻芳的傷處，那是一支長約三寸，具體而微的喪門劍，端端正正的，插在文藻芳的左太陽穴上。

她將小劍拔下，撕了片床巾包好，揣在貼胸，然後為文藻芳穿上衣服，平放在床上，目光一掠，見自己破瓜時的片片落紅，心裏又感到一陣刺痛，這美好的時刻，實在太短暫了，所付的代價，却是終生



文圖
雲吟
宮南

仇 殲 (上)

婦 烈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的痛苦！

更樓上的更鼓已敲四响，她急急裝束停當，鋪簾箋，展眉筆，將文藻芳被害，自己尋仇，簡畧的寫明，然後向文藻芳遺體拜了三拜，暗祝道：「芳哥，你無端受害，為妻的現在要去追尋仇踪，給你報仇，英靈不遠，請你暗佑！恕為妻不能兼顧你的後事了！」

× × ×
湘南道上，一騎如飛。

馬上是個一身墨黑緊身衣褲，背負帶鞘長劍，鬚邊綴着一朵白絨花的妙齡少婦——她，正是單身隻劍，千里尋仇的黎玉雯。

這已是她離開衡山文家後的第三天，她沿途探訪池鎮平的下落，因為她知道池鎮平的為人，陰狠好色，尤其喜新嫌舊，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內，雖是妻妾成羣，他却棄之如敝屣，成年在外鬼混。

不過池鎮平雖然貪淫好色，却并不幹採花勾當，因為他家堡富甲一郡，足供他揮霍，所以章台走馬常一擲千金無吝色！

他認識黎玉雯，祇是幾個月前之事，黎玉雯正和她的父兄在靈縣拉場賣藝，一見驚為天人，即託人婉轉關說，并許以萬金聘禮，但未為黎玉雯和她父兄所接受，從此他便迫隨黎玉雯糾纏不清。

他們這個三人黎家班，并非一班普通跑馬賣解之流，她父親黎敬梓，原在長沙開設湘雲鏢局，威望頗隆，擅使一柄短桿書戟，在武林中有「短戟溫侯」之稱。

只因為押運一批官銀督京，中途被獨脚巨盜「黑手閻羅」巢城所劫，且從此鴻

飛冥冥，他為了賠償官款，弄得傾家蕩產，而且還遭受半多年的牢獄之災。

他們這樣到處跑碼頭，拉場子，糊口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查訪巢城的下落。

這一天，他們到了衡山縣，落腳在一家悅來客棧，却無意中聽到兩個飛賊密談，正計議殺害致仕還鄉的文聘卿全家，以雪舊恨，黎敬梓對文聘卿的清廉政聲，早有耳聞，仰慕已極，自不能袖手，於是合父女兄妹三人之力，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將企圖殺害文聘卿全家的兩個飛賊擒獲，解送衡山縣正堂，一訊而服。

文聘卿感恩圖報，欲為黎敬梓購置恒產，以免常年在外勞碌奔波，却為黎敬梓婉言所拒，只答應在文家盤桓數日，即須遠去。無奈文聘卿拳拳情意，一片全誠，黎敬梓在不忍過拂盛意的情況下，終於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一雙青年男女却譜出了火一般熱的戀歌。

這對火一般的戀人，就是文藻芳和黎玉雯，男的溫文儒雅，丰標絕俗；女的剛勁婀娜，明艷照人！

古時，男女關防雖嚴，但兩人同住在一所大宅子裏，見面的機會自然很多，雖不能膩在一起，互訴情懷，但四目相接，已是款曲暗通。

雙方家長亦微有所覺，都因存着門戶之見，佯作不知，致使這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終於在黎敬梓的堅決辭行後，勞燕分飛。

自黎玉雯離去後，文藻芳頓若有所失，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半個月後，竟然

生起病來。

文聘卿夫婦年過半百，就祇這麼個兒子，自然是鍾愛逾恒，一見愛兒患病，登時慌了手脚，到處延請名醫，但藥不對症，都如石沉大海，而文藻芳的病反而日見沉重，夢囈中不停地呼喊着「黎玉嬰」的名字。

黎玉嬰雖不像文藻芳般輾轉床褥，但也為情所困，終日悶悶不樂，很難看到她的一絲歡笑，一個多月下來，也是人比黃花瘦了。

黎敬梓雖然瞭解女兒的心情，但終自付是個跑馬賣解的江湖人，不敢存攀龍附鳳的非份之想，所以除了自嘆自嗟，實在愛莫能助的。

這天，他們正在湘陰縣拉場子賣藝，忽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半百老人，氣喘吁吁地擠了進來。冲着黎敬梓一抱拳道：「黎兄，總算找着你們了！」

黎敬梓認識這半百老人是文聘卿的管家何衡，不禁一怔，也忙抱拳道：「啊，是何老！找在下有事嗎？」

何衡目光一掠，低聲道：「玉嬰姑娘呢？」

黎敬梓道：「身體不適，在客棧中休息。」

何衡道：「不礙事吧？」

黎敬梓笑笑：「只是感冒，不妨事的。」

「啊——」何衡噓了口氣道：「自黎兄你們離開衡山，藻芳那孩子便無端生起病來，而且日重一日……」

黎敬梓極為關心地問道：「可曾延醫

服藥？」

何衡道：「附近幾縣的名醫都請遍了，都說是心驚鬱結成疾，所投藥石，都如石沉大海，每天昏昏沉沉的囈語不休，頻呼着玉……」

黎敬梓這時已心中雪亮，忙接口道：「此地非談話之所，咱們還是回到客棧中慢慢詳談吧！」

他走到場中，作個羅圈揖，交代了一番，便吩咐兒子黎玉虎收場。

這時，觀衆羣中有個五短身材的精壯漢子，兩道濃眉一揚，臉上浮起一絲狡獪殘酷的冷笑。

× × ×

在客棧中，黎敬梓和何衡倚窗密談了半個時辰，然後又將愛女玉嬰叫到一邊，告訴她已答應文家的婚事，且約畧的透露了點文藻芳病況，即刻隨何衡到衡山去。

黎玉嬰聽說意中人爲自己而病，心裏既甜蜜，又焦急，但卻並未忽畧女孩子的矜持。

黎敬梓見女兒站着不動，催促道：「玉兒，快去收拾呀，何老伯在車上等着你呢！」

黎玉嬰忸怩地道：「爹，你呢？」

黎敬梓道：「爹想趁這機會去長沙一趟，也許會長行入川，但不管所辦之事是否有眉目，一年以內，爹一定會和妳哥哥去衡山探望妳的。」

十數年父女相依爲命，驟然分離，自難免依依，黎玉嬰心中一陣難過，便撲在黎敬梓的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黎敬梓也是老淚縱橫，不過他到底是

個開創過事業的人物，很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於是強抑心中離愁，撫着愛女秀髮安慰了一番，黎玉嬰才止住哭泣，仰面哽咽道：「爹，到時候你一定要和哥哥來看望女兒啊！」

× × ×

永興縣屬郴州府治，離衡山才不過二百餘里，可是黎玉嬰却乘馬走了五天，當然她此次隻劍單騎尋仇，並不計較時日，也不計較到了什麼地方。

她到達永興，日已西偏，早已過了打尖的時間，但人須進食，馬須上料，她隨便找了家飯館，將馬交與堂倌上料，便拎着馬鞭走了進去。

飯館裏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年約五旬的道姑，在低着頭慢慢進食。

黎玉嬰要了一盤饅頭，幾樣小菜和一碗蛋花湯。

道姑無意間抬起頭來望向黎玉嬰，而黎玉嬰飯菜未至，也正注視着那道姑，四目交投，道姑的眸子裏突然掠過一片異彩，向黎玉嬰點了點頭，黎玉嬰滿腹辛酸，只得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

一會兒，黎玉嬰叫的飯菜送了來，道姑正好進食完畢，走了過來低聲「無量佛」道：「小施主，貧道可不可以在妳這裏坐坐？」

黎玉嬰這時正將一小片饅頭塞進嘴裏，望着道姑點點頭道：「不要緊的，您只管請坐。」

道姑落座後，搭訕着道：「看小施主神態，似是遠行到此？」

黎玉嬰道：「嗯，從衡山來的。」

涵眞師太慈祥和道：「孩子，欲速則不達，貧道自信能在短短一年以內，使妳功力猛晉，而且超過妳的仇人池鎮平！」

黎玉嬰忙離座欲行拜師大禮，涵眞師太笑着阻止道：「大庭廣衆，易引起驚異，這禮就免了罷，俟回到觀中，拜過祖師，爲師即授妳入門功夫！」

紫雲觀建在衡山紫雲峯的峯腰，觀不大，僅兩座大殿，正殿供奉鴻鈞老祖，前殿爲純陽祖師。

觀中除觀主涵眞師太外，便只有兩個照顧香火的老道姑，年齡都已六十開外，但異常強健。

黎玉嬰的住處，被安排在觀主涵眞師太的丹房對面。涵眞師太督導功課極嚴，而黎玉嬰的進步也很神速。

流光如矢，幌眼就是一個多月。

最近幾天，黎玉嬰突感身體不適，時時發生想嘔吐的現象，這才想到這個月天癸未至，暗忖：莫非已一索成孕，芳心中又驚又喜。

漸漸地，涵眞師太也發覺了，便將她叫到丹房，慈祥地囑咐道：「玉兒，妳現已有孕在身，應以胎兒爲重，以後練功，不必急於求進，以適宜身體爲度，千萬謹記！」

黎玉嬰對恩師關注的無微不至，真是感激涕零。

十月期滿，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滿月後，涵眞師太便爲了封長信，將在永興縣邂逅黎玉嬰，以及產子之事詳述一遍，不過唯恐以後黎玉嬰練功受到打擾，將

道姑道：「看小施主鬢綴白絨花，大概是新遭親人之喪吧？」

黎玉嬰眼圈一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道姑歉然地道：「對不起，害妳傷心了。」

黎玉嬰用帕子揉了揉眼睛道：「不要緊，道姑請不要見意。」

道姑淡淡一笑道：「貧道衡山紫雲觀涵眞，小施主可曾聽說過？」

黎玉嬰心頭一震，她曾聽父親說過，衡山紫雲觀觀主涵眞師太，是當今武林中練氣最有成就的一位前輩高人，雖然看似四五十歲年紀，其實早登龍壽域，此老雖喜獎掖後進，却從未正式收過弟子，所以至今仍然傳燈乏人。

她忙不迭的離座，正想要拜下去，涵眞師太却伸手將她攔住道：「小施主，這種場所不是行禮的地方，妳還是坐下來，一邊進食咱們一邊慢慢談吧。妳的芳名可以告訴貧道嗎？」

「弟子黎玉嬰。」

「是給什麼親人戴孝？」

「拙夫。」

「無量佛！多少年紀？」

「比弟子長一歲，今年二十……十。」

黎玉嬰說到後來，已是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了。

「唉！真可憐，年紀輕輕的頓失驚憐，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呢！」

「……」黎玉嬰壓抑着的滿腹悲苦。經涵眞師太數語撩撥，頓如黃河決堤般一發不可遏止，她俯在桌上，兩肩不停地抽搐。

開始月餘，黎玉嬰還有點惦念着初生的孩子，但漸漸功課一緊，再無暇旁騖，便將整副精神完全溶入其中。

黎玉嬰能得涵眞師太青睞，自非無因，她的一身骨格，確是千中選一的最佳材料，所以才引起在永興時涵眞師太對她的注意，加以她蘭心蕙質，一點就透，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涵眞師太胸羅萬有，是一位方外的奇人異士，黎玉嬰雖然玲瓏剔透，天賦聰明，但一年時間畢竟太短，僅祇署窺堂奧而已，即使如此，她的一身所學，也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只欠對敵的實際經驗了。

臨下山前，涵眞師太告誡她道：「一個年輕女子在江湖上單身行走，諸多不便，尤其是江湖上的鬼域技倆，令人防不勝防，要見此次下山訪查仇踪，最好能掩去本來面目，行動上就方便多了。」

接着又授了易容之術，並着黎玉嬰將鄰七姑請進丹房。——鄰七姑是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之一，另一個孟五姑。

涵眞師太對這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從無疾言厲色，這時對鄰七姑含笑：「七姑，玉兒即刻要下山替夫報仇，這孩子的

一身所學，雖可在江湖上行走，但究竟經驗太嫩，難免吃虧上當，本觀主想請七

請觀主明示。」

黎玉嬰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便啓齒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眞師太微微一笑，轉變話題道：「小施主可知貧道爲什麼找妳談話嗎？」

黎玉嬰緩緩抬起頭道：「弟子愚昧，

描，哭得很傷心。

「孩子，哭吧！讓悲傷鬱結在心裏，會傷害身體的！」

這時堂倌不明就裏的走了過來，涵眞子道：「這位小施主突然觸景傷情，哭哭就沒有事了。」

堂倌搖搖頭走了，涵眞子又道：「小施主既是新遭夫喪，爲什麼不在家件靈守制呢？」

黎玉嬰擡地抬起頭來，咬牙切齒地道：「我要報仇！我要找着殺害藻芳的賊子，將他碎屍萬段，銼骨揚灰！」

「妳說什麼？」涵眞師太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芒，驚詫的望着黎玉嬰道：「藻芳？是不是文大人的兒子文藻芳？」

黎玉嬰道：「正是。原來觀主也認識家翁和先夫。」

涵眞師太點點頭道：「是誰殺死了文藻芳？」

「喪門劍」池鎮平！黎玉嬰從貼胸取出那支具體而微的三寸小劍，交到涵眞子手裏，道：「這支兇器是池賊的獨門暗器，是從先夫屍體上取下的。」

涵眞師太一過目，便將小劍交還黎玉嬰，問道：「池鎮平行兇之時，你在那裏？可曾目擊？」

黎玉嬰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便啓齒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眞師太微微一笑，轉變話題道：「小施主可知貧道爲什麼找妳談話嗎？」

黎玉嬰緩緩抬起頭道：「弟子愚昧，

請觀主明示。」

姑辛苦一趟，隨即見下山，在暗中維護她，不知七姑意下如何？」

鄭七姑藉首道：「觀主法論，鄭七姑自當遵從！」

涵真師太又道：「那就有勞七姑了，你們就快去收拾收拾，準備下山吧！」哦，七姑最好也將這身道袍換一下！」

日正當中，一個文士裝束，面色蠟黃的年輕公子，和一個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先後離開了衡山紫蓋峯的紫雲觀。

文士裝束的年輕公子，正是易容喬裝後的黎玉嬰，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自然是鄭七姑了。

黎玉嬰離開紫雲觀後，一份恩子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想到遠行川中的父兄，不知是否已如約來文家探望自己，心中一陣思潮起伏，便決定先去趙婆家，好在自己業已喬裝易容，也不虞被人認識。

主意既定，便直赴文家，詎料心願難酬，趕往文家一看，已是重門深鎖，蛛網塵封，經打聽才知家翁文聘卿已奉庭詔起用，於數月前即攜眷晉京陛見去了。

黎玉嬰面對這傷心之址，黯然良久，才悵然若失的快快離去。

爲了便於追尋仇踪，她到驛馬市場選購了一匹長程馬，並裝備了全套鮮明馬鞍，一切舒齊，另一個問題又來了，該往那裏去呢？

她知道池鎮平的家在臨武縣境的千仞山麓，財雄勢大，妻妾成羣，但也知道他是個喜新嫌舊的花花太歲，對玩過的女人

均棄之如敝屣，所以常年在外面鬼混，行無定踪。

在外面尋他？天地之大，欲想尋找一個萍蹤無定的人，實非易事，何況池鎮平也並不是個在武林中叫得響字號的人物。她最近還是決定先去趙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她想不管怎麼樣，那總是池鎮平的老窩，也許可得到些蛛絲馬跡。

主意既定，便縱馬出城，朝臨武縣方向疾馳而去。

一路上，她聽到很多江湖朋友提及九疑山，而且神情極爲訝異，不禁心中一動，暗忖：九疑山可能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倒得趁機查查清楚。

這天途經柏坊驛，往安仁必須在此渡湘水，所以這處驛鎮，倒是非常熱鬧。

時值盛夏，柏坊驛茶館林立，她想這驛鎮雖然不大，地當水陸交通要衝，可能聽到些關於九疑山的消息，於是找了家茶館坐了下來，泡了壺茶，要了碟瓜子，悠哉遊哉的一邊品茗，一邊慢慢嚼着瓜子，其實她正全神貫注，在偷聽兩個江湖人物的細聲對話。

「九哥，你方才說那個什麼『陰風教』欲在中元節舉行開教大典？」

「他們開教，與咱們兄弟何干？」

「唉！李老弟，人家都說你是渾李達，你不想想，如果與咱們兄弟無關，我幹嗎這樣起勁！」

「嘿，九哥，要刀子賣命，我李龍不含糊，動腦筋的事兒，你就別賣關子作弄我了，還是請你明說吧！」

「嘻嘻，昨天九疑方面派人來和我連

絡，擬在這柏坊驛設一個支壇，委我任支壇主，其餘香主執事，均全權交我就地選派，你想咱們兄弟不是混出頭了嗎！」

「哈哈，支壇主九哥，你準備派小弟幹啥呀？」

「小聲點，現在，還不到公開的時候呢！」

黎玉嬰聽得心裏暗暗竊笑，這等草包貨色也能當上支壇主，這個『陰風教』的底細，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天傍晚，黎玉嬰馬不停蹄的趕到了安仁縣，她本想在這裏歇宿一宵，翌日再趕往潭湖鎮的，而這時正好一輛馬車從她身旁駛過，從車廂內探出顆白頭，向她招手。

她很快便認出是鄭七姑，於是打消了落店的意思，控轡緊跟在馬車後面，緩緩而行。

安仁縣原來本是衡山縣的安仁鎮，到宋乾德年間才升格爲縣，所以縣城不大，車馬很快的便穿過去。

到了城郊，行人已漸稀少，鄭七姑這才打起車簾，向併排而行的黎玉嬰道：「黎姑娘，老身在途中無意間得到消息。」

黎玉嬰含笑向鄭七姑瞪了一眼，用手指指駕車的中年漢子，鄭七姑笑道：「不妨事，他是先夫的一個老弟兄，可靠得很！」

黎玉嬰笑道：「一定是有關『陰風教』的消息。」

「不錯！是與『陰風教』有關，不過妳猜的並不完全，因為還與妳欲找的仇人也有關係！」

「哦？七姑是說池鎮平也加入了『陰風教』？」

「嘿，他不但加入了『陰風教』，而且聽說地位還相當高呢！」

「嘿！黎玉嬰冷笑道：『就算是當了『陰風教』的教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連在地方上要無賴的混混都能當上支壇主，以此類推，就可想而知了！』

「啊！黎姑娘，這妳可想左了，因為妳還不明瞭『陰風教』的結構，所謂『支壇』，不過是『陰風教』的外圍組織，只負責打探消息，照顧教中過往之人，如此而已，根本不能與開教中重要事故，分壇主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屬於『陰風教』的一方重鎮，所以不僅武功要好，而且還要在江湖上吃得開，兜得轉，就以熊耳山分壇來說，分壇主『病尉遲』羅玉琪，就是一位綠林巨魁，一支七節鋼鞭，會過很多成名人物，而且還包括玉屋派的掌門人在內……」

「七姑！算玉嬰低估了他們，認錯總可以吧。」黎玉嬰撇着嘴笑着道：「其實事不干己，我才懶得管這些閒事咧！」

「不！黎姑娘，妳又錯了！」

「哦？玉嬰錯在那裏？」

「因爲這並不是閒事，而妳也必須要管！」

「爲什麼？」

「爲的池鎮平呀，聽說他昨天就到了熊耳山。」

「啊！七姑，妳幹嗎不早說？」

「唉！老身不一開頭就告訴妳，與妳欲找的仇人有關係！」

「好了，七姑，算玉嬰又錯了一次。妳老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天剛入夜，咱們緊趕一程，子時前就可趕到熊耳山了。啊，黎姑娘，妳大概還沒吃晚飯吧？」

「是呀，玉嬰正準備在安仁吃的，還有馬兒，跑了半天，大概也早餓了。」

「那咱們乾脆在這裏歇會兒，你將馬兒放到路邊去吃草，老身這車上帶有乾糧，大概還足够咱們三人飽餐一頓。」

鄭七姑又招呼趕車漢子道：「葉老三，勻出一匹馬來給老身，你的馬車走得較慢，到遠熊耳山後，可在戚家等候老身。」

約莫經過半個時辰，一切就緒，鄭七姑和黎玉嬰才各自飛身上馬，絲鞭揮揮，兩騎馬頓如離弦之箭般，奮揚蹄蹄，疾馳而去。

熊耳山在安仁縣的東南方，山麓有條驛道，通往靈縣。山勢高拔險峻，狀如熊耳，因此得名。

鄭七姑和黎玉嬰到熊耳山時，一看天色，月兒仍在天中，可見她們這一程急趕，中途毫無耽擱。

「黎姑娘，熊耳山分壇尚在組成階段，一切均未就緒，可能並無防範，不過爲了以免打草驚蛇，還是要多加留意，老身只在暗中跟着妳，還不想露面，假如池鎮平已離開此地，就不必驚動他們了！」

黎玉嬰道：「這兩匹馬如何安頓？」

鄭七姑道：「此處遍地青草，就散放着，牠們不會跑遠的。」

「那玉嬰就先走一步了！」一條人影

自馬背上斜斜縱起，落地時已在五六丈開外，接着幾個飛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鄭七姑看的不住點頭自語道：「這孩子果然是塊渾金璞玉，累加琢磨，便有如此成就，觀主慧眼識人，將來衣鉢承襲有人了！」

熊耳山廣袤數十里，羣峯林立，黎玉嬰從未過此地，更不知分壇設在何處，加以深山暗影沉沉，欲想在黎明前搜尋到分壇所在，實非易事！

她翻山越嶺的尋了一個多更次，仍毫無發現，不禁焦急起來，心想，假如如鄭七姑在，她江湖經驗豐富，情形也許改觀。

驀地，她腦中靈光一現，想到了一個主意，她記起隨父兄跑江湖時，曾學過口技，雖不十分逼真，但猛一聽，却也有幾分相似，於是她撮口「嗚嗚」，模仿狼的嗥聲，且奔且嗥，登時羣山響應，好像這熊耳山中，突然來了萬千狼羣，聲勢煞是驚人！

峯腰一片密林中，搭蓋着幾座簡陋的木屋，裏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精壯漢子，因爲木屋中燈火已熄，所以在林外很難發現。

此起彼應的狼嗥聲，終於使他們從熟睡中驚醒。

「奇怪！熊耳山除了兔子，從未見過其他的野獸，這是從那裏竄出來狼羣？」

「可不是嗎，真他媽的邪門得很！」

「噢，燈怎麼滅了？誰帶着火鏟？」

「察察」兩聲，一盞桐油燈點燃了，

木屋中間杯盤狼藉，顯然這些人在睡前曾鬧過酒。

「二楞子，還不快把燈弄滅了！」

「爲什麼？剛才又嚷着點燈！」

「兩個都是渾球，你們怕餓狼找不着美食，點個燈引他們來！」

「咱們躲在房子裏怕啥？」

「嘿！野狼成羣，不要說咱們這種因陋就簡的木屋，就算是風火牆的房子，也擋不住牠們前仆後繼呢！」

「噢！」後又滅了，但一條黑影已如幽靈般，隱入了這片密林之中。

木屋中，話聲聲仍在繼續，但却換了話題。

「趙老大，咱們『陰風教』是不是在中元節的晚上舉行開教大典呀？」

「是呀！喝酒時，池副總巡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可是——咱們這分壇，難道就是這一個樣子？」

「當然不是，分壇主送池副總巡出山時，曾和兄弟說過，本分壇欲趕在開教大典前，鳩工庀材，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宏偉的巨第，做分壇的壇址！」

「啊，趙老大，我真羨慕那位池副總巡！」

「嘿！」

「一路香車美人，左擁右抱，既威風，又美福齊天，我二楞子若有一天能……」

「能什麼？別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啦，你也不插盆水瞧瞧，是副啥德性！」

「趙老大，你可別瞧不起人，池副總

巡又不是三頭六臂，只不過比我二楞子多會幾招把式，如果我……」

「二楞子，你可是活的不耐煩了，敢在背後編排上司，傳到池副總巡耳裏，你死是活該，可別連累了咱們這裏這多的弟兄！」

「不說就不說，池副總巡都已去浮邱山了，也怕！」

話題一轉，便談到玩女人的經驗了。伏在木屋頂上的黑影輕「啞」了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閃即逝。

曙色乍綻，兩騎健馬如飛般離開了熊耳山。

戚家集在安仁和靈縣的交界處，有百餘戶人家，以戚姓爲主，小鎮上只有幾家經營日常用品的小雜貨店，和一家小飯館。

趕車的葉老三，便是在這家小飯館歇腳。

黎玉嬰和鄭七姑趕到時，飯館早已爲她們準備了茶水，一會兒又送上三大碗熱騰騰的肉絲湯麵。

折騰了一宵，大家確是餓了，雖然麵裏少油缺料的，但仍吃得津津有味。

飽餐後，黎玉嬰將自木屋中聽到的談話，簡單的和鄭七姑說了一遍，鄭七姑道：「那咱們也只有跑趙浮邱山了！」

三人歇憩了很久，正準備動起身離去，驀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瞬息已至飯館門口。

來的是四人四騎，爲首是個滿面病容，年約五旬的雄偉老者，一身勁裝，背後插着兩柄板斧，顯得威風凜凜的，人未下

，已先大聲喝過：「范老兒，快給咱們準備吃的，越快越好！」

鄭七姑一見這雄偉老者，向黎玉雲使了個眼色，然後笑着站了起來，抱拳道：「老婆子只是什麼人，這樣聲勢驚人，原來是『病尉遲』羅玉琪羅當家的，這就難怪了！」

羅玉琪已和其餘三人下了馬，正將馬拴好，聞言抬目望去，登時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武大嫂也在這裏，羅某來得匆忙，沒有注意，還請多多包涵！」

鄭七姑淡淡一笑道：「十餘年不見，羅當家的仍丰神如昔，只是越來越謙虛了。」接着一指羅玉琪身後三人道：「怎不給老婆子引見引見和你同來幾位朋友？」羅玉琪側過身子道：「這三位都是羅某的好友，人稱『雲秋三杰』——『雲中雁』姜銳，『跨山虎』呂綱和『五步追魂』沈道南。」

又指着鄭七姑向雲秋三杰笑道：「這位女殺星，三位雖未見過，想也有個耳聞，十餘年前縱橫南七省，以『管鎖喉鎗』連敗白道十四位頂尖高手的『奪命魔鎗』武一狂，便是這一位女殺星尊夫，可惜後來不幸為那班自命為俠義道的所陷害……」

「老婆子是鄭七姑，用不着羅當家的囉嗦了。」

人的名，樹的影，「毒手羅煞」鄭七姑當年的兇名，並不在乃夫武一狂之下，雲秋三杰早已如雷貫耳，這時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片欽敬的神色，抱拳深深一揖道：「愚兄弟已久仰鄭前輩威名，今能拜識尊顏，真是畢生榮幸！」

鄭七姑微笑着道：「老婆子那點薄名，只是江湖朋友瞎開抬，三位不必認真。」

「噢，武大嫂，」羅玉琪指指葉老三和黎玉雲道：「這兩位姊姊也該給咱們引見一下，以免失了禮數呀！」

鄭七姑指着葉老三道：「他過去是先夫手下的弟兄，名叫葉老三。這位小窮酸兄弟是……」

黎玉雲已易釵而弁，當然不能再有脂粉氣的名字，可是事先沒有商量好，臨時又捏造不出一個適當的名字，一時感到她很窘。適時站了起來，作個揖道：「小生文藻芳，請各位老英雄多指教！」

她竟冒用了她死去的丈夫姓名。

鄭七姑笑道：「別儘站着說話了，大家進來坐。」

這時飯館老板范老兒才得着說話的機會，向羅玉琪問道：「羅爺，你們幾位想吃點什麼？」

羅玉琪道：「你店裏有什麼？」

「有鹵菜，豬牛肉，蛋，水缸裏還養有一條兩三斤重的草魚。」

「就這些？」

「鄉下嘛，羅爺如嫌不夠，後面雞籠裏還有兩隻老母雞……」

「行！全要了，動作要快！」

羅玉琪又轉向鄭七姑笑道：「武大嫂多年不見，今天羅某請客，還請賞光！」

鄭七姑原不想領情，但繼而一想，羅玉琪突然在此間出現，也許和「陰風教」有關，倒不如趁機探探虛實，於是領首笑道：「承羅當家的看得起，我老婆子怎能不識抬舉！」

羅玉琪突然做聲大笑道：「一別十餘年，想不到咱們武大嫂的唇舌劍，仍和腰間的短刀一般犀利！」

鄭七姑面色微沉，道：「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飯館老板范老兒這時已將桌上收拾乾淨，並擺上杯箸，然後向羅玉琪問道：「羅爺可要用酒？」

羅玉琪顯得不耐煩的道：「當然要喝酒！榮弄得怎樣了？」

「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一會兒，端上一隻大拼盤和兩錫壺酒，羅玉琪抓起錫壺先給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舉杯道：「今天羅某特別興奮，既邀得雲秋三杰下山相助，又邂逅十餘年不見的老友武大嫂，薄酒粗肴，雖嫌怠慢，但在此荒村小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諸位定可原諒。羅某敬各位一杯！」

一邊飲酒，一邊等菜，一邊聊天，碰杯聲，談話聲，間或夾雜雄壯的哈哈聲，倒給這座小鎮的冷寂早晨，帶來一片活潑生氣。

炒肉片，紅燒魚，清燉雞……都已先後上桌。

鄭七姑先敬了羅玉琪一杯酒，然後使心機的套問道：「羅當家的這些年定是飛黃騰達了，不知現在那山頭得意？」

羅玉琪神情登時變得很嚴肅的道：「不瞞武大嫂說，羅某幹了大半輩子打家劫舍的勾當，實在膩了，正欲另起爐灶，幹點別的活計，適時蒙敝教教主龍召，並委以熊耳山分壇壇主的重任，只是一切草創伊始，所以，不敢請武大嫂往本壇隆重款待！」

鄭七姑裝腔作勢地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金釵鬥劍客

壯士護嬰孩

那顆「石龍頭」突伸於懸崖之外，宛如從雲端中探首而出似的，俯瞰着十餘丈下的湍急奔騰的江水，它的頭部長約八尺，口鼻眼鬚無一不酷似真龍，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它的咀裏還會吐出一道白色的泉水，直瀉江心，形如一道小瀑布！

這地方，就因它而名，稱之謂「老龍壩」。

相傳它原是一條妖龍，被神仙降服鎮壓於一座山底下，後來龍頭就鑽到了這峴江的邊上，而據說龍尾還遠在七十里外的一座山腳下哩！

也許由於它是一條妖龍之故，老龍壩這一段江水極為險惡，河道曲折如帶，兩岸均是險阻的峭壁懸崖，勢如萬馬奔騰的江水衝擊着山脚，再折向東流，便形成一個大漩渦，往來船隻經常在此出事，死者無數。

不知從何年何月起，這地方出現了一位老僧人。

他住在石龍頭左近的一座百尺高的石崖上，鑿空石壁就地建蓋石屋一間，屋外架一大鐘，屋側有一石梯，狹長如天梯，直通崖下江邊。

他在這裏救人。

每屆夏秋二季，江水暴漲，湍急異常，行經此處的船隻，尤其是運米船，常常被捲入漩渦而告翻覆，而他在發現船隻出事時，即鳴鐘呼救，因此獲救者不在少數，到了春冬水位降低之時，他即駕一葉扁

待！」

鄭七姑裝腔作勢地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羅玉琪甚為得意的哈哈笑道：「但願能如武大嫂所言，其實武大嫂如果肯投効敝教，地位定在羅某之上，只不知武大嫂是否肯放棄獨來獨往的主見？」

鄭七姑微笑着未置可否，兩道目光却移向雲秋三杰道：「這三位想必是羅分壇主羅致的高手？」

羅玉琪道：「他們三位和羅某相交有年，根本談不上羅致，雖暫屈就本分壇香主之職，那完全是看在多年的過命交情，所以不計較名位。」

「這份道義，真是難能可貴！」鄭七姑又端起酒杯，向雲秋三杰一舉道：「老婆子借花獻佛，祝三位以義全交的新任香主一杯。」

雲秋三杰也一齊舉杯道：「愚兄弟怎敢克當前輩敬酒，這杯酒就算是愚兄弟向前輩表敬意吧！」

黎玉雲這時一本正經的向鄭七姑道：「七姑，有完沒完，妳老還沒聽完小生說的故事呢！」

鄭七姑不禁一楞，詫道：「故事？什麼故事呀？」

黎玉雲心中暗笑，雙目中掠過一絲含有暗示異采，鄭七姑頓時領悟黎玉雲是在開鬼，想藉機查問池鎮平的一切，便假裝恍然道：「哦！妳是說那輛油壁香車，和車中兩個絕世美女是不是？」（下期續完）

暮秋的一天上午，老僧人坐在石屋外與人手談，他的神情十分安詳，似乎他已預知今天將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與他對峙的是個年輕人，年約二十出頭，衣着樸素無華，但相貌英俊，骨格清奇，氣宇至為不凡。

他們靜靜的對奕着，久久不發一語。如果把他們寫入畫中，這便是一幅清逸出塵，不帶一絲人間俗氣神仙之畫像。

棋聲叮叮，盤上烏鷺撲搏，漸漸熾烈了。

忽然，青年移動一下身子，打破沉靜道：「打劫了。」

老僧人搖搖頭，若有旁悟的喟然道：「不好，不好，此為大劫，大劫一生，生死立判！」

這句話剛剛說完，他突似心血來潮，神色陡然一變，日中迸射精銳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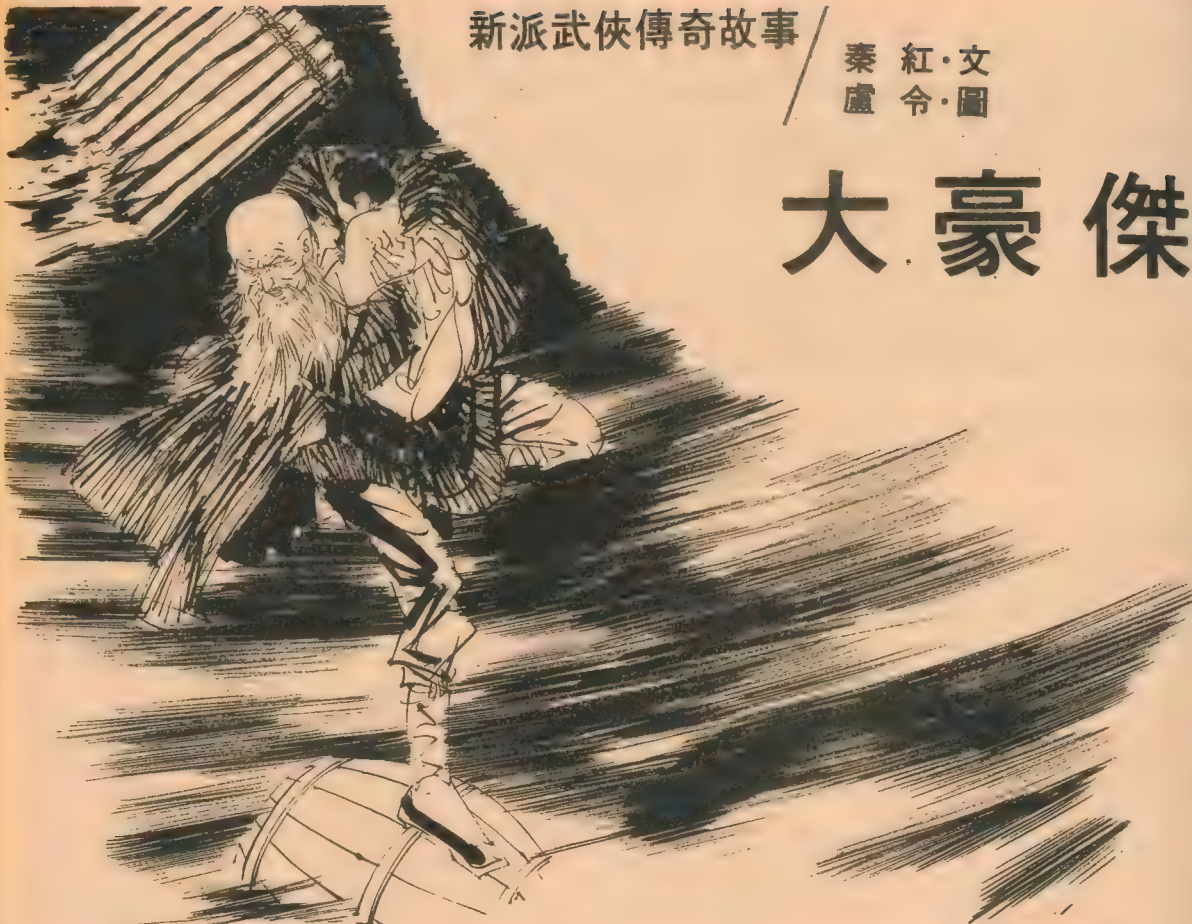
青年微愕道：「何事？」

老僧人沒答話，隨即長身躍起，折向石梯掠下去，瞬即不見踪影。

青年已知有緊急情況發生，當即隨後奔下石梯，沿懸崖旋轉而下，趕到江邊一看，只見老僧人已跳上一隻停泊於江邊的小舟向江心駛去。

文圖
紅令
秦盧

大豪傑



那對面江心，就是老龍壩最為險惡的，曾經覆船無數的大漩渦！

青年一見大驚，叫道：「師叔，你幹什麼呀？」

老僧人一面操舟疾去，一面大聲道：「救人！有個孩子被捲入漩渦了！」

青年舉目望去，果見那大漩渦之上，正有一排木筏在漩渦上打轉，看情形隨時會被捲入水底，心中大為驚駭，失聲道：

「噫，那來的一個嬰兒？」

那排隨著漩渦打轉的木筏上，綁着一隻開口木桶，木桶裏面放着一隻小被袱，小被袱中傳出陣陣哭聲！

好可怕，怎麼有人把一個嬰兒放入江流中呢？

青年也頗想加入搶救，但現在他只能望江水而乾着急，因為江邊已無船，而老僧人的船已擡出五六丈，無法趕上了。

老僧人操舟的技術十分的熟練，轉眼工夫已逼近那大漩渦，但見他忽然縱身而起，飛前三丈有奇，很準確的飄落到那排木筏之上。

那隻小舟，却因失去老僧人的操縱控制，立時隨波逐流而去，一眨眼就遠去不見了。

青年對於他師叔的身手很有信心，可是看見小舟被沖走，又開始着急起來，因為那排木筏距離對岸雖然不太遠，但對岸却是一片大峭壁，毫無立足之處，而如果要往這一邊跳回，那也是辦不到，因距離遠達八九丈，即使在地上，也沒有人能够一縱八九丈的——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木筏擡離大漩渦，但這近乎是一種夢想，那大漩渦水勢極強，要單靠一個人的力量將木筏擡開，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青年的推測沒有錯，老僧人到了木筏上之後，試着欲將木筏擡開，但一連試了幾次均未成功，非但如此，由於加了老僧人的重量，情況更加險惡了！

青年看得心驚肉跳，不覺大叫道：「師叔，小侄去找一條繩子來如何？」

老僧人沒有回答，他蹲下身子，抱起木桶中的那個嬰兒然後抬頭打量着四周，似在尋思脫困之策。

木筏繼續在漩渦上打轉，愈來愈接近漩渦的中心了！

青年跨入水中兩步，又大叫道：「師叔，你把他拋過來！」

要把一個嬰兒拋出八九丈遠，對老僧人來說似乎非難事，但老僧人却不放心，因為他手裏抱着的是一個生命而非一件東西，他搖頭拒絕了青年提出的主意，然後把嬰兒交到左手，緊緊的抱住，接着右掌揮了兩下，以掌刀來切斷了綁着木桶繩子。

青年看得一呆，暗忖道：「噫，他老人家難道能够坐那隻木桶脫險不成？」

那其實是不可能的，那麼小的一隻木桶根本不能坐人，而老僧人也沒有打算那麼做，就在青年正疑惑不解之際，那隻木桶忽已自老僧人手中飛起！

它，像一顆流星般的，朝江心飛去，而老僧人緊隨其後頓足縱起，追蹤於木桶之後！

「叭！」的一聲，木桶落在距江邊約三丈的江水上，而老僧人也適時落下，等待着情況的發生，但等了約莫一盞茶工夫，却未見有任何動靜，又過了片刻，才見老僧人自林中鑽出，緩步走回來。

關山雲問道：「怎麼樣？」

老僧人搖搖頭道：「不知道，大概是一位武林高手。」

關山雲道：「師叔沒有看見他？」

老僧人搖搖頭道：「沒有。」

他走入石屋，上前看看嬰兒，沒說一句話，似陷入沉思之中。

關山雲道：「師叔在此，經常有武林人前來窺探麼？」

老僧人又搖頭道：「沒有，這是五年來的第一次，師叔我從未與任何人結怨，往來於江上的人，甚至無人知道師叔我的來歷。」

關山雲皺皺眉道：「這就奇了，難道來人與這嬰兒有關？」

老僧人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大概與此嬰兒無關，若是有關係，就叫人費解了。」

「師叔的看法是？」

「來人如與此嬰兒有關，那麼他與此嬰兒的關係只有兩種，一是親人，一是仇人，你說是否？」

「不錯。」

「如是親人，當不致忍心將此嬰兒棄置江上，縱然他本身有危險，但以其身手而論，要保護此嬰兒非難事，再說他若有些原因不敢將此嬰兒帶在身上，在棄置此嬰兒於江上之後，就不應跟踪於江邊。」

但見他右腳尖在木桶上一點，身形彈度沖起，好像一隻大鵬，一掠三丈，剛好飄落到青年立足的江邊上！

這是驚人輕功絕技的驚人表現！

青年大大的鬆了一口氣，連忙自老僧人手中接過那個嬰兒，撥開被袱一看，欣然色喜道：「嘿，這小把戲倒反睡著！」

老僧人微微一笑，步上石梯，說道：「咱們上去吧。」

回到石屋裏面，老僧人立刻解開小被袱，並將嬰兒全身濕衣脫下，用布巾拭乾，再拿一件僧衣將他包起來。

嬰兒是個男孩，約有六個月大，長得相當胖的。

再從嬰兒的衣服上看，似非貧苦人家所生的，因為衣服質料很好。

青年皺眉道：「師叔，這嬰兒的父母顯然很富有，怎麼不要這個兒子呢？」

老僧人沒有立刻回答，他把嬰兒放在床上，用被蓋好，然後動手檢視嬰兒的每一件衣服。

很快的，他從嬰兒的兜肚上找出了一件東西——一塊刻着字的竹片！

老僧人拿起竹片道：「這塊竹片大概能够回答咱們的問題了。」

可是老少倆定睛一看，登時愣住了。竹片上刻着如下數個字：

「凡拾得此嬰者，請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可得酬銀一百兩。」

表面看來，這嬰兒的「去處」是有了，但是這裏面却蘊藏着許多疑問。

第一：棄此嬰之人既然寫明嬰兒的去處，即證明他還要這嬰兒，既然如此，他

「對，若說有仇家追殺他，他爲了嬰兒的安全而不得不遺棄嬰兒，那麼他應該遠離此江，將仇家遠遠引開。」

「如是仇人，那麼他既能追到此處，在此之前應隨時可殺害此嬰，所以師叔我的看法是來人與此嬰無關。」

「若無關係，何以在此出現？」

「可能是偶然途經此處的一位武林高人，不過……你下山之後，可曾惹上什麼是非？」

「沒有。」

老僧大師在屋中一隻蒲團上盤膝坐下，閉目靜坐了一會，才睜目說道：「山雲，你做一件好事，將此嬰送去如何？」

關山雲點點頭道：「好的，這竹片上刻明將嬰兒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柏樹溪在宜賓的哪一方向？」

老僧大師道：「在宜賓南方約二十里的地方，那是一個鎮，你到了那裏，應該可以打聽出彭良坤這個人。」

關山雲道：「這嬰兒等下睡醒就要吃奶，怎麼辦呢？」

老僧大師道：「所以，你必須立刻帶他動身，師叔我這兒，是沒有嬰兒可食之物。」

關山雲立刻動手整理包袱，準備動身了。

老僧大師道：「將嬰兒交給彭良坤之後，你如何打算？」

關山雲道：「小侄打算先回南溪探望家叔，然後到江湖上去走走，增加一些見識。」

老僧大師道：「你自幼父母雙亡，令

爲何要把嬰兒放入險惡的江流之中任其飄流呢？

第二：棄嬰之人爲何不寫明嬰兒的姓名？

第三：棄嬰之人如說遭遇重大而緊急的變故，不得不棄此嬰，他怎麼還有時間找到一排木筏和一隻木桶，並且還有時間刻字於竹片上？

老少倆相視沉默着，彼此都在思索着這些問題，過了良久良久之後，青年才開口問道：「師叔，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老僧人搖搖頭道：「不知道，也許這嬰兒是個私生子……」

青年道：「即使是個私生子，也不該把他放諸江流呀！」

老僧人沉吟道：「是的，棄嬰者這樣做必有原因，只是咱們局外人無從知其原因罷了。」

青年道：「小侄猜想，此嬰必是在上游不太遠的地方被放入江中的。」

老僧人道：「怎麼說？」

青年道：「這嬰兒現在睡着了，足見他肚子不餓，如是在上游很遠的地方被放入江中，他現在恐怕已餓得睡不着了。」

老僧人點點頭道：「不錯，你這推測十分合理，但是此嬰的父母即使是住在上游不遠的地方，咱們要找到他們恐怕也不容易，因為他們不一定住在江邊。」

青年道：「師叔打算如何處理？」

老僧人道：「自然是把他送回回去！」

話才說到一半，突然面色一變口中喝聲：「什麼人！」身形如電向屋外撲出！

青年心頭一震，亦欲隨後撲出，但身

「對，若說有仇家追殺他，他爲了嬰兒的安全而不得不遺棄嬰兒，那麼他應該遠離此江，將仇家遠遠引開。」

「如是仇人，那麼他既能追到此處，在此之前應隨時可殺害此嬰，所以師叔我的看法是來人與此嬰無關。」

「若無關係，何以在此出現？」

「可能是偶然途經此處的一位武林高人，不過……你下山之後，可曾惹上什麼是非？」

「沒有。」

老僧大師在屋中一隻蒲團上盤膝坐下，閉目靜坐了一會，才睜目說道：「山雲，你做一件好事，將此嬰送去如何？」

關山雲點點頭道：「好的，這竹片上刻明將嬰兒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柏樹溪在宜賓的哪一方向？」

老僧大師道：「在宜賓南方約二十里的地方，那是一個鎮，你到了那裏，應該可以打聽出彭良坤這個人。」

關山雲道：「這嬰兒等下睡醒就要吃奶，怎麼辦呢？」

老僧大師道：「所以，你必須立刻帶他動身，師叔我這兒，是沒有嬰兒可食之物。」

關山雲立刻動手整理包袱，準備動身了。

老僧大師道：「將嬰兒交給彭良坤之後，你如何打算？」

關山雲道：「小侄打算先回南溪探望家叔，然後到江湖上去走走，增加一些見識。」

老僧大師道：「你自幼父母雙亡，令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極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做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鑲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

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

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極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做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鑲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

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

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極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做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鑲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

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

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極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做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鑲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

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

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無雙堡，坐落於劍門關，是幾十年來領袖武林的一個派系，堡主「金劍老人歐陽天」在過去所舉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武術大會中一連獲得五次第一，因此被譽爲武林第一高手，再加上他門徒遍佈天下，無形中他成了武林盟主，當今各門各派的人對他極極折服，因此凡是練武之人，在行道江湖之前，都要備一份厚禮前去「無雙堡」做一做禮貌上的拜訪，而「無雙堡」也會回贈一塊鑲有一條龍的銀質徽章送給拜訪之人，那塊銀龍徽章便等於護身符，任何人只要在胸襟上佩戴了它，便可天下

去得，不致遭受任何阻難。

但是這在關山雲的眼中看來却是一種屈辱，他覺得自己出身峨嵋，練的是峨嵋派的武功，走的是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安份守己，何必去沾「無雙堡」的光呢？

所以，他很不願意去「無雙堡」拜碼頭。

關山雲一聽此言，登時沉默下來。

在下山之前，他師父心悟大師也有這

個交代，他口頭上雖然答應了，但心中很不以爲然，他覺得實在沒有奉承「無雙堡」的必要。

慈航大師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笑道：「山雲，你忘記『忍讓』兩個字了！」

關山雲道：「這不是忍讓的問題，而是屈服的問題，小侄以為一個人只要行得正立得直，即無須仰賴於人，師叔以為然否？」

慈航大師道：「話雖不錯，但是歐陽天的門徒遍布天下，形勢比人強，讓一步可保百年身。」

關山雲道：「小侄不去開罪他們也就够了。」

慈航大師道：「處今之世，獨善其身往往也很不易，總之你要記住，我們峨嵋派惹不起『無雙堡』，這是事實。」

關山雲點一點頭，道：「小侄記住就是了。」

慈航大師一指嬰兒道：「還有，師叔我有一種預感，這嬰兒可能會牽出許多事情來，你須謹慎行事。」

關山雲道：「是的。」

慈航大師道：「路上宜多小心。」

關山雲道：「是的。」

慈航大師道：「到達柏樹溪交給彭良坤其人，不宜接受其酬謝。」

關山雲道：「當然。」

慈航大師道：「好，你去吧！」

關山雲將嬰兒揹在背上，朝慈航大師行了一禮，提起包袱轉身出屋走去。

慈航大師忽又喊道：「回來。」

關山雲轉回身，問道：「師叔尚有何教誨？」

慈航大師沉默良久，才以凝重的神情和語氣道：「沒有別的，只有兩個字——小心！」

小心！」

關山雲點點頭，轉身走了。

慈航大師眼到屋門口，望着關山雲遠去不見之後，慢慢的舉手伸到頸下，自頸下往上揭起一層薄薄的人皮——

於是他的面貌變了！

藏在人皮後面的竟是一張塗抹着易容膏的，極之醜惡的臉孔！

然後，他轉身揚頭，對着石屋上方的石崖笑道：「老簡，你可以下來了！」

話聲甫落，一條人影便自數丈高的崖上飄落，毫無聲響的落到地面上！

他是個獨目人，年約六旬開外，身材矮而粗壯，左眼眼眶深陷，裏面的眼珠沒有了，模樣充滿陰險刻毒……

關山雲走離老龍壩僅七八里路，就遭到了他無法解決的困難。

嬰兒醒來了，一醒來就哇哇大哭，愈哭愈兇，顯然是餓了。

而眼前，舉目所見盡是荒野山林，還看不見一人家。

「怎麼辦呢？」

關山雲很是徬徨失措，在下山之前，他曾是壯懷激烈，希望以自己所學，轟轟烈烈的大幹一番，不料下山頭一件碰到他無能為力的事情，他覺得任何事情都好解決，唯獨伺候一個嬰兒十分棘手——到那裏去為嬰兒找奶水呢？

聽着背上的嬰兒哭得淒厲，他的心也慌得厲害，現在他別無良策，只有加緊脚步趕路，希望見到一戶人家，向婦女們求助。

他飛也似的向前奔行了十幾里，終於發現一處山脚下有幾戶農家，他如遇救星的趕了過去，大聲喊道：「喂！喂！有人在家麼？」

「誰啊？」

一個老嫗應聲自屋裏蹣跚而出，她瞪着一雙霧霧的眼珠，把關山雲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才開口問道：「小哥哥找誰啊？」

關山雲一拱手道：「大娘你好，小可背上這個嬰兒哭得厲害，想是肚子餓了要吃奶，大娘可有……」

他忽然發覺措詞不好，要向一個老太婆要奶水簡直豈有此理，因之底下的話就啞啞的接不下去了。

老嫗却已明白了他的意思，聽見嬰兒哇哇啼哭不止，她忙問道：「這嬰兒是你的兒子麼？」

關山雲道：「不是，不是，這是小可在江上撿到的……」

他簡要的把拾得嬰兒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苦着脸道：「這嬰兒才六個月大，還在吃奶，現在他餓了，大娘妳看怎麼辦才好？」

老嫗將他拉入屋中，說道：「你解下來讓老身看看，說不定是拉屎啦。」

關山雲依言解下嬰兒交給她，見屋中別無他人出來，乃問道：「大娘一人在家麼？」

老嫗道：「是的，兒媳都上山砍柴，要到天黑才回來……」

她一面說一面解開包裹嬰兒的衣服，看見嬰兒屁股拉了一泡屎，攪得一塌糊塗，說道：「你看，難怪哭得這麼厲害，果要到天黑才回來……」

即告辭而出，繼續趕路……

這天，他一口氣趕了七八十里路，天黑之時，剛好來到沐川縣城。

他在城中客棧投宿過了一夜，次日一早繼續動身趕路，上路不久，背上的嬰兒又哭起來了。

「怎麼回事？肚子又餓了麼？不，剛剛在客棧才餵過他一次奶，大概是尿布濕了不舒服……」

想到換尿布，他就不禁直皺眉頭，昨夜在客棧裏，他曾為嬰兒換了兩次尿布，餵了一次奶，結果弄得精疲力竭，一夜未眠，最可恨的是第一次換尿布時，好不容易剛剛換好，忽聽「撲！」一聲響，解開被襁一看，嬰兒的屁股赫然又是一泡屎！

現在又要換尿布了，我的天哪！但是，他寧可為嬰兒換尿布也不想聽他啼哭，當下即在路旁停下，解開被襁一看，却發現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嬰兒又拉屎了！

他大感吃不消，搖頭嘆氣道：「啊呀！我的小孩乖，你這不是存心跟我過不去麼！」

沒奈何，他只好耐心的為嬰兒拭淨屁股，再取一塊尿布換上去。

雖然已有過兩次換尿布的經驗，但是他仍然不熟練，仍然笨手笨腳。

正在手忙腳亂的時候，驀聞來路上一片馬蹄滾滾一般响過來，他抬頭不經心的瞥了一眼，見是四匹紅駿馬並轡疾馳而來，他也沒有心情再去多看一眼，又低頭去為嬰兒包裹。

自來路上疾馳過來的四匹馬，在跑到

然是拉屎了。」

關山雲發慌道：「這怎麼辦？」

老嫗不答，就用衣服將嬰兒的屁股擦拭乾淨，再入房取出兩塊尿布和一件破衣，把一塊尿布墊在嬰兒胯下，然後用破衣包起來。

她包好嬰兒之後，將剩下的一塊尿布交給關山雲，說道：「小哥哥以後要隨時留心，尿布濕了要立刻換洗，這樣他就不哭了。」

關山雲道謝接過尿布，收入包袱中，見嬰兒仍啼哭不止，問道：「現在他還在哭，是不是餓了？」

老嫗道：「是的，不過不要緊，待老身來餵他一碗米湯。」

她順手拿起那件破衣，正要進入廚房，却見有個婦人自外而入，笑着道：「周大娘，妳家來了客人了？」

老嫗答道：「不是，這位小哥哥，是路過此地的，他帶了這麼一個嬰兒，怪可憐的……」

當下，她將聽自關山雲的轉述一遍，接着道：「妳來得正好，這嬰兒已餓了一整天——」

關山雲搶着向那婦人拱手道：「是的，大娘請行個方便，給這嬰兒一些奶水吃如何？」

那婦人一笑，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要我給他奶水吃？」

關山雲連連拱手道：「是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嬰兒再不給他吃，會餓壞了，大娘務請幫幫忙，做做好事。」

那婦人臉上發紅，啞他一口道：「你

他面前之際，突然一齊勒住，四匹馬因是在疾馳中被勒停，登時前蹄揚起，希聿聿的嘶叫起來。

關山雲抬頭定睛一看，頓時耳根發熱，滿面通紅。

原來，四騎士竟是四個姑娘！

四個容貌絕麗的勁裝姑娘！

她們的年紀只在二十之間，每人背上均揹一把寶劍，每人的衣飾均極華麗，但最引人注意的還是她們的容貌，個個美若鮮花，英武中不失嬌媚！

關山雲所以面紅耳熱，是有兩個原因的，一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姑娘，乍見之下，不免有些害臊，一是他覺得男人替嬰兒換尿布，是一件有損男人尊嚴的事，而這樣的事情竟然被四個年輕姑娘撞見了，實在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

那四個姑娘也真刁，看見他害臊，竟反咕咕吃吃的笑起來。

關山雲不覺惱羞成怒，瞪了她們一眼道：「哼，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可笑？」

當中的一個穿紅衣的姑娘，舉手一指那嬰兒，笑問道：「喂，那嬰兒是你的兒子麼？」

關山雲沉聲道：「不用妳管！」

那紅衣姑娘蛾眉一蹙，不大高興道：「唏，你這個人說話怎麼這樣沒禮貌？」

關山雲怒道：「對你們這些毫無禮儀之心的姑娘，我為什麼要有禮貌！」

那紅衣姑娘訝笑道：「你說我們沒有側隱之心，指的是哪一點？」

關山雲一指嬰兒，怒沖道：「妳瞧，替嬰兒換尿布本是妳們女人的事，如今

這個人說話好無禮，我那有奶水給嬰兒吃呀！」

關山雲一怔道：「大嫂年紀輕，怎說沒有奶水？」

那婦人道：「我又沒生孩子，那來的奶水？」

關山雲道：「可是大嫂有奶呀！」

那婦人感到啼笑皆非，轉對老嫗說道：「周大娘，這人亂講話，我要告訴我家裏的去了！」

說着，扭身欲走。

周大娘慌忙扯住她，笑道：「別慌，別慌，這位小哥哥是不懂事，可不是有意戲弄妳，妳弄錯了。」

她接着轉對關山雲嘻嘻一笑，道：「小哥哥，你好像很不懂事，我們女人有奶是不錯的，可是也要等生了孩子才會有奶水的呀！」

關山雲聽了恍然大悟，連忙向那婦人道歉道：「大嫂請原諒則個，小可自小在寺裏長大，對女人實在所知有限，一直以爲女人有奶就有奶水，所以……所以……唉，總之大嫂請別生氣，抱歉抱歉！」

那婦人道：「知道他少不更事，不由嘆喟一笑道：『你從來沒見過女人麼？』」

關山雲發窘，喃喃道：「是見過過的，只是，了解不深，今後，小可得去多的多了解了解。」

那婦人聽了直笑，轉對周大娘道：「周大娘，我家那條母牛前兩天才生產，我去擠些牛奶給這嬰兒吃吧。」

周大娘道：「正是，正是，老身就是想到妳家那條母牛，聽說孩子吃牛奶也是

很好的，妳快去擠一些來！」

那婦人應聲而去。

周大娘便請關山雲坐下，倒了一碗茶給他，道：「小哥哥坐下，老身替妳去把這件衣服洗乾淨。唉！真是怪可憐……」

一邊說，一邊拿着衣服到屋後去了。

不久，那婦人取來了一隻小瓷瓶和一碗鮮牛奶，原來她想週到，爲嬰兒在路上挨餓，除了擠一碗之外，又裝了一瓷瓶。

她對嬰兒吃食倒也很在行，當下將嬰兒抱過，開始用湯匙餵嬰兒吃牛奶。

那嬰兒敢情很餓了，雖不習慣用湯匙喝，但牛奶一入口，嚐到了好滋味，很自然的一口一口喝下去了。

當周大娘將那件鮮衣洗好擰乾，回到廳堂時，嬰兒也已經喝光了那碗牛奶，肚子一填飽，他又甜甜的睡着了，樣子蠻可愛的。

那婦人把那隻空碗和湯匙一起塞入關山雲的包袱中，說道：「天黑的時候，還要餵他一次，尿布要一個時辰換一次，你不會換尿布？」

關山雲笑笑說道：「剛才已見周大娘換過一次，小可大概可以依樣葫蘆了。」

周大娘道：「小哥哥要是不急，就在我家過一夜，老身再教妳一些養育嬰兒的方法。」

關山雲道：「不了，謝謝大媽和大嫂的好意，小可今天還想趕一程路，希望後天能够趕到柏樹溪，把這嬰兒交給他的親人。」

他再將嬰兒背起，再三向她們道謝，

不幸落到我頭上，妳們不但不同情，居然還在那裏笑個不停，這不是毫無惻隱之心是什麼！」

那紅衣姑娘似乎愈聽愈覺有趣而可笑，又吃吃的笑了起來，道：「你這人真有趣，那嬰兒又不是我們的，怎麼反怪我們不替他換尿布呢？」

關山雲道：「不是妳們的，難道就是我的不成！」

那紅衣姑娘停住了笑，露出詫異之色道：「那嬰兒不是你的兒子？」

關山雲悻悻然道：「我的妻子還不知在哪裏，哪來的兒子！」

那紅衣姑娘「哦」了一聲，道：「原來那嬰兒不是你的兒子，剛才我們以為他是你的兒子，以為你妻子跟你吵架一怒而回娘家去了，丟下嬰兒讓你受苦，所以才笑你的，那麼那嬰兒是你的什麼人？」

關山雲道：「跟我毫無關係，是我在江上檢到的。」

那紅衣姑娘驚訝道：「哦，是你在江上檢到的？那麼你要把他送去何處？」

關山雲淡淡地道：「宜賓柏樹溪。」

紅衣姑娘道：「那是你的家？」

關山雲道：「不，這嬰兒身上有一塊竹片，上面刻字說：『凡拾得此嬰兒者，請送往宜賓柏樹溪彭良坤處，可得酬銀一百兩』，我就是要把他送去那裏的，不過不是爲了那一百兩銀子。」

說畢，又低頭去爲嬰兒包裹身子，也許是在女人面前心緒緊張之故，包包去竟都包不好。

紅衣姑娘翻身下馬，走上前道：「讓

我來試試吧。」

她將破衣重新攤開，很熟練的將嬰兒包裹好了，然後她將嬰兒抱着站起，笑道：「哦，這嬰兒倒是長得蠻可愛的，叫什麼名字呀？」

關山雲道：「沒有姓名。」

紅衣姑娘道：「竹片上沒有刻下嬰兒的姓名？」

關山雲道：「沒有。」

紅衣姑娘道：「這倒奇怪，這嬰兒的父母已死，希望拾得者將他送去柏樹溪，就表示他們還要這個嬰兒，照理應該寫明此嬰兒的姓名才對。」

關山雲道：「如果我是嬰兒的父母，而有仇家在追殺我的話，我也不會寫明嬰兒的姓名。」

紅衣姑娘微微一怔道：「哦，你是這樣想的？」

關山雲點點頭。

紅衣姑娘注視他有頃，問道：「你貴姓大名？」

關山雲道：「微姓關，賤名山雲。」

紅衣姑娘又上下打量他一眼，含笑道：「你的氣度異於常人，練過武吧？」

關山雲道：「練過一些。」

紅衣姑娘道：「令師何人？」

關山雲道：「一定要說麼？」

紅衣姑娘笑道：「在我們『四大金釵』面前，你似乎不必顧慮什麼的。」

關山雲未曾聽過『四大金釵』這個綽號，無從知道她們的出身來歷，也無從知道她們正是邪，故不願輕率的道出自己的師門，當下反問道：「請問姑娘貴姓

芳名？」

紅衣姑娘吃吃笑道：「現在我知道你是初出道的人了，如果你走過江湖的人，一定知道我們四人的姓名。」

紅衣姑娘一面逗着嬰兒玩，一面說道：「我叫黃若鶯，馬上那三個，穿黃衣的叫林芝，穿綠衣的叫陸小喬，穿紫衣的叫素蘭。」

關山雲轉對那三女點點頭。

黃若鶯道：「現在你可以說出令師是誰了麼？」

關山雲微微一笑道：「黃姑娘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在下的師門來歷？一個人的身價地位的輕重高低，難道要以師門來做衡量的？」

黃若鶯笑道：「嘿，你這人外表看來老實，胆巴敢情也挺厲害！好啦，你不說拉倒，其實你一定够資格跟我們『四大金釵』交朋友呢！」

她把嬰兒往關山雲手上一塞，擺手說聲「再見」，轉回坐騎，一躍而上，再伸頭向關山雲扮個鬼臉，道：「別忘記給嬰兒吃奶！」

語畢，一抖馬索，嬌叱一聲，向前馳去。

那林芝，陸小喬，素蘭三女，也在一片脆笑聲中，縱馬跟去，四騎奔馳極速，一眨眼只剩下道塵煙。

關山雲目送她們去了之後，面上泛出一絲笑容，自言自語道：「這四個姑娘好放蕩，只怕不是正派人物……」

他又站着發痴了一會，隨將嬰兒攆好，復拔步趕路，走了約二十多里路，來到

看法。

古素蘭斜眼睨着關山雲，微微笑道：「關山雲，莫非我們要等待的人是妳？」

她語聲是清脆悅耳，別具一種風味！

關山雲面上發紅，說道：「姑娘說什麼？」

古素蘭含笑笑道：「向我們下挑戰書的，是不是你呀？」

關山雲連忙搖頭道：「不不，姑娘不要誤會，在下與妳們四位姑娘素昧生平，怎麼會向妳們下挑戰書呢！」

一處巒山重重的山區路上，背上的嬰兒又開始哇哇啼哭了，這次他知道必是餓了，當即找到一處可擋風的山壁下，解下嬰兒，取出尚剩半瓶的牛奶，餵嬰兒進食。

嬰兒的胃口奇佳，一碗牛奶很快就吃完了，他接着再爲嬰兒換上一塊尿布，正好附近有一條淺溪，他把換下的尿布拿去溪中洗滌乾淨，正要轉身走回，忽然瞥見在那上游不遠的溪畔的一棵樹下，拴着四匹馬！

那是「四大金釵」的坐騎！

他心頭一動，暗忖道：「噢，她們的坐騎爲何拴在這地方？」

坐騎在此，人亦必在附近，但此處荒無人烟，她們因何停於此？

他愈想愈覺奇怪，決定去看個究竟，當下轉回山壁下，將嬰兒攆起，沿着淺溪來到拴着馬匹的樹下，舉目四顧，不見「四大金釵」的踪跡，但是他很快就看出了「四大金釵」的去向。

淺溪右邊是一座山，山脚下有一條羊腸小徑，可以斷定她們是走羊腸小徑上山了。

——她們上山何爲？

——必定有緣故，且跟上去，看個究竟！

於是，他順着羊腸小徑上山，迂迴曲折的走了數百步，已到一處山頂上。

眼前的山頂，竟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很像是高樓上的一塊平台！

而那時「四大金釵」的黃若鶯，林芝，陸小喬，素蘭四女，正站立在草地的中央！

試！

關山雲掉頭便走。

古素蘭嬌喝道：「站住！」

關山雲站住了，但不是被她喝住的，而是被人擋住的，他的面前突然出現了四個白衣青年，擋住了他去路！

這四個白衣青年，是從那條羊腸小徑走上來的，來得很快，好像一陣旋風！

他們的年紀，均在三十左右，體格雄偉，相貌英武，每人腰懸一劍，有一股盛氣凌人的氣概！關山雲心知他們必是向「四大金釵」下挑戰書的人，當下，忙側身退到一旁，讓路給他們過去。

四白衣青年沒有走過去，對着他虎視眈眈，當中一個才向四大金釵開口冷冷道：「姑娘們，這小子是那來的？」

黃若鶯答道：「是個不相干的人，他希望觀看我們決鬥，四位別理他就是。」

四白衣青年對關山雲投以一睨睨的眼色，隨即舉步朝四大金釵走過去。

黃若鶯四女似已看出他們的來歷，神色變得凝重，早先的「談笑風生」之情似已一掃而光了。

四白衣青年在距離她們尋丈之處刹住了腳步，原先開口的那一個掀動嘴唇，露出一個冷傲的微笑，緩緩說道：「久聞『四大金釵』風華絕代，今日相見，果然勝似傳聞！」

說的雖是客氣話，但語氣充滿揶揄！

黃若鶯不甘示弱，蛾眉一揚，嬌笑道：「要是我沒看錯，四位必是無雙堡的劍士，此番隱姓埋名約我們到此，不知有何苦衷？」

（未完）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該到的時候了。」

「在下可否留下觀戰？」

「當然可以，不過你帶着一個嬰兒不大妥當，最好不要看。」

關山雲覺得有理，轉身便欲下山，但轉而一想，又覺不該放棄這個觀戰的機會，乃又轉回身子道：「不，在下只要不干預你們的決鬥，就不會有任何危險，黃姑娘以爲然否？」

黃若鶯一笑道：「也好，其實你即使想干預，恐怕也無能力。」

關山雲唯唯稱是，當即走到「埋劍嶺」的右邊，等着作壁上觀。

黃若鶯問道：「那嬰兒怎麼樣了？」

關山雲道：「剛剛餵過奶，現在很安靜。」

黃若鶯訝然笑道：「你哪裏來奶？」

關山雲道：「昨天有人送了一瓶牛奶，在下就用牛奶餵他。」

黃若鶯「哦」了一聲，仰頭望望天空，說道：「奇怪，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怎麼還不來呢？」

林芝開口道：「會不會是開玩笑？」

她說話的聲音十分好聽，宛若珠走玉盤，給人一種聽覺上的享受。

黃若鶯搖搖頭道：「不，絕對不是開玩笑的，這樣的玩笑並不高明。」

陸小喬接口道：「可是我們經常碰到一些不三不四的登徒子，也許是那些登徒子的傑作呢！」

她的聲音細細的，說話時表情非常生動，頗有顫動衆生的那種媚力。

黃若鶯又搖搖頭，表示反對她們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對方何時到此？」

「如果真是無怨無仇，那的確有些無聊，不過我們『四大金釵』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九幽迷宮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白得到魔中之魔的遺笈及一前輩高人的撫養教導，練就驚人藝業，他懷着一顆念珠，到峨嵋聖地擬訪尋念珠主人，探求自己身世，值勾魂攝魄四羅刹到雷音寺逞兇，主持請開念珠來源，惜主持一無所知，南宮白以快快離去，逐走四羅刹，救回主持，向主持請開念珠來源，惜主持一無所知，南宮白以快快離去，詎甫下山，便着了四羅刹暗算，被擄至一山洞，危急間，幸得孫玉情率兩婢趕到，逐走四羅刹，南宮白這時因受迷藥迷失本性，竟和身撲向孫玉情，隨行二婢大驚，雙雙縱身護主，把南宮白震昏地上——

九幽魔爪舞 無憂山莊危

白衣女俯身一探南宮白的腕脈，然後又捏開南宮白的牙關看了看，黛眉一皺道：「果然不錯，他服了四羅刹的淫邪藥物，你們兩個把兵刃收好，幫我把他抬到石榻上去。」

左邊一名青衣少女道：「姑娘，你還要幹什麼，趕走了那四個無恥的東西不就行了。」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你們那裏知道『四羅刹』的淫邪藥物異常歹毒，要趕快把藥力解去，這個人就會精血乾枯而死。」

那青衣少女道：「這種淫邪藥物是那四個無恥東西的獨門藥物，咱們沒有解藥，如何能救這個人的性命。」

白衣女眉鋒微皺，道：「有道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我既然碰上了，而且從四羅刹手裏把他救了下來，我不能不盡心盡力想辦法保住他的性命，柳婆婆還在附近麼？」

那青衣少女道：「她老人家還在那片

樹林裏等着咱們呢！」

白衣女道：「妳去請她老人家來一趟，要快。」

那青衣少女應聲掠了出去。

白衣女望着另一名青衣少女道：「過來幫我把他抬上去！」

那青衣少女應聲插好長劍走了過來。兩個人合力把南宮白抬上石榻，青衣少女看了南宮白一眼道：「這個人長得不錯，要任他這麼死了還真可惜。」

白衣女道：「咱們是救人，管他長得什麼樣呢。」

青衣少女抬眼問道：「姑娘，你見過這個人麼？」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沒有，很覺陌生。」

青衣少女道：「大半是個初出道的後生，江湖上偏多這些人，武功不學好就出來跑，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麼？」

上。」

青衣少女小瑤眨動了一下美目道：「他武功很好，一身藝業恐怕猶在你之上，婢子不信，你剛還說沒見過他……」

白衣女道：「我不用着見過他，剛才我爲他把握脈，我發現他的內功很深厚，他既有這麼深厚的內功，一身藝業還差到那兒去麼？」

小瑤道：「可是咱們連見都沒見過他，他明明是個剛出道的……」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剛出道的不見得就比成了名的差，妳可知江湖上有多少人是空有虛名，妳可知知道又有多少淡泊名利的奇人異士隱於三山五嶽，四海八荒。」

石室門口人影一閃，石室裏接連進來兩個人，一個是銀髮鐵拐的乾瘦白衣老嫗，一個是適才那青衣少女。

銀髮白衣老嫗進來便道：「姑娘，你找我？」

白衣女道：「婆婆，我讓小瑤請妳來，跟妳商量件事。」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已經聽瓊丫頭說了，這個人的性命恐怕會保不住。」

白衣女臉色微微一變道：「婆婆，妳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你既然知道他體內的藥力要是不消解，一個對時就會精血乾枯而亡，當知道要救他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用四羅刹的獨門解藥，另一個辦法是……我不說妳也知道……」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知道，只是我已救了他，怎可能功虧一簣。」

銀髮白衣老嫗道：「救不了他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咱們可以試試這個辦法，妳跟小瑤等在這兒，我帶着小瓊去找四羅刹……」

白衣女道：「她們早已不知道跑那兒去了，一個對時之內那就能找到她們，我不知道她們給他服了這種淫邪的藥物，要是知道說什麼我也會讓她們留下解藥。」

銀髮白衣老嫗道：「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妳要是打算救人的話，只有試試我剛說的那個法子。」

白衣女煞聚眉鋒，嬌靨上也微現焦慮神色，望着南宮白道：「沒有別的法子了，婆婆，他的內功很深厚，一身藝業也一定不差，要是任他死在四羅刹這種淫邪藥物之下，豈不是太可惜。」

銀髮老嫗一雙目光跟着白衣女的目光落在了南宮白臉上，這她才看見了南宮白的人，南宮白的臉，一呆，驚嘆說道：「好俊的後生，老身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頭一回見着這麼好的人品……」

一雙老眼中忽現異采，抬眼望向白衣女，住口不言。

白衣女久久不見她說話，隨也抬眼向她望了望，一望之下，白衣女微微一愕道：「婆婆，妳怎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忙一定神道：「沒什麼，妳說他內功很深厚？」

白衣女道：「剛才我爲他把過脈。」

銀髮白衣老嫗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了南宮白的腕脈，一抓之下她神情猛地一震，老眼暴睜，脫口叫道：「好內功，好修爲，何止相當深厚，簡直駭人聽聞，這後

生，他是怎麼練的……」

白衣女道：「婆婆……」

銀髮老嫗驚地拾眼，道：「姑娘，這麼一個奇人要任他傷在這淫邪藥物之下，那不但太可惜，四羅刹造的罪也太太，姑娘，咱們可以放棄十個，百個，但這個人，這條命咱們是非救不可！」

白衣女道：「我知道，可是……」

銀髮白衣老嫗道：「不要緊，姑娘，這個後生有救，姑娘可願流點血。」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流血？」

銀髮白衣老嫗道：「我這麼說吧，姑娘跟小瓊，小瑤的血都能救他，但以姑娘的血最好……」

白衣女微一點頭道：「我懂了，只是婆婆剛才爲什麼……」

銀髮白衣老嫗道：「剛才我沒說，那是因爲這種淫邪藥物需要的處子血不少，而且這血是咬破舌尖咀對咀的渡入他口中……」

白衣女猛然紅了嬌靨，皺起了黛眉。銀髮白衣老嫗一見白衣女的神色，忙道：「姑娘，儘管這後生該救，可是那還得看姑娘……」

白衣女神色一肅，道：「不，這是救人，我心地光明，算不了什麼，婆婆，是不是把血渡給他之後就行了？」

銀髮白衣老嫗道：「不，姑娘，還要把你的真氣渡給他，一直等到他身上的熱退去。」

白衣女道：「沒有別的了麼？」

稍時等他醒過來之後，無論如何不許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救他的，永遠不許讓他知道，因爲我這是救人，婆婆留在這兒就近照顧，小瓊，小瑤到外頭守着，沒有我的話，不得放進任何一個人來！」

小瓊，小瑤領命而去。

銀髮白衣老嫗看了白衣女一眼道：「姑娘，妳讓我敬佩，不知道這後生是何許人，萬一他要是個邪道上的人物，我的罪過可就大了。」

白衣女道：「婆婆妳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了，他要是個邪道上的人物，還用得着四羅刹這樣對他麼？」

銀髮白衣老嫗點點頭道：「妳說得是，是我糊塗！」

旋即轉身向外，不言不動。

白衣女一雙目光緩緩投注在南宮白的臉上，嬌靨上一片肅穆神色，看了一陣之後，慢慢地俯下身把兩片唇唇壓向南宮白的雙唇。

她嬌靨上神色一片肅穆，心裏想的也只是救人，可是當她兩片唇唇觸及南宮白的那滾燙的雙唇時，她的嬌靨突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不過那只是一剎那間，一剎那之後，她馬上恢復了平靜！

片刻工夫之後，南宮白臉上的紅熱漸漸退去。

足足一盞茶工夫，白衣女始直起了身，她剛才一直閉着眼睛，如今睜開美目又把一雙目光投注在南宮白那俊逸的臉龐上，突然間，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裏浮現起一片迷濛，好像蒙上了一層薄霧，她取出

「方纔擦去南宮白的咀角的血漬，然後又擦了自己的咀，轉過身去道：『好了，婆婆，叫小瓊跟小瑞進來吧。』」

銀髮白衣老嫗轉過身來目光落在白衣女臉上，道：「妳耗損了不少真氣，要不要先歇歇？」

白衣女微一搖頭道：「不要緊，我不累，叫小瓊、小瑞進來，我有話說。」

銀髮白衣老嫗轉身揚聲叫進了小瓊、小瑞。

白衣女道：「記住，永遠別讓他知道我是怎麼救他的，還有，等我解開他的穴道以後，看看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他要是一點不正，咱們合力把他除去，不讓他出這山洞一步。」

銀髮白衣老嫗跟小瓊、小瑞聽得都一怔。

銀髮白衣老嫗口齒啓動要說話。

白衣女已一指點向南宮白腰間。

南宮白一驚睜眼，入目眼前四個人，一怔忙挺身坐起了地，他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之後遲疑着道：「四位……」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勾魂攝魄四羅刹』已經夾着尾巴跑了。」

南宮白忙道：「這麼說是老人家四位救了我？」

銀髮白衣老嫗道：「應該說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轉眼望向白衣女，一抱拳道：「多謝姑娘……」

白衣女道：「沒什麼，舉手之勞，你不用客氣。」

銀髮白衣老嫗道：「年輕人，你中了

『四羅刹』的淫邪藥物，也是我家姑娘救了你。」

南宮白的眉宇間冷肅煞氣爲之一現，看得白衣女、銀髮白衣老嫗等心裏均爲之一凜，銀髮白衣老嫗心裏暗叫一聲：好重的殺氣……

只見南宮白又冲白衣女抱起雙拳道：「姑娘的大恩……」

白衣女道：「我剛說過，沒什麼，救人總是要救到底的！」

南宮白沉默了一下道：「那麼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銀髮白衣老嫗道：「對了，用不着說什麼，記在心裏就行了。」

一頓又道：「年輕人，我家姑娘復姓仲孫……」

白衣女道：「仲孫玉情。」

銀髮白衣老嫗道：「老身姓柳，你叫我柳婆婆就行了。這兩個一個叫小瓊，一個叫小瑞，我們都是我家姑娘身邊的，年輕人，你呢？」

南宮白道：「有勞老人家動問，晚輩南宮白。」

銀髮白衣老嫗柳婆婆道：「原來你也姓個複姓，這倒巧啊，年輕人，你是那門派的弟子？」

南宮白道：「後輩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

柳婆婆道：「那麼你的師承是……」

南宮白遲疑了一下，歉然說道：「老人家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南宮白道：「老人家，您原是讓晚輩去碰壁運氣。」

柳婆婆道：「那麼你聽清楚，遠在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奇才，這個人不但文武雙絕，而且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尤其人長得俊逸瀟灑，個個不羣，他一出現就震動了整個武林，使得多少紅粉女兒爲他着迷，到處找他，茶不思，飯不想，簡直就跟瘋了似的，招得多少人羨慕，也惹得多少嫉妒，廿年前老身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連老身那時都想看看他，你想他有多大的魔力？可惜的是打當初到如今見過他的人太少，簡直少得可憐，只因爲他線條兒首不見尾的神龍一樣，明明說他在這兒，等大夥兒趕到這兒一看，他却又不見了，這麼一來更增加了他的魔力，有人曾經發誓，窮畢生的歲月非找到他不可，而那是廿年前，過了幾年之後因爲老找不到他，人們的興趣也就漸漸減低了，到了廿年後的今天恐怕武林中已經把這個人忘得一乾二淨了，這個人姓季，叫季飛星，跟這顆念珠上刻的這兩個字一樣，如今他要是還在的話，應該四十已經出頭了，你可以去碰壁運氣，說不定這顆東西是他的。」

她抬手把那顆念珠遞還了南宮白。

仲孫玉情道：「婆婆，說了半天妳還沒告訴人家上那兒去找季飛星呢？」

柳婆婆一怔，旋即笑道：「可不，我真是老糊塗了，年輕人，季飛星的家在『洛陽』，季家因季飛星而出名，你到『洛陽』一打聽就知道了，別人不知道他在那兒，他的家人應該知道他在那兒！」

南宮白道：「老人家，您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南宮白道：「老人家，您原是讓晚輩去碰壁運氣的。」

柳婆婆道：「那麼你聽清楚，遠在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奇才，這個人不但文武雙絕，而且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尤其人長得俊逸瀟灑，個個不羣，他一出現就震動了整個武林，使得多少紅粉女兒爲他着迷，到處找他，茶不思，飯不想，簡直就跟瘋了似的，招得多少人羨慕，也惹得多少嫉妒，廿年前老身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連老身那時都想看看他，你想他有多大的魔力？可惜的是打當初到如今見過他的人太少，簡直少得可憐，只因爲他線條兒首不見尾的神龍一樣，明明說他在這兒，等大夥兒趕到這兒一看，他却又不見了，這麼一來更增加了他的魔力，有人曾經發誓，窮畢生的歲月非找到他不可，而那是廿年前，過了幾年之後因爲老找不到他，人們的興趣也就漸漸減低了，到了廿年後的今天恐怕武林中已經把這個人忘得一乾二淨了，這個人姓季，叫季飛星，跟這顆念珠上刻的這兩個字一樣，如今他要是還在的話，應該四十已經出頭了，你可以去碰壁運氣，說不定這顆東西是他的。」

柳婆婆道：「老人家，您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柳婆婆道：「老人家，您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柳婆婆道：「老人家，您原諒，我兩位恩師已經過世了，臨終前曾一再交待不許提起他兩位的名諱！」

柳婆婆面現不豫之色，剛要再說。

白衣女仲孫玉情那裏已然說道：「你不要客氣，徒忌師諱，這原是對的！」

南宮白看了她一眼道：「多謝姑娘曲諒！」

仲孫玉情都說南宮白對，柳婆婆還能說什麼，只有把已然到了咀邊的話又嚥了下去，改口說道：「年輕人，那麼你怎麼會中了四羅刹的道兒，你說到『峨嵋』來又是爲了什麼？」

這可以說，南宮白當即把他來「峨嵋」的目的，以及碰上「勾魂攝魄」四羅刹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柳婆婆一雙白眉變動，道：「真是罪過，論『情僧』的年紀怕不已在四十以上，做她們的爹都有餘了，她們居然跑到『峨嵋』來找他……」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位情僧麼？」

柳婆婆道：「老身只是聽說過當世之中有這麼一個奇人，佛門之中有這麼一個奇僧，却一直沒見過，怎麼？」

南宮白雙眉微揚道：「廿年前，『雷音寺』主持以及近百名弟子在一夕之間悉遭人殺害，我要問問他，是不是他下的毒手。」

柳婆婆看了他一眼道：「年輕人，這件凶案就算是『情僧』做的，已經事隔二十年了，別人都不過問，你又何必管這個閒事！」

南宮白道：「老人家，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雷音寺』的主持連其師兄遺命，所以並沒有去找那位情僧問個明白，查個水落石出，可是我不，佛門弟子出家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人，與世無爭，更不會去招誰惹誰，兇手在一夕之間把他們殺害殆盡，其毒辣兇殘令人髮指。這件事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又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我若是袖手不管，那不但辜負我這身所學，愧對我兩位恩師，甚至跟殺害『雷音寺』主持跟近百名佛門弟子的兇手沒兩樣！」

柳婆婆飛快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年輕人，這件事要是那情僧做的，當年他一身武功就已够驚人，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武功自然更爲精進，對你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物了，你年紀較輕，能有多大成就敢去找他，萬一你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是白白賠上一條性命。」

南宮白雙眉揚起，淡然一笑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生老病死誰能免，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死得值，我認爲可以不遲疑，不必畏縮。」

仲孫玉情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

柳婆婆微微點了點頭，雞皮老臉上浮現起笑意，道：「好，年輕人，我們總算沒救錯你，值得人欣慰。」

頓了頓道：「剛聽你說，你上『峨嵋』也爲找個人，但不知你找的又是誰？」

南宮白道：「晚輩找的這個人晚輩沒見過，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究竟是何許人，晚輩有一樣可能是他的東西，這樣東西跟佛門有點關係，所以晚輩先到『峨嵋』來碰壁運氣。」

柳婆婆輕「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年輕人，我們久走江湖，對武林中的人與事知道得可能比你多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把那樣東西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說不

，說句話應該是有相當的份量的，等到了家兩下裏見過之後，只要您說聲不願意，我再保着您出來玩，行麼？」

柳婆婆道：「怕只怕到了那時候，跟娘不會再讓我出來了。」

柳婆婆一拍胸，道：「您放心，有老婆子我在，說什麼，我也會想法子讓您再出來！」

柳婆婆道：「其實有什麼好看的，不看我也都是不願意。」

柳婆婆深看了她那無限美好的背影一眼，一頓鐵拐拐了過去。

這是一座大山，高拔入雲霄，連綿數里。

緊挨着山脚下，座落着一片大宅院，佔地是有數畝之廣，裏頭狼牙高峻，飛簷流丹，還有一座座高有數丈的瞭望塔。

一大圈丈高圍牆的外頭，繞着一條寬約兩丈多的土溝，土溝裏豎滿了一根根的尖銳鋼刺，尖端森白雪亮，望之嚇人！

土溝外圍丈餘處，另繞着一圈鐵柵，每一根鐵柵都有兒臂般粗細，頂端也都把把尖銳。

正對着那圍牆兩扇朱紅大門，鐵柵上也有扇巨大鐵柵門，頂上橫額四個大字：「無憂山莊」。

橫額兩面各插着一面三角旗，白綢，上頭繡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

就這麼一座山莊，氣勢雄偉，隱隱懾人。

玉情，柳婆婆，小瓊，還有小瑤。一進鐵柵門，小瓊抖手一揚，一道光華冲天而起，到了半空中碎然四散，像蓬雨似的緩緩墜落。

土溝那一邊，用兩根鐵鍊高高吊起的一座木橋緩緩放下來。

兩條人影從山莊裏電射而出，直落木橋的這一端，身法矯捷美妙，是兩個中年白衣人。

木橋落在土溝的這一邊，仲孫玉情等也到了橋頭，兩名中年人雙雙恭謹躬身：「姑娘，婆婆！」

旋即閃向兩旁。

仲孫玉情邁步踏上木橋，柳婆婆向兩個白衣人道：「客人到了沒有？」

一名白衣人道：「到了，昨天晚上到的。」

柳婆婆眉峰一皺道：「沒想到還是回來遲了，主人說什麼沒有？」

那白衣人恭聲道：「沒聽主人說什麼。」

柳婆婆道：「那就好，路總得一步一步的走。」

說話間已到了兩扇朱紅大門前，兩扇朱門大開，一名濃眉大眼，長髯及胸的白袍老者飛迎了出來，近前躬身道：「姑娘，婆婆，您回來了，主人現在前廳，特差屬下來請姑娘先到前廳去一下。」

仲孫玉情沒說話。

柳婆婆開口說道：「開總管，客人也在前廳麼？」

白袍長髯老者忙道：「不，前廳只有主人跟夫人在！」

柳婆婆道：「客人呢？」

白袍長髯老者道：「主人把客人安置在翡翠園……」

仲孫玉情驚地轉過身來問道：「在那兒？」

白袍長髯老者忙陪笑說道：「姑娘，這是主人的意思，屬下不敢不遵！」

仲孫玉情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這是怎麼樣的貴客，連我的『翡翠園』也讓他們了。」

說話間進了大門，仲孫玉情筆直往後走去。

柳婆婆趕上一步拉住了她，很快地遞過一個眼色。

仲孫玉情察着清麗的嬌容道：「婆婆，您沒聽見麼……」

柳婆婆道：「我聽見了，先去見過主人再說！」

仲孫玉情沒說話，轉身往一座大廳行去。

這座大廳建築相當宏偉，比一般人家的大廳足足大了一倍，而且飛簷狼牙，石階高築，氣派異常！

進了大廳，只見頂懸八寶琉璃燈，地鋪紅氈，四壁分懸名家字畫，傢俱擺設無一不考究，無一不豪華。

居中兩張太師椅上高坐一男一女，男女都在中年，男的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衫，長眉細目白淨臉，兩眼之中寒光閃動，隱隱有一種懾人之威，女的着宮裝，年紀雖已過四十，但肌膚凝脂，國色天香，不但有一種成熟的風韻，而且有一種華貴的氣度。

仲孫玉情近前盈盈下拜，道：「爹，娘，玉情回來了！」

柳婆婆手扶鐵拐矮了矮身道：「見過主人，夫人！」

中年白衣人眼中中年美婦忙站了起來，中年美婦更上前一步扶住了柳婆婆，含笑說道：「婆婆快請坐！」

她挽着柳婆婆坐向一旁。

中年白衣人望着柳婆婆含笑說道：「玉情這一趟出門，讓婆婆跟着受累了。」

柳婆婆微一搖頭道：「說什麼受累，老婆子身子骨還硬朗，閒下來就不舒服。再說姑娘是婆婆子抱着長大的，讓別人跟出去老婆子也不放心！」

中年美婦道：「那倒是，玉情還不跟婆婆的孫女兒一樣，婆婆不疼不愛，誰疼誰愛！」

柳婆婆忙道：「夫人這是折老婆子，怎麼說老婆子總是個下人！」

中年白衣人忙道：「婆婆這是怎麼了，仲孫家三代何曾把婆婆當下人？我跟素君一直拿婆婆當長輩看待，『無憂山莊』裏那一個敢把婆婆當下人，我馬上拿莊規家法處置他，婆婆請坐着歇歇喝杯茶，容我告訴玉情件事——」

他轉過臉去望着仲孫玉情就要說話。

仲孫玉情那裏已然說道：「你把我的『翠園』讓給客人住了。」

中年白衣人微愕轉望白袍長髯老者。

白袍長髯老者立即欠身說道：「姑娘問屬下客人住在那兒，屬下不敢不據實稟告。」

中年白衣人收回目光望着仲孫玉情道：

：「玉情，爹知道妳的『翡翠園』向不讓人輕進，可是這幾位客人不是外人，要是外人，爹也不會把他們安置在『翡翠園』了！」

中年美婦看了仲孫玉情一眼道：「玉情，這幾位客人算來已是咱們的親家了，妳爹不能拿他們當一般客人看待！」

柳婆婆一怔道：「親家，夫人你這話是……」

中年美婦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這個親事本來打算等玉情回來之後，讓玉情自己看看才決定的，可是承祖見過那家那位少爺之後認為滿意，所以他就做主決定了。」

誰都聽得出，中年美婦話裏也有不滿之意。

柳婆婆站了起來。

仲孫玉情嬌靨變了色，轉身就要走。只聽中年白衣人仲孫承祖道：「玉情，站住。」

仲孫玉情停了步，但沒轉身。

仲孫承祖道：「爹給妳決定的這門親事，妳敢是不願意？」

仲孫玉情道：「你現在問我願意不願意，不嫌太晚了麼？」

仲孫承祖笑道：「傻孩子，妳是沒看見人呢……」

「爹，只看幾眼妳又能看出什麼？」

仲孫承祖笑道：「爹是個怎麼樣的人，豈會以貌取人，玉情，妳是不知道咱們這親家是那一家，告訴妳吧，就是『蘇州』『金家』……」

仲孫玉情呆了呆道：「金伯伯？」

「是啊，」仲孫承祖笑着道：「金伯伯家的玉樓哥妳忘了麼，小時候你們兩個常在一塊兒玩兒，妳見了必就拉着不肯放，妳玉樓哥見了妳也是不肯走……」

仲孫玉情道：「原來是金伯伯家的玉樓哥……」

仲孫承祖笑道：「可不是麼，想起來吧，現在妳不說不願意了吧。」

仲孫夫人淡然說道：「多少年不見，現在你們都長大了，見了面恐怕都不認識了。」

柳婆婆接着說道：「說得是，主人何不讓姑娘先見見金家少爺。」

仲孫承祖點頭道：「行，行，當年玉樓粉粧玉琢，如今玉樓人才一表，包玉情滿意，我這就派人去請……」

只聽一個帶笑話聲傳了過來：「玉情回來了麼，在那兒，快讓我看看。」

仲孫承祖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省得去請了。」

這句話剛說完，大廳裏已經進來了人。三個，兩男一女，兩個男的都穿錦袍，那個女的也是一身的彩衣。

那個女的年紀跟仲孫夫人差不多，跟仲孫夫人一樣的美，但比仲孫夫人多了一份艷。

兩個男的，前頭一個是個長眉細目的

中年人，居上留着兩撇小鬍子，步履雄健，眼神十足，顧盼生威，滿臉都是笑意。

後頭一個是個年輕人，看年紀廿剛出頭，長眉鳳目，唇紅齒白，的確是一表人才，只可惜眉宇間帶着陰鬱，人也帶點脂粉氣。

仲孫承祖帶笑迎了上去：「親家，正要派人去請你們一家三口。」

錦袍小鬍子一擺手道：「現在沒工夫跟你說話，我要看看當年的小玉情，我未來的好媳婦，如今出落得怎麼樣了！」

他大步行向仲孫玉情。

仲孫承祖忙道：「玉情，快見過金伯伯，金伯母。」

仲孫玉情上前見禮，螭首半垂叫了一聲。

錦袍小鬍子瞪大了眼，喜叫道：「大爺，這就是當年的小玉情啊，這要不是在這兒我能把她當做來自廣寒的素娥，妳快來，妳快來……」

他叫得當然是他那一口子。

其實那彩衣美婦人不等他叫就走過來了，伸手握住了仲孫玉情一雙柔荑，要多親熱有多親熱，笑得鬢不攏嘴。要多高興有多高興：「咱們玉樓真是前生修來的福氣，玉樓名字裏有個玉字，玉情名字裏也有個玉字，這不是前生註定的姻緣麼，玉情啊，多少年不見，妳金伯母想死妳了，早就想來看妳，偏妳金伯伯一天到晚都忙着……」

錦袍小鬍子道：「什麼金伯伯，金伯母，該改口了。」

彩衣美婦白了他一眼道：「幹嗎這麼

急呀，孩子還沒過門兒呢。」

錦袍小鬍子哈哈大笑道：「我可真有點兒等不及了。」

仲孫夫人冷眼旁觀，臉上沒多少笑容，此刻突然說道：「玉情，還不快見見妳玉樓哥。」

仲孫玉情淺淺一禮道：「玉樓哥。」

她見了禮，也叫了人，豈料沒得着一點反應。

再看那位金家大少爺玉樓，敢情站在那兒兩眼發直，一雙目光緊緊盯在仲孫玉情那清麗的嬌容上，看樣子魂兒已經出竅了。

彩衣美婦金夫人一抬皓腕，伸玉手拍了他一下道：「怎麼，不認識妳玉情妹妹了。」

金家大少爺金玉樓如大夢初醒，眼珠子動了，手也動了，舉手一拱，滿面堆笑：「玉情妹妹，還記得我麼？」

仲孫玉情沒說話。

金夫人又一巴掌拍了過去：「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怎麼一見妳玉情妹妹，連話都不會說了，不記得她會嫁給妳了真是。」

仲孫玉情臉色微微一變。

只聽仲孫夫人道：「別老站着說話了，賢兒嫂請坐吧。」

仲孫承祖也忙舉手讓座。

金夫人拉着仲孫玉情走了過來，看樣子她才是拉着姑娘不肯放呢。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金老爺，金夫人，還認得老婆子麼？」

錦袍小鬍子當先一怔，旋即叫道：「

柳婆婆，怎麼聽見你老人家也在這兒。」
接着上前抱拳欠身道：「你老人家安好！」

柳婆婆答了一禮道：「你這是折老婆子，託你二位的好，你二位安好。」
金夫人也過來了，她嚷着要見禮，柳婆婆攔住了她，錦袍小鬍子拉過金玉樓，他見過柳婆婆，金玉樓禮遇見了，一雙目光却盯在仲孫玉倩身上。

柳婆婆揚了揚白眉道：「你幾位坐吧，姑娘剛進門，還沒到後頭去呢，老婆子陪她梳洗梳洗換件衣裳。」
她拉着鐵拐往外行去。

仲孫夫人道：「玉倩，還不快跟婆婆去。」

仲孫夫人明白柳婆婆的意思，仲孫玉倩也明白乃母的意思，她答應一聲要走，奈何金夫人拉着她不放，不但不放還笑着說道：「都是自己人，還用得着講這個，來，玉倩，跟金伯母坐在一塊兒。」

她拉着仲孫玉倩就要坐。

仲孫夫人含笑說道：「大嫂還是讓她去吧，這孩子乾淨慣了，從外頭回來要不梳洗梳洗換件衣裳，她混身不舒服！」

金夫人沒奈何，只好鬆了手，道：「是這樣麼，那金伯母只好放妳走了，玉倩，可得趕快來啊，金伯母想妳可想了多少年了。」

她鬆了手，仲孫玉倩告了罪走了，她把金玉樓的目光引向外，也帶走了金玉樓的魂兒。

一出大廳，柳婆婆便問：「姑娘，人你見過了，怎麼樣？」

仲孫玉倩嬌媚上馬堆起寒霜，道：「婆婆，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我這就看出。」

柳婆婆道：「姑娘，別說你看不上他，連我老婆子都不順眼，那一家三口都一樣，兩個老的帶着虛偽，小的帶着一臉的不正經，說他是個執拗子弟都便宜他，只是姑娘，你這時候不能出去，主人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出去不是解決這件事的辦法。」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我除了這樣別的沒有辦法，也不知道是我變了還是他們變了，我不但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簡直就覺得厭惡。」

柳婆婆道：「兩個老的沒有變，姑娘，只是這時候妳還小，懂得少，覺不出什麼，至於那個小的，確是跟小的時候不一樣了，妳想嘛，在那個家裏長大的，還會好得那兒去？」

只聽身後傳來一陣輕盈步履聲，扭頭一看，居然是仲孫夫人來了。

柳婆婆停步叫道：「夫人。」
仲孫玉倩微微怔了一怔道：「娘，妳怎麼出來了！」

仲孫夫人臉色有點凝重，道：「咱娘兒們跟婆婆到後頭說話去。」
她停也沒停，當先往後行去。

仲孫玉倩有點詫異，要問。
柳婆婆沒容她說話，伸手拉着她跟了上去。

到了後院，仲孫夫人帶頭上了仲孫玉倩的小樓，上了樓一進了仲孫玉倩的香閣，仲孫夫人轉過身來便道：「玉倩，妳要

跟娘說實話，這門親事妳願意不願意。」
柳婆婆道：「夫人，知女莫若母，難道妳還看不出來麼？」

仲孫夫人道：「我看得出來，怎麼會看不出來，不過我要聽她嘴裏說一句。」
仲孫玉倩道：「我不願意。」

仲孫夫人望着她道：「妳是娘的女兒，娘還有什麼不知道的，我壓根兒就不願結這門親，等到我一見着他們那個兒子，我就知道妳也不會願意，所以妳一進大廳我就告訴妳爹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

柳婆婆道：「夫人，不是老婆子敢埋怨妳，當初妳怎麼不攔攔主人！」

仲孫夫人神情一黯道：「婆婆別怪我，妳可以問問承祖我攔過他沒有，妳是看着他長大的，我們倆也一直在妳眼前，妳應該知道他的脾氣，他什麼時候聽過我的，又什麼時候讓我說過話，爲着這件事我背着金家三口子跟他吵了一架，他却說過婦道人家不懂事，您說，我還能怎麼辦。」

柳婆婆道：「主人也是，這種事也是能輕易點點頭的麼，怎麼到現在連什麼人也不清楚，這不是害姑娘一輩子了麼，我就納悶，主人到底看上他們三口那一點了。」

仲孫玉倩寒着嬌媚道：「那是我爹的事兒，他答應了讓我想辦法去，我说不答應就是不答應，別的事我都可以讓他老人家的，唯獨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我絕不能聽他老人家的，婆婆，您去叫小瓊，小瑤收拾收拾去，我馬上走。」
「走！」仲孫夫人一怔忙道：「妳要上那兒去？」

柳婆婆道：「姑娘要出去。」
仲孫夫人忙道：「那怎麼行，玉倩，躲不是辦法……」

仲孫玉倩道：「娘，我也知道躲不是辦法，那麼您說我該怎麼辦？找我去說去，您的話都沒用，我說什麼會有用，萬一僵了反倒不好，不如乾脆躲遠點兒。」
仲孫夫人嘆了口氣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可是……」

柳婆婆道：「姑娘，這樣好不？您先別提出去，讓我跟主人說說看，真不能您再走，老婆子我保着您出去，上那兒都行，您看怎麼樣。」

仲孫玉倩微一搖頭，緩緩說道：「婆婆，都不是小孩子，仲孫家在武林中也有它的份量，我爹已經把話說出口了，恐怕很難挽回了。」

仲孫夫人一點頭道：「這話不錯，我想的就是這個。」

忽聽仲孫承祖的話聲從樓下傳了上來：「素君妳在這兒麼，玉倩好了沒有。」

柳婆婆白眉一揚道：「夫人，您請主人上來一下。」

仲孫夫人當即揚聲叫道：「承祖，你上來一下。」

一陣樓梯响，仲孫承祖上了樓，掀簾進來一看，他爲之一怔道：「妳們怎麼都在這兒不動……」

仲孫夫人道：「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裳的，動什麼。」
仲孫承祖詫聲道：「怎麼說，玉倩本就不是進來梳洗換衣裳的？那麼……」

仲孫夫人道：「我告訴妳吧，這門親

事玉倩不願意。」

仲孫承祖忙轉望仲孫玉倩，道：「玉倩，這門親事妳不願意？爲什麼，小時候妳不是跟妳玉樓哥挺要好的麼？」

仲孫玉倩道：「那是小時候，小時候懂什麼！」

仲孫承祖道：「妳……妳現在又懂什麼，玉樓那一點不好，武林的世家，『蘇州』的首富……」

仲孫玉倩道：「我不稀罕什麼世家，也不稀罕什麼首富，您老人家也不該是這種人！」

仲孫承祖道：「妳這孩子……妳知道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仲孫玉倩道：「我知道，可是當初您該聽聽我娘的，也該問問您的女兒……」

仲孫承祖臉色一變道：「妳這是跟妳爹說話麼，世間的女兒家不是妳一個，那一個不是憑父母之命……」

仲孫玉倩道：「爹，咱們家不是世俗人家，您又爲什麼非把您的女兒當成世俗女兒不可……」

仲孫承祖道：「不是世俗人家，不是世俗女兒難道就能不聽父命。」

仲孫玉倩道：「爹，您的女兒不是不懂孝道，不聽父命的人，別的事我都聽您的，事實上長這麼大我也從來沒有違背過您的意思，可是這件事，這是我一輩子的事，做女兒的不敢說求您讓我自做主張，可至少您該聽聽我的意思……」

仲孫承祖沉默道：「胡說，妳好大的胆子，什麼時候學的跟妳爹鬥起嘴來了！我告訴妳，不聽父命就是不孝，妳答應

最好，不答應也得答應。」
他一甩手就要走。

柳婆婆輕咳一聲道：「主人，可能容老婆子說句話？」

仲孫承祖馬上陪出一臉強笑，道：「婆婆，難道您也……」

柳婆婆道：「老婆子知道自己的身份，明知道這兒沒有我說話的餘地，明知道我不該多嘴……」

仲孫承祖道：「婆婆，您怎麼這麼說，我跟素君一直拿長輩……」

柳婆婆道：「那您是折老婆子，老婆子不敢當，老婆子只求您看在老婆子仲孫家待了三代的份上，聽老婆子幾句話就行了……」

仲孫承祖苦笑說道：「婆婆，我知道您要說什麼，可是您知道，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柳婆婆道：「這個老婆子知道，老婆子雖然上了幾歲年紀，可是耳朵還挺好，剛才您說的我都聽得一清二楚，老婆子我不敢怪您不聽夫人說話，不先問問姑娘，我只提醒您一件事，當初您跟夫人的親事，老主人持的是什麼態度，相信您應該還記得，那時候您都知道爲自己的親事跟老主人相持不下，爲什麼現在您就不能讓您的女兒也爲她自己終身拿點兒主意。」

仲孫承祖臉色連變了幾變，他臉上的神色跟着也趨於凝重，沉默了一下，才道：「婆婆，您，素君跟玉倩說的我都明白，可是您，素君跟玉倩都不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柳婆婆，仲孫夫人跟仲孫玉倩聽得都

一怔。柳婆婆道：「您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

仲孫承祖磨磨蹭蹭邊撿邊抽搭，道：「您還不知道，武林在最近就會有大變化，就是諸大門派，也無力自保，就拿我來說吧，我要不聽人家的便保不住我家！」

柳婆婆愕然道：「您這話……難道金太極夫婦……」

仲孫承祖道：「是這樣的，婆婆，前些日子，我夜半醒來在我枕畔發現一封刀東……」

仲孫夫人叫道：「刀東？」

仲孫承祖抬手攔住了愛妻，探懷取出一張上有刀孔的信東遞給了柳婆婆，道：「就是這個，您先請看看。」

柳婆婆忙伸手接過凝目望過去，只見那張信箋上寫着兩行龍飛鳳舞的字跡，寫的是：「字諭仲孫承祖，『無憂山莊』即刻歸附『九幽神宮』，敢有違抗殺無赦。」

柳婆婆倏然而然抬起了眼：「主人，就這麼一張紙。」

仲孫承祖苦笑一聲道：「婆婆別笑我膽小，要知道這封刀東是插在我枕畔。」

不錯，來無踪，去無影，而且能讓威震遐邇的「無憂山莊」莊主茫然無覺，這份能耐的確是够嚇人的。

柳婆婆臉色爲之一變。
仲孫承祖接着又說道：「您再看看這個。」

他將起了左衣袖，左小臂上赫然「九幽」二字。
柳婆婆臉色大變，伸手抓住了仲孫承祖的胳膊，急道：「這是……」

仲孫承祖道：「刺上去的，怕人的是我居然一點也不知道，也沒覺得疼，還是我無意中才發現的。」

仲孫夫人臉色也變了，道：「妳怎麼沒告訴我？」

仲孫承祖道：「告訴妳有什麼用，讓妳着急，讓妳担驚害怕去。」

柳婆婆一襲衣衫無風自動，滿頭白髮也飄飄欲飛，她一舉鐵拐杖要說話，但忽然一凝目光望着仲孫承祖問道：「主人，這跟金家有什麼關係？」

仲孫承祖道：「婆婆不知道，金太極一來就跟我談起『九幽神宮』的事，有幾個大門派因爲不理會『九幽神宮』的刀東，遭人血洗，一個活口不留的事還是我告訴我的，他的意思我聽得懂，他已經歸附了『九幽神宮』，並且勸我也盡早歸附，他沒有明說，可是我聽得出，而且無意間我在他左小臂上也發現有『九幽』字樣，我深信他是『九幽神宮』派來試探我的，他對我提起這門親事，您說我怎麼不答應？」

柳婆婆靜靜聽畢，冷冷一笑道：「原來如此，曾幾何時，武林世家，『蘇州』首富的金家，居然成了『九幽神宮』的人了，主人，老婆子我明白您爲什麼答應這門親事了，這麼說您也打算歸附『九幽神宮』了。」

仲孫承祖好生窘迫，好生難受，道：「婆婆，我一個人死不足惜，可是我這幾代傳下來的基業……」

柳婆婆道：「您這麼做能保全仲孫家幾代傳下來的基業，您一旦歸附了『九幽

神宮」，這基業還是您的麼？」
仲孫承祖臉色煞白，道：「您的意思我懂，親親生不如壯烈而死，那樣也對得起仲孫家的列祖列宗，可是……」
柳婆婆道：「主人，老婆子斗膽說一句，即使您打算歸附『九幽神宮』，您也不能拿姑婆做犧牲！」
仲孫承祖苦笑笑道：「婆婆，那麼您叫我怎麼辦？」

柳婆婆目光如炬，凝望着仲孫承祖緩緩說道：「憑管老婆子我是個下人，今天我也依老實老說您兩句，基業身外物，兒女却是自己的骨肉，我沒想到您會這麼想，更沒想到您會這麼做，休說老婆子我不敢苟同您的做法，就是老主人在天之靈也要罵您一聲不肖，女兒雖是您的，但老婆子却有保護幼主之責，老婆子我不信邪，您要是有意保全仲孫家的聲威，老婆子我憑掌中這根鐵拐跟這把老骨頭，願意做您的馬前鋒，如若不然，您歸附您的『九幽神宮』，老婆子我保着姑婆即刻離開『無憂山莊』……」

「好，婆婆，」仲孫夫人突然說道：「我願意讓您把玉倩帶走，我跟承祖留在山莊應付他們。」

柳婆婆道：「夫人不諳武技，但膽識精神却愧煞會武的，老婆子我且聽主人一句話！」

「婆婆，不必了，」仲孫玉倩冷然道：「我答應這門親事願意嫁到金家去。」
柳婆婆一怔道：「姑娘，您……」
仲孫玉倩道：「婆婆，我不能跟您走，我不能爲了我自己的一輩子，毀了仲孫家幾代傳下來的基業，爲爹娘招來殺身之禍！」

仲孫承祖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好，我的乖女兒，要是您爹娘爲玉倩，不爲瓦全跟他們拚上一拚呢？」

仲孫玉倩美目中湧現淚光，嬌靨上却浮起了笑意，道：「女兒也不會走，因爲沒人保着女兒出門了。」
仲孫承祖目光一凝，望着柳婆婆道：「婆婆，我把玉倩交給您……」

「可以，」柳婆婆一點頭道：「老婆子原有保護幼主之責，只是姑婆不願意走，老婆子我也沒有辦法。」
仲孫承祖還待再說！

柳婆婆神情一肅，道：「主人，且等『無憂山莊』保不住的時候再說不遲。」

仲孫承祖笑了，一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我去跟金太極攤牌去，他要真是『九幽神宮』派來試探我的，我就把他一家三口留在咱們這『無憂山莊』，說不定還要拿他一家三口祭旗。」
他轉身要走。

仲孫夫人道：「我跟你去。」
仲孫承祖回過身來，道：「妳去幹什麼？」

仲孫夫人看了他一眼道：「你怎麼老看不起我？別以爲弱女子百無一用，除了搏殺打鬥之外，什麼都不比你差！」
仲孫承祖雖然一笑道：「好吧，有夫人擊鼓助威也是好的。」

柳婆婆道：「咱們何不索性一塊兒去？」
仲孫夫人道：「對，但不能讓他主動。」

疑，我跟承祖先去，玉倩隨便梳頭換件衣裳就跟婆婆一塊兒來。」說完了話，她偕同仲孫承祖先下樓而去。
柳婆婆道：「姑娘，快梳梳頭換件衣裳吧。」

仲孫玉倩答應一聲走到粧台前隨便梳了梳頭，然後挑了一件衣裳換上，也偕同柳婆婆出房下樓。

仲孫玉倩連梳頭帶換衣裳，不過是轉眼工夫，不能說不痛快，但她偕同柳婆婆下了小樓，剛招呼小丫，小丫就要往前頭去，後院裏却闖進了四個人來，金太極夫婦，金玉樓，還有仲孫夫人，金夫人一隻手拉着仲孫夫人的左腕，滿臉都是笑意，仲孫夫人臉上却沒有一點表情。

柳婆婆一眼就看出不對來了，抬手攔住了仲孫玉倩，而且邁前一步擋在了仲孫玉倩身前，道：「夫人怎麼進來了，主人呢？」

金夫人格格一笑道：「柳婆婆不愧是老江湖，仲孫夫人，告訴仲孫家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媽子吧。」

只聽仲孫夫人道：「婆婆，承祖已經毀在他們手裏了，您護着玉倩快走。」
柳婆婆神情猛震，勃然色變。

仲孫玉倩花容失色，驚叫一聲就要撲過去。柳婆婆伸手抓住了她。
只聽金夫人格格嬌笑道：「還是柳婆婆知機，玉倩哪，別忘了妳娘在妳金伯母手裏啊。」

柳婆婆白髮飄動，目中寒芒直逼過去，沉聲說道：「金太極，你夫婦倆想怎麼樣？」

金太極嘿笑道：「應該是我夫婦問玉倩想怎麼樣，是答應嫁給我的兒子呢，還是跟柳婆婆逃出『無憂山莊』，以便異日爲她父母報仇雪恨。」

柳婆婆咬牙說道：「金太極，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仲孫家跟你金家可算得世交……」

金太極道：「不錯，仲孫家跟我金家世交，所以我一家三口登門求親，所以我好好勸他歸附『九幽神宮』，那知他不識抬舉，竟然跟我翻了臉，反而要我把一家三口留在他這『無憂山莊』，妳說這能怪得了我麼？」

柳婆婆冷笑一聲，方待再說。
仲孫玉倩突然說道：「金太極，我要是答應嫁給你的兒子，你們是不是能放了我娘？」

仲孫夫人忙道：「玉倩，妳……」
只聽金太極笑道：「當然，當然，這還用問，妳嫁給我的兒子，咱們兩家就是親家，我還能傷害我們這位親家母麼？」

仲孫玉倩一點頭道：「那好，我答應嫁給你的兒子，你們放了我娘。」
金太極嘿笑道：「小玉倩，妳金伯伯是看着妳長大的，妳怎麼反把妳金伯伯當成了三歲孩童，妳娘暫時由妳金伯伯陪着，咱們擇日不如撞日，也用不着講究什麼，妳樓上的香閣權充洞房，這就跟我兒子成親，等你們小兩口子從樓上下來，我馬上叫妳金伯伯放了妳娘，妳看怎樣？」

柳婆婆滿頭白髮根根飛起，叫道：「姑娘，事關夫人的安危，我不敢教您怎麼做，可是您……」
(未完)

風流三劍故事之一——陰陽谷

誤將毒果作蟠桃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曲徑通幽處，鑾峯夾小溪，洞中泉滴瀝，谷外草萋萋……不勝話了……

不，沒有甚麼不勝話，因爲這不是「大家都是過來人」的女性神祕器官，而是寫實詩句，用來形容一座神祕山谷。

「絕無有人到」與「絕對沒人來」不同，如今，在距離這神祕山谷約莫三四十丈以外，便有人在對那「泉滴瀝，草萋萋」，若隱若現的神祕洞口，矚目注視。

那是一位長眉入鬢，目若朗星，鼻如懸胆，大約三四十歲，生得眉紅齒白，極爲英俊俊美的白衣少年。

他站在一道淙淙作響的掛壁飛泉之側，目注數十丈外，爲紅色怪石所掩的神祕洞口，搖了搖頭，喃喃自語道：「天地之大，真是無所不有，造物之靈，也委實奇巧絕倫，這雙峯夾谷，亂草叢生之間，居然隱藏着一個神祕洞口，洞上凸石微突，洞口泉水泛濺，豈不與絕代嬌娃的腰間……」

自語剛到此，突然覺得背後有嬌脆女子語音，接口說道：「尊駕莫要出口出穢言，要賣了這洞中武林聖地……」
這兩句話兒，把那白衣少年聽得俊臉一紅，耳根發熱！
他知道雖然一來因自己全神注視那有點令

人矚目消魂的神祕洞穴，二來泉水淙淙，容易擾亂聽覺，但憑自己的江湖聲譽，與武學修爲，居然被一個女孩子，悄悄接近，毫無所知，委實是件令人臉紅的事……

頓念未畢，身後嬌音又起，朗聲說道：「尊駕怎不答話？莫非是個尚未見過世面的鄉巴佬，對這種神祕洞口，業已看花了眼，想昏了頭……」

白衣少年聽至此處，微定心神，緩緩轉身而去。
就在距離身後約莫三丈左右的山崖轉角之處，站着一位大概只有二八年華的絕美青衣少女。

白衣少年是當世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不單武功極高，實因一向風流倜儻，衣香鬢影，到處留情，故對觀察女孩子們，便有獨到眼力。他暑一注目，便看出了這絕美青衣少女的兩項特點。

第一、此女雖然年齡約莫只有十六七歲，但額上眉間，胸前股間，顯然早已破瓜，並非處子之身，尤其從一雙足以勾魂攝魄，水汪汪的桃花眼中，更可看出是位慾海嬌娃，風流健將！

第二、由於對方身上那一襲青衣，以及嬌而不貴，美而不華的氣質看來，多半身份不高

，是人婢妾之屬。

這白衣少年爲人介乎正邪之間，生平立身處世，講究「選文王，談禮遇，逢禁制，動干戈」，他既發現身後青衣美女，不是甚麼正經人物，遂「哈哈」一笑，向她點頭說道：「姑娘說對了一半，在下雖然不是未曾見過世間的鄉巴佬，但也確實看花了眼，想昏了頭。」

青衣美女自白衣少年轉身面向之後，似爲對方的俊美靈神所奪，語氣變得和善好多地，含笑問道：「是爲甚麼看昏了頭，你在想些甚麼？」

白衣少年側過身形，伸手指指極具象形之妙的神祕洞口，含笑答道：「姑娘請看這神祕洞穴形相，是不是恰巧符合了『曲徑通幽處，鑾峯夾小溪，洞中泉滴瀝，谷外草萋萋。』」

青衣美女聽他朗吟至此，不禁輕啞一口，兩頰紅霞，飛上雙頰。

白衣少年睜了她一眼，繼續吟道：「……『有水魚難養，無林鳥可棲，可憐方寸地，多少世人迷！』姑娘請想，在下也是『世人』之一，對此『方寸妙地』，怎得不『迷』？即令當真有點想昏了頭，看花了眼，正是孔老夫子所謂『食色性也』，似乎未足厚非的了。」

青衣美女白他一眼道：「尊駕除了有點流氓氣之外，居然還有點酸氣，看來似乎文武不備

，風流自賞……」

她的話方至此，白衣少年便微笑接口道：「姑娘這次便說得完全對了，江湖人物便因我文武不備，性愛風流，才送了我一個外號，列名爲『風流三劍』之一……」

末後的「風流三劍」一語，把青衣美女聽得大爲吃驚地，目注白衣少年問道：「尊駕是『風流三劍』中的『玉潘安』蕭凌，抑或『滄海巫山』雲夢裏呢？」

白衣少年笑而不答，劍眉一軒，朗聲吟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僅僅吟了兩句詩兒，便等於告訴青衣美女，他便是當世武林中，以一套「滄海百行神拳」，和十二式「巫山絕劍」，威震八荒，瀟灑不羈的「滄海巫山」雲夢裏。

青衣美女想不到這靈神如玉的白衣少年，竟是如此極負盛名人物，急忙一抱雙拳，嫣然陪笑說道：「雲相公俠駕臨降，六詔生輝，適才婢子不知，多有放肆，尚祈雲相公海量相涵，莫加怪罪！」

雲夢裏笑道：「姑娘上姓芳名？」
青衣美女含笑答道：「賤姓司馬，小字青萍。」

雲夢裏再度手指那神祕洞口，揚眉笑道：「適才司馬姑娘曾叫我不得賣賣這洞中武林聖地……」

司馬青萍嫣然一笑，接口說道：「雲相公莫加怪責，如今，婢子歡迎雲相公小駐俠踪，一賞洞中奇景。」

雲夢裏看她一眼，含笑說道：「司馬姑娘恕我唐突，我認爲你不是此洞主人。」
司馬青萍聞言一愕，目注雲夢裏道：「雲

相公怎知婢子並非此洞主人，莫非你除了聲名震世，武學通玄之外，還精於占算……」

雲夢裏搖頭笑道：「我不是精於占算，但覺得此谷此洞，若係女主人，則她頭上髮澤，定非司馬姑娘這等烏黑，至少，也會帶點紅色……」

司馬青萍「噢」了一聲，說道：「此洞女主人髮色，確實微紅，但不知雲相公是怎會知曉？」

雲夢裏手指那洞口的紅色亂草，臉上現出神秘笑容答道：「洞邊草若此，頭上髮亦然，司馬姑娘如今大概懂我並非精於占算，只是巫山滄海，聞人多矣……」

司馬青萍早被雲夢裏看出，並非黃花處子，已是慈海嬌娃，自然領會出雲夢裏的語中含意，不禁雙頰之上，再泛桃紅，並向對方伴作嬌嗔地，輕輕啞了一聲。

雲夢裏微笑道：「請教司馬姑娘，此谷何名？此洞何名？以及洞中紅髮女主人芳名上姓？」

司馬青萍應聲答道：「谷是『玄陰谷』，洞是『銷魂洞』，女主人則是……」

她正待說出「玄陰谷銷魂洞」的女主人姓名之際，突然西南方遠遠傳來一聲厲嘯：

「有敵來擾，可否請雲相公稍待一下，等婢子處理一樁瑣務之後，再奉侍雲相公，前往『玄陰谷銷魂洞』中，會見洞主？」

雲夢裏覺得這司馬青萍，雖是侍婢之流，已具相當身手，遂想看看對方的功力造詣，與武學路數，到底如何？遂在聞言以下，點頭笑道：「好，我暫作壁上觀，司馬姑娘請儘量放手對敵。」

話音落處，未見是肩，擰腰，振臂等任何作勢，人已輕飄飄地，宛如平步騰虛，升空四

陰谷」武學威力，以及這杯酒，究竟是何滋味？」

話音方了，司馬青萍的那隻纖纖玉掌，業已拍上了龍祥左肩。

龍祥陡覺對方在指尖才沾自己青衫之際，掌心峰然一登，彷彿有片奇寒勁氣，從掌心中電射而出，不禁暗叫不妙！

此刻龍祥生靈，也皆為時太晚，龍祥「不妙」之念方起，左半身已如墜冰河，奇寒激骨地，被司馬青萍輕輕一掌，震得足下踉蹌，連退了三四大步。

司馬青萍意似不屑地，收掌悠然問道：「龍朋友，我這杯酒滋味如何？」

龍祥臉上先是一紅，繼是一青，目閃凶芒地，齊聲答道：「滋味不錯，但龍某量宏如海，到還禁受得起！姑娘……」

他叫聲「姑娘」，語音略頓，把雙目凶芒，盯在司馬青萍臉上，冷冷說道：「龍某如今要還你一杯敬酒，姑娘多小心了！」

話完，「刷」地一聲，把手中摺扇抖開。他這摺扇，除了扇骨特長特巨之外，扇面從墨黑中微閃金光，顯然絕非紙質，似是用什麼品質奇異的金屬細絲織成？

司馬青萍雖然不識此扇來歷，却看出出品特殊，定有不俗威力！

龍祥持扇在手，向司馬青萍冷冷叫道：「姑娘，取兵刃吧，龍某這柄『追魂扇』下，從來不傷徒手之輩！」

司馬青萍意似不屑地，雙眉一挑，啞然說道：「本姑娘對刀槍劍戟等正宗兵刃，以及各種特出心裁的外門兵刃，見得太多，區區一柄『追魂扇』……」

「追魂扇」三字方出，突然有陣清朗豪放的「哈哈」大笑之聲，從空而降。

龍祥突然聽得有第三者在旁發笑，不禁為

丈，隱身峭壁間的大堆廢草之後。

就這一手毫無火氣，瀟灑絕倫的罕世輕功表現，已使司馬青萍看得不禁神往，知道「風流三劍」名不虛傳，這位「滄海巫山」雲夢裏，看來雖年輕貌美，俊逸風流，但武學造詣之深，業已爐火純青，是當世武林第一流中第一流的超卓人物！

正當司馬青萍這小妮子心中暗佩雲夢裏，想有點神思飄蕩之際，一條人影，已如電掣風馳，掠空而至。

距離十丈以外，司馬青萍便有了警覺，趕緊收斂遐思，轉過嬌軀，注目看去。

來人身形一現，是個三十一二，手執摺扇的青衫文士。

這青衫文士的相貌，本也頗稱俊美，但因司馬青萍剛見雲夢裏，有了那位「滄海巫山」的珠玉當前，便比較這位後來的青衫文士，略顯庸俗地不起眼。

司馬青萍才一轉過身來，那青衫文士便在約莫丈許之外，止步卓立，含笑說道：「請教姑娘，此處是『六洞山玄陰谷』麼？」

除了適才遠遠嘯聲，有點瘴氣之外，這青衫文士的語氣甚為平和，神情也並不惹厭。但司馬青萍却似懶得管理他，只把頭兒點了一點。

青衫文士又發問道：「有位『六洞仙子』歐陽，是否現在谷內？」

司馬青萍神色冷冷地，向這青衫文士看了一眼，答非所問地，淡淡說道：「尊駕是誰？要見歐陽仙子則甚？」

青衫文士這才覺察司馬青萍的神色冷漠，不禁把雙眉略皺，應聲答道：「在下姓龍名祥，日前在『高黎貢山』之中，曾與歐陽仙子有一面之緣，姑娘若與歐陽仙子相識，敬煩通稟一聲，就說『野人山純陽谷』的『氤氳使者』之一怔？」

司馬青萍自然知道發笑人不是別個，定是名列「風流三劍」，人在正邪之間的「滄海巫山」雲夢裏。

但雲夢裏適才明明隱身於右面壁上，大堆廢草之中，此刻的發聲，却似是從左面壁間一株枝葉茂密的樹生古松上發出。

司馬青萍是名絕之婢，相當有點見識，知道這種奇異情況，並非雲夢裏凌空飛渡，由右面壁上，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了左面壁上，只是顯示出這位「滄海巫山」，確已功力通玄，擅於「六合傳音」之術。

龍祥不知內情，聞得發聲，覺為一怔之後，便目注左面壁上那株橫生古松，揚眉喝道：「松上何人，不必鬼鬼祟祟地，發甚麼笑聲，下來與龍某一會。」

話音方落，身後兩三丈遠處，突然有人發話說道：「閣下耳力太差，我在此處，並非在那壁間松上。」

龍祥回身注目，心中不由大驚！

他這「心中大驚」，是由三種原因組成：第一種使他吃驚的，是分明聽得發聲來自面前峭壁的橫生古松之上，發笑人怎會在身後出現？

第二種使他吃驚的，是適才身後無人，對方却自何來，使自己毫無所覺，難道輕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爐火純青地步？

第三種使他吃驚的，是轉身對面後，發現這位白衣少年，豐神絕世，那份俊美高華，竟使一向頗以瀟灑風流自負的自己，為之暗漸形穢！

由於心中吃驚，這來自「野人山純陽谷」的「氤氳使者」龍祥，遂不敢輕視對方，收斂了幾分凶狂之氣，向雲夢裏微微抱拳，發話問道：「尊駕何人？發笑則甚？」

求見。」

末後一語，使司馬青萍甚為動容，向對方注目問道：「龍朋友是來自『野人山純陽谷』麼？」

龍祥點頭答道：「正是，我奉『純陽谷主』之命，特來邀請『玄陰谷主』歐陽仙子，前往『野人山』，參與一場生面別開的『陰陽大會』。」

司馬青萍詫異道：「生面別開的『陰陽大會』……」

龍祥從臉上現出一絲神秘微笑，搶着點頭說道：「絕對生面別開，有得得緊，因為這不僅是一場集合高手羣豪的武林盛會，也是一場有無數俊男美女參與，彼此可盡情歡樂的風流大會。」

司馬青萍靜靜聽完，把俏臉一沉，冷然說道：「龍朋友可以回報你家『純陽谷主』，就說我家『玄陰谷主』，不擬參與此會。」

龍祥聞言愕然，目注司馬青萍，皺眉問道：「姑娘何出此言？你怎能代表『玄陰谷主』歐陽仙子，作此決定？」

司馬青萍答道：「歐陽仙子是我主人，我當然知道她不願見你，自然也就更不願接受你家『純陽谷主』之邀。」

龍祥苦笑道：「姑娘怎知歐陽仙子不願見我？我方才是業已聲明，在『高黎貢山』之中，曾與歐陽仙子有一面之識。」

司馬青萍冷笑道：「就是這一面之識，識得壞了，我家仙子於倦遊『高黎貢山』歸來之後，說是曾在山中，遇一惹厭之人，可能日後還會來此騷擾，命我到時將他趕走，不必再讓仙子生氣。」

龍祥聽得司馬青萍這樣說法，先是臉上神色異常難堪，然後便雙眉一挑，自我解嘲地，哈哈笑道：「歐陽仙子遊賞『高黎貢山』，所

雲夢裏未曾告以身份，只報以一種輕蔑神情，淡淡答道：「我是笑你無耻！」

換在平時，龍祥一聞此語，定必暴怒如雷，此刻因被雲夢裏的風華氣宇，以及出現時的奇異身法所攝，雖被當面侮辱，仍儘量加以忍耐，只把雙眉略皺，注目問道：「請教，龍某無耻之處何在？」

雲夢裏向司馬青萍看了一眼，含笑說道：「你一個大男人，帶着『野人山純陽谷』的使者旗號，却挨不起司馬姑娘輕輕一記『玄陰掌』，就該自知慚愧，趕緊退去才是……」

龍祥聽得臉上發燒地，接口辯道：「武功藝業，各有專長，這……司馬姑娘的『玄陰掌』力，雖然高明，但龍某却不願輸，還想在兵刃上與司馬姑娘比較比較。」

雲夢裏道：「辯得有理，比較兵刃原無不可，但你所用的，却是甚麼兵刃？」

龍祥「刷」的一聲，收起摺扇，持在右手，用扇骨敲左掌，傲然答道：「這是一柄用『風磨銅』加雜『寒鐵』，煉成細絲，織為扇面的外門獨有兵刃『追魂扇』……」

雲夢裏嘴角微撇，截斷他的話頭說道：「差一點點。」

龍祥愕然不解，皺眉問道：「尊駕這『差一點點』之語，作何解釋？」

雲夢裏從鼻中冷哼一聲，面色冷冷說道：「你只解解扇面的構成質料，却不提扇骨中所藏花樣，是不是差一點點……」

龍祥悚然一驚，雲夢裏繼續說道：「還有你杜撰名稱『追魂扇』，與真正原名『銷魂扇』僅有一字之別，是否也算差一點點？」

說到此處，對司馬青萍道：「司馬姑娘，你有不知，這種『銷魂扇』的十三根扇骨之中，七根藏有絕毒暗器，六根藏有強烈迷魂媚藥，無論男女，只一中毒，必將恣情狂蕩，斷喪遇定多，未必龍某便是她所謂的『惹厭之人』？如今敬煩姑娘通稟一聲，至於是否接受我家谷主邀請，參與『陰陽大會』，由歐陽仙子自行決定便了。」

司馬青萍搖了搖頭說道：「不必白碰釘子，我家仙子曾對我說過那惹厭之人形相，有九成九地，準是尊駕。」

龍祥想自我解嘲，偏偏遇着司馬青萍毫不客氣地，又給他來了個當面開消，不禁怒火上升，從鼻中冷哼一聲道：「姑娘不肯通稟，龍某只好自行入谷，去見歐陽仙子。」

說完，青衫一飄，便自舉步。

司馬青萍嬌叱一聲道：「站住！」

龍祥道：「怎麼？姑娘不單不肯通報，還要攔阻？」

司馬青萍嘴角微撇，揚眉說道：「我家仙子叫我趕你，我已對你相當客氣，未加驅逐，你就自己走吧。」

龍祥雙目之中，精光微閃問道：「當言道：『風月無古今，林泉孰主賓？』倘若龍某定欲進入『玄陰谷』，觀賞奇景，並拜見主人，姑娘又如何呢？」

司馬青萍面罩寒霜，冷然答道：「那你就自取其辱，變做『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龍祥「嘿」一笑，點頭說道：「好，龍某天生有點脾氣，我偏要吃上一杯罰酒，看看滋味如何？」

他一面說話，一面便不理會司馬青萍的橫身擋路之舉，向前緩步而行。

司馬青萍見他不把自己放在眼上這副高傲荒唐，氣得柳眉雙挑，羅袖微翻，一掌拍出。

龍祥一來仗恃自己練有極好護身氣功，二來發現司馬青萍出手雖快，勁力却弱，輕視對方是個女流，遂不閃不架地，啞然一笑說道：「姑娘何必動怒？龍某便承受一掌，嚐嚐『玄

台「大穴」口中並罵道：「狂妄匹夫，龍某的『銷魂扇』在此，你拿去麼？」

他這『銷魂扇』，去勢雖疾，只是虛招，準備等待對方閃躲，立將扇面抖開，以扇骨中所藏的歹毒暗器，算計雲夢，同時並以強烈迷魂藥，算計司馬青萍，豈不一舉便可將對方二人，完全制住！

龍祥的這種打算，雖極惡毒，但不知所遇對手，乃『風流三劍』之一，名震天下的『滄海巫山』雲夢，以致一場心思，完全白費！

原來龍祥那『銷魂扇』的去勢雖疾，雲夢卻視若無睹，一未招架，二未閃躲，屹立如山，動都不動！

龍祥見了這種情況，只得改變初衷，化虛為實，右臂貫注真力，以摺扇前端，點向雲夢的『將台』大穴，心中並自付道：「我這『銷魂扇』的兩根主骨之上，另有機關，只消在點中對方時，一發動，便有兩枚『銷魂刺』，突然挺出，專破十三大保橫練，與一切內家護身氣勁，看你這斷，究有多高功力，竟敢不閃不架地如此狂妄……」

心念未畢，手中一震，那柄『銷魂扇』，已被雲夢以快得不可思議的動作，用左手姆食中三指，撮了個結結實實。

這三指一撮，宛如在『銷魂扇』之外，加了一道鐵箍，使龍祥不單無法把扇面張開，連那令人難防特別殺手『銷魂刺』，也皆失了作用！

龍祥用力一奪，『銷魂扇』紋風未動，他知道不妙，只得忍痛撒手，腳尖點地，陡然倒縱出兩丈三四，準備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人在半空，聽得雲夢哈哈大笑道：「你想溜麼？不要忘了我已經說過還要加上一隻持扇右手！」

笑語之聲，夾着『風流三劍』破空之聲，同時

雲夢緩緩前行，向歐陽珊笑道：「適才龍祥與司馬姑娘發生爭執之際，歐陽仙子大概已出谷了？」

歐陽珊微笑道：「雲兄遠眺『玄陰谷』與青萍發話時，我已出了谷外，因為有這位大行家，小妹樂得偷懶，不必親自打發龍祥，並藉機大開眼界，一睹雲兄驚人絕藝！」

雲夢笑道：「歐陽仙子既已知曉全部經過，到時是否走過『純陽谷』呢？」

歐陽珊笑道：「雲兄既欲去尋感通老龍，小妹自也奉陪，參與這場熱鬧。」

雲夢問道：「所謂『野人山純陽谷』的谷主是否那莊顏有術，相當左道旁門的『氣靈神君』喬大化？」

歐陽珊領首道：「正是此人，你雲兄不可對喬大化過於輕視，這厮功力不弱，花樣極多，『純陽谷』更得地勢之利……」

雲夢聽她說至此處，劍眉雙軒，目閃神光，道：「嘿！一擊接道：『我知道『氣靈神君』喬大化，花樣百出，不太簡單，更可從『銷魂太歲』感通身為『四大供奉』之一的情況上，看出『純陽谷』臥虎藏龍，實力方面，業已培養得相當不弱……』

話猶未了，星目忽閃，向那嬌媚絕世的『玄陰谷』歐陽珊，看了一眼，含笑問道：「歐陽仙子與『氣靈神君』喬大化，有交情麼？不然，他怎會派這什麼『氣靈使者』，邀約你參與『陰陽大會』？」

歐陽珊搖頭道：「我與喬大化一向是彼此開名，毫無交往，只不過最近於『高黎貢山』之中，偶然相遇，見過一面而已。」

雲夢聽了聰明絕頂之人，一聞此語，便觸類旁通地，恍然說道：「我明白了，適才那被我毀去一臂的『氣靈使者』龍祥，當時定是隨侍在喬大化身側，而喬大化見了歐陽仙子的絕

而到。

龍祥足未落地，右臂近肘之處，已然挨了

一下重的！

雲夢要用飛龍祥之物，就是適才奪自

龍祥手中的那柄『銷魂扇』。

「克察」一聲，肘骨立成碎粉！

這種痛苦，自然極為強烈，但龍祥也是個

一等的凶人，他尚能忍受得住，只從喉中慘

哼一聲，便毫不停留地，於雙足落地後，轉身

疾奔而去。

他連那柄『銷魂扇』都不去撿拾之故，是

為了一來猜出對方絕不容許自己取走此扇，二

來生恐若遲延，可能性命難保？

雲夢見了他那狼狽情形，啞然叫道：「

站住，你右肘以下已廢，我不再殺你，但有話

兒要問！」

發話時，他距離龍祥足有十二三丈，但到

話落之際，不僅已追到龍祥身後丈餘遠處，

並已將那柄『銷魂扇』，就便檢在手中。

龍祥明知要逃也逃不過人家，只得止住脚

步，乖乖轉身，左手握緊右肘骨碎之處，強忍

劇痛，咬牙說道：「尊駕最好給我一個痛快，

否則，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

雲夢聽了，他不再往下講，啞然接道：「憑

你也配，我來問你『野人山純陽谷』的『陰陽

大會』會期，是在幾時？」

龍祥答道：「是在天上織女牛郎的『七

月初七』，莫非你也敢去？」

雲夢聽了，我正是想去看你們這

些牛鬼蛇神，能鬧成甚麼模樣？……」

語音頓處，目中神光一閃，注視龍祥叫道：

「龍祥，替我帶個口信，給你師傅，就說我

在金風玉露一相逢的『七巧佳節』，會去『野

人山純陽谷』中找他，為我『崑崙舊友』，向

他索還『三朵花』的舊債！」

代姿容，定必神魂顛倒，朝夕縈思，遂命龍祥

來邀……」

歐陽珊玉頰微紅，益添嬌媚地，嫣然笑道：

「小妹也從喬大化以一雙色眼狠狠盯注之上

看出這厮已對小妹，起了妄念野心，知他今

日要來，才命青萍出谷相拒，但轉念一想，龍

祥功力，已頗不弱，喬大化若是親來，青萍更

無法打發，故而隨後潛出，打個接應，誰知竟

因此結識雲兄，真所謂風飄萍聚，總是前緣，

龍祥向這位年輕貌美，但功力高得足令自

己心憐的白衣少年，盯了兩眼，囁嚅問道：「

尊……尊駕怎樣稱呼？」

雲夢搖搖頭道：「不必說，說了會嚇碎你

的狗胆，連『野人山』都回不去，你只把我剛

才的話兒帶到，你師傅感通老賊，便可從

那『崑崙舊友』和『三朵花的舊債』等二語之

中，猜出我是誰了！」

龍祥心已裂，不敢囉嗦，只得惡狠狠地

，攆視了雲夢幾眼，掉臂轉身而去。

司馬青萍靜立一旁，見龍祥逃去以後，方

上前幾步，向雲夢微笑道：「多謝雲相公

仗義救危之德，若非雲相公法眼高明，加以提

醒，婢子把龍祥那厮手中的歹毒凶器，當作尋

常外門兵刃，『追魂扇』，真難免吃大虧呢！」

雲夢笑道：「這是恰巧巧巧與『銷魂太歲』

感通老賊，有段間接過節，才對有關連老賊

的各種事兒，曾加調查之故，否則，也難於在

一瞥之下，便看出他扇中所藏的那些惡毒花

樣！」

他邊自說話，邊自將那柄『銷魂扇』，揣

進懷內。

司馬青萍訝然問道：「雲相公收起此扇則

甚？這等歹毒之物，怎不將它毀掉？」

雲夢笑道：「我雖不是惡人，但也不是那

些自命清高的名門正派人，故而生平行事，

最愛從權，適才由龍祥口中聽出，『野人山純

陽谷』內，蓋代凶邪頗多，遂想即以其人之道

還制其人之身，這柄『銷魂扇』或許能在我參

與『七七陰陽大會』之際，發生不少作用！」

司馬青萍向雲夢恭敬地，施了一禮。

雲夢說道：「司馬姑娘好端端地又向我

行禮則甚？是不是想找我甚麼麻煩？」

司馬青萍嫣然笑道：「婢子想前往『野人

山純陽谷』，參觀參觀於七月七日舉行的那場

是第幾個進入『玄陰谷』的外賓，雲夢遂故

意加以試探地，含笑說道：「是第幾人，太以

難猜，但總不是第一人吧？」

歐陽珊雙眼睜睜，嬌然道：「自小妹奉主

『玄陰谷』以來，雲兄正是第一位外賓，杜工

部詩句有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

吟到『蓬門』二字，秀眉急挑，妙目中神

光一閃，朗聲說道：『這『玄陰谷』的外形，

也委實太不正經，太不像話，我把杜工部的這

『陰陽大會』……」

雲夢聽至此處，失笑說道：「你要想

『野人山』，應該求主人『玄陰谷主』歐陽

仙子帶帶才是，怎會反到求起我來？」

司馬青萍笑道：「只要雲相公在我主人面

前，美言幾句，我主人便會帶我前去『野人山

了！」

雲夢含笑說道：「我與歐陽仙子，素未

謀面，你當真要我進入『玄陰谷』作個不速客

麼？……」

話方至此，驀然抬頭目注前方一大堆嵯峨

怪石，揚眉問道：「石後何人？該不是與龍祥

那厮的一丘之貉吧？」

雲夢語音一了，那大堆怪石以後，響起

銀鈴般的嬌脆笑聲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

下何人不識君？以雲兄的『風流三劍』盛名，

以及如此風華氣宇，作我『玄陰谷』中嘉賓，

歐陽珊真是請不到呢！」

隨着笑語之聲，香風拂處，黃影一飄，一

位身穿緋黃衫子杏黃裙，年約二十二三的絕代

嬌娃，業已面含微笑地，站在雲夢的身前五

尺。

司馬青萍見主人歐陽珊業已現身，急忙恭

身叫聲『仙子』，便垂手侍立歐陽珊的身側。

雲夢聽了這位『玄陰谷主』的姿容之

艷，並看出歐陽珊的髮色，果然泛暗紅，不禁從

俊臉上浮起一絲會心微笑，抱拳說道：「能够

結識歐陽仙子，並瞻仰『玄陰谷』中奇景，自

屬殊榮，但雲夢有事在身，最多只能在此勾

留半日……」

『玄陰谷主』歐陽珊盈盈一笑，截斷雲夢

的話頭說道：「半日之聚，足慰生平，雲兄

請！」

她一面含笑發話，一面已自伸手肅客，不

容雲夢再作推托。

泉，景色十分清秀。

在那背崖飛瀑右側，有間高大石屋，屋前

另有兩個青衣侍女，含笑凝望。

歐陽珊在距離石屋六七丈外，便向那兩個

青衣侍女叫道：「飛虹，紫雲，你們取我的『

凝碧露』來，以及準備些本谷特產的山果，野

蔬等物，再沏上一壺香茶，放在瀑旁石桌之上，

我要款待嘉賓。」

那名叫『飛虹』『紫雲』的兩名婢女，也

都生得相當美俏，姿色不在司馬青萍之下。

她們以詫異目光，望了雲夢一眼，便一

諾諾一連聲，恭身一禮，退入石室。

歐陽珊陪同雲夢走到瀑邊石桌旁，含

笑說道：「雲兄，室內比較氣悶，我們就在這

裏坐吧。」

雲夢起初以為歐陽珊堅邀自己入谷小坐

，是起了愛慕之心，有甚風流倖倖？如今方知

料錯，歐陽珊與飛虹，紫雲兩名婢女，都是蘭

閨淑女情操，只不懂為何那司馬青萍却有點

海妖姬，風流蕩婦模樣？

彼此落座，飛虹紫雲送上茶果酒蔬，司馬

青萍則侍立在歐陽珊的身後。

若不果，還是出去谷口守望，免得有甚俗物，

撞進谷來，擾了我與雲兄的清談雅興！」

司馬青萍恭身領命，並向雲夢行了一禮

，便自離去。

歐陽珊望着司馬青萍的背影，向雲夢笑

道：「雲兄，如今你是過客，我是『玄陰谷主

』，但在一年以前，我却也是過客……」

雲夢聽了，原來的『玄陰谷主』是誰？」

揚眉問道：「原來的『玄陰谷主』是誰？」

歐陽珊伸手指着司馬青萍的遠去背影道：

「就是這如今甘心奉我為主的司馬青萍，那時

她尚沉淪慾海，與一個名叫柳華春之人，同在

谷中鬼混！」

雲夢裏「哦」了一聲，恍然說道：「難怪我覺得司馬青萍姑娘，與歐陽仙子，暨飛虹，紫雲等兩位姑娘的氣質不同，她似乎曾經滄海，頗愛風流，不是清清白白雲英未嫁身份。」他認司馬青萍曾經滄海，與歐陽仙子不同，便等於說看出歐陽仙子與飛虹，紫雲，均尚是清白處子之身。

歐陽仙子原恐雲夢裏由於自己身為「玄陰谷主」之上，把自己也看成蕩婦淫娃，如今方知這位風流劍客，閱人太多，目光如炬，早已有所發覺。

她心中一慰，頰上便自然而然地，雙頰梨渦，倍增嬌媚。

雲夢裏想起歐陽仙子所提的柳華春，又自注目問道：「歐陽仙子，你所謂的柳華春呢，這人如今何在？他是不是貌若投童，有點半男半女的陰陽怪氣？」

歐陽仙子目光一閃，點頭答道：「柳華春正是那樣，他的來歷門派，雲兒可知麼？」

雲夢裏笑道：「當世中好事武林人物，把我『滄海巫山』雲夢裏，『玉潘安』蕭凌，以及另一位不知名姓，但功力極高，人也美絕塵寰的紅衣少女，推為『風流三劍』……」

話猶未了，歐陽仙子笑道：「雲兒的『風流三劍』盛名，小妹夙所欽慕……」

雲夢裏不等她往下再說，便截斷歐陽仙子的話頭笑道：「歐陽仙子，你雖知『風流三劍』，可知『風流三劍』？」

歐陽仙子果然被他問得一愕，皺眉說道：「武林中，除了『風流三劍』以外，還有『風流三劍』這名稱麼？」

雲夢裏笑道：「這名稱知者不多，因為所謂『風流三劍』，均是成名凶邪，各有足以威脅江湖的另外稱謂，只經少數好事者流，針對我們『風流三劍』，才又替他們加了個『風流三劍』這名稱麼？」



雲夢裏用來射斷龍祥肘臂之物便是剛奪自龍祥手中的消魂扇。

三劍」稱謂。」

歐陽仙子微領首，替雲夢裏劃了一隻紅色山果，遞向他的手中，並含笑說道：「這種『小朱果』的風味不錯，雲兒請嚐一嚐，小妹並向你請教，所謂『風流三劍』，是那三個著名凶邪，又與我適才所提的柳華春，有些什麼關係？」

雲夢裏從歐陽仙子的纖纖玉手中，接過那枚「小朱果」來，入口一嚐，果然又甜又香，風味雋絕，遂在通加讚美之後，緩緩說道：「『千面靈狐』宇文娟，和『靈和公子』柳長春等二人，均在江湖中頗著凶名，歐陽仙子不會不知，他們就是『風流三劍』之二……」

歐陽仙子見雲夢裏頗愛吃那「小朱果」，偏過頭去，向飛虹問道：「這『小朱果』怎麼只有一個，不多準備一些？」

飛虹恭身答道：「婢子前往後探摘『小朱果』，只有這一枚業已朱紅成熟，其餘均尚青酸……」

歐陽仙子笑道：「懶丫頭，貪走近路，還敢巧辯？那飛瀑源頭的峭壁之上，不是還有三株『小朱果樹』麼，你去看看，若有業已朱紅成熟的，便一齊採下，我們的難得嘉賓雲相公，看來頗愛吃呢！」

雲夢裏方說「不必費事」，飛虹業已玉頰微紅地，遵命馳去。

歐陽仙子目流波，盯在雲夢裏風流絕世的俊臉之上，嫣然笑道：「雲兒只對我說了『風流三劍』，還有一魔，又是那個？」

雲夢裏笑道：「此人名氣更大，勢力也強，就是曾對歐陽仙子起了妄念邪心，派人邀你參與『陰陽大會』，『野人山純陽谷』的谷主『氤氳神君』喬大化！」

歐陽仙子微軒，畧一尋思，目閃神光說道：「原來『氤氳神君』喬大化也是『風流三劍』之一，哦，我明白了，那柳華春可能是與『風流三劍』中的『靈和公子』柳長春有點關係，因為由姓名看來，他們多半還屬於兄弟身份！」

雲夢裏點頭笑道：「歐陽仙子猜得不錯，柳長春共有兄弟三人，不知是否孿生，年齡相貌，都差不多，但武學修為方面，却數柳長春獨稱超絕，遠遠超過了他兩個兄弟，柳華春大概排行最末，他還有一個二哥，叫做柳如春，此人生性最為陰狠，得個『玉面毒心』匪號。」

歐陽仙子靜聽他講完，方自恍然說道：「柳華春有這樣一個邪惡家族，難怪他的心術，也邪惡到那等地步！」

雲夢裏見歐陽仙子命侍女準備的「凝碧露」，斟在杯中，綠陰陰地，甚是好喝，遂舉杯飲了一口，頓覺芳生齒頰，無比香醇，不由連聲讚道：「好酒，好酒，此谷必有上好靈泉，不然絕難釀出這等美味！」

歐陽仙子笑道：「雲兒到是杜康知音，此谷確實有道靈泉，水質極佳，但名稱却畧嫌欠雅，是……是……」

雲夢裏見歐陽仙子吞吞吐吐，不禁詫然問道：「此泉何名？歐陽仙子怎不見告？」

歐陽仙子被逼無奈，玉頰微紅，低聲答道：「因這道泉水，秘谷自珍，未為世曉，是叫『處女泉』。」

雲夢裏笑道：「這『處女泉』之名絕佳，歐陽仙子怎說欠雅？不瞞歐陽仙子，雲夢裏生平好色，粉黛留春，雖有不少紅顏知己，却還至今沒有嚐過『處女泉』呢！」

歐陽仙子先是玉頰一紅，旋又收斂羞色，目注雲夢裏，說道：「雲兒，你……你有些出語不誠！」

雲夢裏託道：「歐陽仙子怎出此語？我不誠之處何在？」

歐陽仙子聽他一眼，嫣然笑道：「雲兒名列『風流三劍』之一，人品如此英俊瀟灑，又有『滄海巫山』美號……」

雲夢裏微微一笑，截斷歐陽仙子的話頭說道：「雲某雖然『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與不少絕代紅顏，結過合體之緣，但對於深閨處子，却絕對尊敬，除非真正被我愛慕，請求下嫁，彼此的花燭良宵以外，決不作奪人元貞的缺德之事，故而，我自行訂了『三不歡』的原則……」

歐陽仙子聽得不住點頭，到了此處，掩口笑道：「雲兄可否把你這『三不歡』的原則說出，使我長點見識？」

雲夢裏又呷了一口那種用「處女泉」釀造的「凝碧露」，揚眉笑道：「當然可以，所謂『三不歡』，就是第一，對方不具上佳美色不歡，第二，對方非出自願不歡，第三，對方若是處女不歡。」

歐陽仙子秀眉微揚，向雲夢裏舉杯笑道：「雲兄的確是曠古絕今的風流人物，從你自訂的三原則中，使小妹頓明『風流』與『下流』之判，我要敬你一杯！」

雲夢裏含笑舉杯，與歐陽仙子互相一碰，徐徐飲盡之後，向她含笑問道：「剛才我問到那柳華春的下落，歐陽仙子尚未告知是業已被你除掉，抑或……」

歐陽仙子道：「青萍以為柳華春是對她真心相愛，才甘心自獻，托以終身，誰知那斯於騙得青萍貞操以後，未及半月，便顯露出狼子野心……」

雲夢裏劍眉微蹙問道：「甚麼野心，難道這『玄陰谷』中，有甚麼後柳華春親朋物？」

歐陽仙子道：「雲兄猜得不錯，柳華春起初是以柔情為餌，向青萍套問一件寶物藏處，青萍因根本不知，自然無法回答，柳華春以

為她是故意隱瞞，遂暴露猙獰面目，將青萍灌醉綁起，酷刑拷打，加以逼問，恰好我於此際撞來，救了青萍，並把柳華春割去一耳，使他狼狽逃去！」

雲夢裏道：「這件寶物，定是稀世奇珍，否則以司馬姑娘那等風神，柳華春也不至於不重人而只重寶了。」

歐陽仙子微一笑，道：「我告訴雲兄無妨，那是一本綜合家妙，既能增進功力，又能使龍虎相調，坎離合濟，而駐顏不老的『陰陽和合真經』！」

雲夢裏「呀」了一聲道：「這到真是件足令人夢寐以求的武林異寶，但這『陰陽和合真經』，是否真藏在『玄陰谷』呢？」

歐陽仙子笑道：「我逐走柳華春後，被青萍留住，在此苦苦找了一年有餘，也未尋出半點跡象……」

說至此處，妙目流波地，向雲夢裏嫣然道：「雲兄高人法眼，可否請巡視谷內各地，幫小妹推敲推敲，萬一機緣巧合，尋得那『陰陽和合真經』，我們便共同參研，豈不是好？」

雲夢裏的英姿盛名，果然撩人，使歐陽仙子初識之下，便芳心暗醉，從言語中半有意半無意地，透露出願與他結伴修行之念！

雲夢裏是慣和女孩子打交道的風流人物，那會聽不出這種鍾情示愛的雙關之語。

他平素自視甚高，對一般女子，少所當意，但「玄陰谷主」歐陽仙子，却非庸脂俗粉，委實美絕天人，容光絕代，不由這位曾經滄海，遊遍巫山的雲夢裏，不禁心中暗生愛慕之情。

故而，他在歐陽仙子話完以後，竟微覺囁囁，不知如何回答？

雲夢裏也不忍在剛剛結識這位絕代佳人之下，便遽遁而去，畧一思索，含笑答道：「我有椿約會，本應就此告別，但承歐陽仙子美意相邀，我便拚着生平第一次失諾，在此多留一日，幫助歐陽仙子，尋覓『陰陽和合真經』，試試機緣也好。」

歐陽仙子聞言，芳心大喜地，嫣然笑道：「多謝雲兄……」

一語方出，突又壓低聲音，向歐陽仙子含情注目，展露出神秘笑容問道：「雲兄是椿什麼約會？若是紅粉佳人的幽期密約，小妹就不敢就誤你的好事了！」

雲夢裏搖頭道：「不是幽期密約的風流場面，而是這魂奪命的生死之事！」

歐陽仙子秀眉一蹙，櫻唇微啟，欲言又止。雲夢裏看她一眼笑道：「歐陽仙子想說什麼？有話儘管請講！」

歐陽仙子目之中，閃射神光，說道：「朋友之道，貴在互助，雲兄今日幫助小妹巡谷尋寶，小妹明日也帮你赴約應敵，縱或力薄能解，無甚大用，但掠掠陣兒，助助威兒，也是好的！」

雲夢裏向歐陽仙子報以感激笑容，正待發話，那奉命去採「小朱果」的飛虹，業已匆匆跑來，手上只拿着一枚鮮紅奪目的「小朱果」，向歐陽仙子噙着咀兒說道：「啟稟仙子，瀑布源頭處的三株『小朱果』樹的樹上果實，不知被何人摘光？只墮下這一枚『小朱果』，還掛在最高枝上！」

歐陽仙子接過「小朱果」，一面剝去外皮，一面含笑說道：「『玄陰谷』絕少遊踪，瀑布發源處的峭壁之上，若無上好輕功，更屬極難攀援，恐怕是前山那羣猴突然跑來，把我平日最嗜的『小朱果』，都偷去吃了……」

說至此處，果已剝好，遂遞向雲夢裏，嬌

笑說道：「雲兄口福雖然不好，但那羣猴子總算客氣，沒有完全把『小朱果』吃完，還留了一個給你。」

雲夢裏笑道：「歐陽仙子既也愛吃，這枚『小朱果』，你就自己吃吧。」

歐陽仙子那裏肯依，把那業已剝好的「小朱果」，伸手遞向雲夢裏的咀邊，嬌笑說道：「一來小妹身為主人，二來我平素對這『小朱果』，業已吃得太多，雲兄不必吝氣，你就嚐嚐新吧！」

雲夢裏不忍拂她之意，索性不伸手去接，聽憑歐陽仙子把那枚「小朱果」，餵入自己的口中。

歐陽仙子見狀，知道雲夢裏對於自己也生愛好之念，不禁喜孜孜地，妙目流波，含情凝睇，看着雲夢裏把那枚「小朱果」，嚼碎吞下腹去。

誰知雲夢裏剛剛吃完「小朱果」，突然劍眉深皺，閉上雙目。

歐陽仙子微覺訝然，猜不出雲夢裏是突然有甚感觸？

過了片刻，雲夢裏不單雙目未睜，眉頭皺得更緊，連身上也似有些微微發抖！

歐陽仙子大為驚疑，失聲問道：「雲兄，你……你……怎麼了？」

雲夢裏霍然一睜雙目，適才還一清如水，朗徹無翳，如今却滿佈血絲，色呈赤紅，盯着歐陽仙子，飛虹，紫雲三女身上，不停掃視，好似噴出了熊熊慾火。

歐陽仙子見他頃刻之間，前後判若兩人，委實驚奇欲絕，弄不懂究竟是什麼緣故？以及應該怎樣……

鐵，但總算還有些微靈智，不會全昏，故而儘量克制慾念，身軀雖起，却未撲向顧係處子之身的歐陽珊，飛虹，紫雲等三女，只是如飛向「女陰谷」外馳去。

歐陽珊秀眉深蹙，向飛虹，紫雲二婢問道：「你們知不知道雲相公突然神清大變，是怎麼回事？」

飛虹搖頭說道：「此事太以奇怪，一時難於揣測，仙子還是去照應一下，莫使雲相公出了什麼意外才好！」

歐陽珊凝形於色地，點頭說道：「對，我們追去……」

「去」字方出，有人接口說道：「不必去了。」

隨著這句語聲，有兩條人影，從瀑布發源處的百丈峭壁上，宛如星殞丸飛，電掣馳落。

歐陽珊清來人身形，不由秀眉又蹙。

原來那兩人長得極其相似，均是身著黃衫，生得貌若孩童，有點半男半女的陰陽怪氣，其中並有一人，少了一隻左耳。

歐陽珊認得那缺了左耳之人，正是騙去司馬青萍貞操，企圖謀奪「陰陽和合真經」，而被自己削去一耳的柳華春，另外那貌相相同，宛如與他一胎孿生的黃衣人，不是他二哥柳如春，便是他大哥名列「風流三魔」中的「靈和公子」柳長春了。

歐陽珊清來人，冷冷問道：「柳華春，你還敢來？」

那缺去一耳的柳華春，以恨毒目光，向歐陽珊盯了兩眼，癡笑道：「司馬青萍尚未玩够，『陰陽和合真經』也未到手，我為甚麼不再來呢？」

歐陽珊道：「你方才所說不必去了之語，却是何意？」

柳華春道：「你去何處，是不是追那穿白衣的小白臉？」

歐陽珊叱道：「無恥之輩，少要出語輕狂，你知道人家是甚麼身份？」

柳華春尚未答話，另外那與他相貌相同的黃衣人却發出一陣「嘿嘿」怪笑說道：「管他是甚麼身份？反正既然中了『天淫搜髓散』的毒力，除非在片刻之內，能覓得黃衣人，否則便將精盡髓乾，全身火熱而死，絕無絲毫生理！」

歐陽珊聽得心中大驚，問道：「你說甚麼？他竟中了媚藥中極淫極毒的『天淫搜髓散』的麼？」

柳華春彈笑道：「這東西本來是注入『小朱果』中，準備請你享用，誰知那小白臉竟死星照命，把它吃掉，他雖難免慘死，但臨死之前，却會有段極強烈的銷魂享受，也算死得不冤枉了！」

歐陽珊急於追去，設法援救雲夢裏，懶得與柳華春多話，身形閃處，便欲奔向谷外。

誰知另一黃衣人，身形閃處，竟把歐陽珊攔住，浮起滿臉淫笑說道：「歐陽仙子，你何必定要追那小白臉呢？若是動了春心，我來陪你玩玩，包管你欲死欲仙，比那銀樣蠟槍頭的小白臉，來得過癮！」

歐陽珊從對方身法之上，便已看出此人功力，比柳華春高出甚多，遂冷冷問道：「你是誰？是柳華春的二哥柳如春，還是他大哥，名列『風流三魔』中的柳長春？」

黃衣人聞言微怔，「噢」了一聲笑道：「想不到歐陽仙子對於我們弟兄的事兒，竟這般清楚，我是柳如春，因非『風流三魔』之一，故而自己替自己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風流魔外魔』……」

歐陽珊眼角微挑，冷笑道：「甚麼『風流魔外魔』？我就成全你作上一個『下流鬼中鬼』吧！」

「吧！」語音甫落，一式「聯合歌舞」，鵝黃衫子的右手大袖，便已凌空拂去！

她因意欲一舉擊斃，或制住柳家兄弟，以便脫身搶救雲夢裏，故在這招「聯合歌舞」之上，用了約莫十一成左右功力。

衫袖猶未拂到，一片陰寒勁氣，業已排空狂捲，令人窒息地，著實極具威脅！

柳如春的武學修為，雖比乃弟柳華春高出不少，却也不敢輕視其鋒，黃衣一飄，左閃八尺。

歐陽珊有了這個空隙，本可脫身馳去，但一轉念間，想起柳如春，柳華春兄弟，全是色中餓鬼，花裏魔王，自己若是只顧追雲夢裏，則飛虹，紫雲二女，豈不必遭狼吻，慘受變凶蹂躪？

想至此處，歐陽珊覺得不能馬上就走，必須先把柳氏兄弟除掉，擒住，或是逐去再說。

既有這種想法，她自然不肯放鬆柳如春半步，對他連連追襲，每一發招，都是足以追魂奪命的殺手絕學！

但那柳如春的一身小巧功力，偏偏極為高明，一味騰挪閃展，決不與歐陽珊硬拆硬架，臉上並不時露出陰惡猙獰，不知在動些甚麼淫毒念頭？

柳如春在和歐陽珊游鬥，柳華春也和飛虹，紫雲二婢，打得不可開交。

他非歐陽珊之敵，上次雖被削去一耳，但畢竟算得其兄「玉面毒心」柳長春的真傳，這一年多來，又下了不少苦功，故此飛虹，紫雲等二婢合力，還要占上半籌。

換句話說，「女陰谷」內的戰況是歐陽珊雖採主動，似佔優勢，但柳如春一味閃避，並不還招，他的真正實力，尚未能完全使出！

飛虹，紫雲二婢雖雙敵柳華春，尤有提襟見肘之狀，但拚命應敵，尚可維持，百招之內，或能勉強自保。

「女陰谷」內，戰況如此，「女陰谷」外，也有戰事！

因為雲夢裏自從把飛虹探自瀑布發源處，峭壁頂端的另一枚「小朱果」吃完，丹田一熱，立時慾思亢奮，陽舉似鐵，雙睛噴火，全身熱得難受已極！

雲夢裏名列「風流三劍」，對於這種情況，自不外行，知道自己是防不勝防之下，中了極猛烈，極惡毒的媚藥！

媚藥之毒雖烈，却不難解，只要男歡女愛，地，風流一番，二五真精，妙合而傾後，奇毒自消，最多會使女方真陰大虧，元氣虧喪，病上一個半月而已！

故而，他一睜雙目後，便把兩道血紅目光，盯住歐陽珊，和飛虹，紫雲，想在三女之中，擇一作為爐鼎，作為自己消災解毒！

但望來望去，全覺不合！

因為雲夢裏雖然慾火焚心，却仍未忘記他為了「只可風流不下流」而訂的「三不歡」原則！

他那「三不歡」原則中的第一條「對方不具上佳姿色不歡」，根本不成問題，不單歐陽珊美艷天人，連飛虹，紫雲二婢，也是罕見國色。

第二條「對方非出自自願不歡」也不成問題，歐陽珊適才已有傾心暗示，願和自己萬難雙修，怎會吝於獻身，救己一命？

但第二條「對方若是處女不歡」却與當前情況，完全抵觸！

自己分明看出歐陽珊，飛虹，紫雲三女，全是鴻澤未開的處子之身，怎可率爾求歡，違背了風流自賞的生平原則？

雲夢裏轉念之間，慾念更熾，小腹間奇脹欲裂！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他等刀疤老人轉過臉去，目光如利錐一般盯着對方，仍然帶着笑容道：「如果你換了像你這樣的老狐狸，這種無謂的意氣之爭，無疑就會避免。對嗎？」

刀疤老人似笑非笑的睨了他一眼，然後又慢慢轉向藍衣青年漢子，輕咳了一聲道：「那邊的一位朋友說得不錯，這是你們年青人的事，你老弟自己瞧着辦吧！」

他口中說着，人已慢慢向後面店簷下退去。

現在，誰也不難看出，除非白天星出面勸阻張弟，一場慘烈的刀戰，大概是怎麼也無法避免的了。

大街兩端，閒人愈來愈多，很快的就被兩道厚厚的人牆所阻塞。

白天星游目四顧，不斷的跟熟人點頭招呼，好像根本就忘了他一個最好的朋友，此刻正在面臨一場生死之戰。

藍衣青年漢子右手緩緩伸向刀柄，張弟的右手，也緩緩伸向刀柄。

兩人四目相對，雙刀立時緩緩出鞘。

驅虎吞狼計

移花接木謀

上文書至張弟依照鳥八所教的演詞，在品刀會上果然贏得最後勝利，獲得人人羨慕的七星刀，但白天星却輕易的把寶刀轉贈給楊燕，而楊燕却終於在達成了獲刀的目的後，死在吳才的擺佈下。翌日，白天星路過鳥八，迫問他買他作說客的是誰，然後教他逃命方法，鳥八驚惶地指出是太白義樵後，白天星也依諾教他逃生竅門，鳥八走後，暮有一老一少行經他們面前，少者出言向張弟挑逗，張弟挺身應門，少者轉顧老者說張弟多狂，老人嘲笑張弟少年得志自然受不得閒語閒言，白天星忽接口說這話我完全贊成——

刀光在陽光下閃動。

在這短短的一段街面上，像是突然升起了一片無形的殺氣。

每個人的呼吸都跟着急促起來。

大家心裏有數，這一場刀戰，時間一定不會太久，所以每個人都像死魚般瞪着眼睛，連眼皮也不敢眨一下，深怕錯過了那恍目驚心的一刹那。

有人開始冒汗。

有人頭往前伸，身子却在不斷往後退縮。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一瞬間，激戰終於爆發。只見刀光一閃，兩條身形突如脫兔般立時向前撲出！

沒有人能分出雙方究竟是誰先起步，以及雙方出手時用的是什麼招式，大家看到和聽到的，只是兩條人影突然合二為一，又突然一分為二，以及一片藍色的火花和一聲震耳的脆响。

等兩條人影分開，落定，大家方才看清，交手的雙方，這時已互換了站立的位

置。

藍衣漢子站在張弟原先站立的那一邊，張弟則站去另一邊。

兩人衣着完好如故，在這第一回合中，雙方似乎都沒有受到損傷。

起了變化的，是兩人的表情。

張弟雙目中微露驚愕之色，藍衣漢子眼光中則浮起一抹狡黠的笑容。

張弟為何驚愕？

是因為他滿以為這一招可操勝券，結果竟未能佔到分毫便宜呢？還是因為他從敵人的身形或招式中，有了什麼意想不到的發現呢？

還有，藍衣漢子眼中的笑意，又是怎麼回事？

是他覺得這位少年刀客，並不怎麼難對付？還是他已從方才試探性的一刀中，找到了這位少年刀客的弱點？

白天星抬頭望望太陽，臉色忽變。

這是一條南北伸展的長街，張弟跟藍衣漢子此刻是分東西兩邊相對站立，這時約為辰巳之交，太陽的位置，正好是在張弟左肩的後上方。

白天星臉色一變，正待向張弟提出警告時，可惜已經慢了一步。

藍衣漢子墨刀微微一見，一股強烈的光芒，經過刀身的反射，頓使張弟的視覺變為一片空白！

張弟大吃一驚，正想閃身變換方位之際，藍衣漢子一刀已如疾風般捲掃而至！

有人驚呼出聲。

有人閉上眼睛，已不忍心再往下看。

x x

「碎！」

一條灰色身形，突然從酒坊內橫着飛了出來。

身形落下時，正好落在藍衣漢子的右肩上，藍衣漢子一刀劈出，忽覺右肩有物壓下，以為有人從後偷襲，不由得又驚又怒，急切間一聲大吼，趕緊利步旋身，同時曲臂以肘撈住後猛一下撞去。

這一意想不到的變故，等於從鬼門關上，為張弟檢回了一條性命。

張弟天性忠厚，一向不顧乘人之危，如今由於怒火攻心，幾乎想也沒想，便順手回敬了藍衣漢子一刀。

當張弟一刀扎向藍衣漢子時，他身後人羣中的那名刀疤老人，神色一變，目露殺機，伸手就想拔刀。

只是他手才碰及刀柄，便發現一雙嚴厲的目光，正在虎視眈眈的瞪着他。

瞪着他的人，正是白天星。

刀疤老人眼珠一轉，忽然冷笑着縮身，轉瞬之間便於人羣中消失不見。

× ×

一場懾人心魄的刀戰，就這樣意外地結束了！

兩具屍屍躺在街心上，在血泊中。

兩個人，兩種不同的死法。藍衣漢子死得很意外，但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因為他如果不倚詐術取勝，只要站立的位置稍稍偏一點，或是不搶着發動攻擊，從酒坊走出的這個人，就不會無巧不巧，正好落在他的右肩上。

至於從酒坊飛出的這一個人，當大家看清他仁兄的死狀之後，表示同情的也不

太多。

原來這位破壞了藍衣漢子好事的仁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以食量驚人，名傳一時的太白義樵武炳輝！

一隻烏光閃閃的強力弩筒，依然緊握在這位義樵的手上。

這說明他仁兄臨死之前，也沒懷着好心眼兒！

他仁兄大概趁着別人看得出神之際，想利用機會謀算某一個人，結果遭人及時發覺，狠狠的賞了他仁兄一老拳！

這位太白義樵想算計的人是誰？及時一拳將他打出酒坊的人又是誰呢？

大家馬上就知道了是那兩個人。

因為他們剛從太白義樵屍身上抬起眼光，便看到白天星正向一名精壯的灰衣漢子含笑抱拳致謝！

「噢——無影神拳！」

「就是黑鷹幫的那位總香主？」

「是的。」

「怪不得一拳打出來，有這麼大的力量！」

正當眾人議論紛紛之際，白天星眼光四下一掃，忽然朝對面人羣中一招手笑着道：「關兄，你出來一下。」

眾人順着手勢望過去，立即認出白天星招呼的人，正是十八刀客中的怪刀關百勝。

怪刀關百勝在眾目睽睽之下，臉上的神色，顯得很不自在。

不過，他稍稍猶豫了一下，還是從人羣中慢慢的走了出來。

他對白天星似乎存着戒心，遠遠就站

了下來，冷冷地瞪着白天星道：「白兄有何見教？」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前夜裏承蒙關兄關照，為聊作報答計，小弟現想告訴關兄一個好消息。」

怪刀關百勝臉色一變，不期然伸手向刀柄摸去。

白天星只當沒有看見，目光略一轉動之下，忽然又轉南邊人羣中一人招手道：「花兄，你也來一下！」

他這一次招呼的，也是一位刀客。

鬼刀花杰！

眾人頓時又朝張起來。這浪子難道竟想一次邀門兩名刀客？

鬼刀花杰皺皺眉頭，也從人羣中走了出來。

白天星掃了兩人一眼，笑道：「兩位別誤會了我的意思，小弟清楚得很，有很多事情，同是出於不得已，現在小弟請兩位出來，便是為了解決一個根本上的問題！」

怪刀關百勝和鬼刀花杰都沒有開口。白天星指着那藍衣漢子的屍身道：「諸位的威脅，已隨着這位仁兄的死亡解除。據小弟所知，死去的十一位刀客之中，有七位都是這位仁兄的傑作！」

眾人愕然相顧，人人臉上都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

這藍衣漢子就是謀害刀客的兇手？有什麼證據？

怪刀關百勝的臉色好看多了，他雖然也跟眾人一樣，對白天星的指認存疑，但他至少已澄清一件事，白天星似乎的確對

他沒存惡意。

鬼刀花杰忍不住道：「這個人你白兄認識？」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是的，我們大家都認識。」

眾人聞言，不覺又是一愣。

怪刀關百勝神色一動，忽然快步走去那藍衣漢子屍身旁，從懷中取出一條帶有藥味的絲巾，俯下身去，以絲巾在那藍衣漢子臉上，狠狠的抹了一把，抹過的地方，膚色和臉型，立即為之改變。

眾人不禁齊齊啊了一聲！

怪刀關百勝繼續抹拭。

死人的面孔不斷改變，活人的面孔也跟着不斷改變。

「天啦！快刀馬立！」

一點不錯，這藍衣漢子，正是快刀馬立！

已死過一次的快刀馬立！

× ×

白天星緩緩走了過來，微笑着道：「戲法拆穿了，其實一文不值。各位其實早就應該想到，快刀馬立被人殺死不稀奇，但絕沒有一個人能以那樣怪異的方式砍中馬立一刀。那種怪異的死法，只有一個解釋：死的不是馬立！」

他微微一笑，又道：「死的不是馬立，而又未見馬立出面加以澄清，那只有一個解釋：馬立便是那名兇手！」

鬼刀花杰忍不住皺起了眉頭道：「你白兄既然早就想到了這一點，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說出來？」

白天星笑道：「花兄怪錯人了，小弟

事實並不如你花兄想像的那麼聰明。」

鬼刀花杰道：「這一點你也是剛剛才想起來的？」

白天星笑道：「那倒也不是。不過，你花兄應該看得出，最近這兩天，我也忙得很。」

「你忙什麼？」

「保命！」

鬼刀花杰一怔道：「你認為這傢伙也在動你白兄的腦筋？」

白天星笑道：「方才發生的事情，兩位應該看得很清楚。」

怪刀關百勝自語似的喃喃道：「我還是有點奇怪，我們十八刀客，一向相安無事，馬立這個傢伙，為什麼一定要跟大家過不去……」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種情形，也只有一个解釋。」

怪刀關百勝道：「怎麼解釋？」

白天星笑道：「這姓馬的只是一名劊子手，主謀者另有其人！」

鬼刀花杰失聲道：「對！那個臉上有疤的老傢伙，一定也不是個好東西，我們去找那老傢伙問個清楚。」

白天星道：「恐怕不容易。」

鬼刀花杰道：「什麼事情不容易？」

白天星道：「不容易找到人。」

鬼刀花杰道：「為什麼？」

白天星道：「因為那傢伙的面目，顯然也經過喬裝，剛才那副面目，絕不可能還會出現。」

他輕咳了一聲，微笑着：「你們其實可以另外去找一個人。」

鬼刀花杰道：「找誰？」

白天星道：「廖三爺！」

鬼刀花杰愕然道：「為什麼要去找廖三爺？」

白天星笑道：「去問問他：為什麼要舉行這次品刀會？以及刀客相繼發生意外後，為什麼刀會仍然照常舉行？」

怪刀關百勝點頭道：「是的，如果沒有這一次的品刀會，我們十八個人絕不會聚集一起，姓廖的如此安排，居心的確可疑。」

白天星又咳了一聲道：「小弟還有一個建議，十八刀客，尚有七個，今後最好能够行動一致。死了一個馬立，誰也難保沒有第二個馬立出現！」

人羣中忽然有人沉聲接口道：「是的，關兄，花兄，我們一起去！」

大家循聲望去，發話的原來是將刀郭威。

將刀郭威話才說完，人羣中忽又相繼走出四個人來。四人正是另外的四位刀客：開山刀田煥，追風刀江長波，情刀秦鐘，絕刀焦武！

於是，在七名刀客帶頭之下，一股酒洶人潮，又向七星莊湧了過去。

張弟悄聲道：「我們不去？」

星白天星微笑道：「我們去幹什麼？」

張弟道：「你看這七人之中，還有沒有馬立的同黨？」

白天星道：「好像沒有。」

張弟道：「怪刀關百勝呢？」

白天星道：「廖三爺，你怎麼能監視我們的人，可能就是廖三。如今馬立一死，

真象全部揭開，這位怪刀當然不會再受利用。」

張弟望着街心上那兩具屍屍，雙眉緊皺，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白天星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總算替那位馬老先生了却了一樁心願，他老人家於九泉之下，應該可以瞑目了。」

張弟一呆，茫然轉過頭來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苦笑道：「事到如今，你居然還不懂我說什麼，我真不知道，我們兩人之中，究竟誰該慚愧。」

張弟呆呆地瞪大了眼睛道：「你——你是說，馬老先生傳我武功，為的就是要我將來對付這位快刀馬立？」

白天星道：「你難道看不出馬立的刀法，跟你的刀法完全一樣？」

張弟木然道：「是啊！這一點我當然就感覺得十分奇怪。馬立他……他難道……也是……馬老先生的弟子？」

白天星兩眼望着遠處道：「關係也許還要親密些。」

張弟又是一呆道：「父子？」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是的，我的猜想是如此。」

張弟道：「這只是你的猜想？」

白天星道：「不錯，我如此猜想，有兩點根據。」

張弟道：「那兩點根據？」

白天星道：「第一當然是姓氏和武功。第二便是馬老先生傳你武功時說的一句話。」

張弟思緒很亂，一時竟想不起白天星

指的是那一句話。

白天星接着道：「你不是說，馬老先生傳你武功時，曾嘆息着說，他真不知道該不該將武功傳授給你嗎？」

張弟嘆了一聲，點頭道：「是的，不僅說過，而且說了還不止一次。」

白天星繼續說下去道：「現在你該可以想像得到，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當他說這種話時，內心該是多麼的矛盾和悲哀！什麼事情使一個老人的心情如此矛盾和悲哀呢？那無疑是，他始終無法肯定，他究竟該不該栽培一個外人，去殺自己的兒子！」

張弟道：「但他老人家並沒有提過馬立這個名字啊！他又怎麼知道，傳了我武功之後，我將來一定會為他老人家完成此一心願？」

白天星道：「這正是我猜想他們是父子關係的另一理由。俗語說得好：知子莫若父。正因為他們是父子，他才會有這種把握。」

張弟道：「什麼把握？」

白天星道：「他相信你不需要知道馬立這個名字，也不需要你去尋找馬立這個人，等你出道之後，總有那麼一天，馬立自會找上門來！」

張弟道：「等馬立知道了我使的也是一套天雷刀法之後？」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馬老先生何以如此痛恨他這個兒子？」

白天星道：「當然是為了自悔管教不嚴，不願遺禍害世。」

他嘆了口氣，又道：「還記得你前些日子問我，為何不設法阻止慘案繼續發生，我當時怎樣回答你的嗎？」

張弟道：「你好像說：十八刀客，人該死，馬立尤其該死。不過，你當時並未說出原因。現在不談別人，只說這個馬立。這位馬立過去到底犯了什麼罪行，竟使你們個個覺得他該死？」

白天星苦笑道：「簡單一點說，馬立的罪行，大致跟我差不多。」

張弟愕然道：「跟你差不多？那一方面跟你差不多？」

白天星道：「表面上好人一個，背地裏却是個殺人魔王。」

張弟道：「那也得看殺的是些什麼人啊！」

白天星嘆息道：「那也許正是我們之間唯一不同的地方。」

張弟垂下目光，又朝手上那把刀望過去，刀上還有血漬。

馬立的血。

他恩師獨生子的血。

死了一個馬立，就整個江湖來說，無異是件善事。可是，在他個人方面，這份心情，將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平復下來？

白天星忽然笑了，道：「振作點，伙計！我們要走的路，還遠得很哩！如果心頭打了結，下一個倒下去的，恐怕就不是別人了！」

張弟慢慢抬起頭來道：「這兩具屍體怎麼辦？」

白天星笑道：「當然去找井老板。」

老蕭雙腿微微抖索，忽然撲通一聲跪下叩頭如搗蒜道：「白爺饒命……」

白天星哼了一聲道：「磕頭無妨，饒命也可以，只是你那隻左手最好規矩點，你藏在靴筒裏的那點玩藝兒，就是掏出來了，也成不了氣候。」

老蕭身子一僵，如遭雷殛，人就象把弓一樣，彎腰跪在那裏，久久無法動彈。

白天星冷冷道：「正如你蕭兄所說，客人就要來了，希望咱們少耗時間！」

老蕭忽然抬頭，道：「白爺肯網開一面？」

他語氣很平靜，神態也很平靜，彷彿突然之間換了一個。

白天星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熱窩裏一個客人沒有。

當白天星和張弟走進大廳時，老蕭正在櫃台上跟另外兩名伙計閒談。

兩人坐下之後，老蕭照常送上兩份酒肉，照常含笑哈腰問好。

他似乎還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

白天星道：「錢老板呢？」

老蕭眼珠一轉，忽然低聲道：「小的正想告訴白頭兒——我們老板恐怕又有麻煩了。」

白天星道：「哦？」

老蕭道：「昨天後院來了一個老傢伙，跟我們錢老板關在房裏，不知嘀咕些什麼，後來兩人就忽然一起不見了人影，您說怪不怪？」

白天星道：「一個生做什麼樣子的老傢伙？」

老蕭道：「大約六十來歲，面孔皺得像塊枯槁皮，衣着很光鮮，手上拿着一根旱菸筒，看上去似乎不是個善類。」

白天星心頭不禁微微一凜。

飛腿追魂索。

他當初的預料，果然不幸而言中，錢麻子最後果然落在这老狐狸手裏！

老蕭道：「白頭兒認識這老傢伙？」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此人名宮寒，是小孟嘗吳才的人。」

其實，老蕭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兩人不過是虛應故事，彼此互裝迷糊而已！

白天星忽然盯着老蕭道：「我們也去後面說幾句話怎麼樣？」

老蕭神情微微一變，故意望了望天色。

「十號是胡老頭兒，九號是太白義樵，八號就是小人。」

「說下去。」

道：「最好改個時間，客人恐怕馬上就要湧過來了。」

白天星緩緩站起身子道：「今天的客人，不會來得這麼快的。我先去小金花房裏等，最好別讓我等得太久。」

老蕭果然沒叫白天星等多久。

白天星只跟小金花信口調笑了幾句，老蕭就掀起竹簾，跟着走了進來。

白天星望着老蕭道：「蕭兄知不知道馬立死了？」

老蕭一呆道：「馬立？」

白天星道：「快刀馬立！」

老蕭眨着眼皮道：「快刀馬立不是早就死了嗎？」

白天星道：「這一次死的是馬立本人！與第一次稍有不同。」

老蕭露出驚疑之色道：「上次死的那個人，不是馬立？」

白天星道：「不是。」

老蕭搖頭喃喃道：「世上竟有這等事，真是想不到。」

白天星道：「還有件事，你蕭兄一定更想不到。」

老蕭道：「哦？」

白天星一字字緩緩地道：「太白義樵也死了！」

老蕭雖想儘量保持鎮定，但臉色却已發白，有點口吃地道：「太——太白義樵？就——就是那個據說飯量大得驚人的傢伙？」

白天星道：「不錯！」

「馬立答應事後由我管理揚州的烟賭館。」

「大江南北那些害人的行業，原來均屬馬立所有？」

「屬於一號！」

他頓了一下，然後注目微笑道：「岳人豪，令狐玄，彭老頭，左羽，馬立，太白義樵，你們死的人已經够多了。現在你蕭兄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活着的伙伴，還有多少？」

老蕭兩眼突然瞪大，身不由己的退後一步，露出滿臉驚惶之色道：「白頭兒……你……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微笑道：「你聽不懂？」

老蕭哭喪着脸，像要跪下去似的道：「白頭兒，我求求您，千萬莫聽別人的閒言閒語。我猜這一定是別人在你面前，說了我什麼壞話，才引起了您的誤會。您白頭兒想想吧：我老蕭只是個無辜無勇的小伙計，又怎會跟他們那幫人攪在一起？」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傳言不可盡信，這事我們可以談談。」

老蕭大大鬆了口氣道：「還是白頭兒明理……」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另外有兩件事，你蕭兄能不能為我解釋解釋？」

老蕭連忙挺了挺胸脯道：「只要是我老蕭知道的事情，你白頭兒儘管問！」

白天星目不轉睛地道：「第一：你可以先談談你蕭兄跟那位太白義樵的關係——那天惡花峰梁強把太白義樵領到這裏來，後來梁強被殺的經過，我全聽得清清楚楚。請問蕭兄，你這位無辜無勇的小伙計當時何以跟那位義樵那樣合作無間？」

老蕭一呆，臉色慘白，腳下不期然又往後退了一步。

白天星仍然坐着不動，面孔一沉，冷冷接着道：「我想請問你蕭兄的第二件事」

白天星忽然轉向那灰衣老人道：「老丈也是剛剛從七星莊來的？」

老人點頭道：「是的。」

白天星道：「大夥兒有沒有找着那位廖三爺？」

老人搖頭道：「沒有。」

白天星笑笑道：「會不會是做賊心虛，嚇得躲起來了？」

老人慢應道：「大概是吧！」

從語氣上不難聽出，這位灰衣老人顯然對這件事並不如何熱心。

白天星眼珠一轉，突然壓低聲音，微笑着道：「有一位總香主已儘够了，何必勞動幫主大駕？」

灰衣老人微微一怔，旋即搖頭嘆息道：「要想騙過你老弟這雙眼睛，可真不大容易。」

真正吃驚的，還是張弟。因為灰衣老人在他對面坐了這麼久，他居然未能看出，這老人原來竟是那位黑鷹幫主的化身！

白天星笑了笑，又道：「幫主不憚勞動，是不是有事差遣？」

灰衣老人沒說什麼，抖抖袖筒，取出一隻封套，輕輕放在白天星面前。

白天星打開一看，裏面裝的，赫然竟是兩張巨額銀票！

一張五千兩，共計是一萬兩正！

兩張銀票，原票不動，正是他昨天付給對方的那兩張！

白天星像是吃了一驚，愕然抬頭道：「票子有問題？」

老人道：「票子沒有問題。」

白天星眨了一下眼皮道：「原約定取

應不來。」

「這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什麼大功告成？」

「才能告訴我們一號是誰。」

「什麼大功告成？」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這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這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除去十八刀客中的強項份子，以及你白爺。」

消？」

老人道：「也不是。」

白天星迷惑地道：「那麼——」

老人緩緩道：「援前例辦理，向老弟買個消息。」

白天星神色一動，忽然狡黠地笑了笑，道：「錢麻子的下落？」

老人道：「是的。」

錢麻子是黑鷹幫剛放出來的，黑鷹幫又找這瘋子幹什麼呢？

白天星沒有問原因，只信手取起其中一張銀票，折好放進懷中，而將另外一張依舊納入封套，推去老人面前。

老人似乎有點詫異道：「老弟為什麼只收一半？」

白天星笑了笑：「因為我這個消息，只值一半價錢。」

老人怔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向前傾身子，壓低聲音說道：「錢麻子已落入飛腿追魂宮寒那老傢伙的手中，不過你們用不着直接去找那老傢伙要人。」

老人道：「否則找誰？」

白天星嘴朝西北角落上一啞道：「找那三個傢伙逼供就可以了，他們跟宮老頭都是吳才的人。」

老人向西北角上目光一溜道：「天山四醜？」

白天星道：「是的，如今好像該改稱為天山三醜了。」

老人點點頭，收起封套，似乎已準備離去。

白天星又接着道：「關於我們的合約

，請轉知管總香主，提醒他特別留意兩個人。」

老人道：「那兩個人？」

白天星道：「迴龍刀呂青雲和鐵頭哈秋。」

老人一楞道：「迴龍刀呂青雲還活在人世？」

白天星道：「是的，以前的死訊，是出於謠傳。」

老人道：「兩人如今何在？」

白天星道：「不清楚，只知道兩人都改變了本來面目，請管總香主他們多提防陌生的面孔。」

老人點點頭，起身走了。

白天星轉向張弟道：「你在這裏坐一會兒，自己多多小心，天黑之前，去洪四那裏等我。」

張弟道：「你去那裏？」

白天星道：「七星棧。」

張弟道：「找誰？」

白天星道：「毒影！」

毒影坐在門口晒太陽，悠閒得像個垂釣的漁父。

他手上的那根旱竿，看來正像一支釣竿。

釣魚，最重要的，便是耐心和信心——尤其是釣大魚。

品刀會已經結束了，這老毒物仍然不動如山，既無離去之意，亦不與人交往，是不是表示這老毒物，早有成竹在胸，已料定了那條大魚，最後必然會吞下他的魚餌呢？

白天星無論見到什麼人，態度一向都很自然，只有見了這個老毒物，心頭就有一股說不出的緊張之感。

因為從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指出，這老毒物施毒時，究竟使的是什麼手法。

有人甚至傳說，這老毒物每於一處歇下，他身邊數丈之內，就連泥土，都有劇毒。

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誰只要一走近這老毒物，即無異走向死亡。

如果有人接近這老毒物，事後居然能安然無恙，那也別歡喜得太早。

問題全在老毒物有沒有打算取你性命？因為你也許中的是慢性毒物，也許要等十天半月，甚至更久，才會發作。

這正是這老毒物比四川唐家還可怕的地方！

任你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到了這老毒物面前，也別想強硬得起來。因為他坐在那裏，也許還在朝着你微笑，你却莫名其妙地倒下了，甚至連閻王老爺子，都說不出你的死因。

面對着這樣一個可怕的人物，你狠得起來嗎？

白天星小心翼翼地走過去，每一步都像踩在一堆豎放的雞蛋上。

毒影更微笑道：「方才外面發生的事情，老朽已經聽說了。」

白天星垂手恭敬地道：「是的。」

聽說了，又怎樣？白天星只有等着。但老魔却忽又改了話題，問道：「他

們說你那把七星刀送給了燕丫頭？」

白天星道：「是的。」

毒影更微笑道：「那樣名貴的東西，你為什麼要送給她？」

白天星微微躬身道：「回前輩，這是當初講好了的。當時雖然只是開玩笑，因為誰也不敢誇口，一定可以獲得這把七星刀，但既然僥倖到手，說過的話，自然就要算數。」

毒影更點點頭道：「好！人無信不立，好男兒理當如是。」

他接着道：「丫頭人呢？」

白天星道：「昨天分手之後，就沒有再看到。」

毒影更思索着點點頭，隔了片刻，才又抬頭道：「我們的那件事情，進行得怎麼樣？」

白天星上前一步，低聲道：「晚輩正是為這件事來的。」

毒影更道：「哦？」

白天星低聲接着道：「據說錢麻子回到熱窩不久，人就被飛腿追魂宮寒老頭帶走了。」

毒影更眼中一亮道：「真的？」

白天星道：「一點不假。消息是熱窩一個伙計透露出的，那伙計話還沒有說完，就被人從窗外投進一刀殺死了！」

又是移花接木。

毒影更點點頭道：「那就更不會假了！宮老頭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這老兒已然伸了手，大概是八九不離十了。」

他忽然轉向房中喊道：「小段，你去請吳公子來一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福緣深厚，巧遇異人恨海遊魂，苦習三招絕學，恨海遊魂命他下山，傳以療治他在小時為人點傷的穴道，但告誡他為探求自身身世時，暫勿療治，仍以原來矮小，從沒長大的身型行進江湖，引誘對他點穴的人自來找他。小虎子離開恨海遊魂後，無處可去，遂重往十里舖，擬找兒時伴侶廖長發和賴狗子，詎抵達後，廖、賴二人已不知去向，小虎子順步在一小攤檔前進食，不料攤檔主人竟是廖長發，這時的廖長發的又高又大了——

擬伸俠義手 反蒙不白冤

小虎子啦！還是那樣又矮又小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廖長發更是不敢相認他。

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皺起了眉頭，也都不敢招呼。

最後，小虎子訕訕的道：「請問，你貴姓？」

廖長發急促的道：「我姓廖，我叫廖長發！」

小虎子咧開嘴笑道：「老大，你難道不認得我了，我就是小虎子呀！」

廖長發瞪着一雙眼睛，不敢相信地道：「你……你……真是小虎子？」

小虎子笑道：「當然是小虎子。」

廖長發迷惑的道：「你怎樣還只有那樣高矮呢？」

小虎子笑道：「我不想長，長高了做衣服多費衣料。」

能說出這種風趣的話來，當然是小虎子了，廖長發不再猶豫哈哈一笑，繞過攤子把小虎子抱了起來，道：「老二，你這幾年幹什麼去了，我和老三都想死你。」

小虎子道：「老三在那裏？你方便麼？我們看看他去。」

廖長發點點頭沒口的道：「方便！方便！……」

回頭向着一個正在洗碗的女人招呼道：「蓮花！做過這批生意，收攤子不做，回到家裏去準備一些酒菜，我去叫賴狗子去……」

小虎子紅着臉道：「大哥，快把我放下來，那是不是大嫂？」

廖長發「啊！」了一聲，把小虎子放落地上，向那女招了招手道：「蓮花，放過來，這就是我常向你說的老二——小虎子。」

蓮花搓着手走了過來，小虎子小大人似的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大嫂！」又行了一禮。

蓮花猶豫的回了一禮，口裏的二叔還沒有叫出口，廖長發已拉着小虎子走出去了。

小虎子記掛着賴狗子，先向廖長發打

聽道：「老三現在混得怎樣了？」

廖長發道：「他比我們都混得好，現在是大老板了啦！」

賴狗子這個大老板開的是米店，看那米店說不大，不過在這小地方，可以算得上是大老板了。

大老板自己在替顧客稱米，廖長發和小虎子到了他身旁，他竟沒有發現。

他稱完了米，送走了顧客，回身見到廖長發笑道：「老大，今天有什麼事？」

小虎子站在廖長發身後，賴狗子似乎沒有注意他。

小虎子笑着「哼！」了一聲，道：「你還認不認得我？」

賴狗子一低頭，看清了小虎子，全身一震道：「你……你……」這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小虎子還有那麼大小。

小虎子笑着道：「你的二弟——小虎子！」

賴狗子楞了半天，才冷靜下來，「啊！」了一聲肅容道：「二弟！裏面請！」

廖長發搖手道：「你收拾收拾，還是我到我家裏去談吧！」

賴狗子道：「為什麼要到你那裏去，我這裏有什麼不好？」

廖長發解釋道：「因為我已經叫你嫂子準備酒菜去了。」

小虎子道：「不滿兩位說，我現在實在是餓了，大嫂的酒菜，只怕一時還準備不好，我看，我們還是先找一處清靜地方，讓我先填飽了肚子再說好不好？」

賴狗子道：「那麼我們到『長春樓』去如何？」

說着，便要轉身到櫃上去取錢，小虎子一笑道：「這頓算我老二的。」

高矮三個人沉緬於過去的回憶裏，一路笑着向「長春樓」奔去。

「長春樓」本來有三間雅室，不巧都已有了客人，三人只好在大樓一旁要了一張桌子。

小地方，見面都是熟人，一聲吩咐，酒菜就送上來了。

三人對乾了三杯，小虎子按住酒杯道：「想起早年的事，真是荒唐，後來你們是怎樣出來的？」

賴狗子道：「因為我們年紀小，縣太老爺並沒有為難我們，後來派人把我們送回了……」

廖長發接口笑着道：「不過回來之後，却被家裏人狠狠揍了一頓。」

賴狗子皺了一皺眉頭道：「老二，你怎樣還是那樣呢？」

話聲未了，小虎子忽然一搖手，輕聲喝道：「我們等下再談吧！看！那邊有熱鬧看了！」

賴狗子話聲一頓，隨着小虎子的目光望去。

只見離開他們三張桌子的第四張桌子上，坐着一個穿青色衣服的男子，桌上擺着四樣酒菜，正一口一口，慢慢在喝着悶酒。

由於，那青衣漢子是背着他們坐的，他們看不到他的面貌，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紀。

賴狗子道：「他不過喝悶酒吧了，有什麼熱鬧可看。」

小虎子伸手指在桌上畫了一個方向，道：「不要轉頭，斜着眼睛向左望去，那邊桌上，坐得有一胖一瘦二個人，看到了沒有？」

廖長發點頭道：「看見了。」

賴狗子道：「我認得那兩個人，他們是東大街外，蔡員外家裏的護院武師！」

小虎子問道：「那二個武師，為人如何？」

賴狗子道：「說不上好壞，跑腿混飯吃吧了。」

小虎子道：「蔡員外的為人呢？」

廖長發道：「蔡員外為人不好，在這十里舖一帶，大家都有個好感。」

賴狗子道：「他們有什麼不對？」

小虎子指了一指那青衣漢子的背影道：「因為，他要找他們的麻煩。」

賴狗子一怔道：「何以見得？」

小虎子道：「因為，他擺出了江湖規矩，不希望別人插手。」

廖長發一震道：「此話當真？」

小虎子微微一愕道：「大哥，你着什麼急？」

廖長發叫了一聲：「老二……」

話到口邊，忽然，輕輕的一嘆搖了一搖頭，從座中站了起來，看是要離開的樣子。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大哥，你要幹什麼去？」

廖長發發現小虎子拉住了他的力道奇大，自己竟然動彈不得，這才意識到小虎子個子雖然還是那麼矮小，可是已經不是普通人了。

因為，廖長發這四年來，也有他的遇合，別看他只是一個擺小攤子的人，其實，那只是他表面上的職業。

廖長發向着小虎子咧嘴一笑，道：「老二，我不能讓他們在這裏鬧事。」

小虎子道：「你知不知道那青衣漢子的來歷？」

廖長發搖了一搖頭。

小虎子道：「你準備怎樣阻止他們鬧事？」

廖長發道：「你放心，我不會笨得強自出頭。」

小虎子笑了一笑，放開了手，廖長發正要離開的時候，小虎子忽然又伸手抓住他道：「不必去了，出頭的人來了。」

來人對廖長發與賴狗子都不陌生，那就是丐幫菜園子裏的張世昌。

廖長發一怔道：「他會出頭麼？」

小虎子道：「你看好了！」微微一帶，把廖長發拉得坐回椅子上，而他自己也把身子一側，不與張世昌對面。

張世昌本來是向着一張空桌子走去，忽然身子一駐，舉目向全樓一掃而過，最後目光落在那青衣漢子桌上。

只見他微微一皺眉頭，身子一轉，向着那青衣漢子桌前走來。

那青衣漢子見他走來，視如不見，還在慢慢的，一口一口地喝着他的老酒。

張世昌站在他桌前猶豫了一下，忽然伸手把他桌上的酒壺旋轉了一個方向接着揭開壺蓋，將壺蓋翻過來放在壺嘴下方。

這些動作完成之後，張世昌站在那裏，始終沒有說一個字。

那青衣漢子先是微微一怔，接着發出

一陣令人心弦震動的乾笑，道：「年輕人，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請留下你的姓名地點。」

張世昌簡短的道：「張世昌，鎮北菜園子。」

那青衣漢子站起來雙拳一抱道：「在下唐永勝，午夜三更，定當造訪求教。」

張世昌一抱拳道：「恭候大駕！」

「拍！」的一聲，那個青衣漢子掏出一塊銀子丟在桌上，走出了「長春樓」而去。

張世昌目光轉動向全樓找了一遍，依然沒有發現小虎子，他也沒有和蔡員外的那二個護院武師招呼，轉身下樓而去。

小虎子待張世昌離開之後，才轉臉過來笑道：「你們看，他不是管上了麼？」

廖長發心裏重重的將筷子一放，道：「老二，這裏不方便談話，還是回到我家裏去吧。」

他話一說完，不待大家同意與否，便將伙計叫過來算了帳。

三人回到廖長發家中，廖長發的老婆早已將酒菜準備好了。

廖長發先敬了小虎子一杯，放下酒杯，目光暴露着迷惑之色，問道：「老二，你這幾年到底混得怎樣？叫人見了滿身都是神祕。」

小虎子一笑道：「你還不是一樣。」

廖長發道：「其實我一點神祕都沒有，我的事情老三都知道。」

小虎子的目光轉到賴狗子身上，賴狗子道：「老大現在是九江總捕頭的及門弟子，他雖然還沒有正式當差，在這一帶地

方上，他暗中負有相當的責任。」

小虎子「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大哥走上正途了，小弟失敬了。」

廖長發笑了一笑道：「老二，你這次到十里舖來，不是來叫我為難吧？你如果真有什麼企圖，請你明白說出來，咱們是碰過頭的好兄弟，我想辦法離開這裏幾天，讓你……」

一語未了，小虎子已是哈哈笑了起來，道：「大哥，你以為我小虎子還是當年那副德行。」

廖長發怔了一怔道：「長春樓那一幕，與你……」

小虎子一笑道：「大哥，你想到那裏去了，我怎會與他們有關係？」

廖長發道：「那你的意思是說，『長春樓』的那一幕是巧遇了。」

小虎子點頭道：「完全是巧遇。」

賴狗子道：「老二，你這些年到那裏去了。」

看來他是把話頭撥開，實則，他這問話是有一貫性的。

小虎子的那四年生活，沒有不可以對人說明的地方，於是把能告訴他們的都告訴了他們。

廖長發吁了一口長氣，道：「這樣說來，你完全是來探望我們了。」

小虎子一笑道：「除此以外，我也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廖長發道：「你以後的打算呢？」

小虎子道：「我財是不想了，不過，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我想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廖長發的眉頭又皺了起來，道：「流芳百世是幹，遺臭萬年也是幹，你準備選擇的道路是……」

小虎子道：「留一個好名聲。」

廖長發最後放落一片憂心，點頭道：「老二，你真的完全變了，我敬你一杯，而且預祝你成功。」

小虎子一笑，道：「老大，你也完全變了。」

賴狗子笑道：「說起來這都是我們大嫂子的力量……」

廖長發笑着接口道：「老三，你少出我的洋像好不好。」

廖大哥的廖大嫂，還在廚房裏做菜，並不在席前，廖長發打斷了賴狗子的話。

並沒有自動加以說明，小虎子也就不好追問下去了。

廖長發嘻嘻的笑着二聲，話題一轉，道：「老二，我們把話回到『長春樓』去吧！」

小虎子道：「你對長春樓的事為什麼這樣關心，難道你和蔡家也有關係？」

廖長發道：「我和蔡家什麼關係都沒有，不過我對蔡家的事非常有興趣，同時，我也不願有人這時找蔡家的麻煩。」

小虎子目光一凝，道：「蔡家是一個問題人物？」

廖長發道：「可以這樣說。」

小虎子道：「問題何在？」

廖長發道：「這個我就說不出來了，我只是奉命行事。」

小虎子問道：「你那總捕頭師父的意思？」

廖長發點了一點頭道：「這裏蔡家的

一舉一動，我每天都得向家師稟報。」

小虎子皺着眉峯道：「你注意蔡家有多少時候了？」

廖長發道：「蔡家是三年前搬來的，我是半年以前，奉命監視蔡家的。」

小虎子沉思了一陣道：「看來丐幫也在暗中注意蔡家了。」

廖長發「啊！」了一聲，道：「有一件事，你沒有告訴我們，你怎樣一見張世昌，就知道他會出面阻止那人？」

小虎子一笑道：「因為我暗中向張世昌說了一句話。」

賴狗子驚訝地道：「你向他說了什麼話，我們好像沒有聽見呀！」

小虎子使用了「傳音入密」玄功，賴狗子他們自然聽不到，小虎子不便向賴狗子解說，只笑了一笑，含含糊糊的道：「你大約沒有留心吧！」

廖長發道：「你既然能看出那青衣漢子要找那二個護院武師的麻煩，那你一定也看出他的來歷了，他是什麼來歷？」

小虎子道：「四川唐家的。」

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名震天下，廖長發與賴狗子齊皆一震，道：「他是四川唐家的！」

小虎子道：「其實你們早就該知道，他自己不是向張世昌道出了字號麼？」

廖長發搖了一搖頭，道：「老二，你既然知道他是唐家來的，那你不該唆使張世昌出頭了。」

小虎子一笑道：「你放心，唐家與丐幫鬧不起來的。」

賴狗子道：「今天晚上我們大家去看熱鬧好不好？」

小虎子沉吟了一下道：「你們最好不去……」

賴狗子雙目微微一瞪道：「老二，你別看不起我小老三，這三年來，我也下了番功夫哩！」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你的師父那一位？」

賴狗子一指廖長發道：「是老大。」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不過你們都是本地人，要被人發現了，暴露了身份，以後就不大方便了，最好還是不要去。」

這是叫人不得不閉嘴的理由，廖長發與賴狗子只好接受了小虎子的意見，不過廖長發再三叮囑道：「你自己可也要特別小心啊！」

小虎子感激地道：「多謝你們的關心，不過你們放心，我就是落在他們手裏，他們也不好意思對我怎樣。」

這倒是小虎子佔便宜的地方，誰能對這樣一個小小的孩子下狠心施辣手呢？

小虎子與廖長發賴狗子盤桓到該走的時候，當着他們的面露了一手，身子一幌，沒讓他們看清人影，就飛身走了。

小虎子自從被丐幫趕出來之後，最初對丐幫是有着滿腔的怒憤和憤恨，自與恨海遊魂相處以來，由於恨海遊魂的潛移默化，那股恨意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他提前離開了廖長發與賴狗子他們，因此也提前到了菜園子裏。

他在這裏住了不少日子，心理上有着一種懷念之感，所以提前來滿足心理上那

一絲自慰。

四年的時光，並沒給這菜園子帶來多少改變，房子是老樣子，連菜園裏的菜，都還是老樣子，絲瓜，白菜，芥菜，玉蜀黍和大蒜，韭菜。

「只不知管理人還是不是四眼田雞福生？」小虎子默然的思忖着，穿過一排一排的菜圃，向着燈光外露的那座老房子走去。

走到房子外面，裏面已有談話之聲透了出來。

那聲音聽得很熟，不但是四眼田雞福生，而且九江分舵的白舵主也來了。

可見丐幫對唐永勝未敢輕心大意。

小虎子微微一笑，像隻小老鼠似的，身子一伏，就欺身潛進了屋，伏在暗處向屋內望去。

屋內除了分舵主白健和四眼田雞福生，張世昌和胡標之外，還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那人年紀雖然不太大，却坦然坐在首位之上，分舵主白健和四眼田雞福生都對他流露着一份自然的敬意。

他們顯然也剛到不久，只聽張世昌正在一五一十的向他們報告「長春樓」的經過情形。

白健聽完他報告之後，微微一皺雙眉道：「世昌，你後來找到那暗中向你示意的人沒有？」

張世昌恭敬地道：「沒有，……當時弟子仔細的打量了全樓一遍，只見全樓都是熟面孔，除了唐永勝之外，沒有一個外路人……啊！其中只有一個人，弟子沒有

見到他面貌，因為他只有八九歲左右，所以弟子沒有走過去看個明白。」

四眼田雞福生道：「能够施展傳音入密神功的人，當然不會是一個小孩子，那沒有什麼關係。」

白健道：「這件事我們本來就該管，奇怪的是，人家怎會知道我們一定會管這件事呢？其中就值得令人玩味了。」

白健真不愧是九江方面的為首人物。小虎子暗笑一聲，忖道：「誰知道你們本來就該管這件事，我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想請張大哥擋一陣罷了。想不到事情竟然這樣巧，我的多事，反而歪打正着了。」

四眼田雞福生道：「據屬下個人的看法，也許那暗中示意的人，並不知道我們本來就會管這件事，而是存心不良，打着隔岸觀火的如意算盤，讓我們與唐家交惡。」

小虎子暗叫一聲，道：「崔大叔，我可絕沒有這種存心，你不要庸人自擾，鑽牛角尖了吧。」

白健點頭道：「崔兄，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

白健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外面傳來一聲木石相觸之聲，白健話聲一斂，轉向張世昌一揮手道：「唐永勝來了，你先出去與他答話，不過，你要特別小心，不要一上去就受制於人。」

張世昌躬身一禮，道：「弟子理會得。」

小虎子暗中大搖大擺，選了一個可以左右兼顧的好位置藏好身形，一面暗中為

張世昌接應，一面默運神功，守着白健他談話。

可是，這時白健他們忽然住口不再用口語交談。只見他們換了一種手語交談。這是丐幫的密語，除了丐幫弟子懂得外，別人是無法知悉他們談話內容的，小虎子只好搖頭一嘆，把注意力集中在唐永勝和張世昌身上了。

這時小虎子的位置，正在唐永勝的右前方，唐永勝的面貌看得非常清楚。

敢情，唐永勝年紀已經不輕了，看那樣子，雖然五十不到，至少在四十以上，以他的年齡去推測他在唐門的地位，應不是等閒人物了。

當然，這是對小虎子不熟悉江湖人物而言，如果他對江湖人物有了充份的認識的話，他無需推測，就該知道唐永勝在唐門之中，不但不是一個等閒人物，而且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張世昌也就因為唐永勝道出了字號，所以，把白健也驚動出來了。

張世昌與唐永勝對面之後，雙拳一抱道：「丐幫弟子張世昌，見過唐大俠。」

唐永勝顯然沒有料到張世昌乃是丐幫弟子，聞言之下，怔了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起來，道：「原來張少俠是丐幫新秀，這就難怪了。」難怪他胆敢出來多管閒事。

張世昌皺了一皺眉頭，忍耐着唐永勝那種不大禮貌的語氣，陪着笑臉道：「敝幫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唐大俠面前不知輕重，只是這次事非得已，冒犯之處，尚請唐大俠海涵見諒，並請聽晚輩一言。」

只聽四眼田雞福生怒吼道：「姓唐的，你也未免太下流無恥了，看掌！」

身化「蒼鷹撲兔」，掌演「開天闢地」，運集了全身功力，向着唐永勝和身撲去。

唐永勝一把毒藥暗器將白健打倒之後，雙肩一搖，就待飛身再起之際，四眼田雞福生的掌力已到。

唐永勝欲待轉身相讓，已是力不從心，那邊讓得開，只聽轟的一聲，四眼田雞福生雙掌落實，打得唐永勝一條身子斜飛了出去，一動也不動的當場昏死過去了。

事情發生得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而且，所經過的過程也是快得叫任何人插不上手。

小虎子暗叫了一聲：「糟糕……」心裏好不歉疚。

警覺間，忽然發現一棵大樹暗影下面有着一條人影，正鬼鬼祟祟的意圖暗中開溜。

小虎子心中一動，暗忖道：「這人為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莫非他在暗中搗了鬼？」

此念一生，小虎子也覺得唐永勝當時飛出去的身形忽然落回地上大有問題。

腦念如飛，一掠而過，小虎子生怕那人逃走，不計厲害的大叫了一聲，道：「那裏走！」便飛身向着那人撲去。

一聲冷笑，發自小虎子身後，道：「朋友，你這種『做賊的喊捉賊』的花樣，行不通啦！」

接着，一股奇強無比的動力，直向背

抱着委屈求全的心意語氣上更是謙恭了。

唐永勝自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見張世昌守住身份，因此，不便馬上翻臉，微微思了一下，道：「少俠有話請說。」

張世昌躬身又行了一禮，道：「本來照說，以敝幫對貴門的交情，前輩前來十里舖這小地方辦事，敝幫只有全力相助之理，不過這次……」

唐永勝冷笑一聲截口道：「是不是因為在下來到貴地，未曾向貴幫先容？」

張世昌一笑道：「那裏話，敝幫又不是……」

唐永勝不讓張世昌把話說完，又是一聲冷笑，道：「那是因為在下在江湖上『唐永勝』這三個字不值貴幫一顧了！」

「哈哈！哈哈！唐大俠名動天下，所到之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敝幫怎敢向唐大俠無禮。」

笑聲中，人影閃動，只見白健首當其先，從園外飛身而來。

白健身後，是那位年輕人，年輕人之後才是四眼田雞福生。

他們並不是從屋內直接走出外，故意繞到外面才進來，使人看去，他們是剛剛趕來。

白健身形一落，右手微微一揮，張世昌非常有禮地向唐永勝一欠身，告退走向一旁。

白健雙拳一抱，笑道：「唐大俠大駕光臨，兄弟聞訊來遲，有失迎迓之罪，請當面恕過。」

有什麼可看的了。」心理上不免顯得有點失望。

唐永勝抱了一抱拳，淡淡的道：「豈敢！豈敢！」

白健刺頭担子，一頭熱的笑着側身，讓着和他一同而來的青少年人，道：「范堂主，這位四川唐家堡來的唐大俠，你們只怕還沒見過面，讓屬下替您引見。」

那年輕人微微一笑，搶步向前，抱着雙拳，拱手一禮，道：「在下范中傑，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親芝顏，不勝榮幸之至。」

唐永勝本冷着一張臉，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可就按不住了，只好勉強堆上一臉笑容，還禮道：「敢情，大俠就是丐幫三傑的范大俠，久仰！久仰！」

范中傑年紀雖然不大，在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唐永勝心裏不免暗暗起了戒心。

禮貌過後，白健以九江分舵地主身份，接着向唐永勝肅容道：「唐大俠請屋內奉茶！」

唐永勝隻身而來，心中不無顧忌，那敢輕身入屋，眉頭暗蹙之下，微微一笑，搖首道：「多謝盛意，不用了，在下只請教白大俠一句話，馬上就走。」

白健含笑問道：「唐大俠但請賜教。」

唐永勝面色一正道：「在下奉命來到貴地，執行一件任務，有請貴幫多多担待。」

丐幫雖然遍佈天下，但却不是坐地為王的地頭蛇，唐永勝這一招，表面上是禮貌，骨子裏可將他的不滿表示出來。

白健呆了一呆，苦笑一聲，道：「唐大俠，何出此言……」

唐永勝抓住這半句話，馬上抱拳，截口道：「多謝惠允，容當後報！」話聲一落，身子急旋，雙足微點，飛鳥一般掠了出去。

白健心中一凜，這才體會到唐永勝的老辣和厲害了。

當下口中急叫了一聲，道：「唐大俠，請慢行一步，且聽在下一言……」

白健呼叫聲中，只見唐永勝的身子忽然在半空之中頓了一頓落回地上。

白健大喜道：「唐大俠……」

一收，便向唐永勝身前去。

詎料，他身形剛要落地，勢子尚未站穩之際，只見唐永勝雙目一瞪，暴喝了一聲，道：「好一個卑鄙小人，你也嘗一嘗老子的手段！」

手腕一揚而出，三點寒光，直向白健當胸襲到。

白健想不想唐永勝會有這一手，惱怒交加之下，一聲冷笑，叫道：「姓唐的，你……」

「你」字未了，白健但覺一陣劇痛穿胸而入，接着雙眼一黑，便人事不知的向着地上倒去。

唐門毒藥暗器稱絕天下，雙方距離既近，白健又以爲唐永勝聽了他的呼喚，停身下來接受他的邀請，因此心理上毫無戒備，所以他的身手雖高，但還是被打個正着。

心上壓到。

小虎子暗嘆了一口氣，他不能只顧猛撲那鬼鬼祟祟的問題人影，而置自己於危險之外，情勢逼人，小虎子只好暗中一挺勁力，甩臂揮拳，向身後迎去，同時，身子一斜，連消帶讓，避開正面，落向地上。

小虎子揮出去的掌力走了空，但眼前人影一閃，丐幫范中傑已橫身阻去了他的去路。

小虎子急切間，口語不清的指着那棵大樹道：「背後有人……」

范中傑見小虎子只是一個小孩子，不由得現出一臉驚訝之聲，搖頭道：「小弟，看你身手不弱，……」

一語未了，張世昌隨後追了過來，見了小虎子，不由驚叫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他話聲出口，立時產生了一種冒失的感覺，搖了一搖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因為，他意識到當前這人，絕不可能是小虎子，小虎子絕不可能今天還有這樣大小。

小虎子一笑道：「張大哥，你沒有看錯人，我就是小虎子。」

小虎子抱着滿臉熱望，希望張世昌給他一個向范中傑解釋的機會。

那曉得他不證實自己的身份還好，他這一證實自己馬上就見張世昌變了臉色。

小虎子暗中吃了一驚，忖道：「他為什麼惱怒我？」

張世昌臉色一變，道：「誰是你的張

大哥，你這樣忘恩負義的東西……」

小虎子心裏一陣難過，同時也激起了自尊之念，面色一正，道：「張大哥，我們一向相處得很好，你為什麼這樣出口傷人？」

張世昌冷笑了一聲，不再答理小虎子，轉身向范中傑躬身道：「他就是四年前在這裏住過的小虎子，想來是報仇洩忿來了。」

小虎子聽得雙眉一挑，叫了一聲，道：「張大哥，你……」

范中傑一揮手道：「有理說得清，你先來束手受擒吧！」

小虎子一打量那樹後的人影子，這時早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暗暗忖道：「我沒有證據，有什麼理由好說呢？……」

小虎子心頭活動得很，可不願意任人宰割，當下暗暗吸了一口氣，內凝真力，微微一笑道：「張大哥，請先聽我說兩句話好不好？」

張世昌冷冷的道：「你是自己轉過身子來呢？還是我動手。」顯然他拒絕了小虎子的請求。

小虎子心中火氣上升，語聲便是一冷，道：「張大哥，你們如果不給我說話的機會，那你就請動手吧！」

張世昌可沒把小虎子放在眼裏，笑了一聲，道：「你這我還會對你客氣麼？」話落手出，伸手一把，便向小虎子肩上抓來。

小虎子早已機巧有備，望着張世昌抓來的五指，動也不動，待得張世昌的五指已經接觸到衣服上，這才翻手一把扣住了

張世昌抓來腕脈。

小虎子出手之下，其快如風，張世昌別說縮手變招，甚至看都沒看清楚小虎子的手是怎樣翻上來的，但覺腕脈一緊，已落到了小虎子手中。

張世昌暗中大吃了一驚，可是，他還不認為小虎子真能扣住他的腕脈，當下暗罵了一聲，道：「小鬼，你想扣住我的腕脈，豈非異想天開！」

念動力發，奮力一抖。

可是，這一抖之下，他愣住了。

他不但未能抖開小虎子的五指，甚至力道都根本吐不出來。

這時，他才發現小虎子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

張世昌眼中暴射着驚訝之色，「啊！」了一聲。

小虎子五指一鬆，放開了張世昌腕脈，歉然一笑，道：「張大哥，對不起，你們既然不給我機會，我只有採取自衛手段了。」

說着，身子猛然疾射而起，向着外面投去。

「哼！你想走，沒有那麼容易！」

范中傑跟蹤而起，探手向着小虎子背後抓去。

小虎子肩頭一搖，雙臂一抖，身子猛地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陡然騰升了五尺，五尺之差，正好避過了范中傑那凌厲無匹的奇門絕學「金龍探爪」。

范中傑一招落空，後發的勢子，卻從小虎子身下方竄了出去。

小虎子人在半空之中，使了一式「雪

雁驚鴻」，再次騰升了五尺，身子一折，投入黑暗之中，閃了一閃便失去了方向。

待得范中傑收勢回身過來，除了發楞的張世昌之外，那還有小虎子的影子。

張世昌做夢也沒想到小虎子有這樣出神入化的身手，更別說趕趕小虎子了。

范中傑暗嘆了一口氣，轉身向着那受傷倒地的唐永勝走去。

這時，唐永勝已經被四眼田雞崔福生翻過身來，用內力度入他體內，助他復甦，想從他口中討取救治白健的解藥。

唐永勝終於在四眼田雞崔福生全力運功之下，從生死邊緣醒了回來。

唐永勝「唉」了一聲，睜開雙目。

四眼田雞崔福生急急追問唐永勝道：「姓唐的，你傷了我們白乾主，快把解藥交出來，今天饒你不死。」

唐永勝睜開了眼睛，望也不望四眼田雞崔福生一眼，馬上又閉回去了。

四眼田雞崔福生左手一探而出，抓住唐永勝肩頭之上，把唐永勝上身提了起來，喝道：「姓唐的，你要不交出解藥來，莫怪我們要對你不客氣了。」

唐永勝睜目發出一聲冷笑道：「你們還懂得客氣麼？你們要懂得客氣也就不會一個用暗器傷人，一個從背後襲人了。」

四眼田雞崔福生道：「你要不先用暗器傷人，我怎會對你出手？」

唐永勝「呸」了一聲，道：「你們要不用暗器傷我，我又豈會傷你們白乾主。」

四眼田雞崔福生一怔，道：「我們誰用暗器傷你了。」

(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江浪、裘方潛進盛京將軍府行刺，和劫取翡翠寶塔，經過一場驚險激鬥後，終於完成使命，割下盛京將軍的頭顱和取得翡翠寶塔，但在逃出將軍府高大的圍牆時，江浪平安逃出，裘方却被將軍府的衛兵用槍擊傷倒地，江浪不顧生死，在重圍中搶救出裘方，脫逃而去。在離盛京三十里外的一所廢棄石樓裏，江浪守着雙眼已被打瞎，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裘方，江浪用盡療傷聖藥，但也回天乏力，裘方終在他臂彎中溘然而逝，此刻的江浪，腦海中似一片空白，但對裘方的死，他却是絕不能忘懷——

壺中藏日月 阱底走蛟龍

「裘方死了！」這是鐵的事實；血的事實！

什麼能够比生命更寶貴？

為什麼一個人報答另一個人的恩情，必須要用「生命」來交換？似乎太過過於殘忍了，太過於厚人而薄己了！

就在後面曠野挖了一個坑，把拜弟裘方埋了！

面對着眼前這座新墳，他感慨很多。其實他也不是第一次做這種工作了。

還是小孩子時候，他就做過這種事。兩隻小手則挖着乾泥的泥土，把父母叔伯的屍體一一埋葬在泥土裏，兩隻手是自己的，另外的兩隻却是裘方的——

裘方？——該是多麼遙遠抽象的一個名字，曾經是一直掛在口邊的稱呼，一剎那間却飛得那麼遙遠——也只能永遠埋葬

在內心的深處，再也不能形諸於口舌，或渴望着聽到他的一聲回答了！

在墳前，他栽下了一根樁子，表示說這個地方，他還要再來的。

在熱河郡王府外，他懶洋洋的下馬。鐵王爺得訊以後，親自往「西暖閣」門外佇候着他。

乍一見面，江浪深深的向他打了個招呼，道：「王爺好——」然後侍立一邊！

鐵王爺的眸子，在他初一現身時，就注意到他背在背後的那個包袱上。

他是那麼緊張，迫不及待的上前握住他的手：「怎麼樣，東西到手沒有？」

「託王爺鴻福，幸不辱命。」

「好——」鐵王爺仰頭狂笑了一聲，拍着他的肩膀道：「來！進來說話！」

江浪點點頭，大步進入暖閣之內！

彼此落座之後，聽差的獻上了茶。鐵王爺揮手道：「你們下去，不招呼不許進來！」

聽差的答應了一聲，轉身步出。王爺親自離座，把門關好了，然後含着笑臉轉回來，道：「良弼也解決了？」

江浪一聲不響的解下了背後的一個大包袱！

那個包袱裏一共有兩個匣子——他慎重的把第一個木匣捧到了鐵王爺座前：「請王爺驗收！」

一股腥羶之氣，上衝腦門！鐵王爺陡然一驚，急忙關上了匣子。

大概他以為匣子裏裝的是「翡翠塔」，想不到却是一顆人頭！

事出意外，使得他有些愕然！

可是他立刻就轉過了這個念頭來，

臉上帶出了一種緊張的喜悅之感。

他第二次揭開了匣蓋，那股子血腥臭氣，依然如舊，而他却絲毫不以為意。

仔細的端詳了半天，他蓋上匣子——「不錯！就是他！」

他把裝着人頭的匣子拿起來，擱向一邊，陡地朗笑一聲，像是積壓在內心多年的一股怨氣，忽然暢通消散開來！

「幹的好——幹的好，我要重重的謝你！」

江浪一聲不響的把第二個匣子捧到了他面前，道：「王爺再請驗收這個！」

鐵王爺毫不猶豫的揭開了這個匣子，剎時間一叢寶光上映人面。

那裏面霞光萬道，銳氣千條，碧光彩氣繚繞之中，座立着一截翡翠七節佛屠。

兩隻手把這截翡翠塔托起來仔細的打量着，臉上頓時現出種貪婪羨慕的表情！

江浪道：「王爺，請看看是不是這件東西？」

「不錯，不錯！是的——是的！好寶貝！」說完把翡翠塔又放回原處，哈哈一笑道：「我要好好謝謝你們兩個！」

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一然，道：「噢——裘方呢？」

「他——」江浪眸子裏閃出一片淚光。

「他！怎麼了？」

「他已經……死了……」
「哦——」鐵崇琦身子慢慢坐下來，道：「怎麼……怎麼死的？」
江浪嘆息了一聲，遂即把二人入將軍府前後一段始末經過詳細的講了一遍。
鐵崇琦臉色木然，既不悲亦不喜。
聽完之後，他冷冷的道：「這麼說，那個索雲形他還沒有死？」
江浪搖搖頭，心裏細懷着裴方生前的音容！

鐵崇琦頓了一下，嘆息道：「裴兄弟死的太可憐了！這都是我害了他——」
說時，身子轉向一邊，似乎在拭着眼淚！
江浪見着，心裏感到一些安慰，他苦笑了一下道：「王爺不必難過，裴兄弟為此喪生，但他臨死之前，却以為能為王爺盡力，死而無憾！」

鐵崇琦頻頻嘆息道：「唉……唉……我是太辜負他了，太辜負他了！」
他一隻手拍着江浪肩頭道：「我要好好報答你！」
江浪道：「謝謝王爺的恩典——但是我却打算向王爺告辭！」
「你要走？」
「是——」江浪道：「承王爺恩待，但江浪還有許多未了事項要親手辦理！」

鐵崇琦搖搖頭道：「不……不……不行！我不放你走，你在我這裏好好呆下來，我還要重用你，你不能走！」
「江浪一介凡夫，實難受王爺恩待！」
「江浪站起來，抱拳道：『求王爺讓我走吧！』」

「唉……這……」
鐵崇琦好像心裏在盤算着什麼，忽然站起來道：「你一定要走？」
「王爺恩允！」
「唉——你一定要走，我那能攔着你？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一早！」
鐵崇琦頓了一下，道：「好！那我今天晚上給他送行！」

錢筵上，江浪有過多的感慨！
王爺和他美麗的愛妃七福晉陪着他，他們頻頻勸酒，談笑風生。
一盤盤的佳餚盛裝在講究的銀器和瓷盤裏，美酒燙在錫壺裏，再由七福晉的手，親自為他酌在杯子裏。

細懷着裴方的死別，再加上貴人的殷勤，他不覺多喝了幾杯！
他原是不喝酒的，因為酒喝多了有碍武術的練習，然而今夜，他却把一切的顧慮，都置諸腦後，於是一杯杯的酒灌到肚子裏！
七福晉輕輕把盞道：「江先生不勝酒力，就少喝兩杯吧！」
鐵王爺笑道：「今日不醉更待何時，去叫蓮兒來鼓瑟，巧妃妳為江兄弟唱上一段『塞上西風』，就算為江兄弟送行！」

七福晉離座請安道：「賤妾遵命！」
江浪慌忙站起身道：「江浪一介小民，豈能有勞七福晉金嗓高歌——萬萬施不得！」
鐵王爺冷冷一笑道：「兄弟你能為哥哥我遠走間關，生死不計，巧妃為你一曲繼續唱下去——」

巧——你還沒有唱完——再唱下去——江兄弟等着聽呢。」
巧妃悽悽一笑，眸子裏淚光閃閃，乃繼續唱下去——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昏點點滴……這次第，怎一個——」
鐵王爺舉杯遙酒道：「兄弟乾……」
江浪一飲而盡。

巧妃頓得一頓，才又唱道：「……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歌聲一住，她即匆匆奔向他來，眼看向江浪道：「江先生你……」
江浪方自抱拳而起，却不知怎地雙目一翻，陡地摔下位來，頓時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嚇得那女官連兒發出了一聲驚叫。
巧妃却是心裏有數，轉看向鐵崇琦道：「王爺你……？」

鐵崇琦嘿一笑，道：「妳放心，他不過是飲了我的『玉壺量』，這一覺可以讓牠睡上十個時辰！」
巧妃道：「王爺你為什麼要這樣？」
鐵崇琦冷笑道：「巧巧，妳莫非也認為我會與他論交麼？」
「可是他却為王爺出生入死——王爺你豈能……？」
「哈哈……」

鐵崇琦笑聲一頓，朗聲道：「他是欽命賞拿的要犯，本爵豈能徇私？」
雙手一拍，喝道：「來人哪！」
門外差人應聲入，躬身請示。
鐵崇琦冷聲道：「叫寶熙，寶侍衛入來！」

高歌又算如何？」
江浪躬身一禮，道：「王爺——萬萬不可！」
「我說可以就可以！」說到這裏用力擊掌道：「來人！去把蓮兒喚來！」
門外差人應聲而去！

鐵崇琦哈哈一笑道：「兄弟你明晨一走，可不要忘了熱河我這個老哥哥，他可是挺記掛着你呢！」
說到這裏，一雙炯炯眸子平視江浪，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
江浪站起躬身道：「江浪也忘不了王爺的恩典！」

鐵崇琦道：「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老弟！你我這段交情，可是太離奇了，來吧！喝酒——」說完把面前酒仰首乾杯，江浪陪着他乾了面前酒後，心中着實為王爺熱忱所感！
他原以為鐵王爺是一個心機深沉的謀士，却不曾想到他都有着一番豪情，與自己同屬性情中人，誠然難得！
鐵崇琦親手又為他滿了一杯。

這時差人來報蓮兒來見！
即見一個手捧古琴長衣女官嫋嫋步入，向着鐵王爺，巧妃，江浪一一請安！
鐵崇琦微笑道：「蓮兒，你彈琴，七福晉高歌一曲，彈唱完了，本爵重重的有賞。」
那名叫蓮兒的女官深深請安道：「蓮兒領旨！」
又轉向巧妃請安，說道：「七福晉賞音——」
遂即向几邊一坐，平置琴身，五指收

不勞費心，寶熙早已候在門外，聞聲大步入，躬身道：「奴才在！」
鐵崇琦手指江浪道：「馬上押到提督衙門，跟孫提督說，就說我的話，這個人是欽命要犯，立着就地正法，把人頭懸在城門樓子上，出告示示四方！」
寶熙躬身道：「奴才領命！」
說罷轉身走向江浪，哈哈一笑，並把他抱了起來！
「慢着——」巧妃驚叫一聲，轉向鐵崇琦道：「王爺……你真的要這麼做？」
鐵崇琦面色一沉道：「沒有你什麼事，我是奉上的命！」
七福晉道：「可是他不是才為王爺出過大力麼？」

「出什麼力？」鐵崇琦冷笑道：「他是個江洋大盜你知不知道？我要不假意結交他，他豈會乖乖的上鉤？」
說到這裏，向寶熙揮了揮手道：「押下去！」
寶熙躬身道：「是！」
鐵崇琦叮囑道：「上大刑，馬上提到提督公署去！我這就下條子，你叫他遵示辦理！」
寶熙答應一聲，即刻抱持着昏迷的江浪領命而去！

三魂悠悠，七魄飄飄——
江浪昏睡中已被抬上了大堂！
大堂上好不威風，懸——一排排的削刀手，長槍手，弓箭手，再加上手持鴨嘴棍的兩班衙役，把提督衙門大堂襯托得威風凜凜，氣勢森嚴。

弦，琤琮琤琮理了幾聲亂音，乃自彈了起來！
江浪半生風塵，所聞多胡兒螺笛，偶而在飯堂茶館聽過一些藝人彈琴瑟，也都是市井之音，此刻乍然聞得蓮兒這雙玉手，所播弄出的音瑟，竟然有如天樂飄臨，一時不禁聽得呆了。

七福晉嫋嫋離座，笑向江浪道：「江先生見笑，我獻醜了！」
江浪立起抱拳。
即見七福晉彩衣嫋嫋的來到窗邊，嬌軀倚軒欄，遂自輕啟朱唇，隨着琴音，娓娓唱來，唱的是：
「一春不識西湖面，翠羞紅倦，兩腮和淚搖湘管，意長幾短，知心唯有離梁燕，自來相伴，東風不管琵琶怨，落花吹遍！」

江浪只聽得如痴如醉！
鐵王爺已大聲喝采道：「好——許忱夫這一首後庭花，被巧妃你唱絕了，再來一段『塞上西風』吧！」
七福晉一笑道：「王爺，西風詞太淒涼了，賤妾換上一首李易安的『聲聲慢』可好？」
鐵崇琦偏頭向江浪笑道：「江兄弟可好？」

江浪感嘆道：「易安居士這首詞，乃公孫大夫舞劍和詞，假七福晉金嗓一歌，只怕往後無人敢以再唱了！」
鐵崇琦怔了一下，道：「江兄弟非祇能武，却是好文采，只可惜……」
說到「可惜」二字時，不禁嘿嘿低笑起來。

孫提督早已升堂！
此人四十開外的年歲，黑矮的個子，橫紋滿臉，一看即知是一個狂傲不馴，自大自狂的傢伙！
手裏的驚堂木，用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發出了「叭——」的一聲大响！
「給我把他弄醒了！」

一滿桶冰水，照頭蓋臉的澆了過去，江浪身子打了個哆嗦，這才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他的眼睛方一接觸到面前的一切，頓時吃了一驚，慌張的坐起身來！
身上的鎖鏈子「嘩啦！」一聲大响，他這才同時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一身大刑！
——像是仍然還在夢中一樣，他臉上，充滿了迷惑，驚訝……他抖顫着站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左右打量了一下，他大惑不解的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這是幹什麼？」
上首高坐上的孫提督，大喝一聲，道：「好個強盜，給我跪下！」
驚堂木「叭——」的一拍，兩根鴨嘴棍早已左右同出，用力的砸在了他腿彎之上。
江浪身子一踉，不由自主的跪在了地上。

他長眉一挑，怒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七八根棍子已用力的壓在了他兩肩之上。
一個氣勢洶洶的官人走上來大聲喝叱道：「軍門大人在上，還不叩頭受審，小心的着你的皮肉受苦！」

歌聲忽止。
只見七福晉靜着一雙大眼睛注視着江浪，一副情急模樣道：「江……先生！」
江浪微微一怔，起身道：「七福晉唱得太好了……請歸座歇息吧！」
鐵崇琦目光一轉，笑向巧妃道：「巧

巧——你還沒有唱完——再唱下去——江兄弟等着聽呢。」
巧妃悽悽一笑，眸子裏淚光閃閃，乃繼續唱下去——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昏點點滴……這次第，怎一個——」
鐵王爺舉杯遙酒道：「兄弟乾……」
江浪一飲而盡。

江浪登時一呆，神智似乎也微微的恢復了過來——

猶記得曾是熱河郡王的座上客，聆聽着七福晉的清妙歌聲！鐵王爺親自勸酒，那麼親切的一口一個兄弟的稱呼着。

——王爺特別的眷愛，親持着那個綠玉的小壺，為自己酌上一杯上賜的「萬年露」……

他臉上泛出了一頭冷汗。酒醒之後的那張蒼白的面頰，一剎時變為赤紅。

「不——」他心裏想着：「鐵王爺不會這麼做的！」

只是眼前又作何解？咬緊着牙，他抬起頭，打量着當頭上座的那位孫提督，警惕着此番的遭遇不同，切莫發性子，要沉着應付！

「呸！」孫提督三拍驚堂木——大堂上起了一陣子咳嗽，像是十判苦海的閻羅殿，那陣子堂威聲，像小鬼的呼冤，眼看着這番陣勢排場，由不住你頭髮根子發炸。

孫提督瞪着一對豹子眼，咧着鬚子嘴，大聲的叱道：「大胆的江浪，你有幾個腦袋，竟敢夥同你拜弟裘方，謀刺聖駕，還不從實招來？」

江浪猝然一驚，膝行一步，叩了一個頭，道：「大人明鑒，小民不知大人這話從何而起……」

「好個嘴刁的傢伙——」孫提督手按堂案，發出了一陣子嘿嘿的聲，哈哈的道：「我也用不着套你的口實，一切遵旨辦理，這是王爺的手批，

你自己看吧！」

說罷把一個黃絹手束拋下來，即由一名案前武士拾起來，轉遞向江浪！

江浪雙手捧着這卷手本，入目的是一顆朱砂大印，上書着「熱河郡王鐵崇瑞玉璽」。

他禁不住打了個冷戰，看下去——字寫在黃絹紙面上——

「查——大盜江浪，裘方二名，前為謀刺聖駕，大劫赤峯牢獄二罪在押，本王領旨拿辦在案，經查屬實，其中裘方一名，意圖謀刺本王不遂，死於亂槍之下，為恐再啟事端，着押大盜江浪提交尊處，即令驗明正身，就地正法，無稍疏忽，該犯頭，宜懸城樓，告示百姓，以正法紀，特此批諭！熱河郡王鐵崇瑞。」

匆匆一看之後，江浪由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像是當頭響了個晴天霹靂，使得他半天作聲不得！

像是在一團亂絲之中，忽然找到了線頭，很快的他把這件事理出了一個頭緒！現在他明白了。

這一切，全是鐵崇瑞事先早已定下的計謀！可憐自己兄弟倆個，尚還一直被蒙在鼓裏——更可憐拜弟裘方，竟然為此送命——

一剎時，他圓睜雙目，大吼一聲道：「姓鐵的——你不是人！」

鎖鏈子一帶，他身子向前一仰，扒倒在地！

「江浪！你還有什麼話說？」孫提督手拍驚堂木道：「給我押出去砍了！」

兩旁軍勇大聲的吆喝了一下，猛的撲了上去。

了。

江浪身子一掙，怒聲道：「慢着！」孫提督怒道：「怎麼，你還敢抗拒王法麼？」

江浪陡地狂笑一聲道：「犯民死而無憾，只是恨不能眼前看見鐵崇瑞那個狗才，啞上他一口唾沫！才算解心！」

孫提督臉色一變，驚堂木「叭叭」拍得一連串的响，大聲道：「反了，反了，居然對王爺如此無禮押出去！快——」

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勇，分抬着他手腳上的鎖鏈子，雖說是用盡了力氣，却未能把江浪拖動一步！

「哈哈——」江浪笑聲裏，帶出無比的淒涼。「放心吧！江某已準備好把這顆人頭，隨時奉上——哥台們，用不着急在一時！」

虎虎有威的一雙眸子，在各人面上一掃，幾名軍差頓時嚇得各自後退了一步。

「老大——」他臉色鐵青的注視着上座的孫提督：「請大人見着鐵崇瑞以後，告訴他就說我江浪恨不能食他的肉，寢他的皮——」

「反了……反了……給我押下去！」

「嘩啦——」一聲，鎖鏈子連着一柄大號的枷鎖，舉起老高來——

那一個欺前一步，一傢伙砸在頭上，那可不是玩的，保管他腦袋開花！忽然他悽愴的笑了一下，緩緩放下手來！

一名堂役乾笑着拱手道：「得了，江爺，閻王要人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何必呢！給你們過不去幹哈呀！」

江浪轉過臉來，對着這個人張牙一笑，道：「有理，那我們就走！」

兩名削刀手，亮出了腰刀，左右各一的架在了他頸子上——他再也不敢抗拒，轉過身來，直向大堂外步出！

孫提督在上堂之前，早已佈署好了一切！

臨時決場，就設在大堂左側的操場一端——

由於這個犯人江浪來頭不小，是欽命要犯，又是王爺親自派人提交來的，孫提督不得不提三分的小心！

由於決場設在提督行署裏，是以不見一個閒人，百十名武夫，人人抱着一口青滲滲的鬼頭大刀，把法場遠遠圍了一圈！

劍子手是個黑胖子，一口明晃晃的薄彎刀抱在胳膊彎子裏。

空氣那麼的靜，所有的噪音人聲，似乎就在江浪乍然一現的剎時忽然膠住了！

孫提督一行走到了監斬官的位子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他已經領教了這個人犯的棘手，所以有關種種形式上的問答，一切都可免了。坐下之後，他急急的催促道：「快點執行吧！」

「回大人，時辰還不到！」

回話的是坐在他旁邊的督署文案廩先生！

「唉！」孫提督重重的嘆息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道：「你知道他這顆頭不落地，我這顆心就安不下來！」

廩先生躬着身子道：「大人用不着擔心，犯人一身大刑諒他是掉翅難飛！」

他雙手向上面一掙，對方差人手上那口刀，突地脫手飛出，悠悠的直飛到半天之上，那差人却因為閃身不及被江浪飛起的足尖，一腳踢中在心窩上，仰天倒了下去！

可以想像出現場該是如何一番慌亂的情形！

校武場裏，七八名劫匪，正和數十名官兵戰在一起，殺了個難分難解！

那一邊，孫提督和文案廩先生急得團團打轉！

這一邊，犯人和押侍的官差，也幹上了。

孫提督連連的頓足，叫道：「反了！反了！」

却見大羣持槍的兵勇，由校場一邊飛奔而來！

孫提督大聲道：「先殺犯人——一羣飯桶窩囊廢！」

「殺犯人」——誰不知道殺？可就是殺不殺得了却又是一個問題！

好在是提督有話就好辦，十來個提刀掄槍的武卒，團團把江浪圍在了正當中，下面砍上面扎！

弓箭手在犯人前進，後退的地方，預先都埋伏了，只要一有空隙，或是犯人闖出來，馬上亂箭齊發！



江浪雙手一舉，把差官大刀擊飛，然後一足踢中差人心胸。

孫提督早先倒還真沒想到這個問題，此刻聽文案廩先生這麼一提，再一想，頓時心花怒放！

可不是嗎！這種現成升官發財的事，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只當鐵王爺把一件棘手的事交給了自己，却沒有想到這其中還有這麼一層的好處在內！

想到這裏，孫提督先時的那些緊張煩躁，可就一掃而光！

一名司時的小校跑過來打扞，稟道：「稟大人，時辰差不多了——請大人降旨行刑！」

孫提督點點頭，一拍案子喝道：「押上來——」

小校跟着道：「押上來！」

「押上來——」

風揚着沙，沙像螺絲般的打着轉兒，

爬向天空，那一聲一聲的「押上來」，在風沙裏迴響着，聽在死囚犯人的耳朵裏，像是無窮的遙遠——

該是來自地獄五殿閻羅拘魂小鬼所發出來的聲音吧？

鎖鏈子嘩啦一响——

操鏈子那個六扇門裏的朋友，敲着牙討好的笑着：「幫個忙好漢爺——就這麼一回！這是最後一回！」

可不是「最後一回」！再也不會有了！

江浪慘笑了笑，移動開步子——

他這裏才邁開一步，只聽得兩邊院牆外面，一陣子人聲喧嘩！

有人大聲叫嚷道：「強盜來了——」

「強盜劫法場來啦！」

這陣子大鳴鑼還沒有住口。「嗖！嗖！嗖！」一連着七八個大小夥子，已經竄上了牆頭！

負責法場警備的百十名兵勇，頓時迎了上去！

雙方只一照面，登時殺了起來！

孫提督看見此情，嚇得神色一呆，那位文案廩先生更是兩眼發直，他方才還在安慰提督，現在可要人家來安慰他了。

一心只記掛着差事，孫提督由位子上跑下來，大聲喊道：「把犯人給我砍！」

他的話就是命令！

站在江浪身邊的兩名武差，舉刀就要砍下！

第一刀却被枷鎖上帶起來的鏈子，「嘩啦！」一下子纏在了刀身上！

江浪叱了聲：「閃開！」

這夥子人，有的施刀，有的掄劍，還有人舞着狼牙棒，當中有個穿着流星錘！天氣不過才入秋，些微的有些涼意，可是這些人當中竟然有身上披着皮裘的！貂皮褂子，銀狐的披風，都是毛朝外穿着！全是一些子橫眉豎目的傢伙！

數十個官兵，那裏敵得過他們？轉眼間已被殺了個落花流水！所幸後來一羣持槍的兵士接上，才又雙方膠着戰在一團！江浪這方面，吃虧的是他一身大刑具，雖說是武功精湛，奈却是施展不開來，所以交手不久，先後已着了一刀一槍，頓時身上就掛了彩，血流如注，這麼一來，可就現出了敗象。

就在此危機一瞬間，猛可裏空中傳出一聲清叱！

由於這聲清叱，是女子口音，是以現場各人，都吃了一驚相繼向聲音處望過去！即見一條快速的人影，正由西邊院牆上拔起來！

顯然是個女的！

細細的腰，修長的身材，穿着一身紫色閃光綵子的襖袴，滿頭青絲，規置在腦後，繫了一條大辮子！這姑娘好快的身法，不過是三數個起落，已到了江浪跟前不遠！

她身子由正面大堂挺高挺高的樓簷子上猛地縱身而下，身後那條拴着紫色辮花的大辮子甩起老高來。

就在各人看得觸目驚心的當兒，那姑娘左手揚處已打出了一掌鐵蓮子！

這掌鐵蓮子一出手，化爲一天光！

緊跟着一陣子人聲叫囂，已有六七名

兵士棄械倒地，大姑娘足尖再點，施展出「燕子三抄水」的輕功絕技。

只見她身軀快速的三個起落，已撲到了江浪跟前！

江浪原已危險到極點，幸虧對方少女這一掌暗器爲他解了難關。

他身子用力的向前一衝，鎖鏈翻處，把一名持刀撲近的兵士擊倒在地，一抬頭，可就與那個撲近的大姑娘照了臉兒！

頓時他吃了一大驚！

那張俏臉他今生也忘不了！不就是前此被他由大牢裏救出來的那個夏侯芬嗎！可真是一報還一報！上次江浪救她，這一次却是她救江浪！

這個姑娘還是真厲害，手上一口劍驚地掄起來，左削右砍，一剎間已爲她砍倒了六七人，來到了江浪身邊！

江浪剛要開口說話！已吃她伸手抓住了頸前鏈子！用力一扯，回身就跑！

這一扯之力，江浪應手站身不住，差一點摔倒在地。

夏侯芬回頭急道：「想活命，腳下就倒落一點！」

她說時手上還是真用勁兒，也不管江浪跟不跟得上，用力往前就拖。

兩個人一個跑，一個跳，已奔出十數丈外！

霍地，一排亂箭，直向着二人身上射來！

夏侯芬一帶鎖鏈子道：「扒下！」

江浪身子一衝，撲倒在地。

那陣子亂箭，擦着他身子射了過去，竟沒有一支射着他。

同時之間，夏侯芬也掄動手中劍，把奔向自己面前的一排箭矢揮落在地！這排箭矢方才過去，夏侯芬已力帶着手中鐵鏈，道：「快起！」

江浪只覺得這一次力道較前次更大，隨着夏侯芬的手動兒，他身子就像個流星錘也似的飛了起來！

足足飛起來丈許高下！

夏侯芬足下一點，已算到了他身下，一伸手已托住了他落下的身子！

只聽她尖叱了一聲：「丁老大，給我接住！」

話聲一落，她手下已再次用力把江浪身子擲出！

這可好，江浪成了空中飛人了，身子還沒落下來呢，可又飛了出去。

那原來早先由牆外翻進來的那一夥子人，竟是與她一夥的。

就在夏侯芬的這一聲招呼裏，那夥子人當中，立刻閃出來一個面如鍋底，身高八尺有餘的魁梧大漢，這個人身上披着一領熊皮大氅，一隻手掄着一隻八角銅錘。

聽見了夏侯芬的招呼，他大聲的答應道：「大小姐——錯不了！」

一伸手就接住了江浪的身子轉身往牆邊就跑！

其他六七個漢子，見狀也都不忍再戰，紛紛撤出身子蜂湧着丁老七向外退出。

這夥子人可真是些殺人不要命的傢伙，那些官兵，那裏是其對手，眼看着被打得落花流水，兵刃過處，血肉橫飛！

丁老七一馬當先，護着江浪首先來到丁牆下！

那院牆高有四丈，丁老七一個人還勉強可以翻過，要是再加上江浪，他可就不能保證，是否準能行了。

不過是零一猶豫，身後大股官兵，已叫罵着奔到眼前，丁老七大吼一聲，回身再戰。

其他幾個漢子，却也把殺人當作耍玩似的，跟隨着丁老七與大股官兵又自打成一團！

江浪趁機條地拔身直起，落向牆頭之上！

他雖然一身刑具，又負了傷，可是一身功力仍然可觀！

就在他身子方自縱落牆頭的同時，一條疾勁的影子，自他身後猛的襲到——

江浪方自認出來人是夏侯芬，後者已尖聲叫道：「快下去，當真想死麼！」

雙掌一翻，猛的向江浪背上擊去——

同時兩個人向牆外翻落！

就在他二人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剎那，一排箭矢，像雨點也似的由二人方才置身之處射了過去。

緊接着第二排，第三排箭矢由左右兩個方向交叉着射空而過，這連接的三排箭矢，分別來自三個方向，雖說沒有一支射中二人，却也把江浪嚇出了一身冷汗，暗忖着若非夏侯芬即時現身拯救，江浪決計是逃不脫不開，勢必喪生在亂箭之下了！

督署院牆外面，早已圍滿了人！

江浪，夏侯芬突然翻牆而出，自然引了一陣子騷動，可是當他們目睹着二人這般模樣，却沒有一個人能橫身攔阻，不待二人走近，已紛紛先自讓開！（未完）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白雲飛和呂傑強闖劍堡，在堡外，白雲飛神技折服少堡主劍堡堡主出現，直詢來意，呂傑強詞慕名來訪，詎料堡主直斥其非，並道破白雲飛此來是欲一見其母，白雲飛以此行目的已爲堡主道破，遂不再隱諱，請求引其母一見，堡主嚴詞拒絕，說他與白虹仇深似海，並炫耀廳中機關設備，白雲飛以劍堡之主有意刁難，再也無法抑制心中怒火，那雙深邃的眸子，放射出一股忿恨的寒芒，濃濃的殺機，自眉梢瀰漫佈起！

劍堡母子會

白雲飛怒吼一聲，道：「你真的要我動手麼？」

劍堡堡主暗暗怔了片刻，他似乎被白雲飛這狂妄的口氣所震懾，自他登臨劍堡的主人之後，以他的聲望與無敵的神功，幾乎還沒有人敢當面向他挑戰，白雲飛這種傲慢的態度與冰冷的語聲，在雄踞一方的劍堡堡主簡直沒有辦法忍受。

他怒沖的道：「憑你也配和我動手，白雲飛，你瞪起眼睛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再發狠，以你那點道行，比本堡主的三等家奴都還不如，本堡主希望你不要逼我先殺了你……」

他話聲稍頓，又冷冷的道：「你連你母親的身份都還沒弄清楚，就敢對我這樣不禮貌，可見你根本就沒將你母親放在眼裏……」

白雲飛一楞道：「我母親的身份！」劍堡堡主嘿了一聲道：「你在這幾年中所以能够保全住生命，可說是全是你母親的功勞，若不是看她的面子上，我相信你不會活到今天……」

白雲飛愈弄愈糊塗了，他簡直無法了解劍堡堡主話中的意思，但有一件事實在隱約中已了解了一點，那就是曾有人要殺死自己，而自己母親得到這個消息去求別人不要下手，他通體的神經好似抽搐了一下，顫道：「你的意思我不懂。」劍堡堡主冷冷地道：「你當然不懂，等我將話說明白了你就懂了，白雲飛，你

密林生死爭

只知道要見你母親，可知道她願不願意見你……」

白雲飛冷喝道：「母子相見人之常情，我不相信天下不愛自己兒子的人，除非她不是女人，可以斷絕人情天慾……」

劍堡堡主嘿嘿道：「你說對了，令堂正是這種人……」

白雲飛心神大顛，一股說不出來的痛苦使他幾乎要吐血來，他目中淚光一閃，搖搖頭道：「我不信，你不要胡說。」他目眦欲裂，大吼道：「你將她老人家關在那裏？」

劍堡堡主恍如沒有一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冷血劍客白雲飛愈是痛苦，他愈得意，只見一絲詭異而令人討厭的笑意在他臉上顯現出來，他嘿嘿大笑道：「你認爲她在劍堡中受苦麼？告訴你，你想錯了，她不但沒有一點悲痛，反而享受着人間的幸福，她所行走的地方，都有人恭恭敬敬的侍候她，尊她一聲夫人……」

白雲飛聽畢平靜自己心中的激動，顫聲道：「你如果真這樣優厚我母親，我姓白的總有報答你恩情的一天，可是我希望這是事實，不要故意討好我，假造一套美麗的謊言來騙我——」

劍堡堡主正容的道：「老夫是什麼人會去騙你這孩子，不過有一點你要記住，你母親所以會這樣做全是她自願的，我決沒有半絲勉強的意……」

白雲飛詫異的道：「我母親到底怎麼

無影毒神



劍堡堡主得意的道：「她已改嫁給本堡主了。」

恍如晴天中响起的一聲巨雷，那龐大的震耳聲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耳中嗡嗡直响，繚耳不絕，他身體索索的顫了顫，居然在懷疑這件事情的真實性，心中一痛只覺一股氣血自胸中湧上來，張口噴出一道血雨，斜斜飄洒，點點滴滴的落在地上……

他顫聲的道：「這會是真的……」

在沒有得到母親的信息之前，他曾將自己的母親幻成一個至大至愛的崇高賢婦良母，那時他心中有一個美麗的影子，幻想着慈愛的容容，將她塑成一個偉大的女性，可是現在這隱隱的幻影已經碎裂了，將他心中所有的希望都粉碎了……

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母親會是一個經不起歲月考驗的女人，而再去嫁給另一個人，她嫁給誰他都沒有話說，而所嫁的人偏偏又是自己爹爹的仇人，他不禁代他爹爹鳴不平，也代爹爹的不幸而悲哀……

呂傑也心裏一酸，他驟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口吐血，滿臉都是痛苦的表情，心裏登時大駭，問道：「弟弟你怎麼了。」

白雲飛淒涼的一笑道：「我很好，大哥你不要替我難過……」

呂傑焦急的道：「什麼事都看開一點，免得壞了自己的身子……」

白雲飛痛苦的道：「謝謝你，大哥，我自己會照顧自己……」

可是他那雙清澈而黑亮的眸子裏，已湧滿了一泡淚水，雖然他倔強的不使自己淚水掉下來，可是心中隱痛使他依然無法

克制的住淚水的外流，終於，一顆清淚的淚珠奪眶而出，順着蒼白的臉頰上滾落至地上……

劍堡堡主得意的道：「年青人，你現在了解了麼？」

白雲飛目中佈滿了可怕的紅絲，怒喝道：「你滾，當心我殺了你。」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這句話不該你來說，說這話的應該是我……」

白雲飛怒吼道：「閣下是我生平所最恨的人，我希望你能識相的滾開一邊去，如果大家翻了臉，你是很難逃得出我的手掌的……」

劍堡堡主哈哈笑道：「是因為你母親嫁給我而要我殺你麼？」

「不錯，白雲飛冰冷的道：『我為你選擇了你而悲哀，也為自己的命運而感到不幸，你並不是個可以托付的人，朋友，你娶她恐怕不是為了愛她吧……』」

劍堡堡主搖了搖頭道：「你只猜對了一半，我確實很喜歡你母親，可是我更恨你父親，這種微妙的關係你大概可以了解了，我所以這樣做道理在這裏……」

白雲飛寒悚的道：「你是為了報復我爹爹……」

劍堡堡主陰狠的冷聲說道：「可以這麼說……」

白雲飛惱怒的指着劍堡堡主，吼道：「現在我才曉得你是多麼的可恨，我真恨不得立刻殺了你，因為你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劍堡堡主神情一變，眉宇間立時瀰漫而起一股陰毒的殺氣，他慢條斯理的摸着

領下的鬚鬚，冷冷地道：「你怎麼還不動手呢？」

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右手緩緩的抬起，慢慢的握住了射日神劍的劍柄，可是他沒有立時的掣出劍來，只是凜然的瞪着劍堡堡主，那是一種敵意的仇視，不含友善的互相凝視，但是雙方並沒有動手，白雲飛的手掌又緩緩的落下來，黯然的長嘆了一口氣。劍堡堡主一楞，道：「怎麼啦？你難道不敢了。」

白雲飛恨聲道：「你不要看錯人了，我現在還不想殺你，等我該殺你的時候就會動手，暫時先讓你多活幾天……」

「為什麼？」劍堡堡主怒聲道：「我難道還要你來憐憫？」白雲飛這時儘量克制住自己感情的衝動，他腦海之中意念飛閃，不信這件事是真的，他冰冷的道：「我看在她的面子上，暫時放了你……」

怔了一怔，劍堡堡主怔然的道：「她是誰？」白雲飛冷笑道：「尊夫人呀！」

當他忍痛的說出這句話，他的心中恍如遭受兩枚銳利的長劍絞刺一樣，整個的心神都片片碎裂開來。

劍堡堡主呆呆的道：「你是說你的偉大母親……」

白雲飛嘴角溢血，悲痛的道：「母親那兩個字可以去掉了。」

劍堡堡主怒沖沖的道：「你難道連母親都不認了……」白雲飛淚水一湧，道：「這種母親有與沒有都無所謂，沒有她我照樣長大了，況且我又不是她生的她只是我名義上的媽媽，連一天養育上的情份都沒有……」

劍堡堡主哼了一聲道：「那你為什麼跑到劍堡來見她……」

白雲飛這時淚水如泉水樣的湧了出來，他傷心的暗嘆長嘆，為這件不幸的事而哀傷，他低沉的哭道：「在沒有來之前，我幻想她與別人的母親一樣，是個守節愛子的偉大女性，當我到此見到你後，我才曉得我來這裏是錯誤的，她是堡主的夫人，早將我這個兒子忘了，最使我難以忍受的她不該嫁給你，嫁給一個……」

劍堡堡主嘿嘿地道：「我怎麼樣？」

白雲飛恨道：「你心腸毒天下之最，沒有一絲人性，況且你和我爹的仇意是那樣的深，她如果懂得禮教，當不會嫁給自己丈夫的仇人，讓仇人去恥笑自己的兒子，使我一輩子抬不出頭來，至少這點是我不能原諒的……」

「嘿……」劍堡堡主嘿了一聲道：「看不出你還有點骨氣，白長虹能有這樣一個兒子，這一輩子有他的驕傲，可惜，他這條命根子，將因得罪我而斷送在劍堡裏……」

白雲飛正待發作，呂傑突然上前，道：「雲飛弟，慢着……」

呂傑笑着臉向劍堡堡主，道：「堡主，在下可以向你討教幾件事情麼？」

劍堡堡主冷冷道：「在可能的範圍裏，我會答覆你的問題。」

「好……」呂傑冷笑道：「以你剛才所表現的那些動作，我看出你是極善於運用心機的人，請問大堡主，我雲飛弟的母親真正是心甘情願嫁給你麼？」

劍堡堡主變色道：「怎麼？你難道還

不相信？」呂傑冷冷地道：「至少你有這人爲婚的嫌疑，我相信一個女人不會喜歡嫁給一個善於運用心機的丈夫，所謂伴虎如伴死，隨時都會遇這種丈夫，所玩弄與手段，你假如是個女人，會愛上一個這樣的人麼？」

劍堡堡主咄地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呂傑冷笑道：「很簡單，她如果真的嫁給你，你實在是玩弄了一套兒花樣，我呂傑說她沒有一絲顧……」

「嘿……」劍堡堡主怒道：「小子，我已聽得太多了，如果不是看你年幼無知現在我就會殺死你，現在你倆既然進了鬼門關，要想活着出去是沒有可能了，本堡主先不和你們計較今天的事，在三天之後，本堡主會來收拾你們……」

他得意的大笑，又道：「你們不要打算逃走的念頭，隨時都有人隨在你們的身後，希望在這三天之中，你們能利用一下殘餘的生命，在堡中多玩玩……」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要在三天之後殺死你……」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那要看你的壽數……」

他恍如非常的得意，在哈哈的笑聲中飄然而去，空中所餘留下來的笑聲向沒有遠去……

劍堡之中看上了去是那樣的寧靜，竟然沒有一絲凶殺的血腥氣，當夜暮悄悄來臨時搖曳的燈影自各地透出，照得堡中如同白晝……

冷寒的夜像個處子的步子，輕靈靈的帶着煽動的裙角，將這神秘的大堡覆蓋在夜的懷抱裏……

呂傑和白雲飛雖然含着敵意而來，可是堡中上下並沒有將他們看得特別，在堡中是可以任意行走，只要他倆不跨出堡外一步，是沒有人敢去干涉他們的，但在他倆的行動中，却時時有人尾隨他倆的身後……

稀疏的寒星眨動着晶瑩的星芒，自雲端閃了出來，冷血劍客白雲飛因爲心情的煩悶，他自從貴賓精舍中走了出來，望着空中的星辰，漫步在堡中的一條小溪邊……

「唉……」深長而沉重的嘆息從這個滿身悲痛的青年嘴裏緩緩吐出，那積鬱在心的悶氣，似乎舒暢了不少，可是那令人煩亂的縷縷愁意，仍使他雙眉緊鎖，一幕幕心底的創傷，在他眼前晃動……是那樣的清晰與深刻……

他設法去抹掉這場沉重的精神負荷，可是當他盡量去忘掉這慘痛的回憶時，那回憶之神又會像隻無情的巨手，將他重重的抓住，使煩亂的思緒更煩亂了……

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唉，這是件不可料的事情，我本來生活是單純的，那裏曉得當我正爲自己的前途艱苦奮鬥時，使我的身世又起了這樣大變化……」

他黯然的搖頭，道：「我真願意忘了這些事情，可是愈要忘記它，它愈是鑽進我的腦海中，好像是抽不完的蠶絲……」

縷縷的憶絲在他腦海之中旋轉，像個轉動的輪子，將他又轉到劍堡堡主所說的詭語裏去……

他不敢去相信那些事情，可是堡主却歷歷如繪的證實這件事情，他想不通男女之間的變化，難道一個女子只是貪圖一點物質享受，便會將自己的情操出賣了麼？

一股心酸如江河裏翻騰的浪花，湧翻在他的心頭，他對自己母親晚年變節而感到傷心，所以他對他母親有所不滿，那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

這個青年正在煩惱的時候，自他那寬闊的背影後面，突然傳來一連串輕細的步履聲，冷血劍客白雲飛連頭都不回一下，僅是冷漠的抬頭望着空中稀疏寒星……

步履在他身後隨地逝去，只聽一個清脆的話聲，道：「你原來在這裏……」

冷血劍客白雲飛從對方的口音中已知道來的是劍堡堡主的女兒——崔蝶蝶，他置諸不聞，僅是哼了一聲，沒有再表示什麼。

崔蝶蝶一楞，詫異的哦了一聲，道：「你怎麼對我這樣不友善。」

冷血劍客白雲飛抑制不住心靈上的痛苦，突然揚聲哈哈大笑，清朗的笑聲有種嘲弄的意味，使崔蝶蝶極感羞辱，大大眼睛一濕，幾乎流出淚來。

她顫聲的道：「你笑什麼？笑我三更半夜來找你？」

白雲飛不覺心中舒暢了不少，畧畧笑笑，道：「你們崔家的人是那麼愛管閒事，連別人發笑都不行，大小姐，貴堡的規矩太多了……」

崔蝶蝶冷冷地道：「你不要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如果我不是奉我母親的命令，我不會神經兮兮的跑來找你……」

白雲飛一怔，道：「你母親是誰！找我幹什麼？」

「我母親是誰你應該比我還明白，她和我關係和你一樣，雖然都不是親生的，在名份上都是一個媽媽，白雲飛，你懂了嗎？」

她輕輕梳理了一下額前的髮絲，又道：「我的任務已經交待完了，去不去全憑你的決定。」

白雲飛冷笑道：「她找我幹什麼？」

崔蝶蝶哼了一聲道：「這得問你呀，你來劍堡找她又是爲了什麼呢？原因是一樣的，白雲飛，你到底是不去……」

白雲飛雖然的道：「我不想去。」

崔蝶蝶倒是一楞，不曉得他爲什麼會這樣堅定的拒絕了去見母親，她不解的望着這個年青人，道：「爲什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的母親是聖潔的，她是溫柔的懂得大體的女性，決不會去嫁給一個無法無天的狂夫，這種母親我不需要去見她……」

「你說什麼？」崔蝶蝶怒沖沖地道：「你說我爹爹是一個狂夫！」

白雲飛不屑地道：「這樣子傷害到你爹爹？如果我的傷害了你的自尊，你不需要來責備我，去怪你爹爹的倒行逆施吧……」

崔蝶蝶所不能忍受的是別人去輕視她的可敬的父親，在她幼稚的幻想中，她爹爹以一人之力創下這樣大的基業，使劍堡在江湖的地位顯著，有着赫赫名聲，這全是她父親所辛苦開創的，這份基業得來不易所以她要爹爹看成神，決不容許有任何人對她爹爹侮辱……

他那裏曉得劍堡所以能立足在江湖上，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劍堡堡主爲求劍堡凌駕於各派之上，不惜施出江湖上最痛恨的手段，而使劍堡在神祕中又含有恐怖，有許多惡事都在這堡裏發生，只是不爲劍堡所知而已。

崔蝶蝶責叱道：「你說我爹爹倒行逆施，這是什麼意思？」

白雲飛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最好去問你爹爹，他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你要知道善惡之間，總有輪迴報應的時候，你爹爹惡貫滿盈之時，所得到的下場將是很悲慘的……」

崔蝶蝶氣得神情大變，叱道：「你不要和我談這些不相干的事情，在我面前我不允許你侮辱我父親，如果你一定要說的話，我會先和你拚命……」她怒忿的又道：「怎麼樣？你母親還在等你呢！」

白雲飛搖搖頭，說道：「你不知道我心裏的痛苦，我真不願意見她，大小姐，謝謝妳來找我，請妳轉告她，我以後再見她……」

崔蝶蝶傷心的嘆口氣道：「她雖然是我的繼母，可是待我如親生的母親，你不知道，她有時跟我談起來的時候，常常會提到你，白雲飛，不管她是對與不對，你總得見見她，至少，你該去了解一下她晚年的空虛，心靈上的痛苦，我有時會發現她暗中哭泣，咀裏會不經意的說出你的名字……」

白雲飛心中一顫，一種天性的召喚在他心中漾起，他恍如看見一個淒涼蒼老的老婦正向他行來，那種親情的感召幾乎使他

他要大吼而出，他雙目一紅，滿滿的一泡淚水滾落下來，他急忙揮起衣袖拭去眼中的熱淚……

他痛苦的低着頭，忖思道：「母親真會像崔蝶蝶說的那樣愛着我麼？我並非是她親生的孩子，她會如親生的那樣對待我麼？」

那些奇奇怪怪的念頭利時全湧進了他的腦海之中，不時在幻想着從未見過面的媽媽臉容，他沉默的想了一回，激動的心情逐漸的冷靜了下來……

他長長的緩了口氣，道：「我媽媽在那裏？」

崔蝶蝶冷笑道：「你現在想通了麼？」

白雲飛，在你們母子見面之時，我不得不警告你，一個做母親的雖有不對，但做兒子却可不能不孝，我望你能多想想……」

白雲飛搖搖頭道：「行了，我心靈上的創傷已經够深了，你的意思我懂，謝謝妳，我會很恭敬的去見她老人家……」

崔蝶蝶神情稍鬆，道：「因爲你不是女人，所以不懂女人的心，望你能多體會別人的痛苦，不要去斤斤計較不必要的東西……」

她向左右看了一眼，道：「走吧，媽這次見你可是背着我爹爹，她不希望讓別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和你好好的談談，等會兒我們去的時候可要小心……」

白雲飛咽了一聲道：「我母親準備在那裏見我！」

崔蝶蝶斜指了一下前面道：「在她的房裏見你，你小心的跟着我，我擔心爹爹會發現了這件事情，所以，這件事必需小

心——」

她輕輕移動着身子，踏着殘碎的月影，向黑黯幽婉的夜影中行去，白雲飛隨着她行去，見她一路緊張的神情不覺暗暗冷笑，在那薄薄牆角上漾起一絲笑意……

在一棟紅磚綠瓦的大屋之前，崔蝶蝶突然停住了身子，她向四週瞥了一眼，輕聲的對冷劍客白雲飛說道：「你的母親就在這裏面，這兒四週都有守衛之人，等我將這些打發掉時，你再進去……」

她命白雲飛隱身在一棵大樹之後，自己緩緩的向那漆漆的大門行去，只見人影晃動，兩個黑衣漢自門裏閃了出來。「甚麼人？」

黑夜中，對方尚未看清是誰？一個漢子已沉聲喝了出來，崔蝶蝶鼻子裏傳出重的一聲冷哼，道：「老馬，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那兩個漢子神情一凜，恭身的道：「小姐。」

崔蝶蝶冷冷地道：「老夫今夜由我來陪伴了，你們可以去休息了，如果堡主回來時，你們得通知我一聲……」

「是！」左邊那個漢子恭聲的道：「大小姐吩咐，奴才遵辦就是了。」

這兩個漢子等崔蝶蝶揮手之時，嚇得急忙離去，崔蝶蝶望着他倆離去的背影，舒掌向白雲飛一招手，道：「進去吧，這兩個討厭的人已經走了！」

白雲飛閃身而去，道：「謝謝你的幫忙，若不是你帶着我來，我恐怕沒有辦法找到這裏……」兩個人並肩跨進門裏，只見這屋中滿植花木，幽馥的花香味徐徐飄

來，花園之後是一間精舍，裏面燃起一盞綠紗燈，搖曳的燈影自裏面直射而出。

崔蝶蝶輕聲的道：「進去吧，你母親可能等了不短時候了，這是你們母子相見重逢的一刻，我不願去看那種心酸的場面，所以不陪你了。」

白雲飛激動的嘆了口氣，心中突然開始緊張起來，他向前緩緩的移動着步子，幾乎覺比起和人手過招還要緊張，所以他手心沁汗，跨上石階緩緩的將虛掩的雙門推開去，當那門聲一響，他不禁又猶疑的收回手來。

他輕輕喚了一聲道：「媽……」

裏面的人似乎震顫了，傳出一連串啊之聲，門縫一開，只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含滿了淚水站在白雲飛的面前，眸子不瞬的盯着白雲飛。

「飛……」她沙啞的道：「你就是雲飛，我的兒子……」

「不錯！」白雲飛目中含淚，道：「一個沒有見過面的孩子……」

這滿面悲傷的老婦人，恍如觸電似的顫了顫，她緩緩伸出抖顫的雙手，摸着白雲飛的臉龐，顫道：「你長得好大。」

白雲飛輕輕拭去眼角的淚水，道：「沒有餓死，當然長大了。」

這話中的涵義極不友善，那老婦人詫異的凝視了白雲飛一陣，面上顯出一片蒼白，她黯然的嘆了口氣，道：「你一定不會原諒媽媽的，在沒有見你之前，我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了，媽不怪你，只怪媽媽的命苦……」

她傷心的掩着臉輕輕低泣，濕濡的淚

水自指縫間流出，滴落在地上，白雲飛心中一酸，暗中傷心的嘆了口氣，低着頭也哭了起來。

這是個很悲涼的場面，雖然母子相會，在離別重逢時該快樂才是，可是這裏沒有那種快樂的感受，只有傷心的哀愁，雖然是面對着面，却沒有多少話可說……

這婦人緩緩的止住了哭聲，道：「孩子，你恨我是麼？」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不會恨你，我只恨我自己……」

這老婦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

白雲飛冷冷地道：「妳不該嫁給爹爹的仇人……」

「唉！」她沉重的長長嘆了口氣，滿臉都是傷情而愧疚的神色，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幽怨的搖搖頭，沉痛的道：「你認爲媽是那樣的下賤，不顧身份的去向崔德禮低頭，孩子，你錯了，媽還有獨立的人格，我縱然是一輩子沒有丈夫也不會去愛上那個死東西……」

白雲飛顫聲的道：「這麼說劍堡堡主是逼你這樣做……」

這老婦人黯然道：「崔德禮手段高明，將我擄來這裏，故意拿你爹和你的生命作爲要脅的手段，給予我精神上的壓制太大，使我終日爲丈夫孩子所擔心……」

白雲飛恨得重重擊了一拳，道：「他居然敢這樣對待妳……」

孩子，你要幹甚麼？」

白雲飛吼道：「我要殺死他……」

這老婦人顫聲的說道：「孩子，你不能……」

白雲飛聞言之後，暑暑怔了一怔，旋即一股怒火湧上心頭，他有一股難以遏止的激動，問道：「爲甚麼？是不是因爲崔德禮是妳的丈夫……」

顯然，他對母親親不容許的話聲所誤會，這個青年人恨劍堡堡主崔德禮所壓制他母親的手段，所以口氣間也逐漸苛薄起來，絲毫不留情的責問着……

這老婦人驚惶的道：「不！不！孩子，你誤會了。」

白雲飛冷笑道：「有甚麼可誤會的，崔德禮和爹爹仇深似海，雙方已不可能並存於江湖，他這樣侮辱爹爹，我殺他並不過份，況且，他又強迫妳嫁給他……」

他語聲稍稍一頓，顫聲的道：「媽，我想問你一件事。」

這老婦人哭泣道：「你有甚麼事只管說。」

白雲飛沉痛的道：「爹是怎死的？」

這老婦人心中恍如挨了一刀，那樣的痛苦，她全身直顫，淚水滾滾而下，咀唇上下顫動，低啞的道：「你還不知……」

白雲飛凄苦的道：「我這次不顧生命的闖進劍堡，所爲的就是要探詢爹爹的死因，我想妳一定知道，將那些可恨的賊子殺死，替死去的爹爹報仇……」

這老婦人顫道：「華百陀……」

「他……」白雲飛殺機陡起，恨聲的道：「我早就懷疑他了，只是沒有證據……」

……他緩緩的舉出了射日神劍，斜斜舉在空中，雙目凝注在冷寒的劍刃上，大吼道：「我將用這把劍洗刷掉這筆血仇——」

長劍斜揮，寒光大顯，一縷劍影斜劈而出，嗆地一聲大响，那屋中所擺設的一張桌子斜角已被削了下來。

這老婦人駭道：「孩子！」

白雲飛雙目赤紅，盯着她的臉上，道：「還有誰？」他緊接着又問道：「崔德禮是不是主謀……」

這老婦人通身寒悚大顫，心中猶刀刃絞刺似的痛苦，她眸中盈滿了淒涼的淚水，白髮飄飄的嘆道：「我所以能活到現在所爲的就是要追查殺死你爹爹的兇手，經過我側面的刺探，知道華百陀是主要兇手，至於崔德禮是不是主謀現在還不敢斷言，不過他和華百陀往來頻繁密切倒是真的，日後總有查出的機會……」

白雲飛哦了一聲，說道：「妳不敢證實，是不是怕我殺死他，而伊妳失去了丈夫……」

這老婦人清叱一聲道：「住咀……」她神情慘然的道：「你不要以爲我在爲崔德禮講情，告訴你，我這一輩子只愛白長虹一個人，他是我所愛的人，我也有義務替他報仇，只要崔德禮確實是參加主謀之一，我自己也會想辦法殺死他，孩子，我不管你對我的看法怎麼樣，這是我真心的話，沒有一絲騙你……」

白雲飛肅然的道：「我知道，我知道了……」

當他曉得他渴望一見的母親在忍辱偷生的去偵查父親的死因的那種偉大時，他

不禁對誤會這個偉大女性而感到難過，他歉然的望了他母親一眼，許多話湧到咀邊，却不知該如何說好，當然，他和他之間始終有一層陌生者的距離，那是因爲她沒有從小照顧他，而無法在驟然之間，產生母子之間的感情……

這老婦人深深的嘆了口氣，露出一絲苦笑，道：「你能知道就好了，我不求別的，只求你原諒我沒有好好的教養過你一天，在道義與責任上，我只不過是空有名份的母親，當然，你不必尊敬我，因爲我們之間還是很陌生，況且我又沒有保全住貞節，愧對你爹……」

「不！」白雲飛釋然的道：「妳的情操還是偉大……」

這老婦人苦笑道：「在另一個角度上面我就太低賤了，至少我不該和一個與白家有仇的人結合在一起……」

白雲飛重重的擊了一掌，道：「我知道崔德禮爲甚麼要逼妳爲妻了……」

這老婦人全身大顫道：「爲甚麼？」

白雲飛悲涼的道：「崔德禮所採取的是一種最冷酷的報復手段，他恨爹，却沒有辦法對付他，只好將妳擄來而逼妳成婚，讓爹爹痛苦一輩子，而在同道之前永遠抬不起頭來……」

這老婦人傷心的道：「不錯，他確實是在羞辱你爹……」

白雲飛氣得大笑一聲，道：「我要殺了這個老賊，替爹爹舒這口怨氣……」

這老婦人顫聲的道：「孩子，你不管有多大的功夫，在這裏也鬥不過崔德禮，我希望你不要自己找死，他在這裏的勢力

是無敵的，你最好趕快離開這裏……」

白雲飛雙目赤紅，恨恨的道：「崔德禮知道我是來找他的，他會放過我麼？況且他就是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他，一場血戰勢在必行——」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你不要衝動，娘有辦法送你出堡……」

白雲飛冷笑道：「太晚了，倘若我要你去向這個老賊求情，不如我自己一頭撞死在妳面前，我寧願轟轟烈烈的死，也不願含辱偷生……」

這老婦人正容的道：「你這樣死太沒代價了……」

白雲飛冷冷地一哼，說道：「自我懂事以來，我就沒有再向別人企求過一絲同情或憐憫的心，我從小就有個倔強的個性，以前沒有人能改變我，現在，更不會有人改變我，所以，妳不要來求崔德禮，那樣只有增加妳自己的煩惱，也給予對方一種取笑的話柄……」

這老婦人怔怔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不解的看著他那表現出來的冷酷與倔強，她暗暗的嘆一口氣，忖道：「這孩子長得太像白長虹了，那個強烈的性格，堅定不變的意志，太像白長虹了，太像了……」

她關心的輕嘆道：「你難道連我所給予你普通的一點幫助都不要……」

白雲飛沉重的道：「爲子弟者以孝爲先，在這方面我沒有做到，使你終日在這裏痛苦，這是我最近過的一件事情……」

白雲飛目中淚水一湧又道：「爹爹的血仇我不想假手於人，只要我有活着的一天，我就會去和仇人拚命的一天，這事妳

都不知道麼？德禮，我很奇怪，你爲什麼把所有的東西，都瞞住我，難道你還將我看成了敵人之妻，傻子，我不是給你搶來了麼？」

崔德禮面若死灰，道：「心怡，妳不會誤會……」

海心怡冷冷地道：「誤會，哼！你沒有能力對付我丈夫，乘我和白長虹鬧意見出走的時候，將我擄來這裏，居心何在？大家心裏都有數，現在事情已經過了這麼許多年，你還要狠心的對付我那唯一的孩子，德禮，你的心好毒呀……」

崔德禮搖搖頭道：「妳想的太多。」

海心怡哼了一聲，道：「沒別的，我不准你爲難白雲飛。」

崔德禮目中兇光一閃，道：「不行，這是我所等日子，我決不能放過他……」

海心怡全身大顫，道：「你爲什麼這樣對付他？」

崔德禮狠厲的道：「誰叫他白長虹的兒子，白長虹害得我慘兮兮的，他所以會有這樣後果，全是他自己造成的……」

海心怡怒叱道：「這麼說你是不會放過白雲飛了？」

崔德禮冰冷的道：「不錯，沒有人能够阻止我的行動。」

海心怡見這個無情無義的人說出那樣令人傷心的話，使得她是心涼如冰，冷了半截，她眸子裏淚影浮現，怒沖沖的道：「你這樣做可知道所得到的後果？」

崔德禮嘿嘿地笑道：「這會有什麼後果，我只要殺死白雲飛，江湖上再也沒有人放在我眼裏了，嘿，白長虹如果泉下

不要擔心，正義之神永遠幫助有正義感的人，況且事在人爲，不管崔德禮有多厲害，他應是脫不過天意的報應……」

他希冀的道：「總有一天，我會將妳接出這個污穢之地，脫離崔德禮的魔掌之外……」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我倒沒有這個希望，只望你能替爹爹爭氣！」

她突然怔了一怔，耳中已聞見有人叩門之聲，她猶豫的奔至窗外看了看，然後冷冷的道：「什麼事？」

門外一個低冷聲音，道：「堡主快回來，大小姐命在下通知夫人一聲……」

這老婦人嗯了一聲，道：「知道了，你去吧……」

門外的那個人恭聲的說「是——」沉重的步履逐漸的遠去，這老婦人等了片刻，方始長吐一口氣，道：「孩子，你走吧，有什麼事我會通知你……」

白雲飛喊一聲道：「再見，媽……」

他悵然的望着這個老婦人一眼，轉身道：「妳要保重……」

「妳要保重，望你能多珍惜你的生命……」這老婦人語意深長的又道：「萬事不可操之過急，母親會盡量協助你……」

白雲飛回頭輕輕瞥了這婦人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一眼，黯然的嘆了口氣，淚影又湧上了眼睛裏。

他輕輕拭去了淚水，道：「我會感激妳，只要血仇一了，孩兒定接妳重回家園，重整我們那毀去的溫馨家庭……」

這老婦人顫了顫，道：「會有那麼一天麼？孩子，我不敢想！」

白雲飛肯定的道：「會的，總有那麼一天！」

他不願再傷感，忍了忍自己那泛濫的情感，搖晃着身子沉重的移動着步子，向門外緩緩行去。

這老婦人望着他那逝去的背影，淒傷的輕泣起來，她悲涼的輕嘆一聲，嘴脣輕輕顫動，喃喃的道：「孩子，你好像我呀……」

「她凜然的道：「我會幫助你殺死所有的仇人，只要你不懷恨我這個不忠於丈夫的妻子，孩子，你懂我的心……」

淒涼的語聲輕輕轉出，飄盪在這屋子裏……

搖晃的燈影在空中閃動的幌動着，這個淒傷的婦人髮絲蓬鬆，眸中含淚，正在低頭輕泣之時，耳中已响起一聲如雷的巨喝，道：「堡主回來了……」

這個老婦人惶亂的整理了一下衣衫，輕輕拭去面頰上的淚痕，獨自一個人回轉房中，坐在床中。

這房中雖佈置的非常淡雅，却有種淒涼的意味，幾株褪了葉的花枝，枯萎的沒有一絲生氣，一盆蘭花雖然有縷縷淡淡的花香飄盪在室中，却沖不淡這裏面所含蘊的一切淒苦，僅這老婦人心中感傷已是使人愁容滿面了……

沉重的步履聲自那掩起的門後傳來，劍堡堡主輕輕一推門緩緩的走了進來，他斜睨了孤獨坐在床上的老婦人一眼，道：「怎麼啦？又有誰惹妳生氣了。」

這老婦人搖搖頭道：「沒有人惹我生氣，德禮，我有件事想求你。」

劍堡堡主崔德禮恍如一怔，訝異的望

海心怡冷笑道：「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認爲自己做的事可以遮瞞天下，其實天下沒有不曉得的事情，像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沒有逃出我眼中……」

崔德禮恨恨的道：「我知道妳忘不了白長虹，所以處處都看不順眼，白長虹就算是我害死的，妳又能怎麼樣……」

海心怡神情大變，顫道：「這麼說妳已承認了……」

崔德禮冷冷地道：「我有什麼不敢承認的，不錯，白長虹確實是我殺死他的，除非是我……」

海心怡大吼道：「你這個禽獸……」

崔德禮雖然陰險惡毒，但一見海心怡傷心的怒吼着，心中到底還有一絲夫妻之情，他搖搖頭，笑道：「想開點，這事都已過去了……」

海心怡冷冰的道：「我算瞎了眼睛，那輩子欠你們崔家的債，害得我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德禮，你請出去，我要單獨的坐一會兒……」

崔德禮嗯了一聲，道：「也好，也許妳會想開一點……」

海心怡等他行了幾步的時候，突然的道：「慢着，我有事問你……」

海心怡冷冷地道：「你準備什麼時候對付白雲飛……」

着她那滿臉企求的神情，沉默了片刻，有些不解的問道：「心怡，你還會有事求我麼？」

他知道自己妻子自從進了崔家之後，就沒有一天快樂過，除了終日以淚洗面外，天天都是沉默的坐在那裏，劍堡堡主崔德禮雖然不是兇狠暴戾，但自娶了她後，居然不知不覺的在愛着她，他本來是報復白長虹，可是由於時間的久遠，那報復之心漸漸淡去，反而在愛着這個女人……

海心怡黯然的道：「這是我最後一次求你，希望你不要拒絕……」

崔德禮搖搖頭道：「妳說吧，只要我能辦到的事，我不會使妳失望……」

海心怡哦了一聲，道：「在這裏我先謝謝你……」

「嘿！」崔德禮嘿地一聲，道：「我們是夫妻了，有什麼謝不謝的，這幾年來如果不是妳將蝶蝶和劍鳴照顧長大，他們兄妹還真不知道會變得怎麼樣呢……」

海心怡淒涼的道：「孩子，我們心目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蝶蝶和劍鳴雖然不是親生的兒女，我卻將他們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德禮，你是很喜歡孩子的，我也與你一樣的喜歡他們，所以我有一件事求你，希望你……」

崔德禮不耐煩的道：「到底是什麼事情？妳何不直截了當的說了出來……」

海心怡嘆了口氣，道：「近日堡中來了兩個青年人是麼？」

崔德禮神情大變，道：「誰告訴妳的？妳怎麼會知道？」

海心怡冷笑道：「你認爲堡中的事我

腸，妳沒在江湖上混過，不知江湖上險詐，你不殺他，他會殺你，誰先下手，誰佔便宜，所以我不能讓白雲飛先動手……」

海心怡臉然嘆了口氣，道：「你去吧，我沒有力量挽回你殺他之心，不過，你得慎重考慮一下，這個後果，可要妳來負責……」

「嘿！」崔德禮低嘿一聲，道：「當然，不要妳來操心……」

他在嘿嘿的冷笑中，緩緩離去，海心怡在他離去之後，憂悵的在屋中踱着步子，急得熱淚直流……

黎明的影子在天空閃耀，一束淡淡的光在東方雲深處緩緩射出，劍堡在陽光下，顯得一片寧靜……

自那鐘樓裏傳出一聲清脆的鐘聲，響遍了整個堡中，嫵媚的餘音在空中徐徐散去，所留下的是一片人影，所有堡中的弟子都起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自貴賓精舍之中行出，由於昨夜私自會母，使白雲飛一夜沒有安眠，雙目睜着有些紅腫，滿臉都是痛苦的神情。

呂傑望了望四處，道：「雲飛弟，我們什麼時候出堡？」

白雲飛想了想，道：「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動身……」

呂傑憂悵的道：「這是一場好拚，我們得小心應付……」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呂大哥，我要沒法獨自門門崔德禮……」

正在兩人低聲而語的時候，崔劍鳴領着幾個漢子由堡中一角轉了出來，陰陰的朝白雲飛行來。

白雲飛雙眉一皺，忖道：「這小子來幹什麼？」

崔劍鳴斜睨了白雲飛一眼，道：「姓白的，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和我談話？」

崔劍鳴一楞，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是這樣的高傲，居然不給自己絲毫面子，他氣得大聲一笑，道：「白朋友，你不要太使人難堪……」

白雲飛冷冷地道：「怎麼？閣下是你老子派來的麼？」

崔劍鳴道：「那倒不是，在下想以私人的身份和你單獨談談，如果閣下不肯給這個面子，嘿，嘿！」他乾笑幾聲，道：「那個後果是很難去想像的……」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那裏談，閣下儘可先劃下道來……」

崔劍鳴想了一下道：「本堡後面有一片大山林，那裏經常沒有人，以我倆私下的交情而言，那倒是個好地方……」

白雲飛看了白雲飛一眼，道：「行，我們那裏見……」

崔劍鳴陰沉的大笑，道：「希望你不要臨陣脫逃，這裏是我的人……」

他未等話音消逝，身形已斜轉而去，領着心腹手下向堡外行去。

濃密的大林，裏面黑黝黝的，除了那陣陣腐朽的葉子味道外，就是那此起彼落的鳥語之聲……

「嗯？」崔劍鳴怨毒的看了白雲飛一眼，道：「我就不相信我的人門不過一個冷血劍客……」

白雲飛冷冷笑道：「你的乾娘說得不錯，還是去另請高明吧，憑閣下這點道行，要和我相較，似乎還差得太遠……」

「胡說——」崔劍鳴大吼道：「閣下不要低眼看人，我崔劍鳴首先領教……」

他身形斜斜一躍，右手一抬，長劍如水洒出，在空中翻起幾個斗大劍花，閃爍出一片冷艷的寒光……

白雲飛漠然的道：「你還是冷靜一點，當心你自己的生命白白送掉，崔劍鳴，我這是在令姐的面上，希望你自識趣……」

……他的話聲緩緩地吐出，冰冷中隱含着肯定的口吻，崔劍鳴心神一顫，心中陡地掠過一絲寒意，竟使他舉劍不前，畏懼之色在他臉上浮現出來。

崔劍鳴大喝：「放屁，我不要你看我姐的面子！」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我的事情，與你沒有關係……」

崔劍鳴堂堂少堡主的身份，在對方面前處處落於下風，心中那個憤怒可謂到了極點，他長劍一擡，低吼一聲，挺劍向冷血劍客白雲飛衝了過來。

呂傑身形一晃，道：「崔兄，在下陪你走幾招……」

身形幌動，靈活的一閃，已攔住崔劍鳴的進路，呂傑身手不比崔劍鳴差，隨手一掌劈了過去。

崔劍鳴驟見呂傑一掌揮來，有一股無形的暗勁向自己胸前撞至，心中一寒，身

形一移，大喝：「你滾開，這裏沒有你的事。」

呂傑冷冷地道：「崔兄莫非是不屑和在下動手……」

崔劍鳴冷冷地道：「我找的不是你，閣下似乎是太愛多管閒事了。」

呂傑淡淡地道：「崔兄如果和我動手，也許尚能保全了你的生命，你如果堅持要和我那弟兄動手，嘿，我相信你十九不能逃過一死……」

崔劍鳴冷哼一聲，道：「你少替他吹牛……」

白雲飛斜睨了崔劍鳴一眼，道：「呂大哥，你何必和這種人多費口舌，他要是

不信就過來，這次我可沒有上次那樣的心情，只要誰落在我的手中，那準是死路一條……」

呂傑不屑的對崔劍鳴說道：「怎麼樣！這你可全聽見了，呂傑本不願你這樣年青就此死去，有點點醒你一條生路，如果你再不知退還，那個後果你自己可以去想想……」

崔劍鳴看他們兩個一搭一檔的嘲笑他，當真氣得幾乎吐血來，他全身抖顫，恨得雙目直瞪，可是面對這樣兩大罕世高手，一時又莫可奈何，一道求助的眼光望着他所依靠的雪花娘娘身上，那時雪花娘娘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正好將目光投在

天這一場不知是否還有意動手……」

雪花娘娘面上一寒，道：「昨日之辱，今日雙倍洗雪，白雲飛，我老婆子最是好勝，要我在你手中認輸，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昨日饒妳不死，妳該知道進退才是，沒想到妳非但不知道進退，居然還敢再來找死，哈哈，老太婆，妳要知道幸運不會永遠在妳身上，今天或許妳的終日……」

「住嘴！」雪花娘娘面上冷寒氣得嘴唇顫動，道：「你不要得了便宜賣乖，我老婆子敢約你來這裏，就有辦法對付你，年青人，不要太自信，有許多人都是太自信而毀了自己……」

白雲飛冷冷地道：「老婆子，不要太狂傲，有許多人都是在我面前賣狂而死在我的劍下，妳還是多想想……」

「哼！」崔劍鳴上前整跨一步，道：「乾娘，和這小子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們還是動手吧……」

濃鬱而翠綠的大林裏，飄起股股落葉腐朽的味道，咬咬的鳥鳴在林不時傳來，這是一個天然原始林，裏面黑黝如幽，僅有些微的光線自枝葉空隙中透出……

這是個非常隱密的地方，不容易發現的最好搏命之處，劍堡所以不怕外敵侵入，一方面是依林而建，林中有着苗疆移來的「紅花瘴」可以阻止敵人硬闖，另一方面是自己本身有着無敵的力量，再加上輕巧神妙的種種機關佈置，普通的江湖高手根本不敢輕將虎鬚……

崔劍鳴所以選擇了這樣一個隱密的地

別處，竟沒有看見……

這口悶氣實在難以遏止，他嘿地一聲道：「我姓崔的寧願讓你們打死，也不讓你們嚇死……」

呂傑冷冷地道：「你動手試試吧，我知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會流淚，可是你得注意，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如果你硬要動手，明天的太陽你將會因此而永遠也看不見了……」

崔劍鳴大吼道：「放你的屁，我就先門門你。」

一劍顫出，寒冷劍刃斜斜擊了出去。

呂傑身形一見，冷笑道：「你早該動手了，我不是在等着麼？」

崔劍鳴見自己一劍劈出，對方身形已詭異的避了出去，心中登時一寒，頓時覺得對方功力之高，並不在自己之下，他癡重的長吸了口氣，腦海之中意念輕動，登時疾快的在忖思着，忖思着如何將呂傑被刺劍下。

他忖思道：「我如果連這個姓呂的都收拾不了，嘿，這個險就不用想江湖上闖了，假如讓爹爹知道，他老人家不給氣死才怪……」

意念閃動，心中登時大生警惕之心，手腕輕輕一抖，長劍倏地化爲一道寒光，對着呂傑身上罩去。

呂傑像是有意激起崔劍鳴的怒火，對方劍法雖然凌厲，他始終沒有拔劍的意

思，不是見身閃動，就是揮掌劈敵却是十分勉強，不至萬不得已，他還不肯輕易出手。崔劍鳴連攻七八劍，非但沒有摸着對方一片衣角，連對方的出手式子都沒弄清

方，主要的是不要驚動劍堡堡主崔德禮，因為他的父親還沒有下達最後命令之前，是不准有人去為難白雲飛……

少堡主崔劍鳴領着幾十個手下將這片大林層層圍住，他冷冷的望着白雲飛，目中所閃出來的兇光愈來愈盛，恍如恨不得要將他一口吞進肚子裏去似的。

雪花娘娘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她一生之中素來以冷傲出名，不管有什麼事都很難激起她點滴憐憫或同情，因為她是個沒有感情的人。

只有冷血劍客白雲飛顯得最是沉着，他像是一樣望着這羣不知死活的劍堡高手，嘴角上漾起一絲不屑而含有嘲弄的笑意，在那豐潤如玉的面上，罩上一層濃濃的寒意，這與他嘴角的笑意非常的不調和……

最覺得緊張的還是呂傑，他一顆心神志忑跳動，面上隨着這羣人的出現而緊張，並非是他對本身的生死而有所緊張，他所擔心的是不知道雪花娘娘和崔劍鳴兩人要使出什麼手段對付他們，所以他不瞬的注視着雪花娘娘……

崔劍鳴嘿地一聲，道：「乾娘，我倆似乎不要等了……」

雪花娘娘冷冷地道：「你有沒有去請『寒山先生』？」

崔劍鳴楞楞的道：「乾娘，我們有足够的力量對付姓白的，何須再去請那個怪老頭寒山先生……」

雪花娘娘清叱一聲，道：「你懂什麼？寒山先生如果不來，你有把握贏得姓白的手中長劍麼？」

他心神大顫，大吼道：「你這算那門動手？」

呂傑淡淡地道：「我不出手你已受不了了，如果我再出手，哈哈，閣下就不會像這樣輕鬆了，崔兄，你說是麼！」

他嘴裏雖然說得輕鬆，心裏却暗暗震驚對方那詭奇靈異的快速劍招，表面上他顯得很輕鬆，暗地裏時時都存自己能否避過對方擊來的長劍而捏一把冷汗，在此可見崔劍鳴的功力並不低於呂傑，只是心浮氣躁，中了呂傑激將之法，而無法平復心中的怒火，遂使劍法緩慢下來。

崔劍鳴大吼道：「胡說，姓呂的，拔出你的劍來，我這樣勝了你，也不算是光彩的事情，姓呂的，我希望你不要使我逼你……」

呂傑見他氣得那個樣子，倒是暗覺好笑，他故意要激怒這個飛揚跋扈的少年狂人，僅是冷冷地道：「我空手你都接受不了，拔劍你更不行了。」

崔劍鳴只氣得臉色發青，通身抖顫，他雙目赤紅如火，幾乎要氣死，不禁自己衝了過去，但走了幾步身子又刹了下來。

雪花娘娘實在看不過去了，她冷傲的哼了一聲，道：「劍鳴，你冷靜點……」

崔劍鳴氣顫的道：「乾娘，我……」

雪花娘娘搖搖頭道：「去請寒山先生吧，這裏沒有他誰也承擔不住……」

崔劍鳴知道寒山先生隱身在劍堡，除了雪花娘娘知道他的底細外，恐怕連爹爹都弄不清這老頭子的來歷，他見雪花娘娘催促自己去請這個人，主意登時一變，道：「是……」

(未完)

龍遊眼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明皇帝親臨七王爺寓所，召見岳秀，賜封布衣侯，並着令岳秀隨同七王爺晉宮，大明皇帝走後，岳秀稟明七王爺明日上午入宮後，遂與譚雲、楊玉燕拜別七王爺，返回居室，當一行來至院廊處，岳秀察覺有夜行人隱伏暗隅，便出聲喝破，潛伏暗隅者只好現身步出，朱奇聞岳秀與譚雲談及在賭場中曾與一親王作豪賭，那位親王似有不軌之謀，迄未發覺者或因羽翼未豐——

除奸究惡剪 先斬後奏權

譚雲道：「看來，皇帝很精明，他賜你金鳳剪，含意極深，不止是對付內苑府，還要你對付蓄有反意的親王。」

岳秀歎息一聲，道：「權勢迷人，雖至親骨肉，也無法免去。」

譚雲接口問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就表面觀察所得，當今很精明，七王爺有點懦弱，皇上對他很放心，咱們如是真要担負起清君側的大任，不但是和內苑府，侍衛宮中人衝突，整個江湖，恐怕都會和咱們為敵，這一點不知譚兄想過沒有？」

譚雲道：「沒有想到如此複雜，但現在，已成騎虎，總不能半途而廢吧！」

岳秀苦笑一笑，道：「宦海是非和江湖恩怨，一樣的沾不得手，一旦被沾惹上手，就如陷身泥潭，欲罷不能，目下咱們已成了非管不可的局面，管下去，這份麻煩，恐怕一輩子無法擺脫了。」

譚雲一笑，道：「如是咱們現在撤

手一走，七王爺只怕是很難交待了。」

岳秀道：「何止是無法交代，說不定吃足苦頭。」

譚雲輕嘆一聲，道：「岳兄，事已如此，咱們已無選擇的餘地，只有硬着頭皮管下去了。」

岳秀神情肅然的說道：「譚兄，在下無意仕途，目下咱們是提着腦袋玩命的局面，但也是入仕為官的進身之階，百年難遇的好機會，在下覺着，咱們只賣命，不受祿，也不是為人之道，譚兄不妨放慮一下，是否要謀個一官半職。」

譚雲道：「江湖生涯，和宦海風雲，同樣是危惡萬變，防不勝防，但為朝廷効命，總算是個正經出身，歐陽俊，嶺南雙龍，唐嘯，朱奇等，都算是江湖人，如能歸依正途，謀個出身，也好榮宗耀祖一番，對他們而言，也算是最好的結果了。」

岳秀點點頭，道：「譚兄，能不能留在朝中為官。」

譚雲道：「兄弟出身江湖世家，想不

到遇上岳兄後，竟然一變為身負清君側的大任……」

岳秀是何等聰慧人物，聞弦歌，而知雅意，笑一笑，接口說道：「譚兄應該留下，湘西譚家寨盛名太著，這一次，捲入官場是非，難免要結下不少仇人，如是譚兄留任仕途，手握兵符，可使他們心存顧忌。」

譚雲嘆口氣，道：「岳兄人間祥麟，絕代才慧，自具飄然出塵的氣質，但兄弟想不通的是，岳兄為什麼拒入仕，如是岳兄能留朝中，又具一代賢相之才，或可手轄天下兵權，大丈夫建功立業，留芳百世，總比訪道雲山，有益蒼生，你，為什麼不留下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先父遺言，要兄弟遠離宦海，自有他的道理，再說，我修習的武功，也以寧靜為主，實不便留朝致仕，唉！其實，我未拒布衣侯的封號，未拒承接金鳳剪的肩負，已背先父遺言，大勢所促，我已無法推辭了，但願早完肩負，返璞歸真，還我琴劍一担……」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譚兄，我來自烟雲松風之間，未沾江湖恩怨，息隱林泉，並非難事，你們就不同了。」

譚雲笑一笑，扭轉話題道：「岳兄，亂源來自內苑府，主使人用心何在？」

岳秀道：「挾天子以令諸侯。」

譚雲道：「那意思是說，是留京親王的陰謀了。」

岳秀沉思了一陣，道：「綜觀全局，似是有股勢力在衝突，爭權，侍衛宮中，未必忠於皇上，內苑府似是受命後宮，我想，可能龍鳳會在其中作祟，至於親王謀權，蓄養死士，那又是一股勢力，這股勢力，是否已侵入內廷，還無法找出線索，也正因這幾股勢力，形成了一股激蕩暗流，誰也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皇上的聰明處，就在讓他們互相暗鬥，自己裝作不知，置身事外……」

譚雲接道：「既是如此，他又何以對岳兄倚重，授以大權。」

岳秀笑道：「他目前雖然置身事外，但並非他的意願，那是不得不爾的做法，這幾股勢力，一旦分出了勝負，取得優勢的一股勢力，有篡位之險，把咱們加進去，作他參予本錢，鼎足之勢，變成了四角鬥爭。」

譚雲道：「看來，他對咱們，確很看重。」

岳秀道：「目前雖然如此，這是他重振君權，整飾綱紀的希望所寄。」

譚雲道：「唉！兄弟担心，咱們的實力太以單薄，一旦正面交鋒，只怕力難勝任。」

岳秀笑一笑，道：「所以，咱們也得結合一批人手為助。」

譚雲道：「岳兄，可已胸有成竹。」

岳秀道：「我想外結丐幫，然後，示好侍衛宮，全力對付內苑府，先找出控制內苑府的幕後人物，逐一清除。」

譚雲道：「岳兄高明，但丐幫一向最不高和公門中人合作，如何能使他們掉手其中，只怕還得大費一番週折。」

岳秀道：「這只是一個想法，如何付諸行動，咱們還得仔細研商一下……」

站起身子，接道：「譚兄有便時，和他們說明內情，咱們人手太單薄，一旦行動起來，人人都可能分承大任，獨當一面，自然凶險萬分，咱們萍水相逢，有緣聚阻，在下不能把諸位帶入險惡道上，必得先於說明，去留任便。」

譚雲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人手已少，如是再走了幾人，豈不是更加單薄了麼。」

岳秀說道：「那也要他們志願參予才行。」

譚雲道：「如是兄弟的想法不錯，就冲你岳兄，他們也不會離此而去。」

岳秀道：「譚兄也該休息下了，明天，咱們還得去見皇帝。」

譚雲道：「我已遣人去找回歐陽俊和嶺南雙龍……」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明日進宮，咱們要去幾人？」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先去四個人吧！餘下的留此保護七王爺。」

譚雲道：「那四個人去。」

岳秀道：「我，你，唐嘯，再加上馬鵬。」

譚雲道：「好！兄弟遵命安排。」

岳秀道：「再備一份名單把所有的人，都寫上，並且寫明他們的出身。」

譚雲微微一笑，道：「兄弟明白。」

岳秀道：「明天是朝王見駕，但也可能會有一場兇猛的搏殺，要他們帶兵刃，但必需是能够隱於長衫中的兵刃。」

譚雲道：「外着長衫，內穿勁裝。」

岳秀點點頭，道：「對！一切都託付譚兄了。」

譚雲道：「這點瑣事，怎敢有勞岳兄費心。」

兩人商議已定，各自回房安歇。

岳秀回房之後，又自行思慮了一番進宮後的措施，天色已是破曉時分。

好在他內功深厚，盤膝坐息了一陣，直到日升三竿，才由忘我的禪定中清醒過來。

原來，他勞心勞力，人已疲累異常，這一陣坐息入定，不知不覺間，過去了兩個時辰之久。

坐息醒來，是疲勞盡消，內力充沛。梳洗過後，步入大廳。

只見譚雲，唐嘯，馬鵬，都已坐在廳中恭候。

每人都穿着一身很光鮮的長衫，盡量打扮的正正派派。

岳秀步入廳，三人立即站起，欠身施禮。

岳秀急急抱拳，道：「不敢當，各位快快請坐。」

馬鵬笑一笑，道：「岳少俠，我聽在下這份德行，實在不配去見皇上。」

岳秀道：「馬兄，不要自謙。」

馬鵬面容一肅，道：「兄弟是一片真誠，我姓馬的這一生，說不上改邪歸正，但今後，有生之年，但憑你岳公子一言吩咐，水裏火裏去，火中火中行，但我不能留在朝中……」

岳秀一揮手，笑道：「我知道，這一次，咱們進宮，借重正多，馬兄最好能多帶一些藥物。」

馬鵬道：「什麼樣的藥物？」

岳秀道：「解毒，化毒的藥物。」

馬鵬道：「這個，在下身上隨時帶的有。」

岳秀道：「那很好，現在咱們可以去了。」

四個悄然離開了親王府，直奔皇城。一個身佩長劍的青衣人，早已在皇城外關口等候。

接幾人進入了皇城之後，直奔內苑。

皇上一襲青袍，在便殿召見四人。

雖然他很沉着，面帶笑容，但岳秀聽到他心中藏着深深的憂慮。

另一件使岳秀警惕的事，是皇帝身側，八個侍衛，都非太監。

那說明了，皇帝對內苑府，已明顯杯葛。

八個侍衛中，有一個四旬左右的中年人，腰中掛刀，右肩揮劍，而且，連暗器，都佩帶的十分齊全，這說明了他們有着很謹慎的戒備。

皇帝身側龍案上，放着一個寬約一尺，長過三尺的檀木盒子。

皇帝親手把木盒交給岳秀，道：「這是先皇遺物金鳳剪，我命你執剪清理宮廷亂源。」

岳秀忙拜於地，接過金鳳剪，道：「草民領旨。」

皇帝笑道：「深宮內苑，豈是常人能够進出的地方，我封你一品靖國侯，布衣不職，代孤追奸究惡，先斬後奏，不受大明律令轄制，皇賜官璽一顆，可調動各路軍馬，如朕親臨。」

岳秀道：「謝萬歲厚賜，臣事完之後，自奉剪歸印，還我布衣白丁。」

皇帝一笑，道：「一日封侯，終身受銜，但孤王不迫你入仕列朝。」

岳秀道：「臣叩謝萬歲。」

皇帝道：「清理內亂，千頭萬緒，你有幾個助手。」

岳秀道：「臣列具名單一份，吾皇御覽。」

譚雲呈上了早已寫好的名單。

皇帝看的很仔細，看過之後，點點頭，道：「譚雲賜三品帶劍武衛，助你清理朝綱亂源，其餘各人，皆授四品銜帶刀武士，一體投入你手下聽命。」

譚雲，馬鵬，唐嘯，齊齊拜伏於地，朝呼謝恩。

皇帝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岳秀，事情緊迫，我准予便宜行事，你官廷不熟，我特派孤家近身親衛，周長安隨行帶路，聽候待詢。」

站起身子，帶着七個侍衛而去。只留下那四旬左右，帶刀佩劍的一個侍衛。

岳秀一拱手，說道：「這位想是周兄了。」

那黑衣人道：「不錯，在下周長安，給侯爺見禮。」

他口中說是見禮，人却站着未動。

岳秀道：「不用了，周兄，在下布衣虛銜，只是作清亂之用。」

周長安冷笑一聲，道：「侯爺很謙虛啊！」

岳秀道：「官廷禮儀，在下等都不熟

悉，還要周兄指點一二。」

周長安答非所問，道：「區區從未見過一個布衣平民，受知當今，聖眷竟如此之隆。」

唐嘯冷笑一聲，就要發作，但却被岳秀攔住。

周長安冷冷接道：「十年寒窗苦，一舉成名來，這是讀書的出路，那也不過是個進士之類的銜稱罷了，還要等候個幾年，才能補個實職……」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咱們來自江湖，不談文事。」

周長安道：「在下也要說到此事了，咱們來自江湖，習刀舞劍，在下却瞧不出閣下為何會受聖眷如此隆。」

岳秀道：「周兄的意思是……」

周長安道：「在下心中有一點不平之氣，說出口來，希望你侯爺，大度包容，不要見怪才好。」

岳秀道：「周兄，對此事，在下也覺着有些訝異，不知聖眷竟如此之深，不過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咱們總該有一個解決之道才是。」

周長安道：「閣下準備如何？」

岳秀道：「這個麼？周兄希望見識些甚麼？才會相信，兄弟這布衣侯，可以當之無愧？」

周長安道：「咱們學武的人，不談文事了。」

岳秀道：「閣下之意是……」

周長安道：「在下希望能見識一下侯爺的武功。」

岳秀笑道：「好！很好，周兄想和我

動手試試呢？還是……」

周長安接道：「自然是動手試試最為實在一些。」

岳秀道：「那可以，那就請周兄出手吧！」

一面把手中的木盒，交給了唐嘯。周長安冷聲道：「兄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呼的一聲，一掌劈了過去。岳秀微微一閃，避開一擊，但却沒有還手。

馬鵬，唐嘯，都看的臉上泛起怒意，大有出手之心。

但却被譚雲攔住，低聲道：「不可輕舉妄動，岳兄自有主張。」

周長安拳腳齊施，展開了一輪快攻。這人武功不弱，拳腳並施，帶起一片呼呼的風聲。

盡管他拳腳如雨，但岳秀却是從容不迫，穿行於拳風足影之中。

周長安一口氣，攻出了三四十招，但却未能擊中岳秀一下。

他似是自知打的沒趣突然停下了手。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周兄，手下留情。」

周長安已覺出人家比自己高明太多，不論是武功或是個人修養。

心中已生敬服，急急抱拳一揖，道：「在下出言無狀，侯爺海涵。」

岳秀道：「不要緊，周兄，多年在皇宮中走動，對後宮和內苑府中事情，想是早已瞭解，如若不試，兄弟的武功，也不放心帶我們進入內苑去了。」

到一點聲音。

岳秀低聲說道：「長安兄……」

周長安急急躬身一禮，道：「屬下在侯爺吩咐。」

岳秀問道：「這內苑府中，可有首腦人物。」

周長安道：「有一位安公公，原為內苑府主，只是近一年多就沒有見過他了，不知他是否還在？」

岳秀道：「既是如此，也不用找他了，咱們要如何進去，才算合了皇家法度，宮廷的禮儀。」

周長安道：「侯爺清風而來，他們禮該迎接受檢，既然無人前來，曲在他們，咱們也不用守什麼法了。」

岳秀一笑，道：「可以不守禮法？」

周長安道：「此情此景自然可以。」

岳秀道：「那好！唐嘯，打開門戶，要他們找一個能够說話的人出來見我。」

唐嘯回頭把懷中抱着の木匣，交給了馬鵬，翻身一躍，踢在了木門之上。

但聞砰然一聲，木門疾向後面撞去了。但開了一半，那木門又忽然向前闔了起來。竟然又闔了起來。

唐嘯冷冷說道：「閣下是出來呢？還是要我打進去。」

只聽一個尖嗓門的聲音，道：「什麼人，敢在此撒野。」

聲音尖高，那是正宗的太監聲音。隨着那喝叫之聲，一個面而無鬚的青袍太監，緩步行了出來。

岳秀星目一看，已看出這是真真正正的淨身太監。

周長安道：「侯爺說的是。」

岳秀道：「現在，周兄可放心了。」

周長安忽然間變的神情恭敬的說道：「侯爺高明。」

岳秀心中一動，道：「周兄，在後宮和內苑府中走動，是否一定要這侯爺的官位才行。」

周長安道：「皇宮內苑，自然不許布衣、白丁走動，但侯爺已官至極品，自然有出入內宮的身份了。」

岳秀道：「周兄……」

周長安急急躬身，道：「不敢當，不敢當，屬下周長安。」

岳秀心中暗笑，付道：「這人前面的倨傲，後面的恭敬，已完全的渲染了官場習氣，失去江湖本色了。」

心中念轉，人却揮手一笑，道：「周兄，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先進內務府，召集太監們，問個明白。」

岳秀道：「他們會聽麼？」

周長安搖搖頭，道：「不會。」

岳秀道：「他們不聽令諭，咱們應該如何？」

周長安道：「皇上賜侯爺金鳳剪，后妃都可治罪，何況太監，違令者斬，抗拒者，格殺無論。」

岳秀點點頭，道：「對，這要周兄給在下指點，指點才成。」

周長安道：「不敢當，屬下給侯爺及各位大人帶人。」

唐嘯忍不住嘆的一聲，笑了出來。周長安回看了唐嘯一眼，道：「小兒

弟，你有什麼好笑的？」

唐嘯臉色一整，道：「周老兄，你怕不怕內苑府的太監們？」

周長安怔了一怔，道：「這個麼？該不是怕，不過，這些年來，和他們有過幾次交手的經驗。」

口中說話，人却舉步向前行去。

唐嘯緊跟在周長安的身後，道：「周兄，你和內苑府太監們動過了幾次手了？」

周長安道：「大概有六七次吧！」

唐嘯道：「周兄是全勝了？」

周長安搖搖頭，道：「沒有，沒有，有勝有敗。」

唐嘯低聲道：「周兄，既然早發覺了，那內苑中的太監有問題，為什麼不傳下一道聖諭，把他們一體消除。」

周長安一笑，道：「小兄弟，如是一道理論，能够把他們一體消滅，那就不會把岳秀封為侯爺，諸位，也不會一下子，做了四品帶刀侍衛。」

唐嘯說道：「怎麼？四品侍衛，很大麼？」

周長安道：「不小，想想看，一個堂堂知府大人，也不過是四品銜級，除了聖眷特隆之外，想當個四品官不是易事，文要十年寒窗，三場會試，宦海浮沉，幹幾任清廉知縣，還得督提賞識，或是朝中有人，才能升個四品知府。」

唐嘯道：「這麼一個難法，咱們這，可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周長安道：「武將要官至四品，不知要經過多少次戰陣巡守，効命陣前，才能得到封賜。」

唐嘯道：「我入官十餘年，混到現在麼？雖然當今親信侍衛，論到銜級，也不過是四品罷了。」

唐嘯搖搖頭，道：「這就不對了。」

周長安一怔，道：「什麼不對？」

唐嘯道：「像你這等樣人材，苦守皇宮十餘年，至少也該擢個二品大員幹才，是，怎麼會和咱們一樣。」

周長安道：「我入官十餘年，混到現在麼？雖然當今親信侍衛，論到銜級，也不過是四品罷了。」

唐嘯搖搖頭，道：「這就不對了。」

周長安一怔，道：「什麼不對？」

唐嘯道：「像你這等樣人材，苦守皇宮十餘年，至少也該擢個二品大員幹才，是，怎麼會和咱們一樣。」

周長安道：「岳兄一次拜侯，諸位片刻間，銜晉四品，這是大異數，希望諸位能上體聖心，全力以赴，以清君側。」

唐嘯突然微微一笑，道：「周老兄，要是咱們和那太監拚命，一下子被殺了，這四品官銜，還有沒有用？」

周長安似是未料到，他會一下子問到這方面來，不禁一怔，沉吟了一陣，才道：「這個麼？自然也是有用的很，四品官銜，為國損軀，自有厚賜。」

唐嘯道：「可惜我小頑童，上無父母，下無兄弟，一旦戰死了，也不過一坯黃土埋骨罷了。」

周長安一笑，道：「你年紀輕輕，怎麼會心存此想。」

唐嘯微微一笑，不再答話。

原來，幾人已行到了內苑府前。

這是重重宮院的紫金城內，獨立的一座院落。

這原是皇帝的恩賜，使宮中太監，輪休退隱時養息之處。

但如今，却是皇宮中，唯一可能使男人雜居之處。

內苑的大門，虛虛的掩着，靜的聽不

唐嘯冷笑道：「你是什麼人？」
青袍人不答反而問道：「你們由何處來？」

唐嘯道：「咱們奉諭而來。」

青袍人道：「何人之諭？」

周長安道：「自然是皇上的聖諭。」

青袍人道：「聖諭何在，拿給咱家看。」

着。」

周長安一顧馬騮，道：「看到那木盒麼？」

麼？」

青袍人臉色微微一變，道：「那是什麼？」

麼？」

周長安道：「你長久在禁宮之中，難道還認不出來麼？」

麼？」

青袍人道：「認不出來。」

麼？」

周長安道：「御賜金鳳剪。」

麼？」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是！是金鳳剪……」

麼？」

周長安道：「不錯，你明白了吧！這是先皇遺物，三宮，六院，都可查得，何況，你這小小的內苑府。」

麼？」

青袍人原本惶急的臉色，突然恢復了鎮靜，緩緩說道：「這金鳳剪，咱家倒是聽過，不過，那是先皇遺物，豈肯輕易賜人，你們是什麼身份怎能執掌金鳳剪。」

麼？」

周長安道：「岳翁官封侯爵，奉旨清查內苑府和後宮。」

麼？」

青袍人道：「咱們怎未先得聖諭，這中間，只怕是有些毛病。」

麼？」

周長安怒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麼？」

青袍人道：「見到聖旨之後。」

麼？」

周長安道：「我看還有一個法子。」

麼？」

青袍人道：「什麼方法？」

周長安道：「你束手就縛，咱們帶你去見聖上。」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周長安，你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侍衛，敢對咱家如此放肆。」

周長安回過了岳秀一眼，道：「侯爺，這老太監抗旨不遵。」

岳秀微微一笑，道：「他是不是真的已明白，咱們是奉旨而來。」

周長安道：「明白了，但他藉詞來詭辯。」

岳秀道：「如若咱們動手撲殺，是否有背聖意。」

周長安道：「不會，聖上已賜侯爺金鳳剪，違令者，由侯爺便宜行事。」

岳秀道：「那很好，唐嘯，你去問問他作何打算。」

唐嘯哼的一聲，撤出了長劍，露出了一身疾服勁裝，大步行到了青袍人的身前，道：「話已經說明白了，你是要我動手呢？還是自動認輸。」

青袍人道：「咱家奉侍兩代皇帝……」

「唐嘯搖搖頭，接道：「就是奉侍八代先皇，但也不能謀反，咱們奉諭而來，如是閣下不肯就範，那只有一途可循。」

青袍人道：「你這小娃兒，橫蠻無禮，敢對咱們……」

唐嘯怒喝一聲，突然揮手，向那青袍人抓了過去。

青袍人大袖一揮，一股強勁，竟把唐嘯掌勢逼開。

唐嘯嘿一笑，道：「瞧不出啊！你這位老公公竟也有一身武功。」

青袍人冷冷一哼，說道：「你竟敢小視咱家。」

唐嘯哈哈一笑，道：「你們作太監的，深居內宮，甚少在外面走動，怎麼學得一身武功。」

青袍人怒道：「這是咱家的事情，你小子問這些事，用心何在？」

唐嘯道：「我要先問個明白，才知道你是否該殺。」

青袍人冷冷喝道：「放肆。」陡然欺身攻了上來。

唐嘯施開拳腳和青袍人打在一起。

兩人拳來足往，一老一少，竟然打鬥的十分激烈。

片刻之間，兩人已拚了二十回合，仍然是一個不見勝敗之局。

岳秀低聲道：「譚兄，瞧出這人的武功路數了麼？」

譚雲道：「他武功很嚴謹，似是出自正大門戶。」

岳秀道：「只可惜他半路學武，勁力太差，唐嘯應該在三十招內勝他。」

語音甫落，突聞唐嘯大喝一聲，一招擊在了那青袍人的小腹之上。

只聽那青袍人咬啞一聲，抱着小腹，竟然蹲了下去。

唐嘯拍拍手，道：「老公公，你作太監，作了這把年紀，想來不是壞人，還是早些離開此地吧。」

大約這一拳，打的不輕，那青袍老太監，蹲下去就未再起來。

但見人影閃動，兩個身穿青袍的太監裝扮人物，陡然出現門前。

唐嘯抬頭看去，只見兩個大漢，滿身橫肉，鬍子雖然刮的很乾淨，但下顎却是一片青色。

顯然，這是兩個冒牌太監。

唐嘯拍拍手，道：「正點子來了。」

兩個太監一樣的衣着，但左首一人，個子稍長，背上插着一把古劍，冷冷說道：「什麼人，敢在內苑府中打人。」

唐嘯道：「我！」

佩劍太監道：「你知道，這是滅族的大罪。」

唐嘯一笑，道：「在下無家無業的，不怕這個，你們這兩個假太監，又是那裏來的，混到內苑作甚。」

他一言點穿，聽得兩個太監，臉上泛起了怒容。

左首佩劍人，似是身份較高一些，冷笑一聲，道：「給我拿下。」

右手太監應聲出手，只向唐嘯的右腕上抓去。

唐嘯一挫腕，拍出一掌，道：「好好的大男人，偏來扮成這樣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物，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右首太監一語不發，只是全力搶攻。唐嘯幾句說話完，他已經出了二十餘招。

動作快速，掌力雄渾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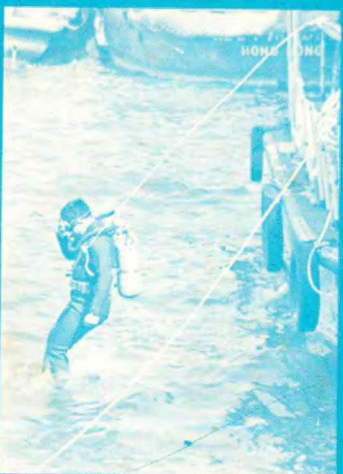
唐嘯感覺到遇上了勁敵，顧不得再激笑對方，凝神拒敵。

岳秀輕輕吸了一口氣，道：「這一戰，不過百招，只怕是很難分出勝負了。」

譚雲低聲說道：「岳兄，在下出手如何？」

（未完）

為情為錢，情節曲折離奇，尤勝閱讀小說。珍貴圖片，好似親歷其境，勝看電影十部。



愛情結晶牽惹煩惱·鬥氣夫妻黃泉相見·綁票驚魂·神父冤魂煉靈堂內·九龍兩宗離奇狙擊·風流小生的一齣悲劇·滿城風雨話三狼·死亡約會·情牽生觀音一兇三命·香車美人桃花劫·小西湖畔香魂·舞女香閣無血謀殺·半邊利剪滿屋腥風·奇女弑父法網超生·藕線妙賊

二十年來香港 驚人罪案

全書二十一萬六千餘言

定價每冊港幣四元三角

部份鏡頭首次公開！

河洛先生

長期搜集材料

精心選述

奇俠司馬洛故事



緊張、\$4.00

曲折、

神奇

百看不厭



\$3.00

馮嘉



恐怖
緊張
刺激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